

第四十一回 受盘查难释众疑

穿过几重庭院，到了一所高大的殿门之前。

大愚禅师横向旁侧让开一步，道：“方施主请。”

方兆南欠身一礼，缓步走入大殿之中。

这是少林寺最后一幢的大殿，左傍达摩院，后依藏经阁。

广敞的大殿中，早已备好了五桌酒席。

居中一桌，坐着青城派的青云道长、昆仑派的天星道长，另一个青袍老叟和一个全身白衣的中年妇人、及一个面色红润，形如孩童的黑衣人。

另外四个圆桌之上，分坐着各色装束的人，有疾服劲装的英挺少年，有道装佩剑的中年人，有身着袈裟的和尚，和两个身着翠绿裙衫的少女。

方兆南除了认得青城派的青云道长、昆仑派的天星道长外，就只认识随同青云道长同来的弟子张雁一个。

他先对张雁点头一笑，停步不前。

他无法分清楚座中人的身份，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坐入哪个席次中，只好停下脚步。

大愚禅师急行两步，走到方兆南的身侧，高声说道：“这位就是老衲刚才谈起的方施主了。”

大殿中所有之人的目光，一齐转目注视在方兆南的身上，有的点头示意，有的拱手作礼。

大愚禅师欠身肃容，把方兆南让入居中一席，一面低声说道：“老衲替方施主引见这位当代高人。”

德高望重，名播八表的大愚禅师，对待方兆南的恭敬神态，使居中席位上的各派掌门宗师，不得不起身相让。

天星道长当先站起，欠身一笑道：“方大侠。”

青云道长也接着站起，挥手一笑。

这一来，那青袍老叟，和那白衣中年妇人，以及那面色红润形如孩童的黑衣人，也随着站了起来。

大愚禅师指着那青袍老叟道：“这位是雪山派的石三公石老前辈。”

方兆南一抱拳，道：“久仰，久仰。”

石三公淡淡一笑道：“老夫晚来一步，未能目睹方大侠一显身手，当是一大憾事。”

方兆南只觉脸上一热，道：“大愚老前辈有意夸奖，使晚辈汗颜无地。”

大愚禅师指着那位白衣中年妇人，接道：“这位女施主，是点苍派的第七代掌门人曹燕飞。”

方兆南躬身垂首，抱拳说道：“晚辈方兆南，见过老前辈。”

曹燕飞微微一笑，道：“方大侠不用多礼，本座已得大愚禅师之口，闻得你的神勇。”

大愚禅师又指着那面色红润，形如孩童的黑衣人，道：“这位乃是崆峒派的童叟耿震，耿老前辈。”

童叟耿震淡淡一笑道：“老夫二十年未履江湖，中原武林形势已大变不少，江山代有才人出，老夫又见一代少年英雄。”

方兆南道：“老前辈过奖了。”

大愚禅师端起座前酒杯，道：“为我们少林之事，有劳诸位长途跋涉，老衲感激不尽。”

当先举杯，一饮而尽。

群豪各自干了一杯酒，落了坐位。

童叟耿震目光环扫了大家一眼，道：“南北二怪没有来么？”

大愚禅师笑道：“辛、黄二位老前辈避世已久，不愿多见生人，坚辞老衲之邀。”

耿震冷笑一声，道：“老夫数十年前曾和他们会过一面，算来已有四十春秋了，想不到两个老怪物，依然故我，不改昔年之僻。”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昔年‘七巧梭’纵横江湖之时，老夫适在闭关期中，致未能一会那妖妇，是以闻得‘七朽梭’重现江湖之讯，立时请命掌门师侄，兼程赶来中原，想不到竟然晚到一步，仍未能会那妖妇一面……”

此人一口一个老夫，自恃身份极高，似是把在座中人，全都视作晚辈。

大愚禅师身居主人之位，眼看无人接他之口，立时笑道：“得承老前辈千里迢迢亲身赶来相助，实乃敝寺之幸。”

石三公突然接口说道：“耿兄如想见那妖妇，也不是什么难事-----”

耿震急急接道：“请教石兄？”

石三公道：“在座之人，要算耿兄和在下半年事最长，如若耿兄有胆，在下极愿奉陪耿兄到冥岳一行，会会那妖妇，看她是何等模样的一个人物。”

这两人似是有意在群豪之前，表露出自己的身份，高过在座的一辈，一搭一挡，老气横秋。

那白衣中年妇人柳眉微微一耸，笑对青云道长道：“道兄比我们早来一步，不知是否见到了那冥岳妖妇？”

青云道长道：“贫道虽然抢先了诸位一步，但到时那冥岳妖妇已经退出了少林寺了……”

他突然一整脸色，肃然的说道：“不过贫道却比诸位多见一些惨烈一战后的遗迹，那就是满地堆积的死骨……”

童叟耿震突然站了起来，高声说道：“不知那妖妇眼下是否还在这嵩山附近？”

大愚禅师还未及答话，石三公却抢先而起，接道：“以老夫料想，他们绝然退走不远，说不定就隐藏在这少林寺的附近，老夫之意……”

他疾快的把目光投注在大愚禅师脸上，接道：“由贵寺派出高手，分别搜寻强敌下落，一有警讯立时回报寺中，老夫就不信那冥岳妖妇生得三头六臂，勇不可当。”

大愚禅师沉吟不语，心中却在千回百转，思索石三公之言。

昨宵一战，少林寺造成溃不成军之势，冥岳中人在将要大获全胜之际，就是隐隐听得笛音或箫声，使那穷凶恶极的冥岳妖妇闻声而退。还有那自称方夫人的白衣少女，分明是有意的赶来相助，而且来的这般及时，这重重疑问，被石三公一言勾起，不住在心中回旋-----

童叟耿震冷然望了大愚禅师两眼，看他凝目沉思，不知在想的什么心事，恍似未曾听得石三公之言，不觉心头微生怒意。

当下一顿手中酒杯，冷冷说道：“大师父，你可是入定了么？”

大愚禅师自知失了仪态，一时间急不择口，长长吁一口气，道：“老衲

正在思索一件不解之事……”

他望了方兆南一眼，接道：“那时，这位方施主剧战受伤，南北二怪两位老前辈，也被那妖妇暗器所伤，敝寺中弟子伤亡累累，已难挡强敌锐锋……”

他微一停顿，又接道：“出人意外的，是那妖妇却突然下令撤走。”

全场中人，都为之微微一愕，只有青云道长听出了大愚禅师言未尽意，淡然一笑，默不作声。

还是大愚禅师打破了沉默，接道：“因此，老衲断言冥岳中人，极可能会去而复返，说不定就在今夜之中。”

石三公目光环扫了全殿，纵声大笑，道：“贵寺掌门方丈，飞函武林，召集泰山英雄大会，当时老夫正和掌门师侄，研究一种武功，无暇分身，据闻那场英雄大会，到的高手甚多，不知这般人现在何处？”

大愚禅师目注方兆南，道：“泰山集会的武林同道，大都失陷于冥岳之中，这位方施主，是唯一逃出那次劫难之人。”

石三公冷冷的望了方兆南一眼，说道：“那次与会之人，都是些何等人物，怎的这般无能？”

方兆南轻轻叹息一声，道：“泰山英雄大会，论人才也算极一时之盛，除了少林寺的大方禅师之外，还有武当派的萧遥子、鲁南抱犊岗的袖手樵隐史谋遁、西域无影神拳白作义、三湘高手、伍氏兄弟、以及冀北雄主侯振方、昆仑派天行、天象两位道长……”

童叟耿震一拍桌子，道：“这些人呢？”

方兆南道：“与会高手，将近百位大都死难，小部份降敌！”

石三公道：“别人暂不说他，萧遥子是生是死？”

方兆南道：“萧遥子老前辈已为冥岳岳主收用……”

石三公霍然站起身，怒声接道：“黄毛孺子，信口雌黄，萧遥子是何等人物，岂肯偷生事敌！”

方兆南道：“晚辈之言，句句真实，老前辈不肯相信，那也是无法之事，好在来日方长，老前辈不难查明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大愚禅师合掌接道：“老衲愿为方施主作证，昨天大战之中，萧遥子确曾现身助敌。”

童叟耿震摸摸颌下的少年胡子，接道：“袖手樵隐，他当真归附冥岳了么？”

方兆南道：“不错。”昆仑天星道长突然站了起来，肃然问道：“贫道两位师弟天行、天象，死在冥岳一事，方大侠可是亲眼所见么？”

方兆南道：“如若贵派之中，只有两人赴约，晚辈可以肯定的告诉道长，他们都力战而死了。”

天星道长身体颤动了一下，突然仰脸大笑，道：“由来名将几人回，学武之人，力战而死，那该是没有丢我们昆仑派的颜面。”

他的声言，不住的颤抖，显然他心中正有着无比的激动。

方兆南回头望了青云道长一眼，“贵派之中，可有两位道长去赴那泰山大会么？”

青云道长黯然长叹一声，道：“他们可也是战死冥岳了么？”

方兆南长长叹息一声，道：“都力战死了，他们光受剧毒，后力不继，致为强敌所伤。”

青云道长默然垂下头，低声说道：“方大侠证实了贫道的猜想，虽然恶耗动心，但贫道一样感激。”

大殿中突然间隐入了一片沉寂，似是所有的人，都为方兆南口述的恶耗，默向死者致哀。

沉默延续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

石三公突然转目望着大愚禅师说道：“道兄可知道那冥岳中人，为何会突然撤走么？”

大愚禅师道：“这个正是老衲百思不解之处，似是被一曲似笛非笛，似箫非箫的乐声所惊走。”

石三公道：“箫声引凤，乐曲醉人，但老夫却从未听过音韵之学，能够惊退强敌。”

石三公端起面前酒杯，一饮而尽，接道：“冥岳一战，使天下武林精英，伤亡近半，目前只有我根深蒂固的九大门派，仍屹立江湖，那妖妇如若志图武林大业，必得先把我九大门派逐一消灭，此事说来容易，但行起来却难若登天。”

昆仑派天星道长，缓缓站了起来，说道：“石老前辈的话虽说的不错，果是言之有物，句句中肯，但美中不足的是缺乏显明的内容，隐晦不明，若有所指。

贫道深信现下在座中人，都和贫道一般的急于了然石老前辈言中的真正含意，尚望坦然相示，以释群疑。”

石三公肃然的点头道：“道兄问的很好……”

他冷峻的眼光，缓缓移注到方兆南的脸上，接着说道：“因此老夫对这位力阻冥岳高手，勇猛绝伦的方大侠，动了极深的疑心-----”

静坐一侧，久未接口的方兆南，忽然淡淡一笑，道：“老前辈不知疑心晚辈些什么？”

石三公厉声说道：“如若老夫的论判不错，你也可能是那冥岳妖妇派来卧底之人……”

在座中人，虽然大都猜想出石三公言语之间隐示之意，但他这般单刀直入的说出之后，仍然引起了全场的一阵骚动，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自觉的投注到方兆南的身上。

方兆南数月来历经生死大劫以及那触目碎心的惨态，使他保持了和年纪极不相当的沉着和镇静。

他在众目炯炯相注之下，毫无惊惧之容，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如若说是说不对呢？”

这反唇一问，却大大出了在座人的预料，暗中对他的机智和镇静，油生敬佩。

石三公先是微微一怔，继而冷然说道：“以老夫一生的江湖历练，自信这论判不致有错的。”

童叟耿震一瞪双目，怒声接道：“在座中人，是何等身份的人，岂能容忍你这等狂放的神态，还不给我住口！”

他说的声色俱厉，大有立时翻脸之意。

方兆南狂态骤收，停住大笑之声，淡然说道：“晚辈不过是武林中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卒，身份地位，均不足和在座诸位抗衡，只因机缘凑巧，适以恭逢泰山盛会，目睹惊心动魄的武林惨劫……”

石三公冷笑一声，打断了方兆南未完之言，接道：“与会之人，大部份身遭惨祸，陷身冥岳，百位以上的武林精英，都未能逃出劫难，单单你一个人化险为夷……”

方兆南笑道：“所幸脱身劫难的绝不止晚辈一个，不过这些人目下都不知落身何处……”

大愚禅师怕他们把话说僵，突然插嘴说道：“方施主乃目下唯一目睹冥岳惨劫经过之人，老衲虽知方施主身历冥岳变故，但始终未能详细一闻经过！”

他似在思索措辞，微微顿了一顿，又道：“如若方施主能详细的说出在冥岳中目睹惨劫经过，当可尽释群疑。”

方兆南沉吟了良久，说道：“晚辈际遇复杂幻奇，纵然说将出来，只怕也难以使人相信。”

大愚禅师轻轻叹息一声，道：“少林寺短短数日，老衲已目睹了方施主的奇怪际遇甚多，不少事确实使人费解。”

方兆南神情萧索的微微一笑，道：“冥岳中凶险经过，回想起来如梦如幻，何况晚辈除了目睹身历的经过之外，对其事源起经过，所知有限，说出来既无法使人相信，还是不说的好……”

大愚禅师慈眉微微一耸，默然不语，缓缓坐下身子。

这位仁慈的老僧，心中既感激方兆南力挽狂澜，拯救少林的恩情，又觉得石三公说的甚有道理。

只听石三公高声说道：“那冥岳妖妇虽然狂妄，但她心中定然明白，力能阻拦她成就武林霸业的，是咱们九大门派，近数十年，九大门派已消除了昔年互争雄长之心，相容相让并存于江湖。

那妖妇既明此理，自然早已想好了图谋咱们九大门派之法，少林一派，虽然首当其冲，但并非那妖妇最终的目的-----”

童叟耿震哈哈一笑，道：“石兄之意，兄弟明白了，那妖妇率众相犯少林寺，旨在引动九大门派的高手驰援，然后倾其全力，一战尽灭驰援而来的高手，对么？”

石三公道：“耿兄之言，只能算说对了一半，那妖妇志不在此。”

曹燕飞皱了皱眉头，道：“愿闻石老前辈的高论。”

石三公道：“九大门派，如能联手拒敌，一致对外，这力量是何等的强大，那妖妇纵然是颈生三头，肩长六臂，但他不敢和九大门派联手之力硬拼。

但是如果她能先行派谴一两个混入咱们九大门派的联手实力之中，或是挑拨分化，或是暗中用毒，祸起萧墙，变生肘腋，攻我无备，这情势是何等的严重……”

他重重的咳了两声，接道：“但咱们九大门派中，收罗门徒，一向严谨，那妖妇纵然想派人混入，亦极困难，但如就所属之中，选一个才貌出众之人，倾力为他创出甚多奇迹，以博得咱们的信任，却并非什么难事。

这位方大侠，自称是奇遇盖世，说出来也难以令人相信，似是他的经历往事，全凭幸运所致……”

方兆南苦笑一下，道：“老前辈言词动人，当真叫晚辈敬服。”

石三公冷笑一声，接道：“可是老夫揭穿了那妖妇的毒计，和你心中隐藏之秘么？”

方兆南道：“如若晚辈是身历九大门派中人，也无法不为老前辈的言词

所动。”

石三公道：“老夫一生之中，论判江湖变迁，素来不错。”

方兆南目光环扫了全场一周，看群豪脸色，似是都已被石三公言词说动，心中暗生惊骇，忖道：“看来今日之局，很难善罢干休，此人如若说动了各门派的掌门之人，势必要陷我于尴尬凶险的环境之中……”

石三公冷峻的望了方兆南一眼，接道：“为了挽救这一场武浩劫，必得先斩除你这一条祸根。”

方兆南缓缓站起身子，抱拳对大愚禅师一礼，道：“晚辈赶来报讯助拳，旨在使贵寺早作准备，免得措手不及，幸得大师调度得宜，全寺上下一心，虽然伤亡很大，但总算是保得贵寺安然无恙。

眼下各大门派赶援高手已到，衡诸情形，晚辈也无再留此的必要，何况晚辈的际遇波幻，连我自己想来，也觉得有些不近情理，既然有人怀疑到晚辈是冥岳妖妇派来的内应之人，自不便在此久留了，大师保重，晚辈就此告别了。”

说完，转过身子，大步向殿外走去。

大愚禅师急急说道：“方施主请留步。”

方兆南回头笑道：“晚辈俯仰无愧于天地，此心神明可鉴，老禅师不用为晚辈难过，好在是非真假，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石三公厉声喝道：“想走么？只怕没有那么容易！”

举手一挥，登时有两个中年大汉，离席而起，并肩挡住去路。

这两人都是雪山门下的高手，随着石三公而来。

方兆南停下脚步，拱手说道：“两位借光，请让一下路。”

童叟耿震右手一按桌面，飞身而起。跃落到方兆南的身后，道：“事情真相未明之前，你最好是先别慌着走。”

方兆南回目望了耿震一眼，道：“纵然在下确是那冥岳妖妇派来之人，只要离开此地，不致对各位暗施冷箭也就是了，老前辈这等苦苦相逼，不知用心何在？”

耿震冷笑一声，道：“你既能为妖妇派来卧底，自属心腹之人，一走了之，何等可惜！”

方兆南脸色一变，但瞬即恢复了镇静，道：“老前辈意欲何为？”

耿震道：“老夫想从你的口中追问出那妖妇的阴谋。”

方兆南道：“晚辈确非冥岳中人，那里会知那妖妇阴谋。”

耿震道：“任你是铁打罗汉，铜铸金刚，只怕也难受刑迫问之苦，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早些说出的好。”

方兆南缓缓把目光移注在大愚禅师的脸上，默然不语。他勉强压制下心中的愤怒，等待着大愚禅师的反应。

面临着这等尴尬的局势，大愚禅师也有些手足无措之感，他已为石三公的言词所动，隐隐之间，也对方兆南动了怀疑。

但是，方兆南勇拒强敌的经过，又始终在他的胸际盘旋不息，两种心情，使这位修养有素的老和尚心中生出了一种极端的矛盾，既觉得应该挺身而出，维护方兆南的安全，但又觉得应该让石三公等追查个水落石出。

方兆南目注大愚禅师，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仍然不见他的反应，突觉一股愤怒之气直冲而上，脸色一变，冷冷说道：“老禅师目睹一切经过，但仍然对晚辈生出了怀疑之心，自是难怪别人……”

他黯然一叹，接道：“此时此刻，晚辈纵然不惜口舌，亦难说服各位的猜疑之心，在座诸位，都是当今武林之中身份崇高之人，一言九鼎，晚辈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卒。

但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诸位既然对我动疑，在下立时就走，衡情论理，到目下为止，晚辈对少林寺，并无丝毫危害之事，但请诸位高抬贵手，放我一步……”

石三公忽然纵声大笑，打断了方兆南未完之言，接道：“你既能力拒那冥岳妖妇，武功自然不凡，只要你能走出此殿，老夫就不再拦阻于你，任你自去……”

说话之间，双足突然一点实地，衣袖飘风，人影闪动，迅快绝伦的由群豪头顶之上掠过，落在大殿门口，挡住了去路。

方兆南剑眉转动，双目中神色闪动，肃容说道：“诸位且不要逼人过甚。”

童叟耿震冷冰冰的接道：“你如能闪出此殿，倒是可证明一件事情。”

方兆南道：“什么事？”

耿震道：“那可证明武功不错……”

方兆南道：“此举与诸位猜疑在下之心，不知有何关系？”

石三公哈哈一笑，接道：“老实说，老夫不信你确具有挡拒强敌的身手。”

方兆南眼看局势已到了非口舌能解决的地步，如不奋身一战绝难闯出殿门。

他这数月之中，虽然连经奇变，使他的心性、修养、突飞猛进，有着超越了年龄甚多的成熟。

但他终是年少之人，血气方刚，耐力有限，连番受人讥讽相逼再加上一种被羞的委屈，登时感到热血沸腾，怒火暴起，冷笑一声，说道：“拳脚无眼，动上手，只怕难免要有伤亡了-----”

耿震怒喝道：“好狂的口气！”将手一伸，直向方兆南抓了过去。

方兆南身子一侧，脚下移步换位，一闪之下，轻飘飘的避开了耿震那一抓之势，身法奇奥异常。

耿震一抓未中，却被对方轻巧的闪让开去，不禁脸上一热，两颊登时飞现一片羞红。

石三公虽未出手，但亦为方兆南闪避的奇奥身法所惊，只觉这一击如果是自己出手，也难抓住方兆南的身子。

他不禁微生惊骇，轻敌之心，登时消失，暗中提集功力，凝神戒备。

童叟耿震轻轻的咳了一声，掩饰窘迫的说道：“好身法。”左脚踏前半步，缓缓举起右掌。

有了上次失手的经验，他已不敢再轻率的出手，双目观定方兆南，右掌蓄势待发。

方兆南却凝目而立，像是静待强敌出手，又似在思索什么，毫无挥手封架、还击的准备。

就在童叟耿震掌力要落未发之际，青云道长霍然站起身子，说道：“耿老前辈，暂请停手，贫道有话要说。”

童叟耿震收了掌势，问道：“不知道长有何高见？”

青云道长目光环扫了大殿中群豪一眼，接道：“贫道可以证明方大侠受

伤一事，千真万确，而且伤势沉重无常，绝非装作-----”

点苍派掌门人曹燕飞抢先接道：“道兄之言，叫人难信，纵然有起死回生的灵丹，也难在片刻之间，使人重伤痊愈，武功尽复。”

青云道长微微一笑，道：“贫道如无确实把握，岂敢随口而言，他服用的灵丹，不论给予何人服用，一样可以在两三个时辰内，尽去沉痾。”

石三公冷冷说道：“有这等事？不知什么药物，竟然具有此等功效，老夫倒愿意洗耳一听高见。”

青云道长肃然说道：“还命神丹！”

此言一出，全殿中人，都不禁为之一怔。

曹燕飞满脸不信的神色，问道：“道兄怎知他服用的是还命神丹。”

青云道长缓缓伸出右掌，掌心之上托着一片碎玉，说道：“贫道就从这片碎去的玉瓶上看出他服用的是还命神丹。”

石三公冷冷说道：“你可知那还命神丹出自何人之手制？”

青云道长道：“出自一代人杰罗玄之手。”

石三公道：“你可知罗玄现在何处？”

青云道长道：“天涯海角，仙踪难觅。”

石三公厉声喝道：“坐井观天，竟然敢妄论江湖中事，罗玄早已物化人间……”

青云道长纵声而笑，声震殿瓦，打断了石三公未完之言。

石三公被笑得怒火上冲，一跺脚，大声喝道：“晚生后辈，目无尊长，你狂笑什么？”

只听砰然一声，一只茶杯被摔在地上，一个劲装少年霍然而起，怒声接道：“雪山、青城互不相关，你年岁虽大，也不能出口伤人！”

方兆南转头看去，只见那说话少年猿臂蜂腰，英挺不群，正是青城门下弟子张雁。

石三公气得哇哇大叫道：“反了，反了，一个黄毛乳子，也敢对老夫这般无礼，老夫如若不出手教训你一顿，还有何颜面立足江湖。”

大愚禅师眼见即将闹成干戈相见之局，僧袖一拂，疾快的跃落两人之间，道：“诸位暂请息怒，有话好说……”

青云道长目光一扫张雁，冷然说道：“此是何地，岂有你插嘴的余地，快向石老前辈请罪。”

张雁略一犹豫，抱拳一个长揖，道：“晚辈言语冒犯，石老前辈海涵。”

石三公气的一拂胡子道：“罢了，罢了，老夫岂能和你一般见识。”

童叟耿震忽然对大愚禅师一挥道：“老禅师，老夫有几句话，得先对老禅师说明。”

大愚禅师道：“不敢，不敢，老前辈有话请说，老衲洗耳恭听。”

耿震道：“冥岳妖妇以梭代柬邀请天下武林同道，赴会绝命谷招魂之宴，并非只邀请贵寺一派！”

大愚禅师点点头道：“不错！”

耿震道：“那冥岳妖妇志在整个武林霸业，凡是我武林同谊，都应该有权查问此事，对是不对？”

大愚禅师道：“不错！”

耿震道：“是故，老夫和石兄才这般不厌其烦的反复追查这位方大侠的来历，御外侮必先肃清内奸，内奸不除，祸患永无消清之日-----。”

曹燕飞忽然站立而起，白衣飘飘的走了过来，道：“耿老前辈说的不错，内奸必得先行肃除，才能一力对外，咱们宁可冤枉了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走过一个奸细！”

青云道长突然说道：“石老前辈怎能确知罗玄已物化人间？”

他似是有意打岔，以缓和形成的紧张气氛。

曹燕飞柳眉一皱，接道：“青云道长可和这位方大侠有旧么？”

青云道长：“素不相识。”

曹燕飞道：“这就是了，你好像有意呵护于他。”

青云道长道：“贫道只不过是不敢苟同道兄的偏激之见。”

曹燕飞柳眉一挑，微带怒意的说道：“自从道兄接掌青城门户之后，贵派已和各大门派疏远甚多，道兄也该检点检点了！”

青云道长笑道：“贫道自信行事做人，无愧天地……”

童叟耿震冷哼一声道：“言词语气，和这位方大侠倒是同出一辙，两位行事做人，无愧天地，难道老夫等都是愧天地之人么？”

青云道长似是已被几人言词激怒，冷冷说道：“诸位既然有权追查此事，贫道又何尝无权……”

他缓缓把目光转投到石三公的身上。道：“老前辈斥贫道坐井观天，见识有限，不知罗玄已离人间，但不知石老前辈握有何等证据，确知罗玄已死？”

石三公怒道：“在座之人，除你之外，那个不知道罗玄已死，这难道还要老夫提出证据不成？”

青云道长道：“江湖传说，不过是臆测之言，只因那罗玄数年未现行踪，故而有此传言，但南北二怪亦有谢世之说，可是如今两人现都在少林寺中，就此一例，当可证传言不可凭作根据的。”

贫道并无意反对各位追查方大侠身世来历之心，只望诸位能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咄咄逼人之言，徒招无谓之争，于事无补，于人何益，老前辈请三思贫道之言。”

这一番话说得情理并兼，石三公当时被问得哑口无言。

童叟耿震眉头一皱，道：“如果他守口如瓶，不肯说出，善言相问，岂能求得结果？”

曹燕飞笑道：“大愚禅师夸奖他勇拒强敌，久战不败，武功造诣必然不凡，本座试他三招，看看他武功如何再说……”

她清澈的眼神，转注到方兆南的脸上，接道：“你可敢接我三招？”

方兆南叹息一声，道：“老前辈既然定要出手相试，晚辈别无选择，只好拼命奉陪了！”

大愚禅师急道：“两位且莫……”

曹燕飞道：“老禅师不用惊慌，我绝不伤他性命。”举手一招“塔影西斜”，衣袖飘飘，横里拍来。

方兆南剑眉一挑，道：“老前辈言重了。”

右手斜出一招“帘卷西风”，五指其张，脚不移位，反扣脉门。

曹燕飞脸色一变，道：“好轻狂的手法！”

喝声中掌势忽变，皓腕一挫一吐，“塔影西斜”突然间变化成“翔凤腾蚊”，用出了七成真力推击过去。

方兆南自知大伤初愈，骨力未复，绝难和对方硬拼掌力，隐觉暗劲袭

来，立时移形换位，施出“七星遁形”身法，跨身一闪，轻巧的避开正面，反臂一招“月落星沉”疾向肘间击去。

他出手两招，一招是雪山派的手法，一招昆仑派的招数，看得石三公和天星道长暗皱眉头，不知他何以学会了两派中奇奥之学。

曹燕飞两击不中，倏然而退，白衣飘飘，闪开了三尺。

她乃一派掌门身份，连出两招奇学，均被对方从容破解，这第三招如若再被对方轻易的化解，那可是大伤点苍派的颜面，不敢再大意发招，飘身而退。

方兆南只不过随手出招，破解对方掌式，并未感觉情势轻重，一见对方飘身而退，也急急收了架势，抱拳一礼道：“老前辈承让了。”

曹燕飞面如寒霜，冷冷的说道：“不要慌，还有一招未完。”

方兆南被她言词一激，也动厂怒火，说道：“老前辈尽管出手。”

曹燕飞双目炯炯注定在方兆南的脸上，但却不肯即时出招。

方兆南从她凝重的神色中，看出了情势不对，知她再一招，势必如排山倒海一般，当下暗中提聚真气，凝神戒备。

大殿中人都已看出了曹燕飞准备在这最后一击中，挽回刚才失去的颜面，再一发招，必然将是她全身动力所聚。

大愚禅师突然合掌当胸，高声说道：“曹道友且慢……”

他话还未完，曹燕飞突然一挥玉手，直向方兆南拍了过去，口中冷冷喝道：“你敢接我一掌么？”

她这出手一击，既无凌厉的暗劲，亦无强猛的破空风声，看去如风拂轻絮，毫无半点威势。

方兆南剑眉一挑，右手一抬，迎着对方掌势排了过去。

他原无硬接曹燕飞掌力之心，但听对方掌势发出以后出口相激之言，激起了豪壮之气，竟然挥掌硬接一击。

曹燕飞出掌后，再出口相激，旨衣诱使对方硬接自己的掌力，任他方兆南机智绝伦，但究竟江湖历练远未到家，激怒之下，果然出手硬接一掌。

双方掌势尚未相触，方兆南已然觉得不对。

只觉对方拂过来的掌风之中，挟带着一股劲力，有如南怪辛奇的那赤焰掌力一般，不禁心头一骇。

心念初动，还未来得及决定是否该闪避开去，曹燕飞柔软的掌指，已然和方兆南拳势触在一起。

一股热力循臂而上，方兆南顿觉全身劲力无法用出，内腑同时受到了剧烈的震动，脚下扎桩不稳，不自主的一连向后退了三步，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他似是有着无比的坚强，身子摇了几摇后，仍然拿桩站好，挥手拭去口边血迹，说道：“老前辈掌力雄浑，在下不是敌手。”

大愚禅师急跃过来，扶住了方兆南摇摆不定的身躯，道：“方施主伤的很重么？”

方兆南惨然一笑，道：“老禅师，不要紧的，方某人早已数度身历生死之劫，死了也算不得冤枉。”

青云道长闪身离位，急急赶了过来，探手入怀，摸出一粒丹丸道：“方大侠请把此丹服下，对内腑伤势或有小补。”

方兆南接过丹丸，一口服下，笑道：“多谢老前辈赐丹之情。”

青云道长欲言又止，轻轻叹息一声，缓步走向席位，坐了下去。

大愚禅师目光环视了四周一眼，道：“方施主伤势不轻，可要老衲扶你回去方丈室中？”

方兆南淡淡一笑道：“晚辈还可走得动，不敢有劳禅师相送了。”

他微一停顿之后，又道：“不过晚辈离开这大殿之后，当不致再在贵寺停留，极可能就此别过。”

大愚禅师为难的沉吟了片刻，道：“这个……”

他顿了一顿，接道：“方施主旧伤未复，又受新创，不宜急急赶路，不如暂时留在寺中，待伤势好了之后再走不迟。”

显然的，这位不善心机的老和尚，已然被石三公、和童叟耿震说动，无意让方兆南立刻离寺。

方兆南脸色微微一变，但瞬即恢复了镇静之容，说道：“老禅师用心何在，晚辈一时甚难了然，方某人当在方丈室小息半天，日落西山之前，再行离去，老禅师如若有什么质疑之事，尽管去找在下。”

这几句话，说的十分沉痛、豪壮，说完之后，大步向殿外行去。

曹燕飞虽然一掌把方兆南内腑震伤，但她的内心之中，却对方兆南的武功，暗生敬佩之心，是以未再出手拦阻，反而向后退了一步，让开一条去路。

但石三公仍然挡在门口，眼看方兆南大步走了过来，但却无让路之意。

大愚禅师心知此刻的方兆南，实难再承受一击，石三公武功卓绝，名满江湖，如一出手，方兆南势非丧命当场不可。

当下顾不得身为主人的身份，纵身一跃，直抢过去，合掌一礼，道：“石老前辈，借光让路一下。”

石三公眉头耸动，重重的咳了一声，闪到一侧，说道：“此人关系我整个武林大局，事情未追查明白之前，最好不要让他离开此地。”

大愚禅师不愿再伤方兆南之心，又不便顶撞石三公，低喧了一声阿弥陀佛，含含糊糊应付过去。

方兆南心中隐藏了无比的委屈，但又觉无处发作，强忍下胸中愤怒之气，大步出了殿门。

大愚禅师紧随在一侧相护，一路上默然无言。

穿过几重庭院，到了方丈室外，才低声对方兆南道：“方施主为敝寺受尽了屈辱、苦难，老衲自是铭感于心，眼下聚会在大殿群豪，因方施主出身来历之秘，引起了场争辩，好在真金不怕火炼，此事在三五个时辰之内，定然会查辨清楚-----。”

方兆南淡淡一笑，摇手说道：“老禅师不用担心晚辈突然而行，在此事未查清楚之前，晚辈绝不离开你们少林寺就是了。”

大愚禅师虽觉他言词中隐含激愤之情，但又想不出适当的慰藉之言，合掌一礼，转身而去。

方兆南也不相送，凝神闭目而立，运气调息起来。

原来他怕回到方丈室后，南北二怪看出他的伤势，恐又将引起一场麻烦。

青云道长相赠的一颗灵丹，使他受震的内腑伤势，受益甚大，运息片刻，浮动的气血已自平了下去，这才缓缓走入方丈室中。

抬头看去，只见南北二怪背脊相贴，盘膝而坐，两人都紧紧的闭着双

目，方兆南也不惊动两人，悄然在禅室一角坐下，自行运气调息。

第四十二回 除异己又动杀机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室外传来了一阵零乱的步履之声，把方兆南惊醒过来。

睁眼看去，只见方丈室外，并肩站着石三公和童叟耿震，身后排列的人数更多，除了石三公和耿震之外，其余之人大都佩着兵刃。

南北二怪，仍然是贴背而坐。似是睡得甚是香甜，万丈室外零乱的脚步之声，两人竟然充耳不闻。

方兆南缓缓站起身子，顺势取过白蛟剑，慢步向门外走去。

石三公和童叟耿震，目睹方兆南提剑而出，立时凝神戒备，双双退了一步，留出一个拒敌的空间。

方兆南横剑立在禅室门口，冷冷说道：“两位擅自闯入此地，不知是何用心？”

石三公目光一掠室中贴背而坐的南北二怪，冷笑一声，问道：“室中两人，可是南北二怪么？”

方兆南道：“是又怎样？”

童叟耿震怒道：“后生晚辈，也敢对老夫这等无礼？”

说话之间，欺身而上，左手一探，直向方兆南抓了过去。

方兆南冷冷说道：“两位这般苦苦相逼，怪不得在下无礼了。”

说完挥手一招，直扫过去。

白蛟剑幻出一片寒芒，横削了过去。

他出手的剑势，用的是崆峒派中绝学之一，那童叟耿震，乃崆峒派中仅存的一位前辈，对本门中的剑招，自是了如指掌，知那横削一剑之中，暗藏着两个变化。

他心中虽然震惊，但胸藏破解之法，冷笑一声，不退反进，右手斜斜一指，疾向方兆南右腕点去。

这一指制敌先机，方兆南剑势如若一变，右腕势非为对方点中不可，被迫得收剑而退，耿震身子一侧，又向前跨了一步，右脚已欺入了禅室门里。

方兆南虽经一阵调息，但他的伤势远未复元，挥剑出手，登觉心脏一阵跳动，气血浮升。

但眼下形势迫急，使他无暇思虑到自己的伤势，强提着一口真气，一剑“孔雀开屏”，白蛟剑撒出一片寒芒，反击过去。

他心中担心着南北二怪的安危，怕对方一旦进入禅室中，先对南北二怪施下毒手，这一剑用出了极强的内力，想把耿震迫出禅室，至少可以阻止他前进之势。

耿震看剑势凌厉，左手陡然发出一掌，人却向后退去。

方兆南剑势推出，顿觉一阵气血涌了上来，虽然他咬紧牙关，仍然吐出了一口鲜血。

只觉一阵强劲的掌力，击在手腕之上，身躯巨烈一震，不由自主的向

后退了两步，手中白蛟剑也脱手而落。

受此一震引发了他的内伤，但他神志仍然清醒，右手一探，伏身捡剑。

只听一阵衣袖飘风之声，传入了耳际，眼前人影一闪，石三公疾跃而入，一脚踏在剑上，右手一挥抓住了方兆南的左臂，冷冷喝道：“我还道你是三头六臂的人物，原来竟是这样的脓包。”

此时的方兆南，已失去抗拒之力，石三公功力深厚，略一加劲，方兆南登时感到半身一麻，身子也被人带得向前一倾。

这时，石三公如若左手随着落下一掌，立时可把方兆南震死在掌下。

童叟耿震紧随着一涌而入，伸手捡起了地上的白蛟剑。

一股森冷的剑气，逼人生寒。

石三公眉头微微一耸，低声对耿震说道：“只怕大愚那老和尚，会出面阻挡咱们用刑逼供，但此人生性甚为倔强，不动苦刑，只怕他不肯招认。”

耿震道：“兄弟倒有一个办法。”

石三公道：“愿闻高见。”

耿震目光一掠禅室外排列的群豪，道：“兄弟之意，不妨先把他交给敝派中弟子，暗中押解到少林寺外，藏将起来，咱们抽暇同去，用刑迫他说出经过，然后再带他同返少林寺，昭告与会同道。”

石三公道：“这办法不错，就以耿兄之见……”

说时回目望了贴背而坐，浑然不觉的南北二怪一眼，低声说道：“这两人可真的是南北二怪么？”

耿震道：“看两人形貌确实很像，但南北二怪是何等武功之人，怎的能这般静坐不醒？”

石三公仔细望去，只见两人脸色忽白忽红，前腑也不停跳动，略一沉吟，道：“这两人可能在练一种武功，不如借此机会，把他们一并除去！”

童叟耿震似是突然挨了一拳般，全身抖动了一下，但他迅快的回复了镇静，两道目光盯注在石三公的脸上，默然不语。

显然他对南北二怪的威名，存着畏惧之心，但似是又觉得良机不再，手中现有着锋利绝世的宝剑，只要随手一挥，立时可把南北二怪，一齐斩死剑下。

石三公随手一指，点了方兆南的晕穴，回头举手一招，顿时有两个身佩长剑的少年走了过来，把方兆南架了出去。

他回望了童叟耿震一眼，缓步向南北二怪走了过去。

耿使似是被石三公当先而行的豪气，引得胆子一壮，倒提白蛟剑，紧随石三公的身后，走了过去。

南北二怪仍然贴背静坐，对即将临头的凶危毫无所觉。

石三公直逼近两人身侧，举手在南怪辛奇眼前一晃，看两人仍然静坐不动，立时一跃而退，低声说道：“耿兄，快些出手。”

童叟耿震双眉一耸，举起了白蛟剑。

只听一个低沉有力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老前辈不可造次。”

声起人到，一阵微风竦然，在两人身侧，多了一个长髯束发的道人。

石三公回目一瞥来人，冷冷喝道：“又是你来捣蛋！”

来人正是那青城派掌门人青云道长。

青云道长脸色微变，目光一掠石三公肃然说道：“贫道对阁下一向尊敬，彼此既非同门，毫无法规约束，老前辈口舌之上，应该放尊重些。”

石三公脸沉一笑，不答青云道长，身子一侧，横跨了一步，挡在青云道长的身前，低声对童叟耿震说道：“耿兄快些出手。”

童叟耿震手腕一挥，白蛟剑疾向南北二怪疾斩过去。

就在他举剑劈出之际，青云道长突然清叱一声，右手一拨石三公的身子，左手一掌斜斜向童叟耿震右肩之上拍去。

石三公万没料到青云道长竟然真的敢同时对两人出手，事先无备，临时措手不及，只觉身子被一强猛之劲一挡，横向旁侧移去。

童叟耿震对南北二怪的威名，心里一直存着畏惧之心，听得青云道长那声清叱，手中剑势不自禁的一缓。

就在他剑势一顿之际，青云道长的掌势，快如迅雷而至。

童叟耿震疾快的一缩身子，避开掌势，但因他闪避青云道长的掌势，剑势不得不倏然收住了。

石三公一直向右面动移三步，才把身子稳住，陡然一个转身，怒声喝道：“杂毛牛鼻子，敢对老夫这般无礼。”

举步一跨，直欺过来，右手疾出当脑一拳。

青云道长袍袖飘动，身躯突然斜向一侧飞去，落在南北二怪身旁，单掌立胸，说道：“两位老前辈请暂息胸中怒气，听完贫道下情如何？”

石三公冷冷喝道：“江湖上各大门派中人，大部不齿你以幼代长，接掌门户的卑劣之行，今日一见，你的为人比传言更有过之。”

这等创心碎胆的伤害之言，直似一把利剑，刺入了青云道长胸中，气得全身一阵颤动。

他年纪在武林九大门派的掌门人中，虽是最小，但修养气度，却是常人难及。

当下正容说道：“此时此刻，不是议论贫道师门中事的时机，两位如若觉得贫道以幼代长，接掌门户一事，行为卑劣，不妨连络各大门派，追查个水落石出……”

他微微一顿，转变话题，接道：“两位硬指那位方大侠是冥岳中派来的卧底之人，只不过是一种妄作的猜测，求明真相，贫道并无反对之心，但在真相未明之前，竟然要加罪于人，贫道不敢苟同。”

他回目向南北二怪望去，只见两人仍是一副静坐的姿态，不同的是两人头上泛现出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不时的耸动着双眉。

显然，两人已经感觉到禅室发生事故，只是不能起身而已。

青云道长突然施展传音入密的功夫，说道：“南北二怪已经快要醒来，两位此刻退出禅室，释放方大侠还来得及。”

石三公心中忽然一凛，暗暗忖道：“如若南北二怪醒来之后，今日之局绝难善终，倒不如趁机下手，先把南北二怪斩除……”

心念一转，回头对童叟耿震说道：“时机稍纵即逝，耿兄要快些下手，青云道长由兄弟对付……”

说话之间，人已疾急出手，一拳“湖泛南海”，当胸击去，左手斜里一招“风拂枯荷”，由下向上推击过去。

一攻之间，两招并出。

青云道长双掌齐出，左右分声，两缕指风，分袭石三公两处腕脉，一面分神旁兼，目注童叟耿震，口中却冷冷说道：“两位都是出身五大门派中人，就目下江湖而论，辈份之高少人能及，做人做事，怎么这等欠缺思虑……”

只听拳风呼呼，掌影飘飘，就这一阵工夫，石三公已凌厉无匹的攻出了四拳五掌。

青云道长洲停岳峙，双手指掌随着石三公的拳势变化，完全以招破招，以式破式，但却始终不肯还击。

石三公出手拳掌，虽然愈来愈重，但心中却已是暗生惊骇，在这几招交接之中，他已看出青云道长的武功不在自己之下。

童叟耿震手横白蛟剑，两道眼神却不住在南北二怪身上打转，一付跃跃欲动之情。

青云道长感到石三公的拳、掌来势逐渐增重，心知他已渐出全力，如若只守不攻，虽可支撑，一时不致落败，但对方始终握着主动，抢制先机，童叟耿震如再出手，就难再腾出手来应付了。

眼下，必先得设法争回主动，以便腾出手来，对付童叟耿震。

心念一转，手法忽变，右掌并指如剑，连续点出三指。

三缕指风，分袭石三公三处要穴。

这连环三指，乃青城派中绝技之一，青云道长久习此技，虽只用出了七成劲力，但已指风凌空，锐不可当，迫得石三公疾退一步。

青云道长迫退了石三公后，右手翻手一把，抽出背上长剑，冷然说道：“贫道今日拼着得罪两位，也要维护南北二怪的安全。”

石三公气得脸色大变，冷哼一声。道：“耿兄再不出手，让南北二怪醒了过来，事情就麻烦了！”

童叟耿震道：“石兄说的不错！”突然向前欺进两步，一招“云断巫山”，白蛟剑拦腰横斩过去。

石三公冷笑一声，紧随而上，一拳“挟山超海”猛推过去。

他被青云道长指风迫退，颜面大伤，这一拳用出了九成以上真力，拳势未到，拳风已来。

青云道长心知两人拳、剑挟击，存心把自己迫退，好对付南北二怪---

--

这念头只不过在脑际一转。右剑左掌，一齐推出。

原来，在他念头一转之间，决定硬接石三公的一拳，长剑一招“凤凰点头”幻出三点寒芒，指向童叟耿震的“曲池穴”。

只听砰然一声，拳掌硬接了一声。

青云道长只觉身子一震，身不由主的向后退了一步。

但他右手的剑势，并未受到妨碍，仍然把童叟耿震迫得自行收回剑势。

双方这一交接之中，都了然对方功力，今日之战，绝非三五十招，可以拼出胜负，除非运出全力，作生死之搏。

童叟耿震回顾了室外手横兵刃的弟子一眼，冷冷对青云道长说道：“同是九大门派中人，老夫不愿引起门户之争，眼下时机紧迫，如你再出手相护这两个凶名极著的老怪，可别怪我和石兄双双对付你了。”

青云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贫道和南北二怪，素不相识，更无意和两位为敌，但此事关系着整个武林大局，千百人生死存亡……”

石三公厉声喝道：“你既知此事关系着武林大局，何以拼着和各大门派结怨，保护两个凶名满江湖的老怪？”

青云道长道：“贫道出手干预此事，正是为我九大门派相谋，可惜两位始终不允许贫道把事情解说清楚……”

石三公怒声接道：“先杀了南北二怪，再听你解说不行。”

青云道长脸色一变，肃容说道：“两位一意孤行，不听解说，贫道为大局着想，不得不开罪两位了，在贫道相护之下，两位如想伤到南北二怪，只怕不是容易之事。”

石三公目光一掠南北二怪，只见他们头上的汗水滚如泉涌，愈来愈多，而且隐隐可闻到急促的喘息之声，只是仍然紧紧的闭着双目。

童叟耿震回顾了石三公一眼，道：“今日形势，看来已难免和青城结怨，石兄遥发掌力，袭击南北二怪，兄弟全力对付青云道长。”

余音未绝，起手一剑“冰河开冻”，直刺过去。

青云道长早已留心到他手中宝剑，光华特异，不敢用剑去硬接他的兵刃，剑走偏锋，疾化一招“金丝缠腕”斜刺右腕。

童叟耿震乃崆峒派仅余一位长老，功力深厚，对敌经验广博，何况崆峒派亦是以剑术驰誉武林，耿震已深悟崆峒剑术心法。

他此刻含愤出手，剑招凌厉无匹，倏忽之间，连攻八剑，幽静的禅室中，顿时弥漫起一片剑气。

青云道长吃亏在不敢硬行架封对方的兵刃，既要堵挡对方的剑招变化，又要防到手中长剑被削，而且还得分神照顾到石三公，担心他遥发掌力，伤害南北二怪，被耿震双招猛攻之后，逼得向后移退两步。

石三公却微闭双目，凝神而立，看样子似正在提聚功力，准备一击得手。

只听一声低沉的佛号，传了过来，说道：“诸位快请住手-----”

石三公突然圆睁双目，大喝一声，截断了大愚禅师之言，扬手一掌，直向南北二怪劈了过去。

这一击，乃是毕生功力之聚，威势之强，直似排山倒海一般，满室掌风如啸。

青云道长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只见石三公掌势劈击出手，立时也挥手拍出手掌。

两个激荡的潜力，相击相撞，涡旋成一股劲风，吹得室中人衣袖飘舞，枕翻被飞，壁间几幅罗汉图，也被吹得叶片碎裂，满室飞洒，屋动窗摇，桌倒椅飞。

满室混乱中响起了一阵金铁交鸣，青云道长手中的长剑，在失神难顾之下，被耿震白蛟剑削作两断。

只听佛号和怒喝并起，两条人影，直冲入室。

僧袍飘飘的大愚禅师，跃挡在石三公的身前，另一个劲装少年，却挥剑直刺耿震。

童叟耿震耳目何等机敏，耳闻金刃破风之声，立时判出了敌人来向，反手一剑横扫过去。

满室旋风中又一声金铁交鸣，那劲装少年手中长剑，又被童叟耿震横扫过来的剑势削断。

但来人甚是骠悍，手中兵刃被削，毫无畏缩之心，手腕一振，把余下半截剑当作暗器，投掷过去，人却紧随断剑之后，疾扑而上。

童叟耿震怒声喝道：“你要找死，怪不得老夫心狠手辣！”

白蛟剑随手一挥，挑飞了半截长剑，借势下发，寒芒电奔，斜肩劈下。

那劲装少年似是未料到对方的剑势变化，来得如此迅速，赶忙一沉丹

田真气，收住疾动之势，仰身向后退去。

只觉一股冷芒，掠身而过，右肩衣服被削下一块，金风划肌，鲜血泉涌而出。

但闻青云道长哈哈大笑之后，响彻禅室，喝道：“老前辈好毒辣的剑法！”

耿震如若剑势一变，立时可把那劲装少年劈死在剑下，但闻青云道长的笑喝之声，陡然收了剑势。

大愚禅师挡住了石三公，合掌说道：“老前辈请看在贫道面上，勿再出手，彼此都为援救少林而来，不论伤到哪个，都叫老衲不安。”

他口中虽然说得十分和气，但身躯却紧随石三公的身躯移动，显然，石三公如若强行出手，大愚禅师势必出手阻拦。

禅室中激励的暗劲逐渐的消去，景物也已清晰可见，青云道长面色严肃的站在南北二怪身后，左掌护胸，右手却握三寸二分长短的五柄短剑，目光注视着耿震，蓄势待发。

青城派的“流星五剑”，被誉为江湖上暗器一绝，但那短剑之上无淬毒，绝在那击出暗器的手法之上。

五剑一齐出手，笼罩了一丈方圆大小，最是难防无比，青云道长以一派掌门之尊，居然控制在手，准备施展，显然心中杀机已动。

激烈搏斗，暂时停了下来，那右肩受伤的劲装少年，仍然怒目逼视在童叟耿震手中的白蛟剑，满腔不愤之气。

只听天星道长庄严的声音，起自禅室门口，道：“令师等不过一时兴会，如再打了起来，造成伤亡，即将成一场火拼之局，还不给我退下！”

原来青云道长和童叟耿震、石三公动手相搏，引起三派弟子的相互仇视，在方丈室外列阵相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幸得大愚禅师及时赶到，劝请三方首脑停手，天星道长的及时镇压，使双方即将展开一场混战，停了下来。

耿震冷冷的望了青云道长一眼，说道：“在下久闻青城派流星五剑之名，被誉江湖中暗器一绝，今日能得见机一番，倒是荣幸得很。”

青云道长见事态已渐平息，张雁的伤势，亦不很严重，缓缓收了手中短剑，淡淡一笑道：“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老前辈如有幸，日后贫道自当献丑眼下，以求教益。”

只见天星道长大步走入禅室，目光环扫了全场一眼，摇头说道：“几位都是武林中极有身份之人，怎的忍不下几句气愤之言，就动手打了起来？”

大愚禅师暗自忖道：“看来这劝人之言谁都会说，一旦事情落到自己头上时，要忍受谈何容易，此人和南北二怪为两句气愤之言，不惜约在少室峰顶，比武一决胜负，如非方兆南从中劝说，不知闹到何种田地……”

一念及此，忽然心中一动，回目对石三公道：“那位方大侠呢？”

石三公目光一瞥禅室外弟子，摇摇头道：“不知道那里去了。”

原来方兆南早已被押解离去。

大愚禅师肃然说道：“老衲想起了几件事来，前后印证，恍然而悟，那位方大侠绝非冥岳中派来的奸细！”

石三公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童叟耿震干咳了一声，道：“大师来早了一步，使老夫不能一睹青城派中流星五剑的绝技，实在是一件极大的遗憾之事。”

青云道长知他在岔开话题，当下微微一笑，充耳不闻，较脸望着南北二怪。

天星道长缓护走到了童叟耿震身侧，低声说道：“老前辈-----”

青城和雪山、崆峒两派，已形成了仇视之局，昆仑一派的举足轻重，力可左右大局，童叟耿震急急回头，应道：“言重了，彼此既非同门，道兄这称呼老夫如何敢当？”

天星道长淡淡一笑道：“咱们千里跋涉，赶来此地，明里是援救少林，实则为联手自保，冥岳妖妇所图所谋，并非少林一派，唇亡齿寒，成败一体，如今强敌未犯，咱们先来一场自相残杀，授敌以可乘之机，未免太不值得了。”

耿震拂髯笑道：“道兄说的不错，但御敌必先肃奸。”

天星道长道：“贫道经三思之后，深觉那方大侠实非内奸-----”

大愚禅师接道：“老衲亦有同感。”

耿震一听天星道长忽然偏袒起方兆南来，心中暗生惊骇，忖道：“此人如若倒戈相向起来，强弱立即易势……”

他心念轮转，口中却沉默不言。

大愚禅师目光环扫了禅室内外，不见方兆南的行踪，心中大是焦虑，急声问道：“耿老前辈，方大侠那里去了？”

耿震摇头一笑，“这个老夫就不清楚了。”大愚禅师急道：“老打辈手中拿的什么？”

耿震道：“一把宝剑。”

大愚禅师德道：“此剑乃敝寺镇山之宝，老衲奉送于方大侠，以酬他相助敝寺之恩……”

耿震道：“宝剑为何人所有，老夫不知，但我确从姓方那娃儿手中夺过来的。”

大愚禅师德道：“既然从他手中夺过宝剑，自然是知道他的行踪了？”耿震道：“适才相见，虽曾动手相搏，但他此刻行踪，老夫却未留心。”

青云道长忽然接口道：“方大侠已被人押解出少林寺了，待贫道召来这室外弟子，问他一声。”

忽见一个僧侣，急急奔了进来，低声对大愚禅师说了几句。

大愚禅师哦了一声，挥手说道：“快给我追上去！”

那和尚应了声，匆匆转身奔去。

大愚禅师重重喘了两口气，望着石三公道：“带走方兆南的两个大汉，可能是贵邦中的弟子了。”

石三公目光一瞥禅室外弟子，果然少了两个武功最好之人，心知方兆南是为两个雪山弟子带走，轻轻的咳嗽了两声，含糊过去，不答大愚禅师德之言。

形势至此，又有了一个极大转变。

天星道长的态度和大愚禅师的转变，使得童叟耿震和那石三公无法再固执下去，两人只有避谈此事。

青云道长回顾了南北二怪一眼，低声对大愚禅师德道：“这两人已快醒来，咱们留此，诸多不便，老禅师德最好选派几位高僧，替他护法，闲杂人等一律禁入禅室，免得惊扰了他们两人行功。”

大愚禅师德愁眉苦脸的说道：“道兄之言，甚是有理，咱们走吧！”当先出了禅室。

石三公和童叟耿震，紧随在大愚禅师身后而行。

形势的转变，使两人已自知无法再出手伤害南北二怪，等到南北二怪一醒，极可能立时对两人出手，离开禅室，自可多一段缓冲时间。

青云道长走在最后，出了禅室，肃然对大愚禅师说道：“贫道想请诸位同到大殿之中，研讨一个对付冥岳那妖妇之策，万一那妖妇不相犯，咱们也不能常驻在少林手中等她，既难免一场大战，倒不如索性找上冥岳，来个扫穴犁庭。”

大愚禅师似是因为方兆南失踪，显得心神大乱，不加思索，糊糊涂涂应道：“老衲也是这般想法。”

一面吩咐随行弟子，调派四个高手，替南北二怪护法，当先带路，步向大殿走去。

石三公回头望了青云道长一眼，心中暗忖道：“此人这般安排，倒像有意相护我和耿震，真叫人难以猜测他用心何在？”

忖思之间，已回到了大殿之中。

青云道长低声说道：“眼下只差点苍一派中人，老禅师最好派人把她请来。”

大愚禅师点点头，立时吩咐值殿僧侣去请。

不一会工夫，曹燕飞带着点苍门下弟子，重又回到大殿。

这时，殿中的酒席已撤，换上香茗。

大愚禅师双目一直望着殿门，似是焦急的等着什么。

石三公和童叟耿震，脸色亦很沉重，像是在等着一场暴风雨的降临。

只有青云道长，神色如常，正低声和天星道长谈笑。

曹燕飞有些莫名所以，望着几人不同的神色，心里百念闪动。

各大门派的弟子们，分立而坐，一片肃然。

只听一阵步履之声，一个身披月白袈裟僧侣，急步奔了过来，低声对大愚禅师说道：“方大侠行踪没有查出，但那两个挟持方大侠离寺之人，却已不知被何人杀死，弃尸寺外。”

曹燕飞秀眉一皱道：“这是怎么回事？”

石三公霍然站了起来，说道：“他们是怎么个死法？”

那僧侣沉吟了一阵，道：“似是被极强的掌力或指力所伤，全身不见血迹、伤口！”

石三公急步离坐，挥手说道：“他们死骨现在何处？快带我去瞧瞧！”

那僧侣移动了一下身躯，回目望着大愚禅师默然不语，显然他要等候大愚禅师的吩咐。

石三公回顾了大愚禅师一眼，满脸焦急之情。

大愚禅师缓缓站起身子，合掌向青云道长等说道：“诸位道兄，咱们一起出去瞧瞧如何？”青云道长欠身而起，道：“谨遵台命。”

天星道长也欠身而起，耿震、曹燕飞纷纷站起身子，在那位僧侣导引之下，离开大殿，鱼贯而行。

那带路僧侣，自小在少林手中长大，对这寺院的一草一木，无不熟悉无常，带着几人穿捷径，不一会工夫，已到寺外。

他伸手遥指着一座曲弯的山角，说道：“两人的尸体，就在那转角之处。”

石三公心中激愤难忍，突然加快了脚步向前走去。

这一来，群豪只好随着他加快了脚步。

转过山角，果然见两具尸骨，并排而卧，两人同样的紧紧闭着双目，脸色苍白。

石三公仔细的望了两眼，辨认出果是雪山门下弟子，右手一探，抓住右面一具尸骨，正待反转过来以查死因，忽听那带路僧人咦了一声，石三公顿时停了下来。

大愚禅师回顾了那带路僧人一眼，道：“你叫什么？”

那带路僧人轻轻叹息一声，道：“奇怪，贫僧初见这两具死尸时，各自倒卧一侧，何以此刻却并肩而卧，而且……”忽然住口不言。

石三公随行弟子，都是雪山派中选出来的精锐高手，此刻却无声无息的死于少林寺外，不但觉得颜面大伤，而且心中愤怒难平。

他看那带路僧侣忽然住口不言，立时怒声喝道：“怎么样？快说！”

大愚禅师急急接道：“你把心中记得的见闻，要全盘说出，不许妄留一点隐密。”

那带路僧侣道：“弟子不敢……”

说着忽然全身一颤，一跤栽倒地上。

这突然的变故，使在场之人，都为之一呆。

只听青云道长沉声喝道：“诸位快走！”当先一跃，飞出一丈余远。

这群人，个个身负绝技，耳目反应灵敏无比，一听青云道长的喝声，同时发动，但闻衣席飘风，同时跃出丈余开外。

回顾望去，只见三尸静静的躺着，那一段空间之中，亦毫无异样变化。

石三公怒目望了青云道长一眼，道：“你大惊小怪的叫什么叫？”

青云道长神色肃然的说道：“贫道幼年之时，常随恩师采药……”

石三公怒道：“采药于此事何关？”

青云道长连番受辱，也不禁有些动了怒火，冷冰冰的说道：“不信你回去试试！”

石三公无法下台，果然大步又向那停尸之处走了过去。

童叟耿震回目望了青云道长一眼，欲待出言阻止，话将出口之时，又突然改变了主意，缓步随在石三公身后走去。

大愚禅师已经历过冥岳中人用毒的厉害，但经仔细查看之后，又看不出一点异样，心中疑信参半，忍不住低声问道：“道兄可嗅到什么异味不成？”

青云道长道：“在那转角处，乱石杂草之中，可能隐伏着强敌，而且贫道隐隐查觉出，那山石草木之上，都已暗中经人布涂过无色无味的药粉，风吹草动，毒药横飞，只要在那段地区停留时间稍长，任何人都将中毒。”

曹燕飞啊了一声，道：“道兄言之有理，但那少林弟子之死，不知作何解说？”

她说话的声音甚大，似是有意让石三公和耿震听到。

果然，缓步而行的石三公突然停了下来，回目望了曹燕飞一眼，又放腿断续向前行去。

他的举动，显然是内心已觉出青云道长并非无的放矢，但颜面攸关，说出之言又不能不算，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去。

青云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以贫道之见，那乱石草叶之中，定然暗隐强敌，那位师父之死，可能是死于一种绝毒而又微小的暗器之下。”

大愚禅师道：“老衲也这么想。”

抬头看去，只见石三公已逐步接近死尸，但他却突然停了下来。

这情势很明显，他愈接近那段死亡地区，心中愈是恐惧。

相随他身后数尺的童叟耿震，突然施展千里传音的功夫说道：“石兄不可太过逞强大意，那牛鼻子倒似真有一套，兄弟越想他的话，越觉得有理。”

石三公也施展千里传音之法，答道：“我也感觉到他的话，并非耸人听闻，但此时此刻，兄弟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耿兑请替兄弟打个接应。”以他的身份说出此等之言，显然心中确有无比的恐惧。

童叟耿震道：“石兄放心，兄弟当以暗器接应你。”

石三公回头望了耿震一眼道：“你不要再向前走了，免得咱们一起涉险。”

耿震道：“兄弟想到了一件事，石兄先行调息，已入禁区，立时闭住呼吸！”

石三公道：“知道了。”突然纵身而起，跃入那死亡之区。

他早运集功力戒备，身形跃起之时，已闭住了呼吸，脚踏实地的，目光乱转，不住向那突立的山石和草地中搜索。

突然间，一根银芒疾闪，直飞过来。

这根银芒，微小得有如牛毛，如若在平常之时，石三公虽有着过人的目力，也是难以看得见。

但他此刻全神凝注，当真能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右手一扬呼的一股掌力，劈击出手。

他功力深厚，劈出劲力强猛绝伦，那一缕闪飞而来的银芒，吃他强猛的掌力一扫，有如沙石沉海，无踪无影。

激荡的潜力，震摇在草丛之上，日光下，飞起了一片如云如雾的白色微尘。

大愚禅师急声叫道：“石老前辈快请退下！”

石三公袍袖一拂，一式“潜龙升天”身躯直拔而起，飞起了两丈多高，悬空转身，施出“八步登空”的上乘轻功身法，跃落出三丈开外。

青云道长忽然双手飞扬，劈出两股掌风，口中却低声喝道：“此地已非安全之地，咱们再退后一段距离。”

童叟耿震在石三公跃起之时，人也随着倒跃而退，但见几条人影飞闪，群豪全都退出了五丈开外。

石三公脚踏实地的，才长长吁一口气，欲言又止。

青云道长严肃的说道：“老前辈衣履之上，或已沾染着巨毒，此刻尚不宜太过大意，还是暂时运气戒备，仅防巨毒内侵。”

童叟耿震突然插口说道：“这等用毒之法，当真是前无古人，老夫走了大半辈子的江湖，足迹遍及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对这等布毒之事，还是第一次见到！”

青云道长突然长长叹一口气，道：“那位方大侠只怕已难免遭劫，咱们不用追寻他了，眼下的要紧之事是如何筹思个拒敌之策！”

天星道长摇头说道：“如若是一刀一剑，彼此相搏强存弱亡，那冥岳妖妇武功再高一些，合咱们九大门派之力，也未必怕她，但她这等暗中施毒手法，实叫人防不胜防！”

大愚禅师合掌当胸，高诵了一声佛号，道：“老衲生平中最大憾事，就是未能及时救下方施主。”

言下之意，一派黯然之情。

天星道长道：“老禅师这一提，倒使我想起一件大事来了-----”

他微微一顿，眼看四周所有之人的目光，都凝注在他的身上，似是都在极用心听他的说话，才微微一笑，接道：“石耿两位老前辈在那禅室之中，欲出手伤害南北二怪，虽然未曾伤到，但以南北二怪的性格而论，这两人定然不肯罢休！”

大愚禅师点点头，默然不言。

天星道长双眉微微一耸，接道：“冥岳中人既能在此地布毒，那自然是还未退去，随时随地可能重启战端，外有强敌，内有隐患，咱们眼下人手虽不算少，但同时分拒两路强敌，实力分散，难操胜算，贫道之意.....”

他突然停了下来，目光缓缓由群豪脸上扫过，接道：“先把南北二怪除去，再齐心合力拒挡那冥岳妖妇。”

童叟耿震点头赞道：“道长思虑周到，兼顾全盘，果然是一派宗师之才。”

天星道长忽然把目光投注到青云道长脸上，问道：“道兄以为贫道所见如何？”

青云道长道：“就事而论，不失上策，但如以贫道的看法，此等行险求胜之学，未免太过冒险了，以南北二怪的威名而论，咱们几人之力量，未必能伤害到他们，万一谋事不成反树强敌。”

大愚禅师道：“老衲深以青云道长之言为是。”

久不开口的石三公，突然插嘴接道：“话虽说的不错，可是问题并未解决，咱们对南北二怪，总该有一个处理之法。”

青云道长说道：“如若咱们合力围歼南、北二怪，倒不如依仗他们两人之力，共拒冥岳强敌。”

天星道长道：“那有劳道兄筹思一个解决的良策了。”

青云道长沉吟了一阵，道：“贫道想先去找南北二怪劝说他们一阵，如若能把两人说服，合力共御强敌，那是最好不过。”

石三公道：“如若说不服呢？”

青云道长道：“那时候任凭诸位公决，贫道绝不再从中劝阻。”

天星道长心中似是仍然异常记恨北怪当面羞辱他的怨恨，略一沉吟，接道：“南北二怪的武功再高，但贫道料他也无法抵挡我们联手合举之力，但贫道却甚为赞同青云道兄的主张，先礼后兵-----”

童叟耿震接道：“对付南北二怪，不可莽撞从事，如论单打独斗，咱们只怕都无胜南北二怪的把握，而且一击不能把两人击死，即留下无穷后患，咱们不得不早作准备。”

曹燕飞道：“此言甚是有理，必须先解决南北二怪之后，咱们才能安心共御冥岳强敌。”

天星道长道：“贫道也是这般想法，咱们各就所属，选出四个武功高强的弟子，列阵少林方丈室外，再由青云道兄和南北二怪谈判，事情如若不能谈出结果，咱们合力出手，务必于一击即中，把两人全都杀死。”

童叟耿震点头说道：“老夫极为佩服天星道长的见高.....”

缓缓把目光投注到大愚禅师的身上，接道：“只不知老禅师意下如

何？”

大愚禅师半生清修，甚少和武林中人物来往，对这等谋事策略之事，毫无经验，听得几人你言我语，早已显得没了主意。

何况，这些人大都是一代掌门宗师，威望、身份都极为崇高，一举一动，对江湖都有着莫大的影响。

当下点头说道：“老衲亦觉得青云道兄之言不错。”

天星道长道：“既然老禅师赞同此法，那是最好不过，事不宜迟，咱们立时回寺准备……”

他仰望天色，接道：“天色入夜之前，必需要把南北二怪解决，冥岳中人既然尚未离开嵩山，说不定今夜之中会有什么举动。”

石三公回头望了那转角处横卧的三具尸体一眼，道：“咱们早些走吧！先把南北二怪的事情解决后，再设法收葬那三人的尸体。”

场中之人，大概都被那一股死亡地域的诡秘恐怖所慑，竟然没有人敢自告奋勇的再去瞧瞧了。

青云道长似是有着极沉重的心事，满脸忧苦之色的长叹一声，道：“贫道心中还有着一种极不祥的预感，只怕这短短的三五日内，整个武林形势，将要有极大的变化。”说完当先转身，急步向前奔去。

群豪紧随他的身后，一齐赶回少林寺。

第四十三回 陈玄霜寻访情郎

大愚禅师心中虽然极不赞同天星道长的围歼南北二怪之计，但大势所趋，深觉无力阻止。

眼看着天星道长等调派人手，只好呆呆的站在一侧，不发一言。

青云道长一直冷眼旁观，眼看石三公、天星道长等行布围歼南北二怪的计划，直待布署已成，他才开口说道：“是贫道一人前往呢？还是由哪位和贫道同去？”

曹燕飞突插口接道：“我陪你走一趟吧！”

她虽已是一派掌门的身份，但因内功精进，驻颜有术，看去依然玉容如花，风姿绰约。

青云道长微微一笑，道：“那咱们走吧！”缓步离开大殿，直向南北二怪养息的方丈室中走去。

两人走后不久，天星道长等也开始了紧急行动。

昆仑、点苍、青城、雪山、崆峒、少林六派中，共选出十四个高手，分由石三公、天星道长、童叟耿震率领，埋伏在方丈室外。

天星道长似是看出了大愚禅师为难的神情，故而并未勉强他参于围歼南北二怪的行动。

青云道长带着曹燕飞赶往方丈室后，南北二怪早已清醒过来，悠然坐在室中谈笑。

这两个以心狠手辣著名江湖，杀人无数的老怪，有如突然间脱胎换骨一般，根本忘去了刚才那幕凶险之事。

只见他们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一见青云道长带着曹燕飞进来，竟然一反平常的冷漠神态，点头作礼。

青云道长合掌欠身一礼，说道：“恭贺两位老前辈功行圆满。”

南怪辛奇淡然一笑道：“如非道长刚才出手相救，我和黄老怪两人，只怕早已没有命在了！”

青云道长微微一笑，转变话题，道：“贫道等适才寺外巡行，发觉了冥岳中人，尚留在少林寺外未曾离去，”

北怪黄炼接道：“此事早已在我和辛老怪的预料之中，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

曹燕飞突然插口接道：“两位老前辈武功过人，名重一时，我等深望两位老前辈出手相助，共御强敌。”

北怪黄炼双目中奇光一闪，冷冷说道：“你是什么人？对老夫说话，也敢这般随便？”

青云道长急急接道：“这位乃点苍派掌门人曹燕飞曹姑娘。”

北怪黄炼轻声一笑道：“一派掌门宗师的身份，虽然崇高，但在老夫两人眼中，却是算不得什么。”

曹燕飞粉脸变色，微愠地道：“南北二怪的盛名，也未必就放在我们点苍派的眼中！”

北怪黄炼冷笑一声，正待发作，却被南怪辛奇摇手挡阻，目注青云道长说道：“两位的来意，可就是要我们答允出手相助之事么？”

青云道长道：“不错，此事关系着整个武林大局，万望两位老前辈赐允出手。”

南怪辛奇突然放声大笑，说道：“如若我和黄老怪不肯答应，几位定然要先行对付我们两个了？”

青云道长巧妙地避开话题，道：“冥岳妖妇，所谋所图并非一人一事，整个武林中稍有声誉之人，都是她敌对之人，两位老前辈自也是不能例外！”

南怪辛奇两道目光不住的乱转，似是已感觉到禅室外正在布设着一个陷阱。

北怪黄炼，霍然站了起来，挥手对青云道长说道：“南北二怪，素来不愿受人要胁，我们是否愿意出手相助，到时候才能决定，念在你刚才相护我们一番恩情之上，不愿出言揭发你们心中的阴谋，快请退出去吧！”

青云道长只觉脸上一热，讷讷的说不出话，只好缓步向后退去。

曹燕飞似是被南北二怪的气度、威名所惧，也随在青云道长的身后，向外退去。

只听北怪黄炼叫道：“青云道兄，不论这禅室中发生了何等凄惨的事，你最好能洁身自好，不要卷入这是非漩涡之中。”

青云道长双眉一耸，叹道：“两位执意不听贫道相劝之言，那也是无法的事，贫道这里告别了。”说完欠身一礼。

北怪黄炼一挥手，道：“不送了。”

青云道长道：“不敢当。”双掌当胸一合，道：“祝两位寿比南山。”突然转过身子，大步而去。

曹燕飞心中似是更急，身躯一闪，隐入一侧不见。

天星道长、石三公、童叟耿震等正并肩站在室外一侧等待，禅室的四周，早已埋伏六大门派中选出的十四个高手，杀机隐隐，剑气腾腾。

石三公一见两人出来，迫不及待的迎了过去，问道：“怎么样？两位可曾说服了南北二怪么？”

曹燕飞摇摇头，道：“南北二怪，似乎是已经知道了我们围歼他们的计划，言词之间，已然暗示了出来！”

青云道长脸色一片严肃，默然不语。

天星道长一皱眉头，说道：“青云道兄。”

青云道长：“什么事？”

天星道长道：“事情既已被二怪看了出来，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青云道长道：“贫道总觉此事不太妥当……”

石三公冷然说道：“你后悔了？”

青云道长仰天望着天际一片浮动的白云，缓缓说道：“贫道预测围歼南北二怪之计，败多于成，如若冥岳中人趁机攻了过来，这一仗咱们势必要落个全军覆没……”

童叟耿震见青云道长对围歼南北二怪之事，颇有畏缩之意，不由接道：“你未免把南北二怪估计得过高了！”

青云道长道：“不是贫道长他人的志气，如论单打独斗，咱们谁也不是南北二怪的敌手……”

他微微一顿，又接道：“适才贫道默察南北二怪的神色，发现了两人双目中神光大异，虽然是满脸乱须，也掩不住那焕发的容光，就情而论，似是两人的内功，突然间破了一个界限，更上了一层楼……”

童叟耿震忽然想到青云道长适才出手相阻自己伤害南北二怪之事，不禁心头火起，冷笑一声，怒声接道：“如非阁下出手拦阻，此刻的南北二怪，早已魂游地府了。”

天星道长怕两人再争吵起来，先闹一个自相残杀，急忙接口说道：“过去之事，不用再多计较，眼下布署既成，骑虎难下，不知青云道兄有何高见？”

青云道长两道目光，缓缓由几人脸面上扫过，道：“贫道的看法，是不宜莽撞出手，需知这一战，并非那一门派的成败，大局所趋，牵连了整个的武林形势。

贫道和南北二怪毫无交情可言，在此之前，更从未见过，自是不用替他说话，需知咱们眼下的强敌，是那冥岳妖妇，并非南北二怪。

如若诸位一定要除去南北二怪，贫道认为不妨留到对付过冥岳强敌之后，再集中全力围残南北二怪不迟。”

天星道长似是已被青云道长言词说动，微一沉吟，回头对曹燕飞说道：“曹姑娘意下如何？”

她虽已年过四十，仍然是小姑独处的身份。

曹燕飞秀眉轻皱，忖思了良久，道：“青云道兄之言，甚是有理，但怕的是咱们正和冥岳强敌动手相搏之时，南北二怪突然出手，前后夹击，那时两面受敌势难兼顾，这一点不知青云道兄是否已想到过？”

青云道长淡然一笑，道：“如若咱们正和南北二怪动手之时，冥岳中人同时攻到，事情又该如何呢？眼下尚未闹到不可挽回之局……”

只听一阵响亮的笑声传了过来，打断了青云道长未完之言。

几人转头望去，不知何时南北二怪已然离开了那幽静的禅室，并肩站在门外。

埋伏在四周的六大门派弟子，已纷纷拔出了兵刃，围拢上去，排成了

拒敌的阵势。

石三公侧顾青云道长一眼，说道：“眼下已然形成列阵相对的僵局，看来纵不出手，也是不行了。”

青云道长细看南北二怪，只见两人气定神闲，似是根本没有看到眼前列成的阵势。

事情已到了决定的阶段，青云道长自是不能说出不算，当下微一颌首，道：“事已临头，只有见机而行了。”

他虽然最是反对和南北二怪动手，但面临着这等决择的局面，反而变得异常的勇敢，当先举步走了过去。

石三公低声说道：“对付这等绝代凶人，用不着和他讲什么江湖过节，如若一旦动手，咱们就给他来个一拥而上，曹姑娘相助青云道长，合力对付一人，童兄和老夫合力对付一人。天星道长居中接应，伺机出手……”

童叟耿震道：“一旦出手，甚望几位能够放手抢攻，各出绝学，最好能在百招之内，结束这场大战。”

天星道长道：“咱们得快迎上去，给青云道兄打个接应！”

四人同时举步而行，急追上去。

青云道长缓步由六大门派弟子列成拒敌阵势中，穿行过去。

直到相距南北二怪两三丈距离，才停了下来，合掌说道：“两位老前辈可是要离开此室么？”

南怪辛奇投注天际的目光，突然收了回来，冷然扫瞥了那排成阵势一眼，反问道：“你们拔剑横刀，列阵把这座禅室团团围起，不知是何用心？”

青云道长道：“适才贫道等发现敌踪，证明了冥岳中人，还未离开高嵩山……”

北怪黄炼冷哼一声，道：“这和你们围困这座禅室，不知有何关连？”

青云道长道：“贫道等相互研论，得一结果，在冥岳强敌未离开嵩山之前，两位老前辈最好能暂时居留在这方丈室中。”

南怪辛奇淡然一笑道：“为什么？”

这时，石三公和童叟耿震、天星道长等都已赶到。

耿震手横白蛟剑，接道：“个中原因极为简单，恐怕两位和冥岳中人暗有勾结，为防患未然，我等不得不屈驾留两位在这禅室中休息几日。”

北怪黄炼冷笑一声，道：“好人难做，辛老二，咱们再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只怕他们要认为咱们当真是怕他们了！”

辛奇轻轻叹一口气，低声对青云道长道：“如果在前一日，单是你们这列阵围困禅室一事，势必要激起我的杀心，但此刻我心中却平静得很……”

他目光缓缓由青云道长等脸上掠过，接道：“你们这些人，纵然一齐出手，也未必是我们两人敌手，休论把我们困入这禅室中了，快些退回去吧！”

南北二怪的凶名，早已传遍武林，一向是不问是非但凭喜怒，动不动就出手杀人，此刻，言词这等婉转，反而大出了天星道长等意料之外，不禁听得一呆。

青云道长叹道：“两位老前辈这等胸襟气度，实是叫人惭愧，贫道这里先行谢罪了。”

说完果然合掌当胸，躬身一礼，回头望着天星道长接道：“道兄，咱们走吧！不要再打扰两位老前辈的清兴。”

天星道长略一犹豫，欠身对南北二怪说道：“打扰两位的清静，贫道深

以为歉。”

这两人一打退堂鼓，石三公和童叟耿震，不得不随着下台，默然不语，缓缓转过身子，举步欲行。

只听北怪黄炼叫道：“站住！”

天星道长等一齐停下脚步，转过身子。

黄炼目光凝注在耿震的脸上，道：“留下你手中的宝剑再走。”

耿震回顾了石三公一眼，答道：“此剑乃少林之物，不知于两位何干？”

黄炼怒道：“此剑早已由少林大愚和尚，相赠我那兄弟，送出之物，难道还能讨回不成？”

南怪辛奇也似被耿震这等强词蒙混之言激怒，冷笑一声，说道：“你们九大门派，素来自居正宗，标榜侠仁，怎的这等自甘下流，手中宝剑分别是抢到之物，竟然避重就轻的不敢承认。”

这几句话，骂的异常的尖酸刻薄，耿震只觉脸上一阵热辣难受，恼羞成怒，道：“老夫有能耐抢得，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

黄炼仰脸一阵狂笑，道：“辛老二，我是忍耐不住了……”突然一晃双肩，疾快无比的直向童叟耿震冲了过去。

耿震的江湖阅历，何等丰富，答话之时，已然想到南北二怪可能会突然出手抢剑，早已蓄势戒备。

北怪黄炼身子一动，立时挥手一剑，横刀斩去，金风破空声中，幻起一片寒芒。

白蛟剑锋芒绝世，断金切玉，北怪黄炼虽然是极为自负之人，但也不敢小看此剑的威力，右手食中二指遥遥点出，立时有一股潜力，急涌而出，逼住了剑势，左手一晃而到，抓向耿震握剑的右腕。

童叟耿震讶然的急跃而退，只觉对方一击的变化，不论用何等方法，都不能封架得住。

只听北怪冷哼一声，右手一挥，一股奇寒的掌力，疾涌而出，说道：“试试老夫玄冰掌的滋味如何？”

在众目睽睽之下，耿震无法不硬接对方的一击，只好剑交左手，右掌一挥拍出。

两股掌力交接之下，旋起了一股急风，几个距离两人较近之人，都感到那急风中挟带着一股袭人的寒意。

童叟耿震陡然退开两步，白蛟剑疾变“长虹经天”直刺过去。

原来他硬接对方一掌之后，已知功力难敌，必需仗凭剑术上的造诣，或可和对方一拼，只见他剑势回旋，倏忽之间，连续攻出五招，白蛟剑幻起满天剑花。

这是他求生保命的一战，一出手就用出崆峒派的绝学“天干三十六剑”剑势如长江大河一般，绵绵不绝。

崆峒一派，虽未名列四大剑派，但他的剑术却是自成一家。

天星道长、青云道长都是当代武林数一数二的剑术名家，目睹崆峒的剑招变化，也不禁有些神往，凝目而视，默察对方的剑路。但见北怪黄炼飘飞的身影，飞旋于漫天剑花之中，掌劈、指点，使得对方奇奥的剑招无法变化出，不能施展所长，虽陷入重重剑影的笼罩之下，却是有惊无险。

激斗到十回合时，忽听北怪黄炼纵声长笑，高声说道：“少时双手尽血腥，老来一片向善心。”

喝声中疾落一掌，登时狂飞急旋，寒气逼人，强猛的掌力，打破了重重剑影，拔身而起，直升三丈多高，悬空打了一个转身，头下脚上，直扑而下。

童叟耿震举手一剑“野火烧天”，反腕向上点去。

哪知北怪黄炼奇学忽出，双掌突然向下一拍，两股急猛的掌力，震得沙土横飞，尘烟滚滚，方圆丈许地方，尽是尘土弥漫。

人却借那反弹之力，昂然向上升起三尺，身子悬空一翻，右脚刚好踢在耿震那握剑的右腕之上。

耿震但觉手腕一麻，白蛟剑顿时脱手飞出。

但闻站在禅室门外的南怪辛奇，啸声冲天而起，人如天马行空，急掠而去，飞行之间伸出右手，悬空抓住了白蛟剑。

只听那清啸长笑之声，划空而去，转眼间已不见两人行踪。

童叟耿震仰脸望着两人消失的方向，愕然不语。

良久之后，他才长长叹了一声，道：“南北二怪的盛名，果然名不虚传。”脸上泛现出一片羞愧之色。

青云道长缓缓吐出了胸中一口闷气，道：“这两个纵横武林的老怪物，当真是觉醒了！”

看来一片黯淡的武林形势，或将有一些转机。”

他自言自语，尽说些心中思索之事，别人那里能听得懂。

天星道长似是亦为南北二怪的武功所惧，无限感慨的说道：“青云道兄，可知这南北二怪到哪里去了么？”

青云道长回首笑道：“天涯茫茫，谁能够说出他们的行踪？但有一事，贫道倒可预料，南北二怪此行，对我们武林目下的黯淡形势，当有着极大的裨益。”

曹燕飞突然低声说道：“青云道兄，本座也有一事请教。”

青云道长急急答道：“不敢，不敢，姑娘有什么话，尽管吩咐，贫道知无不言。”

曹燕飞道：“那位方大侠可是当真死了么？”她忽然对方兆南，关心起来。

青云道长沉吟了良久，道：“以贫道之见，那位方大侠当健在在世，只是他的下落，却叫人无法预测。”

天星道长忽然想起方兆南相劝自己和南北二怪息争之事，接道：“据贫道观察，方兆南和南北二怪的交情，倒是极深……”

青云道长接道：“何止极深，南北二怪能有这等转变，大都是方大侠相劝之力……”

曹燕飞道：“这么说来，他真是一个好人，咱们这般的怀疑于他，倒是冤枉了他。”

青云道长微微一叹，默然不语缓缓转过身子，慢步向前行去。

石三公和童叟耿震，虽觉面子上有点下不了台，但南北二怪的武功，确非自己能敌，心中也就坦然多了。

曹燕飞突然紧走几步，追上青云道长，问道：“青云道兄，那位方大侠真没有死么？唉！本座回想起来，对他倒抱歉得很。”

青云道长两道炯炯有神的目光，逼视曹燕飞的脸上，说道：“这个叫贫道很难答复了……”

他微一沉吟，接道：“但愿他安然无恙……”

只听一阵兵刃交击之声，遥遥的传了过来。

青云道长眉头一皱，突然加快了脚步。

曹燕飞急急的问道：“可是冥岳中人，攻入了少林寺么？”步履突然一快，抢到了那青云道长的前面。

青云道长道：“很难说，此时此刻，随时可能爆发一场生死之战。”

石三公、天星道长、耿震等，大概都听到了那兵刃相举的声音，同时急奔过来。

穿过了几重庭院，到了第三重大殿前面，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全身黑衣的少女，和四个僧人正打得难分难解。

黑衣少女手中的长剑，矫若游龙，幻化起来朵朵剑花，锐不可当。

大愚禅师手扶禅杖，站在大殿前面，凝神观战，他身侧站着四五个身受剑伤的僧侣。

青云道长双脚一点地，道袍飘风声，跃落在大愚禅师的身侧，低声问道：“这位黑衣姑娘是什么人？”

大愚禅师摇头说道：“不知来历。”

青云道长道：“为什么不问她？”

大愚禅师道：“她不肯说出身份……”

他停顿了一下，又道：“她单身入寺，昂首而行，起初，寺中弟子都误为她是点苍派的门下，是以并未出手拦阻，一直被她闯过二层大殿，才有护法弟子问她姓名。

哪知，她出口就骂，出手就打，被她一连剑伤五人，闯入第三个殿院之中，唉！想不到少林，竟然变成了一个是非之地。”

青云道长默察大愚禅师的神色，满脸不愉之色，似是对这些千里迢迢赶来相助的各大门派中人，忽然生出了厌恶之心。

当下翻腕抽出背上长剑，说道：“待贫道去问问她吧！”

大愚禅师冷冷说道：“道兄只管请便。”

青云道长提剑一跃，落在动手之处，沉声喝道：“诸位大师请让让，待贫道接她几剑。”

他乃一派掌门身份，地位极是崇高，四僧又正感招架不住之时，果然依言而退。

那黑衣女长剑一振，唰的一剑“天外来云”，迎胸刺到，口中却冷冷喝道：“和尚庙里横出来个老道士，你是干什么的？”

青云道长剑出“推出移海”涌出一片剑光，封开那黑衣少女剑势，道：“贫道青云……”

黑衣女素腕挥动，刷刷两剑，着着辛辣，迫得青云道长向后退了一步，才冷冷喝道：“什么青云、红云我都不管，我只要找他。”

青云道长气度恢宏，耐性过分，虽然感到此女太过蛮横不讲道理，仍然忍耐下胸中之气，问道：“姑娘要找的人，可有姓名么？”

黑衣女忽然停下了手中的剑势，道：“你这人倒还讲点道理。”

青云道长微微一笑，道：“姑娘只要肯说出来要找之人，在下自当知无不言。”

黑衣女道：“我要找方兆南。”

青云道长心头一震，道：“方兆南……”

黑衣女道：“怎么样？有人告诉我他在少林手中，你别想骗得过我。”

青云道长回顾了大愚禅师一眼，问道：“姑娘贵姓？”

黑衣女被问得一怔，沉吟了半晌，才答道：“我是他的师妹陈玄霜，他是我的师兄，那里不对了？”

青云道长为难的说道：“方兆南确实在少林手中……”

陈玄霜不容对方说完话，立时接口说道：“请快叫他出来吧！我找他找得好苦啊！”

她的声音中，混合着喜悦和悲苦。

青云道长轻轻的咳了一声，以掩饰他神情间的不安，说道：“不过，他此刻已经不在少林寺了。”

陈玄霜绽开在脸上的微笑，突然消失不见了，幽幽的问道：“他到哪里去了？”

青云道长默然不答，心中却在思想措词，这一个很难答复的问题，对方言词的坦诚，分明是个涉世未深的少女，随便说一个谎言，就可以骗得过她，但他的身份和地位，却不允许他随便捏造谎言。

只听陈玄霜尖声的说道：“你怎么不说话，可是要打坏主意来骗我么？”

青云道长肃容说道：“贫道从来不说谎言。”

陈玄霜道：“那他究竟到哪里去了？”

青云道长道：“大概是被冥岳中人劫走了，下落不明。”

他想了甚久时间，才想出这几句话来，既然未说谎言，亦可消解去对方的疑虑。

陈玄霜呆了一呆，两行清泪顺腮滚了下来，道：“冥岳中人恨他入骨，如若他被冥岳中人劫去，那定然是没有命了。”

只听一声阿弥陀佛，大愚禅师快步走了上来，合掌说道：“姑娘满脸风尘想来定是长途跋涉而来，先请在敝寺用顿斋饭，一息风尘如何？”

陈玄霜摇摇头，道：“我不饿……”目光却移注到青云道长的脸上，问道：“你说他被冥岳中人掳去，可是亲眼所见么？”

青云道长摇头说道：“没有，贫道只是这么猜想。”

陈玄霜道：“你为什么这样猜想？”

青云道长道：“方大侠离寺不久，我等立时追踪寻找，只见到和他同行之人的尸骨，却不见方大侠的人踪何去，故而贫道猜想他可能是被冥岳中人劫去了。”

陈玄霜举起衣袖，抹去脸上泪痕，道：“那地方很遥远么？”

青云道长道：“就在左近。”

陈玄霜忽然丢了长剑，躬身作礼道：“我求你带我去瞧瞧好么？”

青云道长倒是未想到她会突然提出此等请求，想到那满布巨毒的死亡地区，充满着凶险，武功再高的人，也是无法防备，心中大感犹豫。

他沉吟了一阵，道：“那地方虽然很近，但却凶险的很，姑娘如果一定要去，必得先答应贫道一个条件。”

陈玄霜道：“什么条件？”

青云道长道：“此事说来简单，就是贫道带姑娘到那段地区之后，只宜远观，不可逞强冒险而入。”

陈玄霜长长叹息一声，道：“好吧！”伸手捡起地上长剑。

青云道长回头对大愚禅师、石三公、耿震等等一拱手，道：“诸位在此等候片刻，贫道带这位陈姑娘去查看一下那个死亡的地区……”缓缓走近曹燕飞的身侧道：“贫道想劳请曹姑娘相随一行如何？”

曹燕飞点头一笑，道：“本座极愿奉陪一行。”

青云道长当先举步，挥手对陈玄霜道：“姑娘请随在贫道身后。”

陈玄霜依言学步，随在青云道长身后。

曹燕飞见状，亦随在陈玄霜身后而去。

三人步履迅快，片刻工夫，已走到那个死亡地区。

青云道长遥指着山角横卧着的三具尸骨，黯然说道：“在那转弯的山角之中，不论草木、山石，都布满了毒粉……”

陈玄霜啊了一声，缓步向前行去。

曹燕飞接道：“在那杂草山石之后，可能还隐有强敌，暗发各种细微绝毒的暗器伤人，姑娘只可远观，不可过于逼近。”

陈玄霜仔细看那三具尸骨，除一个僧侣之外，另两人都是三十以上的大汉，并无方兆南的尸骨。

当下一皱柳眉，道：“我那方师兄就在这地方被人劫去的么？”

青云道长道：“不错……”言未尽意的倏然而住。

陈玄霜道：“你们在此地等一会，我去瞧瞧就来。”话出口人已疾跃而起，直向那三具尸骨奔去。

青云道长急急叫道：“姑娘不可。”袍袖一拂，直追过去。

他本想在未到那死亡之区一段距离中，追赶上陈玄霜，阻拦于她，那知她的身法快迅惊人，青云道长追到一半时，陈玄霜已到了那三具尸骨之前。

曹燕飞低声喝道：“道兄止步！”纵身两个飞跃，落到了青云道长身侧，接道：“这姑娘如此莽撞，中毒而死那也自己作孽。”

青云道长叹道：“我如不带她来此，自是不会发生这幕惨剧……”

只见陈玄霜挥动手中长剑，拨开那三具尸骨，缓步向谷中行去。

曹燕飞看得呆了一呆道：“道兄她好像不畏剧毒。”

青云道长却恍如未闻，两道眼神一直盯注在陈玄霜的背影之上，满脸泛现出讶然之色。

显然，两人都为陈玄霜安然的越渡过这一段死亡之区，心头为之骇然。

曹燕飞提高了声音道：“这丫头来历可疑？”

青云道长回顾了曹燕飞一眼，道：“贫道身上，带有我青城派中密传避毒丹，想冒险试度这一个死亡之区，请代为贫道掠阵，我如有何不测，请代我传谕青城门下要他们早回青城山去，我在离山之时，已安排好身后之事，只要他们按照我遗书行事就可以了。”

说话之间，探手入怀摸出一面银牌，接道：“你只要亮出这面银牌，他们就不会怀疑了。”

也不容曹燕飞答话，随手把银牌丢了过去，一连两个飞跃，人已到了那个死亡之区。

曹燕飞望着青云道长跃飞的背影，心中泛起无限敬佩，暗暗忖道：“各大门派，都对他极不谅解，甚至因他接掌门户，不惜和青城断绝交往。

但是，当武林变故大起之初，他却是首先赶援而来之人，而且事先安排后事，早存身殉之心，这等大勇、大仁实是叫人敬佩……”

抬头望去，那里还有青云道长的影子，似是他安然越度过了这个死亡

之区。

青云道长跃飞而起之时，已疾快的吞服下了两粒避毒丹丸，闭住真气，疾快的越过那三具尸骨，进入山谷之中。

凝目望去，只见两侧山势，夹着一道十丈长短的狭谷，谷中杂草及腰，怪石嶙峋，乃一个险恶的山谷。

除了乱草怪石之外，连一株小树也未生长，不禁一皱眉头，暗暗忖道：“如若冥岳中人在这道穷谷之中，遍布毒粉，埋了暗器，诱敌而入，不难一举尽伤少林寺中集聚的高手-----”

一面忖思，右手即拨出了背上长剑，拨分丛草而入。

他为人坚毅、多智，愈是陷身在危恶的环境之中，愈是沉着冷静，一面拨草而行，一面默查陈玄霜留下的痕迹。

两人先后之差，不足一盏热茶的工夫，寻找陈玄霜留下的痕迹，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哪知这荒草弥漫的山谷之中，因久年人迹罕至，荒草弹劲甚大，一脚踏下，脚起草直，竟是找不到陈玄霜落足的痕迹。

这情形使冷静沉着的青云道长，心中也有些发慌起来，本来这方圆百丈的空间，在身负绝技的青云道长，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查遍每一寸的土地。

只是那突起的怪石，和及人荒草，遮掩了视眼，也隐藏了恐惧和死亡，他一面要追查陈玄霜的行踪，一面又要顾虑到自身的安全和隐密。

行进约四五丈远，已然到了那山谷总长的一半，但仍然未发现陈玄霜留下的点滴痕迹。

一缕恐怖的感受，泛上了心头，他敏锐的感到这险恶的山谷，极可能就是冥岳中人预布的陷井。

如此看来，陈玄霜可能已经遭了毒手。

这等自我疑虑形成的恐怖感觉，使冷静沉着的青云道长，也有些方寸大乱，不由凛然地止步。

这时，他除了放声大叫之外，已难想出更好的方法，证明陈玄霜的生死。

突然间，传过来一声深长的叹息来自右侧一块突立的怪石之后。

青云道长只感全身一震，头皮发炸。

他意识到自己在自我疑虑中，生出了恐怖的感觉，赶忙凝神调息，运行了两口真气，左手探入怀中，摸出了两支短剑，蓄势戒备，右手长剑平胸让身，两目注定那突立的怪石，沉声喝道：“什么人？”

怪石后深草一动，缓缓伸出一个须发交错的头颅，两双圆睁的环目，注视着青云道长。

冷静的青云道长一看之间，发觉那人满脸痛苦之情，似是他探出头来，也是身不由己的举动显然他在一种无能反抗的控制下。

细心胆大的青云道长，敏感的觉出他的身后定然隐藏有人，那人可能是冥岳中的高手，也可能是冥岳岳主本人。

四道目光相注良久，谁也未发一言，青云道长镇静的默查形势，暗忖对敌之策。

那探出的怪头，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突然缩了回去，青云道长的冷静，似已使对方感到不耐。

山石后忽然飘飞出一片白色粉末，暴散成四五尺方圆大小，像一团浓雾般，罩了过来。

青云道长何等机警，一瞥之间，已判断出那是一个绝毒的药粉，只要吸入少许，可能立时倒地而死，也可能晕迷过去，被人生擒活捉。

他赶忙纵身而起，斜斜向一侧跃落，同时运集一口真气张口吹去。

那一片白色粉末，吃他运气一吹，随风飘去，飞落一侧。

怪石后忽然响起一清脆的女子声音，道：“什么人？”

青云道长冷然的应道：“单靠迷药胜人，算不得英雄，姑娘既敢出言喝问，何以不敢现身相见呢？”

怪石后，再无回音传来，但见草杂摇动，显然那石后隐身之人，借机欲遁。

青云道长冷笑道：“这狭谷三面环山，只有那一个出口，我放起一把火来，试问你们能逃得了么？”

果然，对方为放火之言所吓，缓缓站了起来，青翠的杂草中，探出了一张容貌娇绝的美丽面孔。

青云道长仔细的打量了那张姣好的面孔，虽然容色如花，但却无法掩饰着双目中凶厉的光芒，一皱眉头，说道：“姑娘可是冥岳中人么？”

那少女圆圆的大眼睛眨了眨，笑道：“是又怎么样？”

青云道长道：“贫道久闻冥岳武功手法，以诡奇见称……”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因此你想领教几招，是也不是？”

青云道长看她言笑之间，娇媚横生，充满着强烈的诱惑，当下暗自提高警觉，肃然说道：“贫道确有此意。”

那少女缓缓举起右手，招了一招，道：“你走近来，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她的举动，异常的亲切自然，似是和多年的老友说话一般。

青云道长虽然精明干练，智谋绝人，但他有生以来，从未遇到过此等事情，不禁为之一呆。

那少女迅速的举起左手，双掌相击三响，接道：“你放心走过来吧！”

只见一双红袖在碧绿的杂草中闪展。

青云道长仍然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走过去。

只听那红衣少女细柔的声音，道：“难道你心中还害怕么？我举着双手，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青云道长道：“咱们相距不远，彼此的言词清晰可闻，你有什么话说，我站在此地也是一样。”

红衣少女道：“我和你商量之事，关系极大，你尽管放心的走过来，你如肯答应，今后咱们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青云道长道：“如若我不肯答应呢？”

红衣少女微微一笑道：“在我的推想中，你一定不会拒绝，这件事关系太重了，可以改变武林的形势，也可以使你成为当今之世的第一位高手。”

青云道长暗暗忖道：“什么事这等重大？”

他为人持重，虽然被那红衣少女言词所动，但仍然不肯轻易走过去，淡然一笑道：“彼此素昧平生，初次晤面，而且又正值彼此为敌，姑娘怎的就这般信任贫道？”

红衣少女道：“问得好，老实说我已身受了很重的内伤，才这般相求于

你，如若我未受内伤，只怕你早已伤在我的手中了。”

青云道长心中一动，忽然想起陈玄霜来，接口问道：“适才有一位黑衣姑娘，不知现在何处？”

红衣少女冷哼一声，道：“如非我错估了那黑衣丫头的武功，也不致受此重伤了。”

她微微一顿，接道：“我虽然施展迷药，把她迷倒，但却没有防到她在晕迷之前全力反击，被她掌力震伤。”

青云道长急急接道：“你可是已将她杀害了么？”

红衣少女道：“没有，她现在在这怪石后面，你走过来就可以看到她了。”

青云甚长暗运功力，遍布全身。然后淡然一笑，道：“好吧！”缓步走了过去。

他右手横着长剑，拨开长草，左手两柄短剑仍握在手中，蓄势待发。

那红衣少女倒是颇为守信，高攀的双手，并未放下，直待青云道长走过身侧，才微笑说道：“我的手臂都举酸了，可以放下吧？”

青云道长看她没有兵刃，当下点头说道：“姑娘如若妄图施展狡谋，贫道或将身受暗算，但我深信在我全力反击之下，姑娘亦难逃得了。”

红衣少女缓缓放下双手，接道：“我内伤甚重，刚才洒出一把药粉，已然震动到内腑，你此刻如想杀我，那可是易如反掌。”

青云道长道：“贫道从不肯乘人之危。”

说着长剑一挥，一片长草应手而折。

凝目望去，果见陈玄霜横躺在山石之后，在她的身侧，躺着方兆南。

青云道长生性沉毅，强自按捺下心中喜悦，淡然说道：“他们都还有救么？”

这时，他已可看清楚那美丽少女的整个身子，只见她红衣裤，身前放着一柄青芒闪闪的宝剑，和一个拂尘，一个蓬发乱须的怪人。

红衣少女目光一掠那蓬发怪人，说道：“你认识这个人么？”

青云道长仔细打量了那蓬发怪人一阵，道：“不认识。”

红衣少女道：“你知不知道知机子言陵甫这个人？”

青云道长道：“一代名医，誉满武林，贫道倾慕已久。”

红衣少女急急接道：“我觉得很累，让我坐下来谈吧！”

说着，双手分动长草，坐下娇躯，接道：“这个人就是你倾慕已久的一代名医，誉满江湖的言陵甫。”

青云道长仔细看去，只见他蓬乱的头发中隐藏着一副端正的五官，心中暗暗忖道：“近日中怪事迭出，倒是不能不谨慎从事。”

当下淡然一笑道：“言陵甫名满江湖，除了医道之外，武功也是当今江湖上一流高手，不是贫道轻视姑娘，用毒、武功，只怕你都难是他的敌手。”

红衣少女冷笑一声道：“我此刻身受重伤，毫无拒敌之能，武功之论，不谈也罢……”

她微一停顿，又道：“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你如想在此时杀我，实是易如反掌了，只要你用剑一挥，我立时将身首异处，但我却自信你不会杀我。”

青云道长道：“贫道虽不愿乘人之危，但也要看情形而定，你未免太自信了？”

红衣少女笑道：“我不信世上当真有不顾自身，毫无私心之人……”突然一皱柳眉，娇嚶一声，接道：“快过来帮我推拿一下前胸的穴道，我快要闷死了。”

青云道长重重的咳了一声道：“男女授受不亲，何况贫道又是跳出三界五行以外之人……”红衣少女急促的娇喘两声道：“嫂溺弟援，世外人更不该受世俗明教束缚，见死不救，遇危退缩，算得什么出家人？”

青云道长道：“你把解药给我，我先救了那陈姑娘，再由她帮你推拿穴道……”

红衣少女道：“来不及了……”

但见她匀白的嫩脸上，突然泛起一片铁青，樱口张后，喷出一口鲜血。

青云道长眼看情形危殆，心中忽生不忍，举步走了过去，放下右手长剑，一掌按在她前胸“玄机”要穴之上，暗运内力，迫出一股热流，帮助她平复泛动的气血。

只听那红衣少女柔音靡靡，梦呓般的说道：“快推我‘玉堂’、‘神封’、‘乳中’四穴，我又要吐血了。”

她的声音娇媚，充满著强烈的诱惑。

青云道长心中只想到救人之事，再听她那梦呓般的呼叫，不自主的移动右掌，向她前胸四穴推去。

这四穴虽为人身穴道的要害，但也是女孩子禁要之地，青云道长只觉指掌触在一处突起柔滑，微带弹性软肌之上，登时心弦大震，赶忙缩回手来。

那红衣少女娇声细细，如泣如诉的求道：“我的内伤已开始发作了，好疼啊……”

青云道长生平之中从未遇上此等之事，从未听到过这种声音，呆了一呆，立时又把缩回的右掌，伸了出去，在红衣少女四处要穴推拿。

红衣少女衣着单薄，青云道长掌指似有和她的肌肤相接。

阵阵脂粉幽香，随微着风扑入鼻中，加上她不时发出低吟娇嚶，使这位自幼在庄严道观中长大的青云道长，生出了异样的感受，他觉得自己的行血，逐渐的加速了流动-----”

正当他神智茫然，欲念滋生之际，那红衣少女突然一翻右手，迅快绝伦的点来一指。

绵绵情意中辣手突出，大出了青云道长的意外，一时间应变不及，被对方一指点了右肩处“云门”要穴。

红衣少女一挺而起，左手迅快的抓起了身侧长剑，冷森的剑芒，指逼在青云道长颈间，笑道：“你猜猜看，我会不会一剑把你杀死？”

从冷森异常的剑气中，青云道长已感受到对方手中的宝剑，锋利非凡，只要她微一用力，自己立时将横死剑下。

但这冷森的剑气，也使他茫然的神智为之一清，当下淡淡一笑，道：“生死一事，岂足以威胁贫道？”

红衣少女突然收了长剑，嫣然一笑道：“你可是知道我不会杀死你么？”

青云道长被她忽而刀剑相向，忽而轻声浅笑，娇媚横生的神竹，闹得茫然无措，一时之间，想不出适当的措词回答，索性默然不语。

红衣少女格格一笑道：“你怎么不说话呀？”

青云道长道：“贫道不知从何说起……”

红衣少女忽然长长叹息一声，接道：“你不用害怕，我说有重要之事和你商量并非骗你之言，如若你肯答应，咱们携手合作，此事如成，咱们终生都享用不完，如若你不肯答应，我就举手一剑把你杀死。”

红衣少女道：“你知道血池图这个传说么？”

青云道长道：“知道又怎么样？”

红衣少女道：“那血池之中，藏有一代仙杰罗玄的遗物，谁要能最先进入血池，谁就可以取得罗玄的遗物，那时，他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

青云道长冷冷接道：“血池图只不过是江湖上一个传说，当世之人，有几个人见到过那幅图案？”

红衣少女道：“我虽未见过，但我确知血池图流传人间。”

青云道长暗中运气解穴，两次运气冲向被点制的穴道，竟然未能张开，心中大是吃惊，担心那红衣少女看出自己暗中试解穴道，赶忙接口说道：“齐东野语，岂足采信，也许一代仙杰的罗玄，还活在人间未死。”

红衣少女脸色突然变得十分庄严，说道：“不错，罗玄确实未死，而且他在这几日之中，还到少林寺来……”

她微微一顿之后，又道：“如若不是罗玄出现在少林寺中，只怕你们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青云道长心头一震，但他为人沉稳，外形之上，仍然保持着镇静的神情，道：“此事当真么？”

红衣少女道：“自然是当真了……”

她眼珠儿转了两转，道：“你不用妄想自解穴道，我的点穴之法乃我们冥岳中特有的手法，除非我帮你解除受制脉穴之外，别无他途可循。”

青云道长知她所言非虚，淡淡一笑，默然不语。

红衣少女正容说道：“我现在跟你说的话，字字句句都是出自真诚，因为眼下的情势，已非独力所能够办到……”

她缓缓把目光投注在方兆南的身上。接道：“我本来是想要找他相助，那知他竟然一口回绝了……”

她顿了一顿，又道：“但是他并没有听我把话说完，如果他能够耐心的听完，我相信他定然会答应和我同心合作。”

青云道长看她神色间充满着自信，不禁引起了好奇之心，问道：“什么事？方大侠乃一位胸怀磊落的英雄，只怕不会受你的威迫利诱。”

红衣少女道：“那是一点不错，我师父处心积虑，称霸江湖，已经准备了数十年之久，冥岳之中，网罗之人遍及大江南北，边锤蛮荒，以及关外的白山黑水间……”

红衣少女道：“也许有很多人误认这些人归隐林泉，或是已经死亡，其实都是被我师父收入冥岳，他们的际遇，说来倒是可怜的很……”

青云道长似是着她的谈话，吸引了心神，忍不住插口说道：“不知他们怎生的可怜法？”

红衣少女格格一阵轻笑，道：“他们之中，大部份都被药物毒成了白痴，不辨是非，也忘去自己的出身来历，消失了喜怒哀乐等七情六欲，变成了浑浑噩噩的人……”

青云道长只听得心神大震，暗自忖道：“无怪少林寺那等浩大的阵势，都无法把冥岳中人，排拒于少林寺外，原来冥岳中人，虽一兵一卒，竟都是大有来历之人。”

他心中在想，口中却故意问道：“那些既然都变成了痴呆之人，难道还能对敌么？”

红衣少女道：“他们人虽然变成了白痴，但武功并未失去，只是没有了人的灵性而已，在统一的号令下，个个奋不顾身，骠悍绝伦，集数百江湖第一流高手，合力攻向一门一派，除了像少林那等多的人手和浩大阵势之外，当今武林中不知那一门派，还有谁能拒挡得住这等凌厉的攻势？”

只听那红衣少女继续说道：“除此之外，他们每人都学会了旅用一种暗器，这暗器也是包罗庞杂，有毒火、毒粉、毒针、毒箭，是以不论遇上何等强敌，均难逃得我师父之手。”

她娇媚一笑，又道：“看你的衣着风度，地位决然不会很低，不知是何身份？”

青云道长略一忖思，道：“贫道乃当今青城派中掌门之位。”

红衣少女道：“哎哟哟，失敬，原来是一派宗师。”

她脸色突然间转变得十分冷肃，接道：“你的命运，只怕也和他们差不了多少，除非你肯答应和我同心合作。”

青云道长道：“令师挟数十年准备的精锐而来，不知何以竟未全功而返。”

红衣少女冷笑一声，说道：“好吧！我可以把胸中所知，尽皆相告，反正咱们如不能携手合作，你也别想生离此地，不死也将变成白痴……”

她举手理一下散垂在鬓边的秀发，接道：“我师父天地都不怕，老实说，就是你们九大门派联合起来，我师父也未必放在眼下，但她却极怕我的师祖罗玄。”

是以，当我师祖罗玄的笛声，出现在少林寺后，她立时带着所有的随行高手，转回冥岳，只留我一人在此，打听少林寺中情形。”

青云道长有意探出她更多的隐秘，只好借谈话之机，拖延时间，等待援手，当下说道：“也许那笛声不是罗玄吹奏的呢？”

红衣少女道：“我师父是何等人物，岂会不顾及此，但我师祖罗玄的铜笛，和天下所有的笛子，构造完全不同，吹奏之间音韵飘渺，若断还续。

而且它能同时发出几种不同的声音，混合一起，一闻之下，立可辨音，纵然不是我师祖罗玄的大驾亲临，亦必是他的铜笛无疑，是以家师匆匆赶回冥岳……”

青云道长接道：“如若那罗玄未死，令师赶回冥岳，又有什么用呢？”

红衣少女沉思了一阵，问道：“你先告诉我，愿不愿和我携手合作，我再告诉你个中原因。”

青云道长笑道：“你先说明什么事，贫道才能考虑到是否答应。”

红衣少女道：“咱们同入血池寻宝。”

青云道长道：“只限此一种事么？”

红衣少女忽然格格一阵妖笑，道：“自然不止这一件事了。”

青云道长道：“愿闻下情。”

红衣少女道：“你如答应助我同入血池寻宝，我绝不亏待于你，除了平分寻得之宝物外，且愿以身奉献……”

第四十四回 红衣女挟持血池

青云道长万万没有料到红衣少女会突然讲出此等之言。

当下呆了一呆，道：“贫道乃出家之人，一生不近女色。”

红衣少女冷哼一声，道：“古往今来的大英雄、大豪侠，那一个不是多情种子，我不相信你这是由衷之言。”

青云道长肃然说道：“贫道幼承师训，跳出了红尘十丈，置身于三界五行之外，色戒列首，姑娘岂能拿贫道开心？”

红衣少女突然一挥手中宝剑，青芒一闪，斩断青云道长胸垂长髯，笑道：“我先把胡子斩断，然后再让你脱下道袍，还我本相……。”

青云道长一急，提高了声音喝道：“这谷口之外，现有少林高僧相守，贫道只要高呼一声，立时将有人赶来相援。”

红衣少女道：“你这几句呼叫，难道还不够高么？你既无意和我合作，但却骗去我甚多秘密，已然留你不得。”

说着缓缓站起身子，举手一剑，当胸刺去。

青云道长早已运气戒备，眼看青芒刺来，立时横向旁侧一滚，避开一剑。

他穴道受制，行动终欠灵活，红衣少女格格一笑，举剑一挑，青云道长一袭道袍，应手裂飞一半。

但那红衣少女内伤亦重，勉强刺出两剑之后，身骨已摇颤不稳，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青云道长右腿疾出，横里扫去。

那红衣少女身躯早已站立不稳，吃青云道长一腿扫中，登时一个筋斗栽倒在地上。

她神智未失，娇躯一着实地，立时两个翻滚，扑向青云道长。

这时，她手中的宝剑早已脱手，赤手空拳，和身扑上。

青云道长穴道受制，转动之间，亦不灵活，眼看对方直扑过来，却是无法闪避。

红衣少女扑向青云道长之时，已强忍伤疼，暗运内力，双手一阵撕扯，但闻一阵喳喳之声不绝于耳。

只见青云道长身上穿的衣服，被她扯去了一大半，甚多地方可以见到肌肤。

但那红衣少女似是意犹未尽，右手一挥，又扯下两片衣服才停下手来，倚身在山石之上，娇声喘息了一阵，道：“你现在可以大声叫啦！召来少林寺中的僧人吧！”

她喘息了两声，又道：“让他们来看看你这份尴尬之像。”

这是个很难看的场面，青云道长想了又想，不敢出口呼叫，他想到那些对自己奉敬有如神明般的弟子，看到他这般狼狈神态，不知会作何感想。

只听那红衣少女娇声细细的说道：“只要我听到有人进入这绝谷之中，我就立时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和你躺在一起。”

青云道长吃了一惊，道：“如果是他们自行找了上来，贫道如何能阻止呢？”

红衣少女又吐出一口鲜血，缓缓把身躯移了过来，说道：“我身受重伤生望甚少，但我不愿这样死去……。”

青云道长心中一动，道：“如果我帮你疗好伤势……”

红衣少女接道：“那是最好不过，咱们就一起进入血池寻宝。”

青云道长道：“如果贫道不愿去呢？”

红衣少女道：“那就让少林寺中和尚瞧瞧咱们赤身并卧在一起的香艳画面，也让你们青城门下弟子，瞧瞧他们师父的憨态。”

要知青云道长乃一派掌门身份，此事如若被人目睹，纵然倾尽三江之水，也是洗不干净，形势迫得他无法选择第二条路，只好长长叹息一声，道：“好吧！你先解开我的穴道，我再替你疗伤。”

红衣少女笑道：“你刚好说反了，你先替我疗好伤势，我再解你穴道。”

青云道长道：“贫道相信姑娘之言。”

说着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两粒白色开药，接道：“你先服用两粒平血安神丹丸，稍时再服疗伤之药。”

那红衣少女毫不犹豫的服下了两粒白色丹丸，闭上双目，说道：“在那血池之中，存放着罗玄一生中收集的珠宝珍玩，和他采集的各种奇药……”

她忽然睁开眼睛，两颗晶莹的泪珠，滚了下来，无限忧苦的接道：“你仔细的瞧瞧我，是不是真的很美？”

她的情绪，变化多端，欢乐和忧苦都使人无法预测，这一问，又是大大出了青云道长意料之外，但她说的情意真挚，使人有着不忍拂逆之感，只好留神看去。

只见她色润桃花，肤白胜雪，樱唇秀眉，瑶鼻星目，虽然身受了极重内伤，但容貌仍然是娇如春花，当下点头，说道：“姑娘姿色绝世，世所罕见。”

红衣少女闪掠过一抹苦笑，道：“如若我一旦离开冥岳，或是背叛了我的师父，三个月内，我这娇美的容色，即将完全消失，变成了一个满脸皱纹，又丑又老的人啦！”

青云道长道：“姑娘年纪正轻，如花初放，怎会在数日内变的老丑？”

红衣少女道：“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隐秘了。”

青云道长道：“贫道洗耳恭听。”

红衣少女道：“我那师祖罗玄，虽被后人称誉为一代人杰，但他的绝代才智，却替人世间留下了无比的祸害，我师父继承了他的衣钵，也学了他调制各种药物的才能，因我那授业恩师生性多疑，虽然是她一手教养出来的弟子，但也是不肯信任。

因此，她想出了一个控制我们的绝毒之策，她让我们服用一种丹丸，说那丹丸有润肤容色之效，不错，服下之后，确使肌肤更为细腻，容貌也更娇艳。

但事实上我们都已中了一种奇毒，每隔三个月的时间就得服用另一粒毒丹，如若三月内不服毒丹，立时将容色萎枯，变得既老且丑。”

青云道长仰脸思索了一阵，道：“就药道而论，调制此等毒丹，并非绝不可能之事。”

红衣少女道：“当她告诉我们此事之时，我们四个姐妹都不相信，觉得那是她故作的危言耸听，我和二姐、四妹因为年纪幼小，心中虽然不信，但仍然都把丹丸吃掉，只有我们那位大师姐，却悄然收起了那粒丹药，没有服用。”

她滔滔讲来，一气不绝，话到此处之后，突然一顿而住。

这时，青云道长似是已被她的话引起兴趣，不自主的追问道：“你们那位大师姐，可变老丑了么？”

红衣少女道：“我亲眼看到她娇若桃花的脸色，变成了一片枯黄，一道道皱纹堆累而起，雪样的肌肤，也逐渐变成干枯黑黄之色，大师姐才慌了起来，赶忙把那粒毒丸吞服下去。”

青云道长道：“既然吞下药物，当可容色恢复了？”

红衣少女道：“没有，她虽然吞下了那粒药丸，但那萎枯了的容貌却依然如故，我看到她为失去娇色放声痛哭，整整的一日夜泪水未住……”

青云道长道：“为什么不去向你师父求助呢？”

红衣少女道：“怎么没有，大师姐带着我们三个师妹，一齐去见师父，跪地苦求了三个时辰，师父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大师姐绝望而返，愤而自杀死去，当她咽绝最后一口气时，曾嘱咐我们要记着她以前的美丽……”

青云道长叹道：“一个容颜如玉的少女，骤然间变得十分老丑，这打击确实很大。”

红衣少女突然地将目光凝注到青云道长的脸上，接道：“大师姐临死之际，虽然再三嘱咐我们，要记着已往美丽的容貌，但留在我们三姑娘脑际之中的，却是她死时的老丑和凄凉。

大师姐为人谦和，生前之时，带领着我们四姐妹，相处十分融洽，自她死后我们三姐妹却开始勾心斗角，彼此各树党羽，讨好师父，献媚邀功，闹得情意全绝。”

青云道长道：“同门之间，闹出此等惨事，实在是大恨大憾之事。”

红衣少女继续说道：“自从我那三师妹暗助她心上情郎，离开冥岳一事，被我那师姐查明禀告师父之后，我们三姐妹之间的倾轧暗斗，更形激烈。

三师妹最得师父的宠爱，但因暗助情人脱逃，被师父逼得扑入火山一死，四位同门姐妹，只余我和二师姐两个人了----”

她的目光突然放射出怨毒和愤怒的火焰，接道：“但我那心地恶毒的二师姐，又把主意转动到我的身上，在我师父面前进言，指我和三师妹暗中勾结，准备倒反冥岳。

我师父虽未完全听信，却也对我动了怀疑，指命我留在此地，暗查少林寺的动静，既未限定时间，亦未再给我保容丹丸。

现下距我应服那丹丸之日期，只不过月余时光了，我必需要在一月之内，设法寻找到保容的药物……”

青云道长道：“因而你急于进入血池找那罗玄遗物，以求保得美丽，长驻青春。”

红衣少女道：“我如毫无一点计划，岂能这般冒险，我师父无意之中曾透露出罗玄调制有五颗绝世奇丹，如若能寻得那五颗奇丹，始可解我们服用的保容丹毒-----”

青云道长又从怀中取出两粒丹丸，走了过去，说道：“你服下这两粒丹丸之后，运气调息一阵，试试看伤势是否好转，贫道自信我们青城门下秘制灵丹，足以疗好你的伤势，不过效用的强弱，和一个人内功的深浅有着极大关系。”

红衣少女接过丹丸，看也不看一眼，仰脸吞了下去。

她说道：“我受伤虽然不轻，但如能给我三日时间静养调息，我自信可以复元，眼下要紧的是你答不答应和我一道去血池一行。”

她回顾了蓬头乱发的言陵甫一眼，又道：“江湖上传说此人和罗玄有过师徒之份，因此我决定带他同行----”

青云道长冷笑道：“姑娘说了半天，可知那血池位在何处么？”

红衣少女道：“自然是知道了，而且当今之世，知道此事之人，除我之外，只怕再难找出第二人了，哼！我如毫无一点把握，岂敢妄作此想？”

青云道长被她说得心中怦然而动，微微一笑道：“如果你真能说的让贫道相信确有其事；我就甘冒大不韪，和你到血池一行。”

红衣少女道：“此去的成败，关系着我的生死，岂是和你说笑不成？”

她缓缓从怀中摸出在陈玄霜身上找到的一幅绢图，接道：“先让你开开眼界，看看传诵于江湖上的血池图吧！”

青云道长目光一掠绢图，道：“贫道倒是久闻此图之名，据说此图乃罗玄手笔所绘，不知究竟是真是假.....”

他微微一顿，又道：“姑娘既然收有此图，何以迟迟不赴血池寻宝呢？”

红衣少女道：“我如早有此图，今日的武林早已是另一番形势了！”

青云道长冷笑一声道：“好大的口气。”但却无法按捺下好奇之心，忍不住仔细的向那图上望去。

只见一片黄绫之上，涂满了血红之色，只要你的目光一和那图案相触，先就给你一种恐俱之感。

一条条纵横的黑线，穿梭交织成一片蛛网形图案，墨色有浓有淡，笔划粗细不等，看上去一片凌乱。

图案中间，空出了小小一片白色，写着两行小字，“三绝护宝，五毒守丹，阴风烈陷，穷极变幻，千古奥秘，岂容妄贪，擅入血池，罗死莫怨。”

青云道长瞧了一阵，问道：“这图案可是罗玄的手笔所绘么？”

红衣少女道：“自然是了，换了别人，也不会写出这等豪壮之语-----”

她迅速收好了血池图，接道“你现在可以相信我的话了吧？”

青云道长道：“虽有宝图，但不知那血池现在何处也是枉然，难道当真要走遍天涯海角，像大海捞针一般，去找那血池不成？”

红衣少女道：“未得图案之前，我也不知那血池的所在，而且心中对血池这个地方，也有些存疑，但自得此图启示，使我恍然大悟，世上不但有血池此地，而且那地方我还十分熟悉，是以这次血池寻宝一事，成功之望甚大。”

青云道长似是已被那红衣少女说得怦然心动，忍不住插口问道：“那血池不知在什么地方？”

红衣少女道：“这个，你只要答应助我，我自然会带你去了！”

青云道长缓缓闭上双目，道：“贫道止水之心，亦被姑娘说动，想不到名利二字，竟是如此的难以勘破，吾师坐化之际，曾告诉贫道遇事三思再行决定，容贫道想想再答应你好么？”

红衣少女笑道：“不用想了，眼下的情景已没有你想象的余地，而是生和死的选择。”

青云道长闭目不理，恍似未闻那红衣少女之言。

荒凉的山谷中，暂时沉寂了下来。

红衣少女回头瞧了那蓬发乱髯的言陵甫一眼，只见他瞪着双目，呆呆的望着自己，原来双目中涣散的神光，似是回聚了不少。

她不禁心中暗忖道：“难道这疯癫的老人，神智还能恢复不成？”

她伸手抓起地上的长剑，脸上泛现出一片杀机，只等青云道长说不出，立时将挥剑把他劈死，然后再把方兆南、陈玄霜、言陵甫一起杀死。

只见青云道长脸上绽开微微的笑意，霍然睁开双目，说道：“贫道答应你了。”

红衣少女冷然一笑，道：“我早晓得你会答应的！”

青云道长奇道：“你怎么知道我定然会答应呢？”

红衣少女道：“我不信一个人真的一点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青云道长冷哼一声，道：“贫道甘冒天下大不韪，答应你同去血池寻宝，但咱们的用心和目的却是大不相同。”

红衣少女道：“那里不同了？”

青云道长道：“贫道的心愿，一则去发掘罗玄之秘，公布武林，以证世人对他猜测，二则想从他遗物之中，找出些深奥的医理-----用以济世活人。”

红衣少女笑道：“那还不容易得很么？咱们如若找出有关医道药理方面东西，那就一股脑儿送给你就是了。”

青云道长道：“你该解开我的穴道了吧？”

红衣少女道：“我如何能信得过你？”

青云道长怒道：“贫道既然答应了，永不反悔，你这般多疑，为什么还要求我答应呢？”

红衣少女笑道：“你急个什么劲呢？我这一生之中，除了我那故去的大师祖外，从未再相信过别人，咱们素昧平生，你如何能让我在骤然之间，完全信任于你？”

说话之间，挥动宝剑，削去青云道长头上的发，颚下的长髯。

青云道长知她伤势已愈大半，此刻如若动手，相信只有死路一条，索性静坐不动，任她摆布。

红衣少女削去了青云道长的发髯之后，侧脸端详了一阵，笑道：“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能认出你了！”

青云道长叹息一声道：“你现在可以解开我的穴道了吧？”

红衣少女摇摇头道：“不行，还有两个条件，你答应了我才能解开你的穴道。”

青云道长道：“你说吧！”

红衣少女道：“在未入血池之前，除我之外，你不许对任何人说一句话。”

青云道长一皱眉道：“好吧！第二个条件呢？”

红衣少女道：“在行程之上，你的一切行动，必需要听命于我，你立誓不违背这两个条件，我就立时解开你的穴道。”

青云道长道：“你要我如何立誓？”

红衣少女道：“难道立誓还要我教你不成？”

青云道长道：“那就让你破例吧！”

她嫣然一笑，又接道：“立誓人青城派掌门青云道长，答应遵奉蒲红萼一切命令，面天立誓，如背誓约，天诛地灭。”

青云道长沉吟了良久，终于面天立下重誓。

蒲红萼盈盈一笑道：“咱们今后已算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啦！”

青云道长道：“贫道为势所迫，情不得已，但咱们只限这血池寻宝一事

的合作，血池事情一过，彼此算素昧平生毫不相关。

如若要贫道终生一世和你同流合污，我宁可死于此此时此地。”

蒲红萼笑道：“古往今来多少英雄人物，都常为柔情所困，我不信你当真是铁石心肠，只要你自信能不为我柔情所缚，血池寻宝后还你本来面目。”

她的言词之间，充满着强烈的自信，似是青云道长已在她掌握之中。

她微一停顿之后，缓缓放下手中的青龙宝剑，娇媚一笑，柔声说道：“你快些提聚真气，我要解你受制的穴道了。”

只见她纤纤十指，开始在青云道长受制的穴道之上，推拿起来。

青云道长紧闭双目，暗中提聚真气，准备催动行血。

但觉一双滑腻的指掌，不停的在背上游动着，一阵阵脂粉幽香，扑鼻沁心，耳际间又响着撩人的娇声低喘----。

他有生以来从未遇到过此等之事，虽然他定力深厚，也有些心猿蠢动，意马欲驰。

幸得他及时警觉，暗中诵念可兰经，才算把波动的心猿意马，强行按下。

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那受制的脉穴才算逐渐的活开。

耳际间响起了蒲红萼娇脆的声音，道：“你受伤的脉穴已然活开，快些运气调息一阵，咱们得快些走了。”

青云道长口中不言，暗里运气迫使行血加速，运行受伤的脉穴之中，果觉行血已能通过伤穴。

他霍然睁开双目，一掠方兆南和陈玄霜道：“这两人，你要怎么处理？”

蒲红萼道：“最好是一剑杀死，免留后患。”

青云道长暗暗忖道：此女心狠手辣，说得出就做得得到，眼下情势两人毫无反抗之能，她只要一挥兵刃，两人即将溅血这荒山草林中。

此时我如出言相阻，只怕更将激起她的杀机，此时此刻，必将用些心机才能挽救他们两人的性命。

心念一转，淡然笑道：“咱们此去血池，事必经过甚多凶险，这两人武功不弱，如能携带他们同行，当可获得不少助力。”

蒲红萼微一沉吟，道：“携带他们同行，虽可获得甚多助力，但如两人醒来之后不肯听命，岂不自惹一场麻烦？”

青云道长道：“冥岳岳主最善于用毒，想必你身上定然带有能制神智的迷药，让他们服用下迷药，再带他们同行-----”

蒲红萼微微一笑，接道：“可惜我身携迷药已然用完，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他们消失去反抗之能。”

青云道长奇道：“什么办法？”

蒲红萼缓缓站起身子，探手入怀，摸出一条小指粗细的丝索，说道：“我把他们用这条丝索捆起，然后再点了他们右臂穴道，再迫他服下绝毒的药物，就不怕他们反抗了。”

青云道长心知此刻若再劝阻于她，只怕将引起她的疑心，只好默然不语。

蒲红萼先用绳索把方兆南和陈玄霜的左臂联合捆在一起，回头望了言陵甫一眼，自言自语的说道：“把这人也捆上吧！”

青云道长道：“很好，把三人捆在一起，彼此可以相互掣肘，纵然身负上乘武功，也就难以发挥出来了……”

他微一停顿，装出无限关心的问道：“但你绳索如此之细，只怕无法缚得三人。”

蒲红萼笑道：“不要紧，我这绳索并非一般之物，纵然是切金断玉的宝刀，只怕也难以斩断。”

她动作迅速，不一会工夫已结好绳索，把三人联在一起，然后站了起来，说道：“咱们准备走了。”

说着探手入怀摸出解药，分涂在方兆南和陈玄霜鼻息之间，顺手又点了方兆南和陈玄霜的穴道。

只听陈玄霜长吁一口气，当先醒了过来。

她生死玄门已通，感应灵敏过人，睁开双目一瞧，挺身坐了起来。

忽听一声娇笑，起自身后，紧接着一阵寒气，直袭脑后。

陈玄霜动作灵迅，觉着寒气袭来，立时一提真气，原坐姿势离地而起，右臂一挥向后扫去。

但觉肩头之处，一阵巨疼，右臂竟是不听使唤，才知右肩处的穴道，已然被人点制，同时左臂似是被人牵住一般，跌落实地。

转眼望去，只见一条绳索，由颈上绕过，紧紧缚住左臂之上，另一端紧系在方兆南身上。

方兆南吃她一拖，也提前醒了过来，缓缓睁开双目。

他这段时日之中，连番遇上凶险之事，对江湖的险恶已有甚深的了解，显得十分沉着，先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慢慢的坐起身子。

方兆南目注陈玄霜，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何时来了？”短短的一句话中，包含了无限感慨。

只听蒲红萼冷冷说道：“你们被我点中右肩穴道，用天蚕的丝索系在一起，我那丝索结扣之处，又是左肩处关节要害，只要我用力一拉丝索，你们左肩要穴立将受制，虽有两臂，但却形同废去。”

方兆南目光移注到蒲红萼的脸上，道：“你这般对我们是何用心，干脆说明白吧！”

蒲红萼道：“你倒干脆得很-----”

她微一停顿，接道：“我此刻如若想杀死你们，只不过举手之劳而已。”

方兆南道：“你不肯一剑把我们杀死，想来定已有比杀死我们更狠毒的办法折磨我们了。”

蒲红萼笑道：“这一次你却没有猜对……”

青云道长冷冷接道：“蒲姑娘要去血池寻宝，恐要经过甚多凶险之处，要你们相随相助，进入血池就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这是唯一的生机了，你们仔细想一想，再答应不迟。”

方兆南听那声首，十分熟悉，但一时之间，却想不起在那里见过。

原来青云道长被蒲红萼削去发髻之后，形貌大变，方兆南再聪明也想不到堂堂青城一派的掌门宗师，竟落得这等狼狈的样子。

但方兆南却从青云道长几句暗示的话中，获得了甚多灵机，略一思忖，道：“事已至此，也只好受屈于人了。”

蒲红萼听他一口答应下来，倒不好意思再强迫他们服用毒药，只好皱眉不语。

青云道长急急说道：“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得快些走了。”说话之间，人已站了起来。

陈玄霜一看方兆南并无反抗之意，也就打消了反抗的念头，低声问道：“咱们可要跟着他们走么？”

方兆南点点头，默然不语。

他想到自己经历的凶险，比此时此刻更为险恶，但都化险为夷，只要能留得性命，总有脱险之机。

自己右臂穴道虽已被点制，但武功并未失去，还有蒲红萼血池寻宝之言，激起了他好奇之心，倒是真的愿和他们同往血池一行。

就在这几人离开荒谷不久，少林寺大愚禅师带着耿震、石三公、曹燕飞、张雁等人赶到了荒谷。

原来曹燕飞久等不见青云道长出谷，立时赶回少林寺去，把警讯告诉大愚禅师。

兹事体大，大愚禅师不敢自作主张，召请了耿震、石三公，商议此事，青云道长下落不明，自然无法不请青城派中之人参加，张雁应邀代师出席。

议席间，曹燕飞说明了青云道长进入那荒谷的经过。

张雁一得恶耗，立时嚷着要进那山谷查看，曹燕飞随声附和搜查山谷，石三公试过要害，心中余悸犹存，但却不好说出害怕之言。

大愚禅师也觉得不亲身涉险入谷，不但有些愧对青云道长，日后传到江湖上去，势必留人笑柄，也主张入谷搜查。

童叟耿震虽然不愿为青云道长涉险，但也不好出口反对，只好随同到那山谷口处。

张雁心急师父安危，当先进入谷去。

石三公等看张雁涉险无恙，胆气一壮，随在身后鱼贯入谷。

原来薄红萼预布在谷口的药粉，早经山风吹散；她又出谷离去，无人再施放暗器，大愚禅师等再进谷口，自然是毫无阻碍了。

但见满谷荒草，及人而深，找人既不易，又怕中了隐身强敌的暗算，张雁右腕一翻拨出背上长剑，拨斩乱草，一面高喊师父。

但闻山谷回应之声不绝于耳，却不闻青云道长答应之言。

大愚禅师一耸慈眉，道：“这荒谷不过十余丈方圆大小，以令师的耳目，岂有不闻呼叫之理……”

他本想说只怕已经凶多吉少，忽然觉得此言太过刺耳，赶忙住口不言，一挥禅杖横向一丛乱草之上扫安。

禅杖过处，忽闻砰的一声，一把长剑，应手飞起。

石三公右手一伸，抓住长剑，张雁却纵身飞过去，大愚禅师、童叟耿震紧随张雁身后跃去。只见一座大石旁边，杂草卧倒不少，在那卧倒长草之处，遗留了不少头发。

张雁却似发现了什么奇迹一般，蹲下身子，仔细在那草地大石之处查看，一皱眉头，道：“还好，家师尚未遇上凶险。”

石三公冷笑一声，道：“你怎么知道？”

张雁道：“家师在这巨石之下，留下了我们青城派的暗记，在下自然是一瞧便知了。”

天星道长啊了一声，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大愚禅师道：“令师那暗记之中，除了说他未遇凶险之外，不知还暗示什么？”

张雁道：“家师这暗记之上，除了说出他未遇凶险之外，还留有路标指

示他的去向。”

大愚禅师道：“既然如此，咱们就照他留下路标指向，追上去吧！”

天星道长道：“大师之言，甚合贫道心意，也许青云道兄已经受人嵌制，咱们得循着路标指示早些追去相救于他。”

张雁急急接道：“家师这路标指示之中，还藏暗语……”

石三公道：“什么暗语，还不快说出来？哼！小小年纪也学会了卖关子。”

张雁想到师父的安危大事，强自忍下愤怒，伏身查看了一阵，说道：“家师这暗语之中，限定追踪他行踪之人不得超过六人……”

耿震道：“这是什么意思？”

张雁道：“这个，一时之间晚辈揣想不透。”

天星道长听了张雁之言，不禁纵声大笑道：“好啊！青云道兄的每一举动，似是都算的准确无比，大愚禅师、石老前辈及耿老前辈、加上曹道友、贫道和带路之人，岂不是刚好六人，意思不让咱们带门下同行了。”

童叟耿震冷冷说道：“此刻寸阴如金，咱们得快些走啦！”

大愚禅师吩咐了两个随行僧侣几句，急急赶了上去。

张雁不愿在这些武林高人面前示弱，用尽了全身气力奔行，飞跃于绝峰乱石之间。

六条人影依据青云道长留下的标记蜿蜒在崎岖的山道上。

张雁当先带路，走走停停，每到一处转弯的所在，定要停下身来仔细的查看很久。

但这等深山大泽之中，高峰插天，连连不绝，深谷千丈，目力难及。

张雁虽然步步小心，仍然白费了二个时辰，找不出师父留下的指标。

好在这时候群豪都变得十分耐心，无人再催迫于他，老而性急的石三公，此刻却变的十分柔和，不时低声对张雁说道：“你慢慢的找吧，不用心急，反正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事。”

张雁心中的紧张，因群豪的耐心，松减了不少，又转了一个时辰左右，果然被他找到了师父留下的路标。

但他仔细看了那留下的暗记之后，不禁为之一呆。

原来这次留下的暗记十分简单，除了标向指入一道千丈深谷之外，别无一言指示之言，想是青云道长留下这暗记之时，行动十分匆忙。

天星道长看他忽然凝神而立，发起呆来，心中甚感奇怪，忍不住低声说道：“张贤侄，可是发现了什么难题吗？”

张雁道：“老前辈猜的不错，晚辈发现恩师留下的路标向这条深谷之中，不知是何用意？”

石三公探头一望，只见立壁峻峭，悬崖千丈，这是条形势异常险恶的深谷，隐隐可见谷底嶙峋耸立的怪石。

不禁一皱眉头，道：“令师留下的路标不会错吗？”

张雁道：“晚辈已查看再三，路标指向，正入深谷，绝错不了。”

石三公道：“既是路标指向不错，咱们就下谷去吧！”

他忽然变得异常豪迈合作起来，相度一下悬崖的形势，竟然领先一跃而下，遇到无处落足的峭壁，就施展壁虎功，游墙而下。

紧接着童叟耿震，曹燕飞依序而下。

天星道长沉声说道：“张贤侄，你自忖轻功能否下得这千丈峭壁呢？”

张雁道：“晚辈勉强可以行得。”

天星道长伸手解下腰间一条鹅黄丝带，说道：“那很好，你抓住这条丝带，咱们一起游下去吧！万一收势不住，贫道也好助你一臂之力。”

张雁道：“多谢老前辈的关怀。”

说完，也不谦让，抓住丝带，向峭壁下面游去。

大愚禅师走在最后。

张雁功力，究是难和这般上一代高人相比，将到谷底之时，气力已经用完，收不住下沉之势，直向谷底摔了下去，天星道长一提未起，连自己也被带了下去。

石三公似是早已预料到必有此着，早已蓄势相待，一见张雁遥跌而下，立时纵身而起，悬空出手，一托张雁的身子，生生把张雁接住。

天星道长武功超凡，眼看张雁已被石三公接住，心中再无顾忌，一松手中丝带，右手疾向悬崖上拍了一掌，借势提气，横飞而起，一式“大鹏舒翼”，道袍飘风中，落着实地。

石三公接着张雁之后，斜向一侧跃去，距实地还有七八尺左右时，突然发出一掌，借掌劲已弹之力，一阻急落之势，和张雁同时落站实地之上。

这时，大愚禅师也已游落谷底。

张雁心中虽对石三公不满，但人家出手相助，自是不能不道谢一番，当下抱拳道：“多谢老前辈援救之恩。”

石三公道：“不用啦，你查看一下，这道山谷之中，可有令师的指向路标吗？”

张雁道：“晚辈这就查看。”

闭目调息片刻开始在谷中搜查起来。

大愚禅师抬头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道：“好一处险恶的所在。”

石三公答非所问地接道：“耿兄，咱们带的干粮还可食用几天，其名血池，自然是一个险恶无比的所在，那里只怕难以找到食用之物。”

他念念不忘血池，处处提出，希望引起群豪谈论血池的兴趣。

曹燕飞秋波一转，溜了石三公一眼，道：“如若这上当真有血池其地，罗玄藏宝之事，想来亦非捏造的了。”

石三公道：“自然不是捏造的了，应该是千真万确才对。”

曹燕飞冷然一笑，道：“本座忧虑一事，既非被强敌所困，亦非是血池之险。”

天星道长笑道：“道友语含玄机，一时间倒是让贫道思解不透。”

曹燕飞道：“道兄言重了，以道兄的聪明，自无不解其中含意之理……。”

她微一停顿之后，说道：“但道兄既不愿说，索性由本座说出来吧，本座忧虑的倒是咱们进入血池之后，极顺利的找到了罗玄的藏宝。”

石三公道：“这倒是奇闻，老夫只怕此行扑空，落个败兴而返，你倒心忧寻得藏宝，满载而归，哈哈，老夫和耿兄当真是老迈了，难解你们这一代的心中奇想？”

曹燕飞冷然一笑，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咱们这样人，为数虽然不多，但每一人，都代表着武林中一大门派，一旦寻得罗玄藏宝，必要引起分宝之争，那时，恐怕要形成相互残杀之局。”

天星道长道：“曹道友预言不错，此事必得早些作一番安排，免得临时

引起争执……。”

只听张雁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诸位老前辈，快请过来。”

石三公当先站起，放腿直奔过去。

耿震、曹燕飞、天星道长、大愚禅师齐齐起身，赶了过去。

只见张雁蹲在一座大岩石下，望着一个高可及人的山洞出神。

石三公急急问道：“孩子，怎么样了，可是找到了令师的指向路标吗？”

张雁指着山洞说道：“家师留下的路标，指向这洞口之中，因而使晚辈犹豫不决。”

石三公凝目向那洞中望去，但见黑暗如漆，目力只能及两三丈远，暗里一皱眉头，道：“如若令师的路标指向不错，咱们就进入瞧瞧吧！”

耿震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兄弟极赞同石兄之见。”

天星道长：“百里行程过九十，既到了此地，岂能畏难而退？”

张雁道：“诸位老前辈既然都有冒险之心，晚辈替诸位带路就是。”

天星道长一把抓住张雁，说道：“贤侄不可涉险，还是让贫道走在前面的好。”

石三公哈哈一笑，道：“不如由老夫走前面吧！”

突然放步而行，抢先进入了山洞之中。

群豪急起相随而入。

这是个幽暗的山洞，地势崎岖不平，走不过两丈，立时向左面转去，而且愈走愈是黑暗，伸手不见五指。

石三公晃燃了一只火摺子，查看四壁一眼，说道：“此洞久年不见人迹，四周都生满了绿苔。”

一股阴寒的冷风，迎面吹袭过来，火摺子，一晃闪过，石洞中陡然又恢复了原有的黑暗。

曹燕飞道：“好冷的风，本座预测这洞中定然有千年未化的积冰。”

天星道长笑道：“贫道久居昆仑绝顶，对于冰穴雪谷中吹出的寒意，经验甚多，这阵风势虽然阴冷，但就贫道感受而言，绝非经由冰雪中吹出。”

说话之间，又是一股阴寒之气，迎面袭来。

这一股寒风，不但阴冷之极，而且挟带着一股腥气，迫得几人不得不运气抵御阴寒。

童叟耿震吁一口气，道：“不对，这洞穴之中只怕有蛇？”

曹燕飞一翻腕，拔出背上长剑，道：“不错，这等人迹罕至千年洞穴，定然隐有毒物，洞道狭小，闪避不易，咱们要小心一些。”

石三公突然回头望着张雁问道：“令师的路标指向没有错处吗？”

张雁道：“晚辈看得极是清楚，绝错不了。”

石三公道：“好！你要是看错了，咱们都别想活就是-----”

突然加快行速，大步而行。

这一道幽暗阴沉的洞穴，不知有多深多长，而且曲折盘转，十丈之内，定然要转换一个方向。

转过了四五个弯子之后，到了一处分岔的路口。

石三公停下脚步，回顾了张雁一眼，道：“你瞧瞧令师在岔道上是否留有暗记？”

洞中幽暗，如处深夜，伸手难见五指，张雁不得不伏下身子，找寻师父留下的暗记路标。

就在他伏下身子的时候，隐隐听到了一阵沉重的步履之声。

这声音似是一个巨人，踏着笨重的步子，遥遥的走了过来，又像百丈的高峰上滚下来一块山石，在悬崖间的林木上。

他警觉的伏下身子，侧耳听去，果然那声音更加清晰一些。

石三公晃燃了火摺子，焦虑的问道：“找到了吗？”

张雁摇摇头，道：“洞穴中如此黑暗，目难见物，岂是容易找到的吗？”一阵奇腥直冲过来，触鼻欲呕。

隆隆之声，紧接着传入耳际。

显然，有一个庞然大物，正向几人停身之处走来。

天星道长低沉的喝道：“快些靠到壁间，闭住呼吸。”

石三公暗运内力，呼的一声，把手中的人摺子，直投过去。

一道火光，闪动在黯暗的洞穴中，啪的一声，撞击在石壁上，落地有声，熊熊的烧着，这种待制的火摺子，虽经撞击，火焰仍然不熄。

两颗大大的明珠，在火光照射下闪动碧绿光芒。

天星道长啊了一声，道：“什么东西？”

石三公站在最前面，看的也较为清楚，当下冷冷的说道：“是一双眼睛……。”

曹燕飞讶然说道：“眼睛，这么大的一双怪目，定然是一只巨大的猛兽了。”

天星道长道：“猛兽倒不可怕，只怕是一条罕见的巨大毒蟒，怎的停在那里不动？”

石三公道：“想是吃了青云道长！”

张雁怒声接道：“家师的武功，岂会被一条巨蟒所伤，老前辈且莫要出口伤人。”

石三公怒道：“你这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

天星道长道：“算啦！算啦！此时此地，正该和衷共济，同渡难关，岂可小不忍自相残杀呢？”

曹燕飞道：“不论是否找得出青云道兄的暗记，咱们呆在这里不动，或进或退，总该决定才是。”

张雁突然抢前而行，朗朗说道：“石老前辈既怕先被大蟒吃掉，还是晚辈走前面吧！”

石三公怒火大起，扬手一掌，疾向张雁背上拍击过去。

斜刺里剑光打闪，一道寒光横向石三公臂上削去，迫得他不得不收回掌势。

耳际间响起天星道长冷冷的声音，道：“石老前辈如若一掌把他打死，咱们还要不要带路之人？”

石三公冷哼一声，道：“你如不处处相让于他，谅他也不敢这等放肆。”

天星道长道：“贫道就事论事，绝无和石老前辈作对之心。”

两人说话之间，张雁已行出了十几步远。

张雁忽然大声叫道：“在这里了。”

身子一转，突然隐失不见。

群豪急急奔了过去，只见壁间一道突裂的隙缝，宽可及人，向里延伸而去。

曹燕飞高声问道：“张贤侄可是找到了令师留下的暗记吗？”

只听张雁遥遥应道：“家师一向谨慎，自然不会有错。”

但闻声音愈来愈远，显然他的行速甚快。

石三公道：“哼！这小子想跑了。”说完，放腿直追上去。

几人一口气直追出了二三十丈，仍然不见张雁行踪，童叟耿震顿足骂道：“这小子果然溜了，待会儿找到他时，非得打断他一条腿不可。”

天星道长冷冷说道：“两位处处暴露出杀他之心，他自然保命要紧。”

曹燕飞道：“既无分岔之道，咱们快追就是。”

说话之间，脚步已然加快。

走了一阵，突然觉得炎热灼人，似是走近了一座巨大的火炉。

石三公仍然当先而行，此刻突然停了下来，道：“咱们走入火山中了。”

天星道长身子一侧抢在前面，道：“生死有命，纵然是火山也得跳下去了。”

穴洞中低沉的气尘，显然已使这几个修为深厚、武功卓绝的当世高手，有些神智反常。

童叟耿震哈哈一笑，道：“老夫年登古稀，死亦无憾。”

紧随天星道长身后而行。

狭小的夹道，逐渐开阔起来，但那灼人难耐的炎热，却是愈来愈是厉害，隐隐可见两壁泛起一片暗红之色。

曹燕飞尖声笑道：“一点不错，咱们正向火中而行。”

忽听天星道长大声喝道：“什么人？”

他呼的一掌，劈了出去。

曹燕飞纵身一跃，直飞过去。

凝目望去，只见一个长发散披，全身黑衣的身材矮小之人，手中横着一柄长剑，挡在右面上个转弯的岔口处。

左面又一片赤红，火浆熊熊，灼热渐渐逼来，别说是血肉之躯，就是铁打罗汉，再往前走，也要被那强烈的火浆溶化。

但右面的岔口处，却吹出阵阵阴寒的冷风，寒热交衡，使那灼人的炎热，消减了不少，如不是那阵由岔口处吹出的寒风，只怕几人早已被炎热灼伤。

这时，天星道长已和那长发散披，满脸污泥的瘦小黑衣人，动上了手，双方剑招均极凌厉，几招攻拒相接，竟然是各擅其妙。

一条隐隐可见的白索，缚住了那黑衣人的手腕和项颈，使他的活动受了极大限制，剑招的奇奥也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双方激斗了十几个照面，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石三公回顾了大愚禅师一眼，说道：“这黑衣人看去甚是瘦小，但武功却是不弱，看情形天星道长在一时之间，绝难胜得对方。

但目前咱们寸阴如金，不宜拖延，老朽之意不如曹掌门出手相助，早把此人斩死剑下，不知老禅师意下如何？”

他说话声音甚高，似是有意让站在一侧的曹燕飞听到。

曹燕飞道：“老前辈的主意不坏呀！竟然拿本座作你们的挡箭牌。”

石三公微微一笑，道：“眼下情景四顾茫茫，身处险境，谁也无法预测出何时死亡，如若咱们再不能同舟共济，患难共扶，只怕连那九死一生的一分生机，也将消失。”

曹燕飞转眼望去，只见天星道长又和那黑衣矮小之人打在一起，双剑

交错，各出绝学，森森寒光，幻出漫天剑气千朵银花。

这是一场罕见的恶战。

昆仑派号称江湖上四大剑派之一，天星道长又是昆仑派中当代第一名剑，竟然胜不了一个名不见经传之人。

童叟耿震叹口低声说道：“这等打法，不知要打到几时才能分出胜负？”

曹燕飞突然一翻右腕拔出长剑，欺身而上，直向那岔口处冲去。

那矮瘦之人虽然和天星道长动手，但他似是仍能兼顾到其余之人的举动，激斗之中，突然分出一剑，疾向曹燕飞刺了过去。

曹燕飞有心出手相助天星道长，但又怕激怒了这位昆仑派的掌门人，故意向那洞口望去，引得那矮小之人先行出手，以便借作藉口。

天星道长一皱眉头道：“曹道友……”

曹燕飞反手一剑，封开对方刺来的剑势，借势反击过去，唰唰唰连攻三剑。

她有备而出，这三剑虽不能伤到对方，亦将把对方迫得措手不及，手忙脚乱，哪知事实竟然大出她的意料之外。

不但未能把对方闹得手忙脚乱，反而被那矮小的黑衣人，诡异的创势，从容化解开去。

天星道长为了保持一派掌门的宗师身份，在曹燕飞和对方动手时，立时抱剑而退，不肯以二一攻一。

曹燕飞暗自吃了一惊，忖道：“无怪天星道长和他力搏良久，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的局面，此人剑势，果然有着惊人的造诣-----。”

心里有想，手中剑势并未松懈，一剑紧过一剑，猛攻硬逼过去。

那黑衣矮小之人，似是有着无穷尽的内力，不论曹燕飞攻势如何猛烈，他均能从容化解，硬接巧封，门户严紧无比。

曹燕飞连出绝学，一口气攻了十七剑，不但未能把对方迫落下风，而且招致来对方的凌厉反击。

那黑衣人的剑势博杂异常，似是兼通了天下各门各派的剑法之长，忽而施出武当派的剑招，忽而昆仑绝学，有时竟然会用出点苍派的剑招。

但因他剑势变化迅速，而且剑路来的混杂广博，虽然用点苍一门的剑招，曹燕飞竟然也无法捕捉住他的破绽。

激斗了二十余合，曹燕飞的胜算愈来愈少，心中的怀疑却是愈来愈大，陡然攻出两剑，迫得对方剑势一缓，疾退三步。

横剑当胸，冷然喝道：“住手，我有话问你？”

那黑衣人果然停手不攻，横剑而立。

曹燕飞道：“你的剑法，是我生平所遇最为庞杂混乱的剑法，忽东忽西，毫无章法。”

那黑衣人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曹燕飞道：“你是那一门派中的人物？”

黑衣人仍然默默不言。

曹燕飞怒道：“你耳朵聋了吗？”

黑衣人一双圆大的眼睛眨动了两下，暴射出忿怒的光芒，显然，他对曹燕飞骂他之言，大为不满，但却仍然默默不作声。

曹燕飞回顾了天星道长一眼，道：“目下时机，不宜拖延，此人的武功，

变化异常，太难应对付，咱们不如联手出战，先把他除去再说。”

她和那黑衣人动手数招之后，已知遇上了劲敌，单凭自身之力，绝难胜过对方。

天星道长摇摇头道：“这样不太好吧！”

石三公高声说道：“此时此地，生死难卜，大可不必再顾到什么身份，老夫愿助你一臂之力。”

说完话扬手发出一拳，一股激弹的暗劲，挟带着呼啸之声，直向那黑衣人撞了过去。

但见那黑衣人目光一转，冷冷的瞥了石三公一眼，左腕扬挥，拍出一掌，一股掌风应手而出。

两股激弹的暗劲，相撞一起，滑旋成风，吹拂起几人衣袖。

那黑衣人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但那强大的反弹之力，竟然使石三公心胸为之一震。

表面上看去，石三公拳风威猛，几乎使对方招架不住，但石三公本人却是心中有数，暗自震惊不已。

他忖道：“这小子，好雄浑的内力，单是我一人和他相搏，只怕难以讨好……。”

忖思之间，忽然那黑衣人扬手一指，隔空点来。

石三公左袖一拂，右手一拳，迎着那点来指风劈去。

双方相距，仍有着七八尺的距离，击掌出拳，全凭内力凝聚的暗劲伤人。

拳劲指力，相互一触，石三公立时觉出不对，只觉那点过来的一缕指风，锐犀异常，直似一把锥尖，裂破拳劲，直刺而出，心头大为震动，左脚用力一旋，身子突然的转闪开去，避开了正面。

一缕暗劲，掠身而过。

石三公暗道一声：“好险。”

借势欺进两步，扬手一拳，迎胸捣去。

黑衣人手中长剑一闪，斜斜由下面翻了上来，横削右腕。

石三公旋身移步，避开一剑，双拳连环挥击出手，拳风呼呼，威势惊人。

那黑衣人挥剑反击，打在一起。

石三公以铁拳著称武林，双拳旋开，招招如铁锤击石一般，带着破空呼啸风。

但那黑衣人出手诡异，剑招辛辣，七八个回合之后，竟然抢去主动。

石三公手中没有兵刃，无法硬行拆解对方的剑势，逐渐被迫落下风。

童叟耿震一皱眉头，道：“想不到这山腹密洞之中竟然遇上了这么一个棘手人物，看样子如不把他早些杀死，绝难过得此山。”

他口中自说自语，右手已从腰间抖出一条九龙金环，随手一抖，金环笔直的扫击过去。

他这奇形的外门兵刃，专以锁拿刀剑之类的兵刃，金环一阵铿锵震响，幻起一片圈影，横向那黑衣人手中长剑套去。

黑衣人手腕一震，幻起朵朵剑花，疾向金环点去。

只听一阵金铁相击之声，耿震手中的金环尽被剑花弹震开去。

天星道长道：“好一招“铁树银花”。”

石三公借势疾发两拳，拳风呼呼的直击过去，迫得那黑衣人连退两步。黑衣人反手两剑，又把石三公迫退两步，双目中神光闪动，杀机隐隐。显然这黑衣人已被两人合手的迫攻激怒。

耿震九龙金环一招"神龙摆尾"，挟著一片叮叮咚咚之声，横扫过去。

黑衣人向后疾退三步，避开一击。

这黑衣人和天星道长、曹燕飞动手相搏甚久，但却始终站在原地，未退一步，此刻被童叟耿震挥环一击，竟然自行跃避开去。

天星道长低声说道：“两位要当心了。”

耿震一挫腕势，横扫的金环抖的笔直，点击过去。

就在他金环点出的同时，那黑衣人同时疾冲而上。

手腕一挥，幻起漫天剑影，直罩下来。

这一次那黑衣人，似是用出了全力，剑势若长江大河一般，绵延不绝，把两人笼罩在一片剑影之下。

他的剑路，博杂的很，忽而正正大大，大开大盖，忽而诡异飘忽，无法捉摸，十合之后，两人已被那黑衣人的剑势逼得险像丛生。

石三公一面发拳拒敌，一面暗暗忖道：“这一战如不能胜得对方，势必把一世英名断送不可，看来只有施展险招求胜了。”

心念一转，左拳突发一招"飞钹击钟"，人却疾快向后退了一步，避出战圈。

石三公一退，那黑衣人的剑招，尽都攻向童叟耿震。

剑光流转，寒芒电掣，登时把童叟耿震迫得手忙脚乱，应接不暇。

石三公施展千里传音之术，低声说道：“童兄请全力抵挡一阵，兄弟即刻出手相助。”

说完话，微闭双目，暗中运气，凝聚毕生功力，霍然睁开双目，正待扬手发拳，那黑衣人却突然倒跃而退，隐入那森寒阴暗的洞中。

童叟耿震收了手中九节金环，叹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人的剑招，乃老夫生平所近最辛辣的一人。”

他一向冷傲，此刻忽然说出此等之言，想是已全力拒敌，对那黑衣人的武功倾服不已。

只听天星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人并未存伤害咱们之心。”

石三公道：“何以见得？”

天星道长道：“童兄左肩衣服，被对方剑锋挑破，如是他存了伤害咱们之心，当不致下手留情了。”

石三公凝目望去，果然发现耿震左肩之上，衣服裂了三四寸长短一道口子。

耿震似是早已知晓对方剑下留情之事，默然不语。

曹燕飞道：“有一件使人费解之事，不知诸位可曾发觉。”

天星道长道：“曹道友可是说那黑衣人身上缚了一条柔细的软索之事吗？”

曹燕飞道：“不错，那人的剑招，不在你我之下，讲诡奇辛辣，似尤过之，看他剑招的变化，似是已兼通天下各家，但他身缚索绳，分明又暗中受人控制，想那幕后之人，定然更为棘手了。”

天星道长长长沉吟了一阵，道：“此事或有可能，但如那黑衣人先为对方迷药之类迷倒，然后才以索绳加身迫为所用，亦非绝无可能……。”

大愚禅师插口说道：“这使老衲想起了青云道兄，或亦被人强迫收用了。”

天星道长点点头，道：“大师言之有理，不论对方武功如何高强，这阴沉的岩洞之中，如何凶险，咱们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贫道替诸位开道。”

说罢，一挥长剑，当先向前走去。

他虽然说的豪气凌云，但举动之间，却是异常小心，横剑护胸，缓步而进。

一脚踏入洞中，这是条阴暗寒冷的通道，群豪虽有极好的目力，也难看出六七尺外的景物。

童叟耿震一次挫败之后，心中已生出戒备之心，狂傲之气，也随着消减甚多，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若有人隐身在暗处，用暗器暗袭咱们，那可是防不胜防！”

天星道长轻轻咳了一声，道：“目下处境，的确凶险异常，诸位之中，如若带有暗器，不妨取出来备用……。”

余音未住，突然冷哼一声，向后退了一步。

曹燕飞急急叫道：“道兄，没受伤吗？”

天星道长停下脚步，道：“还好……。”

突然提高声音接道：“什么人，躲躲藏藏暗施算计，岂是英雄行径？”

忽听石三公哼了一声，也向后退了一步，分明也中了暗算。

石三公道：“似是劈空掌，百步神拳之类的武功。”

曹燕飞道：“此处幽静如死，如是劈空拳，百步神拳之类，定可听到一些声息。”

大愚禅师接道：“是啦！诸位遇到的可能是无影神拳。”

曹燕飞奇道：“无影神拳，从未听说过这门武功？”

大愚禅师接道：“那冥岳妖妇手下有一位西域奇人，身具奇技，拳风发出时无声无息……。”

石三公道：“这么说将起来，这地腹密洞之中，已有冥岳中人？”

大愚禅师道：“据老衲所知，会此无影神拳之人，只有一个。”

只听童叟耿震闷哼一声，骂道：“什么人？鬼鬼祟祟的躲在暗处，算得什么人物？”

显然，童叟耿震也中了一记无影神拳。

天星道长低声对大愚禅师说道：“贫道深觉拳势不重，不是对方有意手下留情，就是功力不足。”

大愚禅师道：“这就奇怪了……。”忽觉一股无声无息的暗劲，撞在前胸之上，亦不禁退了一步。

天星道长道：“怎么？大师也中了一拳？”

曹燕飞探手入怀，摸出一粒铁菱角，接道：“本门中虽有暗器，但本座一向甚少施用，此时此地，不妨试用一下。”

说话之间，已然暗用功力，玉腕一翻，手中铁菱角啸风而出。

但闻呼的一声，击在山石之上，似是这甬道再向前不远，就为横壁所阻，不是向一侧弯去，就是已到尽头。

天星道长提聚真气，满布全身，道：“诸位请留在此地，贫道到前面瞧瞧去。”

洞中黑暗，天星道长走不过十几步远，已然消失不见，只闻步履之声，逐渐远去。

哪知天星道长这一去竟若投海沙石一般，群豪等了良久，仍旧不闻一点回音。

四个人怕再走散，尽量缩短距离，又怕人暗中偷袭，走得甚是缓慢。

哪知事情，大出了意料之外，已行二三丈远，竟未再遇上暗袭，生似那刚才偷袭之人，早已离去。

又向前走了丈余，果然到了尽处，四人打量了一下形势，不禁犹豫起来。

原来又到了两个岔口所在，迎面一堵石壁，拦住了去路，左右两侧却各有一个岔口。

曹燕飞道：“左面岔道中阴寒逼人，咱们从右面岔道中走吧！”

当先举步向前行去。

石三公、大愚禅师、童叟耿震，鱼贯相随身后，向前走去。

走了半里路之遥，地势突呈开阔。

原来不过两尺宽窄的甬道，突然间变成了一丈左右。

曹燕飞加快了脚步，疾快的向前奔去。

但觉那甬道愈来愈宽，百丈之后，突然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地。

这一块山腹平地，足足有一亩方圆大小，不冷不暖，虽然不够明亮，但在四个内功精深，目力异常之人看来，早已是景物清晰，可辨全貌了。

曹燕飞吁一口气，道：“这地方倒是不错，遁迹其间，与世隔绝。”

石三公笑道：“可惜的是没有食用之物，只怕要活活饿死。”

童叟耿震望着蜂巢般的一面墙壁，说道：“这光亮不知由何处透入。”一面说话，一面沿着石壁走了一周。

曹燕飞等三人，知他在查看山路，六道眼神，一齐投注在他的身上。

耿震走完一周，摇头叹道：“除了那一片透入光亮的小孔之外，别无出路，咱们已进了绝地，四处无可通之路。”

石三公道：“时间不久，咱们退出去，还来得及追查两人行-----”话还未说完，突听一阵轻微的隆隆之声，起自一面石壁之中。

曹燕飞接道：“听！什么声音？”

四人凝神听了一阵，仍然无法确定是什么声音，个个默然不语。

良久之后，石三公才轻轻的咳了一声，道：“老朽常听人言，深山大泽之中，常常潜伏着毒蛇怪兽，咱们入洞不久，似是已见过了一条毒蟒，难道……。”

只听砰的一声大震，发声的石壁之处，突然裂开了一座石门，缓步走出一个衣不掩体，满脸黑灰的人。

那人看到四人之后，不禁呆了一呆，正待退回，石三公已飞身跃了过去，厉声喝道：“站住。”

那人微一犹豫，不再退避，反而缓步走了过来。

曹燕飞一挥手中长剑，喝道：“有话停步再说。”

那人果然依言停了下来，反口问道：“你是什么人？”口音清晰异常。

童叟耿震喝道：“我们问你，你倒反问起我们来了。”

那人冷笑一声，道：“喧宾不夺主，还是先报上你们的姓名吧！”

曹燕飞听他说话甚是斯文，不禁心神一畅，说道：“听你说话，好像是

读过几年诗书？”

忽然发现他全身衣服，无处不破，赶忙别过头去。

那人似是也发觉了自己衣服破烂太多，大是不雅，回身一跃，退入门内。

石三公怕他闭上石门，疾步追了过去。

刚到门口，忽觉一股无声无息的拳风，撞击在前胸之上，向前疾动的身子，登时被震得向后退了三步，胸口之上，隐隐作痛。

曹燕飞目睹石三公右手捧着前胸，默然不言，知他受伤不轻，急急的赶了过去，说道：“老前辈受伤很重吗？”

石三公缓缓吁一口气，道：“还好，这小子就是刚才在那阴暗甬道之中，施发无影神拳，暗算咱们之人，我刚中了他无声无息的一击……。”

他微微一停顿，又道：“不过，他发的拳劲，比刚才重了许多，幸我及时运气调息未受内伤。”

曹燕飞看那石门，尚未关闭，正待走上前去，忽听那石门之中，传出话声，道：“四人如若不先行报上姓名，可别怪我不讲交情了。”

童叟耿震也被刚才那黑衣施剑的矮小之人，杀了甚多火气，脾气不似过去那等暴急，当下说道：“老夫耿震，这位老禅师乃少林寺的大愚禅师。”

只听门内传出那少年的声音，道：“还有那中我无影神拳的老头子，和那位姑娘呢……。”

耿震暗暗骂道：“想不到以老夫的威名，竟然还要受这山洞中野人的闲气……。”

他心中虽是不满，口中却高声应道：“这位姑娘么，乃当今点苍派中掌门人……。”

石三公接道：“老夫乃雪山派石三公。”

那门下少年长叹一声，应道：“诸位请给我投来一件掩遮身体的衣物，好容在下出去相见。”

石三公回顾了大愚禅师一眼，说道：“老禅师，可否把身背袈裟，借他一用？”

原来诸人之中，除了大愚禅师多带了一件袈裟之外，其他人，都未多带衣服。

大愚禅师无可奈何的解下了背上的袈裟，投入那石门之中，为了赶路方便，他身上的袈裟，早已脱下背在身上。

片刻之后，石门之中，缓步走出那满脸污灰，蓬头散发的少年。

一袭宽大的黄色袈裟，裹住了他的全身，只露出一个脑袋。

石三公目光凝注在那少年的脸上，打量了一阵，问道：“小兄弟贵姓？”

原来他瞧了一阵之后，发觉对方年纪还很幼小，虽然满脸污灰，仍然无法掩遮去本来清秀的面目。

只听那身披黄色袈裟之人，长长叹一口气，道：“在下姓葛，单名一个炜字。”

石三公低声说道：“葛炜……。”哦吟良久，始终想不出此人是谁。

童叟耿震身子一转，横拦石门之前，冷冷说道：“适才在那阴暗石洞之中，暗算我们的可是你吗？”

葛炜摇摇头，道：“在下一直未离开过此地，怎会暗算诸位……”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是啦！或是我兄葛煌。”

石三公道：“葛炜、葛煌，好生的名字。”

葛炜道：“我们兄弟年纪幼小，甚少在江湖之上走动，自是难怪诸位不知道了。”

他似是言未尽意，微微一笑，路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双目闪动着奇异的光辉，问道：“诸位怎么会进入此地呢？”

曹燕飞反口问道：“你兄弟，是从小生长在这阴沉的山腹密洞之中吗？”

葛炜摇头说道：“不是，我们在山洞之中，居留的时间……”仰脸想了半天，接道：“大概只有半年左右，详细的时日，我也计算不清楚了，因为这地方不见日月，无法计算时日。”

曹燕飞道：“不是阴冷，就是烈焰，又无吃喝之物，你们能生活半年之久，真叫人难以置信。”

葛炜双目耸动，沉吟了一阵，道：“此地如无食用之物，饮用之水，我们兄弟早已死去多时，也不会见到几位了。”

耿震喜道：“这么说将起来，此地是有可食之物，可饮之水了？”

葛炜目光缓缓的由四人脸上扫过，冷漠的答道：“这山腹之中的食物、用水，只够我们兄弟两人食用，恕我不便相告诸位。”

耿震怔了一怔，怒道：“你可知老夫已拦阻了你的退路吗？”

葛炜回顾了耿震一眼，道：“拦阻了退路，又能怎样？”

石三公接道：“我等并无抢食物及用水之意，只不过随便问问罢了，小兄弟不要误会。”

葛炜冷哼一声，道：“纵然要抢，我们也不害怕。”

曹燕飞道：“这山腹之中，除了你们兄弟之外，不知还有何人？”

葛炜不答曹燕飞的问话，却反口问道：“你四人之中，可有武当派中的人吗？”

大愚禅师说道：“老衲等一行，虽无武当派中人，但老衲却和神钟道兄相交甚久，小施主提出武当派来，想必和武当派一门有什么渊源了？”

葛炜叹息一声，失望的说道：“既是没有那就算了……。”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不知诸位跑到这山洞之中，有何贵干？”

大愚禅师正待答话，曹燕飞已抢先说道：“这山腹之中，只有你们两个人？……”

葛炜接道：“你们先答复了我的问话，再问我不迟。”

曹燕飞笑道：“好个倔强的人，我们追踪一位朋友，无意闯入此地。”

葛炜一双大眼睛动了两下，道：“当真是这洋简单吗？”

曹燕飞道：“间或有待说明之处，但事情大体如此，你不信那就没有法子。”

葛炜道：“好吧！不论你说的是否实话，我也无意追问了，这座山腹密洞之中，或有他人，但我见到的只有我们兄弟两个。”

曹燕飞暗道：“好滑头的回话。”口中却继续问道：“山腹中食用，都不方便，两位因何不设法出去？”

葛炜望了曹燕飞一眼，道：“这山腹之中，岔道纵横，到处充满着凶险，想出此洞，谈何容易？”

曹燕飞笑道：“我们怎的会安然而入？”

葛炜道：“在下亦正为此事讶然！”

曹燕飞脸色一整，肃然说道：“这山腹的情景，我们虽然不熟，但出路我们都留下暗记，纵然迷失方向，也不愁找不出去，如若两位怀念这山腹以外的世界，想离开此地，只有一个办法可想。”

葛炜道：“什么办法？”

曹燕飞道：“那就是和我们诚心合作，两位告诉我们山腹之中的情形，我们带两位出此山腹石洞。”

葛炜低头沉吟，良久不言，显然，他正在考虑曹燕飞的相诱之言。

忽然间，响起了一阵步履之声，由那石门内传了出来。

童叟耿震霍然转过身去，目注石门，蓄势戒备，低沉的喝过：“什么人？”

葛炜道：“此处只有我们两人，自然是我兄来了。”

那行动脚步，突然停止下来。

石三公急步走近耿震身侧，两人相背而立，一个准备拦阻葛炜的去路，一个准备迎接山腹中来人袭击。

大愚禅师目光一掠葛炜，说道：“既然是令兄来了，何不请出一见？”

葛炜注目石门高声叫道：“煌兄吗？快些出来……”他一连叫了数声，仍不闻他的回答之声。

石三公冷笑一声，说道：“看来令兄是不会答理你了。”

葛炜满脸茫然的说道：“诸位请在此地稍候，在下进去瞧瞧！”

说完，大步直向那石门之中走去。

石三公一皱眉头，低声对曹燕飞道：“他如进这座石门，咱们就无法对付他了。”

葛炜回头，冷冷说道：“我不进石门，只怕你们也难对付得我。”

纵身一跃，疾快的进入石门之中。

耿震扬手挥掌，正待发出劈空掌力，却被大愚禅师横臂阻止，低声说道：“老前辈不可造次。”

就这一瞬工夫，葛炜早已走的没了影儿。

耿震收了掌势，满脸不愉之色说道：“此时此情，大师还要动慈悲心肠，未免太过怯弱了，需知多让人一分生机，咱们就多了一分死亡。”

大愚禅师道：“据老衲的看法，那人绝不像奸诈之徒……。”

耿震冷笑一声接道：“只怕……。”

话刚出口，忽听那幽暗的石门之内，响起了一声厉喝，紧接着拳风呼呼，石门内展开了激烈的拼搏。

石三公一皱眉头，探首向里面望去。

只见一片黑暗，难见数尺外景物，却清晰的听到搏斗激荡而起的拳风，显然，打斗就在不远之处。

曹燕飞一挥长剑道：“诸位在这石门外面相候，本座进去瞧瞧。”

说着，宝剑护胸，侧身而入。

石三公道：“要进就一起进吧！”紧随曹燕飞身后而行。

大愚禅师、童叟耿震，鱼贯相随身后，缓步向前走去。

石门里面的甬道虽然黑暗异常，但却极是宽敞，地势也极平坦。

只见两条人影，正在动手相搏，双方拳来脚往，打的激烈异常。

曹燕飞挥动手中百炼精铜的寒锋，借宝剑闪动的微光，看出了两个动手之人，其中一人正是刚进石门的葛炜，另一个身躯矮小，似是刚才和天星

道长动手的黑衣人。

葛炜的拳法杂博异常，忽拳忽掌，变化难测，而且变化大出拳路常规，似是他的武功，也尽兼天下之长。

她看得心中大觉奇怪，暗暗的忖道：“二十年来，武林道上门户分立彼此各自隐技自珍，除了门下弟子之外，绝不传艺他人，但这月来目睹的年轻人，似是都已兼得了甚多各大门户中的不传之密……。”

耳际间响起石三公的声音，道：“曹掌门，那身躯矮小之人，可是和天星道长动手的黑衣人吗？”

曹燕飞道：“不错。”

石三公道：“这么看将起来，他们也是初入这山腹密洞不久了，不知是不是咱们追寻之人呢？”

曹燕飞道：“奇怪的是天星道兄和青城门下的张雁，行踪全无，不知那里去了？”

石三公道：“据老朽的想法，可能是受了人的暗算，已然横尸这山腹密洞中了。”

曹燕飞道：“张雁受人暗算，情尚可说，天星道兄武功高强，又在小心戒备之下，绝不致受暗算而不自知，纵然是变起仓促，应付不易，亦该有些示警的声音，何至无声无息？”

童叟耿震插口说道：“那小子已经招架不住了，咱们要不要出手助他一臂之力？”

曹燕飞凝目望去，果见葛炜已呈不支状态，而那矮小的黑衣人，却是愈战愈勇，攻势也愈战愈加凌厉，看样子再打下去，二十合之内，葛炜势必伤在对方手下不可。

第四十五回 入密洞连番遇险

这两人对他们虽然是一般的陌生，但在利害的衡量之下，必需保得葛炜的性命。

石三公首先发难，对曹燕飞道：“老朽去助他一臂之力。”

说罢，欺上两步，呼的发出一掌，向矮黑衣人劈去。

他蓄势出手，这一掌力道奇大，那黑衣人在骤不及防之下，挥手接了一掌，竟被震得的向后退了两步。

石三公一击得手，立时全力攻上，掌拍指点，连攻了十四五招。

葛炜大概已到了筋疲力尽之境，石三公出手之后，立时退到一侧运气调息。

他心中明白，在利害冲突尖锐的环境之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实力。

那黑衣矮小之人，不但拳势变化精奇，而且似有无穷无尽的内力，连番激斗，竟然毫无疲累之情。

石三公一轮猛攻，全被那黑衣人化解之后，猛锐之气消减不少，拳指略一缓慢，被那黑衣人抵隙攻入了两掌，抢去先机，着着迫攻过来。

曹燕飞一挥长剑，说道：“石老前辈，暂请小息片刻，让本座再领教一

下他的剑法。”

生死危亡的险境中，百三公不愿太耗真力，正待反击两招，借机而退，那黑衣人却先他后退两步。

石三公心中一动，暗暗忖道：“此人在占优势之下，陡然而退，只怕心存阴谋……”

心念转动之间，曹燕飞已直追而上，冷冷喝道：“亮出你佩带的宝剑，我还要领教你几招剑法。”

那黑衣人仍然是闭口不言，未置可否，但身子却缓缓向后退去。

曹燕飞横剑护胸，缓步向前追去。

那黑衣人不知是心怀阴谋，还是有意相让，目注曹燕飞退出丈余，伸腕拔出了长剑，凝立不动。

曹燕飞略一犹豫，唰的一剑“玉女投梭”，当胸刺去。

黑衣人宝剑横起，一式“闭门推月”，寒芒划闪，当的一声，硬把曹燕飞剑势封开，但人却又向后退了一步。

曹燕飞只觉手腕一麻，心头吃了一惊，暗暗忖道：“此人分明有充沛的耐战之力，不知何以节节后退？”

心中怀疑不定，人却跟踪追上，又是一剑刺去。

黑衣人这一次未再硬接曹燕飞的剑势，长剑斜斜翻起，奇招突出，幻出两朵剑花，疾刺曹燕飞的“曲池”穴。

这一剑变化大出剑学常规，逼得曹燕飞不得不收剑让避，倒退一步。

黑衣人忽然微微一笑，又向后退了两步。

剑光闪动中，见他一口整齐雪白的玉齿。

一直没有出手的大愚禅师，此刻急步冲了上去，低声说道：“曹掌门暂休息一下，让老衲试他几招。”也不待曹燕飞答话，迎头一杖“泰山压顶”一直劈下去。

他兵刃沉重，一杖劈下，虎虎生风。

这幽暗的甬道中，虽是宽敞平坦，但终是有所限制，纵跃闪避，大受限制，以大愚禅师沉重的兵刃，大劈大开的打法，那黑衣人在兵刃上，吃了极大亏。

武功再好，也不敢以轻灵的宝剑，硬接大愚禅师鸭蛋粗细的禅杖，一杖猛击，迫得黑衣人疾向后面跃退五尺。

剑杖相触，大愚禅师突然觉得如触在光滑的绿苔上，雄浑的禅杖，竟向一侧偏去，不禁心头大骇，疾快的一收禅杖。

就这一刹那间，那黑衣人手中的寒锋，已然顺着他手中的禅杖，向上滑了过来。

大愚冷哼一声，向后退了一步，双方加力，铁禅杖威势突增。

那黑衣人突然一收剑势，疾快绝伦的随着剑势向后一伏，大愚禅师重力顿失，当的一声击在石壁上，幽暗的甬道中，闪起一串火影。

黑衣人去势奇快，仰身一跃，人已隐失不见。

石三公急急奔了上来，低声说道：“老禅师未受伤吗？”

大愚禅师道：“有劳关心，老衲还好。”

石三公望着前面黑沉沉的甬道，自言自语的说道：“他们既然能去，咱们何当不可以去呢？”

突然回过头去，高声对葛炜说道：“阁下久居这山腹密洞之中，想必已

知这甬道是通往何处了？”

葛炜已运息复元，听得石三公相询之言，淡然笑道：“这甬道么，通入一片岩壁的火海之中。”

石三公道：“那黑衣人何以会出现在这甬道中呢？”

葛炜道：“这个在下就不知道了，你如不信我的话，不妨走到后面瞧瞧。”

石三公道：“既然别人敢去，我们有何不敢？”

说着，大步向前走去。

大愚禅师、曹燕飞、耿震等依序相随而行。

石三公口中说得豪气凌云，但他心中甚为害怕，一路行去，运功戒备。

走了七八丈远，甬道突然向左弯去，转过山弯之后，立时感到一股炎热之气，逼了过来。

石三公停下了脚步，道：“前面果然是通往火窟之中了。”

走在最后的葛炜答道：“再转过两个弯，就可以看到火光了，如若不信我的话，不妨再走到前面瞧瞧。”

曹燕飞道：“此处已有炎热之感，通往火山之中，果然是不会错了，但一路行来，又不见其他岔道，那黑衣人难道是从岩浆中跑出来的不成？”

葛炜道：“我不知那黑衣人来自何处，诸位不论用何方法，也是无法问得出来。”

耿震心中一动，说道：“这甬道之中，连一处石穴也是没有，不知阁下宿住在何处？”

葛炜纵声笑道：“这就怪你们的眼睛不管用了，在下的住宿之所，早已越过了多时。”

耿震道：“老夫等甚望一看大驾的宿住之所，不知可否见允？”

葛炜笑道：“带你们去瞧瞧，又有何妨，跟我来吧！”

说完，转身向前走去。

曹燕飞长叹一声说道：“和敌人相距不过数尺距离，竟然被人脱逃，这还罢了，在这样一道别无岔道的甬道之中，咱们连敌人的踪影，也找不着，此事如若传诵到江湖上去，定要成为笑柄。”

石三公道：“老夫行进之时，已然留心到两侧的景物，除非这甬道后面另有出路；否则他们必然在前面藏着。”

曹燕飞道：“老前辈可曾看到了这位葛老弟的宿住之处吗？”

石三公被问的怔了一怔，干咳了两声，答不出话。

大愚禅师害怕石三公恼羞成怒，赶忙接口说道：“目下情形，四顾茫茫，咱们多一分合作容忍，就多增一分力量，多上一分生机，老衲深望两位别再因口舌之争，闹出不欢之局。”

石三公凝神看去，只见紧依在石壁之处，有一道尺许宽窄的裂口，正待伏身而入，心中忽然一动，暗暗忖道：“如若我正在伏身而入之时，有人出手暗算于我，无能还手，势非伤在对方手下不可。”

心念一转，不禁犹豫起来。

只听葛炜的声音传了出来，道：“几位怎么不进来呢？”

曹燕飞冷然一笑，道：“石老前辈可是怕正在入洞之时，受人暗算吗？那就让本座先进去了。”

说完，身子一伏，进入洞中。

耿震道：“石兄跟在兄弟后面走吧！”

一矮身，紧随曹燕飞身后而入。

石三公自我解嘲的哈哈一笑，道：“老夫请替大师押阵，走在最后吧！”

大愚禅师先把手中禅杖顺过，侧身而入。

石三公紧随大愚身后走了进去。

这是一座天然的石室，四壁忽高忽低，极不规则，石顶之上亦是起伏不平，一望之下，立时可以看出未经过人工修饰。

曹燕飞绕着石壁走了一周，忽然长长叹一口气，道：“天地间造物神奇，使人不可思议，这一座方圆不过三丈左右的石室之中，竟然有着两种大不相同的气候。

一边温暖如春，一边寒如深秋，这两种冷热不同的温度，在石室正中相持不下，寒难逐热，热难服寒，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不同气候。

石三公虽不言语，心中却是有些不信，大步向前走去，果然越过中间一道寒热相间的界限之后，如入北国深秋，有着轻微寒冷之感。

葛炜目光转动，望了几人一眼，道：“诸位可是对这石室中寒热不同的气候，感觉到奇怪吗？”

曹燕飞道：“方圆不过数丈，但却有着两种大不相同的气候，自然热是一种奇怪之事了。”

葛炜冷笑一声，道：“那只怪诸位少见多怪了！这石室之中一面近火，一面却有一道寒泉，故冷热相持不下，但也不过微有分别。

但这山腹之中，尚有五丈距离之内，如置身两个世界一般，一边酷热挥汗，一面寒似冰雪……。”

他似是自知失言一般，忽然住口不语。

曹燕飞奇道：“这座石室的冷暖不同，已使本座感到奇怪-----”

忽听童叟耿震大叫一声不好，返身急奔而出。

石三公、大愚禅师、曹燕飞等，都被他一声呼叫震骇，不知出了什么大事，齐齐奔出了石室外。

只见耿震站在甬道之中，神色自若，似是刚才那声喊叫，根本不是由他口中叫出一般。

曹燕飞冷冷说道：“耿老前辈，什么事？”

耿震轻轻一拂颔下山羊胡须，笑道：“老朽忽然想到，如若那黑衣人，借咱们在那石室聊天的机会，悄然溜了出去，岂不给人以可乘之机……。”

曹燕飞轻咳一声，欲言又止。

葛炜忽然回过头去，低声对曹燕飞道：“你们可和那黑衣人结过什么梁子，追他到此处？”

曹燕飞道：“我们追踪别人而来，只是遇上他而已。”

葛炜道：“既是这样，你们苦苦要寻他为何？”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他的剑法、拳掌，不但博奇庞杂，而且内力深厚，你们找到了他。也未必一定能讨得了好！”

石三公道：“如依你之言，我们干脆不用找了，是吗？”

葛炜道：“找到他，你们也未必能胜，何必又苦苦找他。”

石三公本想发作，忽然心中一动，放声大笑起来。

声震甬道，回音绕耳不绝。

葛炜被他笑得心头火起，尖声喝道：“你笑什么？”

石三公道：“你可是怕那黑衣人吗？”

葛炜沉吟了良久，道：“我虽然打他不过，但你却未必能胜得过我。”

石三公道：“你的武功是何人所授，竟然敢大言不惭的自言身兼天下之长？”

葛炜突然垂下头去，黯然说道：“授我武功之人，我一时也无法数计，但他们和我，却没有师徒的名份，我连他们的姓名形貌，也是记忆不起。”

曹燕飞奇道：“有这等事？”

葛炜道：“自是有了，在下家传之规，素来不说谎言。”

石三公道：“你兄那里去了，何不请出一见？”

葛炜道：“我们兄弟常在一起习练武功，平常之日，都是同行同游，甚少分离像今天这样久……。”

石三公双目闪动，道：“他可会遇上什么凶险吗？”

葛炜脸色一变，道：“这山腹之中，有着几种罕见毒物，只是他们有着一定的区域，只要不侵犯到他们，他们也不会无故相犯……。”

曹燕飞正待开口相询什么罕见毒物，石三公已抢先说道：“毒物也许不会无故相犯，可是人就靠不住了。”

葛炜目光转动，打量了几人一眼，道：“这山腹之中，除了今日见得诸位之外，我从未见人踪。”

石三公道：“我等如若早见到令兄，初见你时，也不会那等惊愕了。”

葛炜道：“你说的可是黑衣人吗？”

石三公道：“不措，我们一个同伴，也落入他的手中，老夫敢断言，令兄许久未返，定然已被他们生擒去了。”

葛炜沉忖了一阵，道：“彼此无怨无仇，他擒我兄作甚？”

石三公道：“世道险恶，人心奸诈，令兄久居这山腹之中，地势熟悉，他们用他带路，那也是人情之常……。”

葛炜还未及答话，石三公又抢先接道：“如若令兄生性柔和，肯听他们的话，那也罢了，万一令兄生性和你一般倔强……。”

葛炜急急说道：“我那兄，脾气较我尤为刚直……。”

石三公道：“那就糟了！”

葛炜厉声喝道：“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把我兄弟杀了不成？”

石三公道：“如若令兄无恙，他早该回来了。”

葛炜怔了一怔，突然气聚丹田，大声叫道：“煌兄，煌兄……。”像发狂一般，放腿向前奔去。

这两句煌兄叫得如春雷骤发，震得几人耳际嗡嗡作响。

石三公眼看葛炜已被自己言词激动，不禁微微一笑，高声说道：“你如当真找你兄，那就快些站住。”

葛炜心神已乱，听得石三公喝叫之言，果然停了下来，缓步走了回来。

幽暗的甬道中，隐隐可见他脸上闪动的泪珠。

石三公摆出一副老气横秋的神态，说道：“令兄是否遇险，目下还很难说，此事必得先找到那黑衣人后，始可一明究竟。”

葛炜默然不言，显然，他已为石三公言词说动。

石三公顿了一顿，又道：“你刚才和那黑衣人动手相搏，已呈不敌之势，你纵然能寻得那人，也是无用。”

葛炜究竟是未经世故之人，被石三公三言两语，唬得没了主意，但他

心中又念着哥哥的安危，当下抱拳一揖，道：“还望老前辈指示一二。”

石三公拂发沉吟片刻，说道：“为今之计，你只有和老夫等坦诚合作，凭仗你地形的熟悉，带我们一起追寻那黑衣人的下落，相遇之后，老夫等出手相助于你，迫使那人说出令兄的下落。”

葛炜经过一番沉思之后，说道：“好吧！不过据我所知，这山腹之中，能够存身之所不多，我们兄弟两人活动的范围，亦不过在近百丈之内而已---”

童叟耿震到道：“眼下那黑衣人已然退入这山洞之中，找寻的范围，少了甚多，你们兄弟长日住此，想必对此间甬道，极为熟悉-----”

葛炜摇头说道：“转过两三个弯，就是熊熊火浆，热度甚高，别说是人，就是飞鸟，也是无法渡过。”

耿震望了那洞穴一眼，低声说道：“在下看到你们兄弟居住的这座山洞，使我联想出一件事来，以在下等四人的眼力，缓步而过，仍然没有发现你们兄弟居住穴洞，想这甬道之中，或有类似的穴洞，或是可能的通道-----”

葛炜道：“你这一提，倒使我想起一件事来。”

石三公道：“可是有什么通路吗？”

葛炜道：“不是，只使我想起了一件可疑之事，不过要渡过一片火浆-----我兄有一次曾经企图越过那片火浆，但却半途而废-----。”

曹燕飞道：“你快带我们瞧瞧去。”

葛炜低头瞧瞧足上破烂的鞋子，说道：“你们哪位身上带有水壶，借我用用？”

石三公取下身上的水壶说道：“水壶倒有，只是存水早已饮完了。”

葛炜道：“只要水壶就行-----”伸手接了过来，又道：“两位在此等候片刻，我去去就来。”

说着，一伏身钻入穴洞之中。

片刻之后，手提水壶而出，说道：“咱们走吧！”当先放腿行去。

石三公等四人鱼贯随在葛炜的身后，向前行去。

转过两个弯角，迎面即有热气迫来，愈向前行，愈觉热气蒸人，行进一步，那炎热就增加一分。

五人一面运气抗拒炎热，一面缓步向前行进。

葛炜突然回过身来，拨开壶塞，湿了足上破烂的双履，说道：“再转一个壁角，就可以看到熊熊的火浆了，那片火浆，大约有五六丈左右，纵是轻功过人，也难一跃而渡，双足势非落着实地不可，用冷水湿了双履，当可不致使鞋子被燃。”

说话之间，把水壶递到了石三公的手中。

石三公依样势为，湿了双履，又传递到曹燕飞的手中，片刻工夫，四人都用冷水湿了鞋子。

葛炜取过水壶，说道：“在下在前面带路，诸位请自行运气护身。”

话一落口，立时放腿疾奔而去。

石三公、曹燕飞、大愚、耿震鱼贯而行，转过一个壁弯。

放眼望去，只见一片稀薄的火浆，由一侧石壁蔓延而出，向另一面石壁缓缓移动，横宽大约有五六丈左右。

这片火浆，虽甚稀薄，但炎热仍然灼人难耐。

葛炜已纵身如飞的踏越火浆而渡。

石三公老奸巨滑，陡然停步不前，回头对曹燕飞说道：“咱们等那小子过去之后，再过不迟-----”

曹燕飞冷笑一声，道：“水壶已被他提了过去，此地炎热灼人，如若再等片刻，湿鞋一干，越渡火浆，危险更大了。”

一侧身，超越过石三公，施展开轻功一跃丈余，脚一点着实地，立时又腾身而起。

大愚禅师紧随曹燕飞身后，飞跃而渡。

童叟耿震低声说道：“石兄，咱们也过去吧！”

两人一起跃起，飞渡而过。

一则火浆稀薄，几人的鞋子上又用水浸湿，再加上四人的绝佳轻功，竟然被他们平安而渡，又是一条丈余宽窄的甬道。葛炜早已在洞口处等候，一见四人无恙的渡过，立时说道：“此地炎热灼人，咱们得快些走啦。”

群豪紧随在葛炜身后，穿行在甬道之中，一口气跑出去里许左右，才停下了脚步。

这一段奔行之间，连转了两三个弯。

那灼人的炎热，已经是减了甚多，以几人内功的深厚，抗拒这点炎热，已毫无灼烧的感觉了。

石三公回顾了葛炜一眼，道：“这一条甬道你们兄弟一直没有来过吗？”

葛炜道：“没有，因这两条甬道之间，隔着那一片火山，我们兄弟数度想越过那火山而过，但却始终未曾试验。”

耿震道：“那这甬道之中的情景，你也不知道了？”

葛炜道：“不知道。”

曹燕飞接口说道：“这位小兄弟绝然不会说谎，你们不用追问他了。”

葛炜微微一笑，继续向前走去，显然，他对曹燕飞的态度，大感欢愉。

这条甬道，亦甚幽暗，而且愈走愈黑，行了一阵，加入浓雾之中，已伸手不见五指了。

说话之间，忽听一声怪吼，传了过来。

这声音似虎非虎，声如雷鸣，听来异常吓人。

曹燕飞道：“这是什么声音？”

葛炜道：“老虎！”

石三公道：“不像，一点也不像，老夫生平之中，不知见过多少老虎，听过多少老虎叫，这声音有些不对。”

耿震道：“听那声音，似是离此不远。只怕就要遇上。”

大愚道：“老衲亦觉得这声音不像老虎……。”又是怒吼传来，打断了大愚之言。

这次群豪都已用心分辨那吼叫之声，果然不是老虎。

但因其声音粗重，听去和虎吼相似，如今既然确定不是老虎，以这些人的经验，一时之间，也无法判定是什么怪兽。

沉默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石三公当先开口，低声对葛炜说道：“你们兄弟在山腹密洞之中，已住了将近半年之久，想必已听到过这种声音了？”

葛炜摇摇头，道：“我只知道这山腹密洞之中，有一条硕大的巨蟒，听过它的叫声，但巨蟒的声音，和这形若虎吼的声音，大不相同，何况这中间，

隔着这一条火道，巨蟒绝难游入此地。”

曹燕飞长长叹一口气，道：“这真是一处奇怪的地方，短短一条甬道之中，能分成极寒极热，两种大不相同的气候，实在是不可思议。”

大愚禅师接道：“天地间造物之奇，岂是人所能想到，这且不去管它，眼下重要之事，咱们必得先行筹好一个对付那怪兽之策。

在这等山腹密洞之中，既少食用之物，冷热又大不相同，而那怪兽能够生存此地，自然非寻常的虎豹之物了。”

石三公道：“不错，老禅师一言中肯，咱们必得先想好对付那怪兽的办法。”

童叟耿震说道：“除了石兄之外，其余之人，身上都有兵刃，不论遇上什么样的怪兽，只要他不会喷毒伤人，咱们都可对付得了，至低限度，亦可自保。”

群豪想了一想，深觉他说的不错，以几人的身负武功和英名，难道还真的害怕一头猛兽不成。

忖思之间，又传来一声怪吼。

这次声音甚是清晰，似是就在前面不远之处。

曹燕飞当先停了下来，道：“奇怪呀！”

石三公问道：“什么事？”

曹燕飞道：“适才听来，那吼叫之声，似是尚在甚为遥远的地方，怎的突然之间，却似到了身侧不远之处呢？”

耿震道：“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就算是普通的虎豹之类的猛兽，亦是极为迅快。”

曹燕飞冷笑一声，道：“耿老前辈未免太大意了，刚才本座分辨那兽吼之声，至少在数里之外，在这黑暗的甬道之中，能够在片刻之间奔行了数里行程，只怕比起你我的轻功，胜过甚多了……”

忽听葛炜低声说道：“看！前面是什么东西。”

群豪凝目望去，果见两点碧绿的光芒，不住的闪动，似两颗放置在黑暗中的明珠，石三公看了一阵，突然低声说道：“只怕那两点寒光，就是咱们听到那吼叫的怪兽双目。”

曹燕飞道：“不错啦！如若那两点碧光不是眼睛，哪里会不住眨动。”一抬右手，拔出了背上长剑。

大愚禅师突然挺身而出，道：“老衲手中的兵刃又长又重，在前面替诸位开路了。”大步向前走去。

但见那两双眼睛，忽睁忽闭，那两点碧光也忽隐忽现。

群豪鱼贯的相随在大愚禅师身后，逐渐的接近了那隐现的碧光。

这时，群豪心中，都已承认了那两点碧光，是一头前所未见的怪兽双目，只是甬道过黑，暗中无法看到他身貌形状。

大愚禅师暗中运气戒备，提起禅杖，大喝一声，冲了上去。

石三公哈哈一笑，道：“老夫生平之中，只用过三次兵刃和人动手，目下处身环境不同，天然的险恶变化，已使人有着朝不保夕之感，再加上这等前所未见的怪兽，老夫也要破例的再用一次兵刃了。”

只见石三公探手入怀，抖出一条形似软鞭之物，但从头至尾，只不过尺许长短，粗如桃核，群豪看了半晌，都认不出是什么兵刃。

大愚禅师，接近那怪兽四五尺处，那怪兽仍然卧着未动，只把两双碧

光闪烁的双目，凝注在大愚禅师的身上。

双方相持了片刻，大愚突然一挥禅杖，直点过去。

就在他禅杖点出的同时，那怪兽突然站了起来，疾快的向后退去，竟然没有反扑抗拒。

大愚微微一怔，横杖护身，紧随那怪兽身后追去。

那狮头蛇身的怪兽，似是有意为几人带路一般，奔行一阵之后，就停下来回头瞧瞧几人，然后再向前奔去。

大约有一顿饭工夫之久，那怪兽突然停了下来，一双碧绿的怪目瞪着五人，举起前腿，在一面石壁之上敲打。

大愚当先追到，望着怪兽敲打的石壁，低声说道：“难道这石壁之中，有什么古怪不成。”

石三公大步走了过去，右手横着那桃核粗细的短棒，防备那怪兽施袭，左手在那石壁上面摸去。

那狮头蛇身的怪兽一见石三公走了过来，竟缓缓退了下去。

曹燕飞望了怪兽一眼，说道：“这怪物看去形状骇人，但性情却是十分驯良。”

葛炜接口说道：“此兽形状如此可怖，一旦发威，想必凶猛绝伦，也许咱们没有激怒于他……。”

大愚禅师接道：“老衲的看法，此兽可能有求于咱们，是才这般驯良。”

忽听一阵轧轧之声，石三公突然倒跃而退。

群豪凝目望去，只见一座浑然而成的石壁，缓缓裂开一座石门。

耿震一皱眉头，道：“这地方早已有有人住过了，这座石门分明是人工开成，用机关控制。”

石三公道：“耿兄说的不错，兄弟手指触在壁间一个突起石丸之上，立时一阵轧轧之声……。”

说话之间，忽见那裂开的石门之中，飘出缕缕香烟。

第四十六回 进血池五毒显威

自入这石洞之后，连番遇上凶险。

对这神秘阴沉的地方，已经深怀戒心，见缕缕香烟飞出，立时闭住呼吸。

只见那狮头蛇身的怪兽，突然一矮身子，进入了石门之中。

石三公老奸巨猾，仍然不肯冲进石门，却站在门外高声问道：“小兄弟，兽性难测，小心被那怪兽伤了。”

只听葛炜的声音，从石门之中传了出来，道：“这怪兽生性驯服得很。”

石三公低声说道：“这香烟之中无毒，咱们也进去吧！”

说完，一侧身当先而入。

大愚禅师等相随而入，进了石门。

这是幽黑的石洞，洞中香烟弥漫，扑鼻沁心，但因那烟气过浓，更增

了视物困难，以几人超异常人的目力，只不过可见到四五尺左右。

葛炜和那狮头蛇身的怪兽，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曹燕飞一皱眉头，冷冷说道：“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进去瞧瞧啦。”

仗剑护胸，大步向前进去。

洞中弥漫的香烟，经过一阵飘飞，浓度渐减，景物已逐渐的清晰可见。

只听葛炜的声音，遥遥传了过来，道：“老禅师快些过来。”

声音似是透过重石壁，缭绕在石室之中。

大愚禅师正待开口，葛炜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你们绕过左面洞角之处。有座狭窄的石门，就可以看到我了。”

大愚禅师等依言绕了过去，果然瞧见葛炜和狮头蛇身的怪兽，站在一起，抬头仰望，不知在看什么事物。

曹燕飞排众而出，当先走了进去。

这是座方圆不过两丈的石室，经过一条狭窄的甬道，连接在一起。

靠后壁处，有一座突起的石墩，在平滑的石面上，只见盘膝端坐着一个胸垂白髯，全身道装的老人，双手平放在膝盖之上，留着尺许长短的指甲，双目紧闭，长眉如雪，长披的白发散垂在石面上。

在他盘坐的双膝前面，放着一具白玉的石鼎，鼎中香烟袅袅，满室清香。

葛炜呆呆的望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回头对站在身侧的曹燕飞，道：“这个人死是活呢？”

曹燕飞道：“纵然是死人，也是死了不久。”

这时，大愚禅师、石三公等都已走了进来，只听石三公的惊呼声：“血池，想不到世上当真有血池这个地方。”

曹燕飞凝目望去，只见那雪白如玉的石鼎之上，雕刻着血池二字，只是字色和石色一般模样，不留心很难看得出来。

大愚禅师激动的说道：“这么说来，那白衣长髯，道装白发的老人，定然是传言之中的罗玄了。”

葛炜大喝一声：“罗玄。”

说着，急步向前走去。

童叟耿震一个箭步，疾如流矢一般向前跃了过去，身子一横，拦住了葛炜的去路，说道：“小娃儿，沉住气。”

葛炜脸色一变，双目凝注在耿震脸上瞧了一阵道：“好吧！”

说完，缓缓向后退了两步。

只见那狮头蛇身的怪兽，突然仰起头来，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颈间长毛，根根倒竖起来，露出一口森森的白牙，直似要择人而噬。

这怪兽的形状，已极难看，这一发威，更是面目狰狞，叫人望而生畏，室中群豪，都被它一声怒吼，骇得心头一跳，向后退了两步，运气戒备。

香烟飘纱中，突然飘过一股腥臭之气，触鼻欲呕。

石三公摇摇头道：“什么气味……”一语未完，突见那狮头蛇身的怪兽，身子倏的一转，疾向外面扑去。

紧接着外面石室中传出来一阵隆隆的震声。

葛炜一转身，当先向外奔去。

石三公低声说道：“咱们一起出去瞧瞧吧！”

步出那狭窄的甬道，群豪都不禁为之一怔。

只见一个巨大如桶的蟒头，顶上生着红冠，巨口盆张，红信伸缩，似是要冲入室中。

那狮头蛇身的怪兽，当门而立，双爪挥舞，挡住那巨蟒，不让他冲入石室。

石三公怔了一怔，道：“这等巨蟒，世所罕见，咱们该帮那怪兽，先把这巨蟒除去……。”

童叟耿震接道：“这巨蟒虽然硕大骇人，但最可怕的还是蟒头上的红冠，千年红鹤顶，万年红蟒头，这巨蟒的年代，至少在数千年以上了。”

大愚禅师提起禅杖，道：“老衲去助那怪兽一臂之力。”

说完，沿着石壁向洞中走去。

曹燕飞道：“如若咱们晚入这石室一步，在那甬道中遇上了这条巨蟒，只怕都已没有命了。”

但觉腥臭之气，阵阵扑来，闻之欲呕。

石三公一面退向石壁一侧，一面低声说道：“诸位快请闭住呼吸，这巨蟒口中的腥臭之气，只怕蕴含着剧毒。”

耿震、曹燕飞等，都依言向石壁旁侧退去。

这时，大愚禅师已经沿着石壁走近那洞口之处，高举手中禅杖飞待劈下，忽听曹燕飞施展千里传音工夫说道：“大师且慢下手，这巨蟒如此巨大，如若大师一杖，未能击毙于他，势非激怒于它不可。”一面急步行来。

大愚禅师回头说道：“道兄之言虽然不错，但咱们岂能就这般袖手旁观不成？”

曹燕飞已行至大愚身后，附在他耳边说道：“大师请运聚全力，举杖作势，本座站在石门之后，如若你一杖能够击毙这巨蟒，那是最好不过，万一被他逃避开去，我就迅速的推上石门，拒蟒于门外，再协商除蟒之法。”

大愚道：“道兄心细如丝，兼顾细微，老衲佩服的很。”

这当儿，两人相距那忽伸忽缩的蟒头，只不过三、四尺远，似是已然被那巨蟒发现，只见蟒头暴张，发出几声咕咕大声，巨口一张，疾向那怪兽咬去。

那怪兽颈间丛毛怒张，长腿一挥，利爪如剑，疾向蟒头抓去。

大愚禅师禅杖疾沉，用出全力，猛击而下，铁禅杖带起一阵啸风。

那巨蟒突然一收瞬头，缩出洞外，避开了杖势。

曹燕飞双手用力，推动石门，但闻石壁相击之声，石门急快的关了起来。

那怪兽眼看石门闭上，心中似是极为快乐，满室跳跃，不断的发出低啸。

石三公急步行过来，背靠石门之上，目注那跳跃着而发出低啸的怪兽，道：“这东西虽是很难看，但生性却是十分灵巧，只怕他一旦发起兽性，难以制服，倒不如借此机会，把它除去的好。”

曹燕飞道：“此物虽然难看，但却似通灵之物，而且不畏蟒毒，那等庞大的巨蟒，也似对它有着几分忌惮……。”

那怪兽突然停下跳跃，两双巨目，望着两人，似是在全力戒备一般。

只听砰然一声大震，那石门几乎被一股巨大的撞击之力震开。

童叟耿震急急跑了过来，伸出一掌，推在那石门之上，说道：“外面既

有开门机关，想这室内亦当有闭门的机关，可是没有火摺子，不知要摸索多久，才可找到。”

大愚禅师正待接口，忽听室内之中，传出来一种“嗤嗤”之声。

那怪兽突然掉过头，奔入室内之中。

曹燕飞怔了一怔，道：“这是什么声音？”正想举步进入室内，又是一声砰然大震传了过来。

这一次的力道，似是强过上次甚多，那石门又被震开了一尺左右，幸那撞来力道，只是一股猛劲，一击未开，立时消失。

石三公道：“这东西好大的气力。”

耿震道：“咱们就这样和他耗下去，不是办法，非得想个法子不可。”

大愚禅师瞧了手中的禅杖一眼，说道：“老衲这支禅杖，结实丧的很，就用它顶住石门如何？”

曹燕飞道：“最好在禅杖后面，打个石坑，免得被滑震开去。”

大愚禅师取好距离，挥动铁杖，击开一个小坑，一端放入坑中，一端顶在石门之上。

室内中嗤嗤之声，已然消失不闻，那怪兽和奔入内室的葛炜，亦似投入大海的沙石，不闻一点声息。

石三公忍不住高声叫道：“小兄弟，小兄弟……”

一连呼叫数声，仍不闻回应之声。

耿震一皱眉头，道：“奇怪呀！这家夥搞什么鬼，咱们得进去瞧瞧……。”

大愚禅师道：“老衲留守此门，三位进去看看吧？”

石三公道：“有劳大师了。”当先向复室冲去。

只见那石墩上端坐的道装老人，已然不知去向。

那狮头蛇身的怪兽和葛炜，都突然消失了行踪，生似这石室之中，有着一一种神秘的力量，吞去了所有的人。

景物依旧，石室四壁，看不出一点可疑的迹象，三个人同时为这不可思议的变化，震动了心神，彼此之间惘然相顾，大有手足无措之感。

石三公哈哈大笑，道：“这就是老朽所说，那比鬼更为可怕之物了！”

曹燕飞道：“是什么？”

石三公道：“人！哈哈，人，人比鬼更为可怕！哈哈……”

石室聚音，他这放声一笑，满室尽都是大笑之声，震得人耳际嗡嗡作响。

耿震大声喝道：“你笑什么？”

这一句喝问之声，用力甚大，掩过了石三公的大笑之声。

石三公收住笑声，脸色肃然的说道：“因此老朽推论，咱们生离这石室希望已经不大。”

曹燕飞突然拔出长剑，说道：“那也未必，不论这室中是人或是鬼，咱们都不该坐以待毙了。”

耿震取下九节金环，说道：“这室中定然有什么暗门。”

抖手一环，击在那石鼎之上。

这一环用力甚大，那石鼎顿时被一环击得片片碎裂。

这一片浓重的白烟，突然泛升而起，散布满室。

那石鼎之中，积满了白色的烟灰，也随着飞起的浓烟散布开去。

曹燕飞一耸柳眉说道：“老前辈击破石鼎，于事何补……。”

一语未完，突然一阵嗤嗤之声，传入耳际，那端放的石墩缓缓向下面陷去。

耿震回顾了曹燕飞一眼，道：“不是老朽这一击，只怕有得咱们找了。”

曹燕飞默然不语，望着那下沉的石墩。

石三公一面举步而行，一面说道：“咱们得过去瞧瞧。”

他嘴巴虽然说的十分强硬，但举动却是缓慢异常，走到那石墩陷落之处。

童叟耿震和曹燕飞紧随着围拢上去，探首向下一看，只见一道石梯，向下面通去。

石三公皱皱眉头，道：“咱们要不要下去看看？”

此人老奸巨猾，处处动用心机，心中虽想下去，但又怕走在最前面遇上什么凶险，故而出言相激。

曹燕飞适才受了耿震两句顶撞之言，心中憋了一腔怒火，冷笑一声，道：“两位跟在本座后面吧！”

说罢，当下踏梯而下。

走完了九级石梯，又一座广大的石室，那盘膝而坐的白髯白发老人，仍然端坐一座石墩之上，在他的身侧有三座同样的石墩。

这时，石三公和耿震都随着走了下来，看到那三个同样的石墩，心中恍然大悟。

石三公长长叹息一声，道：“这白发道装老人，定然是罗玄了，江湖上盛传此人无所不能，不但医道精博，武功绝世，而且还深通建筑消息之学……。”

说话之间，又响起一阵轧轧之声，那盘膝坐有人像的石墩，突然向上升去。

那石墩上升的速度甚快，片刻之间，已升到洞口之处，刚好把那洞口紧密的封闭起来。

这座广大的石室四角，分嵌着四颗明珠，不知借何处光华透照了进来，反射出一片珠光，可以清晰见到大厅景物。

曹燕飞一跺脚道：“大愚禅师，尚留在上面石室之中，洞口既被石墩封闭，操纵那石墩升降的石鼎，也被耿老前辈打破，只怕他难以找到咱们了。”

石三公淡然一笑，道：“眼下咱们已进入了传言的血池之中，山腹石壁，于世隔绝，是生是死，甚难预料，但既然到了此地，岂能空手而回……。”

童叟耿震接道：“传言这血池之中，留有罗玄的武功密录，和他采集的天下奇药，炼制而成的灵丹，如若那白髯白发道装老人，果是罗玄，这石室当是他避世养身之地，咱们得仔细的搜它一搜，或有奇遇奇获，亦未可知。”

两人你言我语，绝口不提大愚禅师。

曹燕飞暗暗忖道：“这两人一搭一档，用心阴险，眼下我人单势孤，如若和两人冲突起来，势必要吃大亏不可，为今之计，只有智求，不能和两人力拼。”

她虽是女流之辈，但也是一派掌门之才，遇上紧要关头之时，不但心神不乱，而且思虑周密，洞察细微，衡度形势。

石三公突然回过头来，目注曹燕飞，微微一笑，说道：“耿兄要仔细搜索这座石室，不知曹掌门意下如何？”

曹燕飞心想两人如搜查出罗玄的宝藏，自己的处境，势将险恶万分，

多她一分，这两人绝不甘心，但势又不能反对。

当下淡然一笑，道：“两位之意，本座极为赞成，不过……”

童叟耿震接道：“不过什么？”

曹燕飞道：“如若这石室当真是罗玄藏宝之地，想来必有机埋伏，咱们入此山腹之时，共有六人，眼下已六去其三，只余下三个人了。

因此，本座甚望两位老前辈小心一些，万一中了罗玄埋伏，宝藏未得，人先受伤，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她一面设词延误两人搜查的行动，一面暗筹如何破去那操纵石墩升降的机关，招呼大愚禅师下来，只要有禅师同在，就不畏两人的合手之势了。

石三公哈哈一笑，道：“这话倒也不错，但咱们已陷入绝地之中，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冒险求生，何况搜得罗玄的宝藏，当不难傲视武林同辈，老夫甚为赞成耿兄之意，纵冒中伏之险，亦当在所不惜。”

曹燕飞星目环扫了石室一周，说道：“这室中景物，一目了然，不知从何处下手搜查？”

石三公微微一笑道：“此地既发觉了罗玄的尸骨，难道他的藏宝放在别处不成。”

曹燕飞心中一动，接口说道：“罗玄才智绝世，岂肯这般大意，如那白髯道装老人，当真是他的尸骨，那有不加保护之理，这座石室，只怕还有通路。”

童叟耿震哦了一声，接道：“那娃儿和那狮头怪兽，哪里去了？”石三公一面说话，一面留神搜着四壁，忽然发现左面壁角之处，有一道向里凹去的石槽，顾不得回答耿震之言，放腿奔了过去。

童叟耿震、曹燕飞一齐追了过去。

石三公伸出右手，探入那石槽之中，果然摸到了一个金环，正待用力拉那金环，突听一个娇脆但却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放开手。”

这声音起自石壁一角，来的是那样突然，三人虽然身负着上乘武功，也不禁为之心头一震，一齐转头望去。

只见一个容色绝世的白衣少女，缓步走了过来。

四壁完好，不见洞穴，此女突然出现，带来了一片恐怖的气氛。

三个人同时呆了一呆，齐声喝道：“你是人是鬼？”

白衣少女冷冷说道：“只怕你们瞎了眼睛，瞧我不到，才这等疑神疑鬼了。”

石三公略一定神之后，暗暗忖道：“一个小娃娃儿，纵然是鬼，又有何惧。”

他胆子一壮，冷然说道：“我们地势不熟，你又隐身在暗处，看不到你，也不算是个丢脸的事。”

白衣少女走到相距三人四五步处，陡然停了下来，说道：“你们如还想活命，那就自行放下兵刃。”

耿震哈哈一笑，道：“好狂的口气，你是罗玄的什么人？”

白衣少女冷笑道：“你们不用问我是谁，再不放下手中兵刃，束手就缚，可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石三公怒声喝道：“小小年纪，讲话这等放肆，你可知老夫是何等人物吗？”

白衣少女道：“哼！两个糟老头儿，一个女道士，我眼睛远未瞎了，难道看不见你们的衣着？”

石三公大怒道：“不论罗玄是否还在人世，老夫也得先教训你一顿再说。”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白衣少女冷笑道：“好啊！你想动手吗？”

双肩一晃，脚不移步，有膝腿不屈的突然向旁侧闪开三四尺远，冷冷说道：“我懒得和你们动手……。”

童叟耿震早已暗中提气，蓄势待发，眼看石三公劈出掌力，被那人一闪避开，立时紧接着拍出一掌。

白衣少女这次不再闪避，玉腕一扬，素手疾翻而起，竟然硬接童叟耿震一击。

两股掌力悬空一接，耿震突然觉得心头一震，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一步。

看去弱不禁风的一个女孩子，竟然有这等深厚的功力，大出了童叟耿震之外，不自禁的多看了那白衣少女两眼。

只见她眉儿微皱，星目闪动，脸泛桃花，发覆绿云，当真是耀眼生花，动人至极。

只是她神情之间似是有一股异于常人的冰冷之气，掩遮了她的美艳风韵，使人一睹之下，不敢妄生邪念。

耿震仔细瞧了一眼，急急的偏过头去。

曹燕飞目睹这位年轻幼小的姑娘。功力竟然能和耿震抗拒。

她心中突然一动，暗暗忖道：“此女一时虽然无法分出敌友，但对我三人一视同仁，有她在，耿震、石三公纵有除我之心，亦不敢付诸行动……。”

心念一转，反而对白衣少女生出了相惜之心，当下微微一笑，道：“姑娘贵姓？”

白衣少女打量了曹燕飞一眼，冷冷说道：“我姓什么，于你何干？”

曹燕飞一皱眉头，强忍下心中气忿，说道：“本座相询姓名，并无恶意，姑娘不用多疑……。”

白衣少女突然探手入怀，摸出一条白色的索绳，道：“你们如若想活下去，那就赶快收起兵刃，用这白索缚起双手，我带你们到一处安全所在……。”

石三公冷笑一声，道：“如若我们不答应呢？”

白衣少女道：“那你们就等着死吧！”

说着，挽起白索，突然转身而去。

耿震低声说道：“这女娃儿有点邪门，一个人怎会住在这等人迹罕至的山腹之中，我们不能让她走脱了。”

石三公一面点头，一面大声喝道：“站住！”

说罢，纵身一跃追了上去。

白衣少女生似背后长了眼睛一般，隐入一个突出的石壁之后。

石三公疾追而至，探手抓去。

白衣少女突然冷笑一声，回手拍出一掌。

石三公右手一挥，硬接一击。

两股掌风，悬空一撞，石三公登时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

就这一缓之间，耳际间已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

原来那突石之后，有一座暗门。

石三公接了那白衣少女强力一掌，一时之间，提聚不起真气，眼看那白衣少女进入石门，却是无法阻止。

曹燕飞和童叟耿震联手赶到时，那石门已然关闭了起来。

石三公满脸愧色的说道：“这女娃儿武功不弱。”

大进一步，走近石门，扬手一掌，向那石门之上推去。

但那石门坚固无比，石三公用足了全力，仍分毫难动。

耿震微微一皱眉头，道：“这女娃儿说咱们等死之言，实是叫人不解？”

曹燕飞长长叹息一声说道：“只怕她不会是虚言恐吓。”

耿震道：“老夫倒是有些不信。”

一语未完，突听另一角石壁之处，又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

三人同时觉得心头一震，不自禁转头望去。

只见那右面一角石壁，突然缓缓的裂开。

两点碧光，由那裂开的石壁透射出来。

曹燕飞吃了一惊，道：“长虫，那条巨蟒。”

石三公随手一挥手中兵刃，击在一块突出的石壁上，敲落了两块碎石。

童叟耿震伏身捡了起来，一块分给石三公，一块握在右手之中，左手倒提双环，目注那两道闪动的碧光。

但见那碧光，缓缓向外移动，逐渐向外行来。

石三公长长吁一口气，道：“两位放心，这怪物不是巨蟒。”

童叟耿震突然一抖右手，手中右块脱手飞出，挟着一阵啸风之声，直击过去。

但闻砰的一声，那两点闪动的碧光，忽然隐失不见。

石三公放声大笑道：“打中了，哼！就这一点微末伎俩，也敢大言不惭-----。”

余音未住，忽见那裂开的石壁间，疾快的射出一条黑影。

石三公笑声顿住，扬腕一挥，打出扣在手中的石块。

那黑影跃出裂开的石壁之后，变得十分灵活，长身一跃，悬空打了两个轮转，竟然避开了这一击。

曹燕飞柳眉一皱，道：“这是什么？”

只见那黑影，落着实地之后，缓缓舒展开身躯，竟然是一条罕见的奇大蜈蚣，目如桃核，碧光闪烁，身躯已舒展开，足有三尺多长，紫红闪光背上，似蒙着一层白纱。

童叟耿震呆了一呆，叫道：“好大的蜈蚣。”

只见那巨大的蜈蚣，双目注定了三人停身之处，长腿伸动，身躯缓缓的向上升起，作势欲扑。

石三公急道：“这蜈蚣不但巨大的骇人，而且乃极为罕见的金翅蜈蚣，背上白纱，乃双翅，当心它飞起袭人，咱们快些分布开去，形成三角之势，彼此可以相互救应。”

耿震、曹燕飞依言而行，迅快的散布开去。

两人刚刚站稳脚步，那蜈蚣已跃飞而起，疾如离弦流矢一般，猛向石三公冲了过去。

曹燕飞当先出手，陡然向前踏出一步，一挥手中长剑，迎向蜈蚣劈了下去。

耿震手中的金环，紧随急翻而起，劈向那蜈蚣后尾之处。

石三公却突然一侧身子，横向一侧跨出五尺，避开了那蜈蚣袭击之势。

只听啪的一声轻响，耿震手中的金环，正击在那蜈蚣身上。

曹燕飞剑光一闪，斩断了那蜈蚣两条长腿下来。

那蜈蚣在受创之下，忽的一收身子，数尺长短的身子，忽然卷成了一个圆圈，悬空打了两个翻转，飞跃到一丈开外，落在石地之上。

曹燕飞想不到，这般轻而易举的重创了这等骇人听闻的巨大毒物，不禁微微一笑道：“这般看来，除去这毒物，并非是什么难事。”

石三公笑道：“曹掌门一剑斩了他两个长腿，只要能再斩他几条腿下来，纵然不足致命，但也会流干身上存血而死。”

凝目望去，只见那蜈蚣断腿之处，鲜血泉涌而出，流湿两尺方圆。

耿震接口说道：“这毒物全身最弱之处，可能就是他的长腿，适才老前辈中它背上一环，倒是未见伤得。”

三人的心情，已然恢复了轻松，不似初见蜈蚣时那等紧张。

只听一个冰冷娇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这条金翅蜈蚣，乃血池护丹五毒中最毒的一物，你们伤害了他，还敢这般漫不经心，哼！自找死路。”

石三公道：“那女娃儿还未离开……。”

但闻耿震大声喝道：“石兄小心。”

石三公转头看去，只见那巨大的蜈蚣，背上形如白纱之物，已然张开，凌空疾扫石三公，双钳挥动，腥气逼人。

这次来势，较上次更为凶猛，曹燕飞想出剑截击，都未来得及。

石三公心头一震，急急飞身一跃，纵飞一丈多远。

哪知蜈蚣双翼展开之后，已能在空中上转弯，竟然如影随形一般，紧紧追随在石三公的身后。

石三公绕室盘走，转来转去，想把那蜈蚣避开，但那蜈蚣灵活异常，任他东弯西转，仍是无法躲开。

眨眼之间，已在大厅中转了数圈，同时，厅中的腥臭之气也愈来愈浓，触鼻欲呕。

耿震一面运气闭住呼吸，一面低声对曹燕飞道：“这蜈蚣似是认定了石三公，再要让它追逐下去，石三公早晚都要伤在那蜈蚣双钳之下，为今之计，咱们得早些设法把这条蜈蚣除去。”

曹燕飞道：“它飞行灵活，而且一直紧迫在石三公的身后，咱们如何才能下得了手呢？”

耿震急道：“眼下情势，已是万分紧张，不得不冒险一试了，咱们分别选择两处适宜出手的地方，然后再招呼石三公，要他故意经由咱们身侧走过，以便找出手机会除他。”

这时，两人早已被那腥臭之气，薰得头昏脑胀，渐觉体力不支，人虽还未晕倒，但神志已经开始有些迷乱不清。

曹燕飞哼了一声，一提真气，选了一处停身之处，横剑以待。

童叟耿震也找了个容易出手之处，高声对石三公道：“石兄，那蜈蚣飞行灵活得很，而且一直紧迫在石兄身后，极是不易施袭于他，石兄请从我们身侧绕过……。”

这当儿，石三公已被那紧随身后的蜈蚣，追得满头大汗，那飞行迅快，转动灵活的蜈蚣，似是被钉在石三公的身上一一般，一直追随在他的身后。

迫得石三公连回头反击的时间也没有，一听耿震招呼之声，立时一转

弯冲了过去。

曹燕飞凝神相注，举剑以待，石三公刚已过去，立时挥剑猛劈出手，这一剑不但势道奇猛，而且准确无比。

只听当的一声，正击在那蜈蚣身上，但觉一股极浓重的腥臭之气，迎面扑来，头重脚轻的一跤跌倒在地上。

石三公停下身子，回顾了那蜈蚣一眼，叹道：“这东西当真是厉害的很……。”砰的一跤，摔倒地上。

原来他在那蜈蚣追逐之下，一直提聚全身功力奔行，如今那蜈蚣被曹燕飞剑势击中，跌向一侧，得以回顾了那蜈蚣一眼，功力一懈，那吸入胸中的毒气，陡然发作，只觉一阵头重脚轻，站立不稳一跤跌倒。

石室中，只余下了一个童叟耿震，毒性还未发作，但亦神志不清。

那蜈蚣被曹燕飞一剑击中，似亦受伤不轻，蛰伏在一角不动。

耿震虽已感到身体不支，神智迷乱，但他还知道眼下处境的险恶。

摇摇晃晃的走到曹燕飞身侧，低下头去，仔细瞧看了一阵，忽然高声叫道：“姑娘，姑娘，在下等已愿束手就缚了-----。”

勉强说出了几句话，人亦倒在地上。

当他醒来之时，双手已然被人捆着，坐在一座石室之中，在他身侧，并坐着曹燕飞、石三公、葛炜等三人，一道白色的索绳，把四人连扣在一起。

石三公、曹燕飞人尚未醒，但葛炜却是早已醒来多时，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望着石三公等三人出神。

耿震轻轻的咳了一声，道：“小兄弟！你也是被那白衣女娃儿捉来的吗？”

葛炜突然回过头来，望了耿震一眼，道：“是啊！那丫头武功高强的很。”

耿震道：“你不是中了那金翅蜈蚣之毒，失去了抗拒之能，才被擒来的吗？”

葛炜摇摇头，道：“不是，我是和那白衣少女动手相搏，打她不过，失手被擒。”

耿震突然想起了那狮头蛇身的怪兽，忍不住问道：“那狮头怪兽那里去了？”

葛炜道：“我和那怪兽闻得异响而入，无意间，触动了机关，陷入地下一石室中，就遇上那白衣少女。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被她擒来此处，至于那狮头蛇身怪兽哪里去了，我就不清楚啦……”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你可知那白衣少女是什么人吗？”

耿震道：“这个老夫就知道了。”

葛炜道：“我知道，她乃是冥岳妖妇手下的三个女弟子其中之一？”

耿震吃了一惊，道：“那白衣女娃儿如果是冥岳中人，咱们岂不是自行投入了罗网之中吗？”

葛炜一笑，道：“谁说不是呢？”

耿震心头大急，用力一拉手上索绳，想把曹燕飞或石三公，警醒一人，也好研究对策。

但两人中毒，要比他深得多了，虽然已经服过解药，但一时之间，却是也难醒来。

耿震目注葛炜问道：“我们被送入此地之时，你可在这石室中吗？”

葛炜道：“我看着你们进来的。”

耿震奇道：“为什么他们不会醒来呢？”

葛炜道：“你不要急，我亲眼看到那白衣少女在你们三人口中，各放了一粒丹丸，既然你能醒来，他们自然是不会不醒，或许在时间上有些早晚不同罢了。”

耿震不再言语，一面暗思脱身之法，一面暗中运气，既可测知中毒之后，是否功力上打了折扣，亦可暗中试行能否一举挣脱索绳。

正在暗运功力之余，忽听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睁眼看去，只见那白衣少女手中托着一颗龙眼大小的明珠，缓步走了进来。

那珠上光芒灿烂，照得满室通明。

只见她转动一下俏丽的双目，打量耿震一眼，冷然问道：“你醒来多久了？”

耿震轻轻的咳了两声，借机筹思了措词，答道：“醒来有一会了。”

白衣少女眼珠儿转了两转，问道：“现在生死两条路，任凭选择一条。”

耿震道：“生路怎样？死路又是怎样？”

白衣少女道：“简单的很，如若想活，那就听我之命，甘心为我效劳，但我也并不亏待你们，除了清除那金翅蜈蚣残毒之外，还传授你三招武功，虽只三招，但威力却是强大的很……。”

她微微一顿之后，又道：“想死吗？那更容易了，我也不杀你们，只把你们送入那座广大的石室中，让那护丹五毒，吃了你们就是。”

耿震皱了眉头，道：“老夫是何等身份之人，岂能甘作你一个女娃儿的属下？”

白衣少女道：“好汉不提当年勇，此一时彼一时，我也不想逼你们，生与死，任由你们选择。”

耿震暗暗忖道：“此女神情一片冰冷，说得出口，就做得到，太过顶撞于她，只怕她当真会把我送去喂那蜈蚣……。”

他乃有丰富阅历之人，心念略一转动，立时想到了一个暂时解脱之策，说道：“此事让老夫一人甚难决定，待他们醒来之后，容我们计议一番再作道理。”

那白衣少女道：“好吧！反正是没有第三条路好走，不是听命于我，就只有死路一条。

缓缓转过身去，目光凝注在葛炜的脸上，问道：“你可想好了吗？”

葛炜摇摇头，道：“没有，生死何等重大，岂能一念而决，我还得多想一想。”

白衣少女道：“你还要想多少时间？”

葛炜道：“我也不知道，想好了，我自然会告诉你。”

白衣少女冷冷的说道：“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生死，完全操在我的手中，我可以把你碎死万段。”

葛炜道：“你在出其不意之下点了我的穴道，使我失去反抗之能，杀我虽然容易，但可算不得什么正大行径。”

白衣少女道：“说了半天，原来你的心中不服。”

葛炜道：“自然是不服气了。”

白衣少女凝目寻思了片刻，道：“如若我解开了你的穴道，解去你身上绳索，让你有足够的时间，运气调息，然后咱们再动手相搏，你如打我不过，再被我点中了穴道，心中服是不服？”

葛炜道：“那我自然是服了。”

白衣少女道：“单是服气，也是无用，我要你答应听我之命，甘心为我效死……”

她微微一顿之后，又道：“哼，本来我有一种药物，只要迫你们服用下去，你们自然会服服帖帖听我之命，而且终身一世，不敢背叛于我，只是我不愿那样去做罢了……。”

一面说话，一面伸出纤纤玉指，解开了葛炜身上的绳索，拍活了他的穴道。

葛炜穴道被解，立时一跃而起，伸动了两下手臂，活动一下全身的脉穴，然后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这一战，不只是关系他着的胜负荣辱，而且关乎着他的生死命运，是以看得十分严重，丝毫不敢存大意之心。

那白衣少女倒是满不在乎，美目流转，满室盯量，行态之间若无其事。

这时，石三公和曹燕飞，也清醒过来，六道眼冲，凝注在两人身上，观望着局势的发展。

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那白衣少女已等得不耐起来，冷冷对葛炜说道：“你还没有调息好吗？”

葛炜突然睁开双目，说道：“我想起来啦！你是冥岳妖妇的门下……”

白衣少女淡然接道：“大惊小怪什么？我是她门下，又怎么样？”

葛炜厉声喝道：“那妖妇现在何处，快些找她出来……。”

白衣少女冷然说道：“她要在这里，还容你们活下吗？哼！”

葛炜道：“怎么？你已经背叛了她？”

白衣少女道：“我是她门下，但却和她有着杀害父母之仇，谈不上什么背叛于她……。”

忽然一耸柳腰接道：“你尽管问这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干吗？如若不是我目下正需要人手相助，才不要你们这些臭男人，听我之命哩！”

葛炜道：“好啦！你出手吧！”

白衣少女忽然的嫣然一笑，道：“你要小心了。”举步直欺而上，迎胸拍出一掌。

她素来不笑，板着一张脸，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情，偶而一笑，更显风情万种，如花盛放。

第四十七回 冥岳主师徒交手

那白衣少女动人的笑容，葛炜不由看的一呆，竟似忘了在和人动手相搏，对方的掌势将要拍中前脑，仍然不知闪避。

白衣少女纤掌将要触及他前胸之时，陡然收了回来，怒声的喝道：“你可是认为我不敢杀你吗？”

葛炜只觉脸上一热，扬手一拳，直击而出。

白衣少女凝立不动，脸上又恢复那种冷漠的神色，直待葛炜击来的拳势，将要击中前胸时，才陡然向后一侧娇躯，轻描淡写的避开了一掌，右手

闪电而出，横向葛炜腕脉之上扣去。

她避开的灵活和及时，出手反击之势，更显迅快绝伦，葛炜几乎被她一把扣住腕脉，被迫得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

白衣少女紧随而上，借势急攻，指点、掌势，倏然之间，连攻八招。

那知葛炜身负武功，异常庞杂，白衣少女攻袭之势，虽然快速绝伦，但均被他奇出巧招，化解开去。

白衣少女一轮急攻，未能伤得葛炜，陡然向后退了三步，说道：“倒是未想到你的武功这等高强。”

葛炜虽然化解开了对方的一轮急攻，但却感到异常吃力，心中暗暗忖道：“这姑娘武功不弱，不可存轻敌之心。”

暗中一提真气，发出一记无影神拳。

那白衣少女忽觉一股暗劲逼到，心中吃了一惊，一面运气抗拒，一面冷然喝道：“好啊！你还会无影神拳。”

半年之前，大方神师和神钟道长联合武林高手围攻冥岳失利，群豪大部分中了迷药，被那冥岳岳主收用。

一部份，壮烈战死，临到大家将溃之际，神钟道长和甚多的武林高手，各显生平绝技，传给了葛氏兄弟。

二人在这山腹密洞之中，苦心练习，因为两人都有甚好的武功基础，又生的天资过人，半年时光，竟成了一身博杂之学。

但究竟时间过短，尚无法尽得精要，虽然胸罗无数绝技，但运用克敌之上，却难连贯发挥尽展妙用。

葛炜已对那白衣少女生出戒心，发出一记无影神拳之后，立时疾扑而上，左手一招“河岳流云”，划出一串指影，右手一记“冰河开冻”，打出一股凌厉的拳风。

这两招武功，一是武当派不传之密，一是华山派中绝学，他把两招奇学，合一用出，只看得石三公、耿震等，心头暗生凛骇。

但那白衣少女倒是毫不放在心上，素手挥展，一指点出。

葛炜但觉她点来的一指，有如急瀑狂流，汹涌而来，而且攻袭之处，又似是非救不可，好像自己急急攻出的两记绝学，完全失去了克敌之用，不禁心头大骇，急急向后跃退数尺。

只听那白衣少女冷笑一声，如影随形般疾冲而上，葛炜只觉右手一麻，右腕脉穴已被对方扣住了。

一侧观战的石三公等三人，也只看到那白衣少女手腕翻转之间，竟然冲破了重重指影扣拿住了葛炜腕脉。

只听那白衣少女，娇脆冷漠声音，说道：“你心中服了吗？”

葛炜双目神凝，盯注在那白衣少女的脸上，望了一阵，道：“好吧！我听你之命就是，放开了我的脉穴。”

白衣少女道：“我相信你的话，字字出自肺腑。”松开了葛炜腕脉，转身走到石三公面前说道：“你们三人想好了没有？”

童叟耿震，眼球一转，说道：“那位葛兄弟既然可以提出比武之求，我等难道不能按例相求吗？”

白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你们三人，老奸巨滑，如何能够和他相比？”

石三公道：“我等身中蜈蚣之毒，承姑娘相救，我等感激不尽，但姑娘要我等听命于你，身受奴役，此乃何等重大之事。就我等在武林身份而言，

纵然身受百刀横戮之苦，亦不能听命姑娘奴役。”

白衣少女笑道：“那不要紧，我有一种极为歹毒之药，只要给你们服用下去，你们不但要永远受我奴役，而且人也乐得浑浑睡睡，丧失了所有记忆，忘去羞耻之心。”

只听砰然一声大震，传了过来，似是一件极重之物击在石壁之上。

石三公轻轻咳了一声道：“有人来了，姑娘如若能释放我等，我等极愿和姑娘共御强敌。”

白衣少女初闻那大震之声，不禁微微一愕，但一瞬间，又恢复镇静之容，淡淡说道：“不要紧，那石门坚牢得很，用不到诸位费心。”

她一面伸手入怀取出一个玉瓶，拔开瓶塞，倒出来三粒红色药丸，托在掌心之中，说道：“这些红色药丸，名叫‘散魂丹’。

服用之后，就要丧失记忆，当今武林之世，不知有多少高手，被迫服下此丸，服役冥岳，你们如若不信，那就不妨试试。”

她的美丽容色之上，永远是一片冷漠，看不出喜怒之情，石三公等三个虽有着江湖阅历，亦无法从她神色间辨别出一些虚实，不禁面面相觑。

但闻那砰砰大震之声，连续数声，显然室外之人，大有发誓必破此石室的决心。

白衣少女回顾了葛炜一眼道：“你不要动，那石门坚固得很，他们敲打三日五夜，也是没有用。”

她缓步走近石三公等停身之处，探手一把抓起了童叟耿震的耳朵，说道：“你比他们先醒，就请先服此药吧！”

耿震吃了一惊，道：“姑娘且慢，在下答应就是。”

白衣少女道：“哼！我不怕你不答应。”

边说右手连挥，点了耿震身上两处穴道，又缓步走到石三公身前说道：“你有没有勇气服用下这颗药丸。”

石三公道：“药物之用，非关谋勇，老夫虽有视死如归的豪气，也不能服用此药。”

白衣少女道：“胆小鬼。”

她伸手点了石三公两处穴道，又缓步走到了曹燕飞的身前，说道：“咱们同是女儿之身，我也不来难为于你，你自己选择一条路吧！是服用这颗药丸呢？还是和他们一般让我点你少阴、少阳二经？”

曹燕飞虽然冷傲，但处在此等情势之下，亦不禁为之气馁，摇头叹息一声，说道：“这等求生不能，求死难偿的情景之下，本座不得不屈就于你的威权之下……。”

白衣少女接道：“我如不看你也是女人的份上，那里还会和你这般商量？”

曹燕飞道：“服药伤经，我都不清楚，你既然要我选择，那就请将这两种结果，讲给我听听如何？”

白衣少女道：“说起来，两件事都不好过，这药物服下之后，立时失去记忆，神志迷乱，不服解药，永远受我奴役，但却不会有痛苦的感觉。”

曹燕飞道：“如若你点伤我少阴、少阳二经呢？”

白衣少女道：“那就大不相同了，你仍然能记起往日之事，但那经脉收缩的痛苦，却不是任何人所能忍受，每隔两个时辰，必须我施展手法，疏通你闭塞的穴道一次，要不然涌血渐增，疼痛随加，全身的经脉，随同收缩，

生生把人疼死……。”

曹燕飞接道：“服药伤经，各极其毒，你的心当真是够狠了。”

白衣少女道：“我所见过的惨酷之事，比起我这等手段，何至残忍百倍。”

曹燕飞道：“你的目的只不过想使我们听命于你，受你奴役，你虽然点伤了我的经脉，但我们仍有着清晰的记忆……”

白衣少女冷冷接道：“我不信一个人能忍得那等经脉收缩之苦，而且这等痛苦，与时俱增，一次比一次来的厉害，你如自信能够忍得下去，那就不妨背叛我一次试试。”

曹燕飞长叹一声道：“那你就点我少阴、少阳两脉吧！”

白衣少女道：“是你自己选择的。”

她随手两指，点了她两处穴道，然后解开绳索，放了三人。

石三公立时出手，一语不发，挥掌攻去。

白衣少女冷笑一声道：“我早就料到了你们要作困兽之斗，哼！果然不出我的预料。”

言谈之间，几指随时扫出，迎向石三公腕脉扫去。

石三公被她奇招所袭，迫的向后退了一步。

童叟耿震借势欺上，一拳捣向后心，力道强猛，带着呼呼啸风之声。

白衣少女反臂一指，疾点而出，划向耿震肘间“曲池穴。”

一击之下，耿震亦被迫退了数尺。

曹燕飞翻腕抽出了背上长剑，但却凝目而思，不肯出手。

石三公大声叫道：“曹掌门，咱们在毫无抗拒能力之下，被她点伤穴脉，难道还要和她讲什么规矩不成，还不出手更待何时？”

曹燕飞道：“如若咱们一旦把她杀死，等一会伤势发作起来，那个解救咱们？”

石三公敞声笑道：“曹掌门多虑了，咱们不会生擒她么，惨刑相逼之下，还怕她狡赖不成了。”

他口中虽然说得声如洪钟，但心中却是感觉出情势不对，只觉此女出手武功，似是自成一格，凌厉中，含蕴着巧妙的变化，实使人防不胜防。

只听那白衣少女高声对葛炜说道：“快些过来。”

一面挥掌抢攻，迫退了石三公和耿震的夹击之势。

葛炜应声而上，挥手一拳，劈向石三公，石三公左手急忙一招“拒虎门外”，封开了葛炜攻来的拳势说道：“小兄弟，你发疯了吗？”

葛炜道：“大丈夫一言如山，我已答应了受命于她，岂可出尔反尔？”

说完，呼呼两掌，连环击出。

石三公一面挥掌封架，一面说道：“咱们眼下几人，已然是生死与共之局，此人还有通权达变之说，何况小兄弟是在她威迫之下，所作的允诺……。”

只听砰砰三声大震，石壁传音，震耳不绝，打断石三公未完之言。

白衣少女一皱眉头，掌势忽变，尽都是奇奥凌厉的招术，指袭向童叟耿震的要害大穴，倏忽之间，已把耿震，迫逼到石室中一个角落之间。

曹燕飞目睹耿震已难再事招架，如若再不出手，不出十合，耿震势非要伤在那白衣少女的手下不可。

虽然石三公和耿震心地阴险，对自己另有用心，但一路行来，不无患难与共之感，当下一挥长剑疾冲而上。

白衣少女娇躯一闪，闪开到势，冷冷说道：“很好，很好，我所学成几种武功，还不知威势如何，他一个人也非我之敌，你们联手而战，倒可以给我一个试验的机会了。”

说话之间，身法忽变，白衣飘飘，疾转在两人之间，掌拍指点，诡奇绝伦。

曹燕飞只觉她疾快轮转的身法，凌厉，诡奇的掌指，飘忽不定，自己空有长剑在手，竟有着无法施展之感，心头大为惊奇。

暗暗忖道：“这是什么武功，生平从未见过。”

转眼望去，只见葛炜已和石三公，打入了紧张关头，双方拳掌交错，激烈异常，看情形一时之间，还难分出胜败。

倒是自己和耿震联手之势，反而落在下风，被那白衣少女诡奇的掌指手法，迫得还手无力。激斗之中，忽听那白衣少女冷哼一声道：“你要小心了。”突然探手一把，直向曹燕飞手腕上扣去。

曹燕飞右腕疾向下面一沉，剑由下面倒翻而上，若点若劈的刺了过来。

那知白衣少女扣向曹燕飞右手的五指，忽然一转，竟巧快无比的抓住了曹燕飞的右腕。

曹燕飞只觉右腕一麻，手中长剑被那白衣少女夺了过去。

曹燕飞呆了一呆，满脸羞愧之色，向后退了两步，道：“本座生平之中会过无数高手，从没有败过一次。今日兵刃被夺，实叫人羞于再生人世。”

她乃一代掌门之尊，长剑被人夺去，不但个人感到无颜立足武林，感受之中整个点苍一派，都蒙上了莫大的羞辱，当真有生不如死之感。

白衣少女长剑疾挥，唰唰两剑迫得童叟耿震，打了两个转，一面冷笑说道：“你如想死，我也不阻拦于你，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夺你宝剑的手法，乃武林一代圣杰罗玄遗下的绝技之一，放眼当今武林，能够破解此招之人，只怕也难找得出几个。”

说话之间，剑势突然一紧，寒芒流转，洒出了漫天剑影，童叟耿震立时被那缭绕的剑气，迫得手忙脚乱，应接不暇。

匆忙之间，突觉头顶一凉，寒芒掠肌而过，削落了一片头发。

白衣少女这奇奥的剑法，已使老奸巨猾的耿震，觉出了情势严重，如若再让她攻来几剑，自己极可能伤在她长剑之下。

当下大声说道：“姑娘暂请住手，有事从长计议。”

白衣少女缓缓收回宝剑，仰脸望着室顶，口中喃喃自语，嘴角之间，笑意盈盈，似是忽然想到了得意之事。

她一向冷若冰霜难得一笑，但偶尔一笑如花盛放，风情万端，如酒醉人。

童叟耿震虽已年过花甲，生平不近女色，但也为那白衣少女动人的笑容，震动心神，当下重重的咳了一声，道：“姑娘。”

白衣少女被他这一声重咳呼叫，从沉浸的回忆之中惊醒过来，笑容一敛，又恢复那冷若冰霜的神情，说道：“你们可是自知无能抗拒了吗？”

石三公眼看耿震和曹燕飞都停下了手，立时疾攻两拳，迫退了葛炜，说道：“咱们停停再打。”

其实他被葛炜层出不穷的奇奥拳掌，闹得十分头疼，全凭深厚的功力，稳健的拳势，斗成不胜不败之局。

葛炜回顾了那白衣少女一眼，大步走了过去，站在她的身侧。

只听童叟耿震说道：“姑娘剑法的奇诡，确为老夫生平仅见。”

白衣少女冷然说道：“少说无用之言，你们服是不服？”

耿震一皱眉头，道：“适才所言，你的剑法武功，得自罗玄遗传，不知是真是假？”

白衣少女道：“自然是真的了。”

忽听一声展耳欲聋的山石撞击之声，传入耳际，紧接着一片轧轧之声，连续不绝。

白衣少女秀眉一耸，道：“他们击中那石门外面的机关了。”

只听步履之声，自室外传了进来，显然，来人已经撞开了石门而入。

石室中突然沉默下来，鸦雀无声，凝目望着大开的双门，石三公双目乱转，暗暗忖道：“不知来人是不是天星道长……。”

步履声像然而至，石室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满脸污灰，身材娇小的黑衣人。

不知从何处反射入一片清辉，照得景物清晰可见，从那黑衣人垂肩的长发上，可辨出那是个女人。

只见她手中横着一柄长剑，两道锐利的目光，不住在几人身上打量。

双方相对而视，但却彼此不发一言。

局势在沉默中，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局面。

这僵持延续约一刻工夫之久，那白衣少女突然一挥右臂倒握剑尖把长剑送到曹燕飞身前，说道：“接着，过去守住石门。”

曹燕飞楞了一楞，伸手接过长剑，缓缓向前走去。

白衣少女冷峻的目光，扫掠耿震和石三公一眼，道：“来人已经闯入石室，可惜他们来晚了一步，已难再见罗玄之面了……。”

她冷冷一笑，接道：“罗玄真身坐化之处，暗门隐密，机关巧妙，没有我带路，他们绝难找到。”

她这话似对石三公和耿震说，又似是对那隐失的黑衣人说，但这人人渴望得知底细之事，不论何人听得，都将引起极大的好奇之心。石三公望了那白衣少女一眼，说道：“姑娘，罗玄的遗骨，当真的在这山腹密洞中吗？”

白衣少女答非所问的，说道：“你好了没有，眼下强敌已然逼近室外，如若你们不愿助我，我也不勉强你……”

不知什么人，泄漏了这血池之秘，近日之内，已有甚多高手，进入这血池之中，这座隐密的的山腹石洞之中，即将展开一场勾心角斗的杀戮……”

她微微一顿之后，又道：“我已设法解除护守这血池五毒的禁制，这山腹密洞之内，除了人和人之间的杀戮之外，又将加入了世上罕见的五种绝毒之物，参与这场混战……。”

忽然那石室之外传过来一阵娇脆的笑声，道：“是三师妹吗？你没有死啊！”

那白衣少女冷肃的脸上，突然泛现起惊愕，大声喝道：“你是谁？”

石室外响起那娇脆的女子声音，道：“怎么？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吗？”

白衣少女一阵惊异过后，又恢复了那冰冷的神情道：“可是二师姐吗？”

石室外传过来一阵娇笑之声，道：“究竟一起长大，情逾骨肉的好妹妹，

还可以听出来我这做姐姐的声音。”

语音未绝，石门口处，陡然出现了一个全身红衣少女，右手握着一柄拂尘，背上斜背着一柄长剑。

白衣少女冷漠的粉脸上，肌肉微微的颤动，显然她内心正有着强烈的激动。

四目相对，互注了良久，仍是那红衣少女当先开口道：“唉！绛雪师妹，自你在师父逼迫之下，投入那火山中之后，姐姐无时不在祈求皇天，帮助师妹脱险，果然师妹福大、命大，安然无恙-----。”

红衣少女目光转动，打量了石三公和耿震们一眼，道：“这些人都是武林甚有身份的高手，个个老奸巨猾，可要我帮助你除了他们？”

白衣少女道：“不敢有劳师姐，我如要杀他们，一人之力已足。”

红衣少女微微一耸柳眉，似要发作，但她终于勉强忍了下去，说道：“绛雪师妹，我也被大师姐挤出恩师门墙了……”

梅绛雪淡淡接道：“当真吗？”

红衣少女道：“大师姐心地狠毒，先因绛雪师妹身受师父宠爱，曾经暗中和我商量，要设法把你置于死地……。”

我收到下。”

红衣少女笑道：“师妹的奇遇，当真是叫人羡慕的很----”

她长长叹息一声，接道：“江湖上盛传罗玄功参造化，机智回天，师妹得他收入门下，自是获益非浅-----”

只听一声断喝，遥遥传了过来，打断了红衣少女未完之言。

随着那声断喝，亦不禁为之一变，低声说道：“三师妹，又有人来了，看来这血池之中，来人不少。”

梅绛雪凝神而立，若有所思，恍似未闻那红衣少女之言。

但闻一阵叮叮咚咚的兵刃相击之声，传了过来，石室外似已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石三公忽然纵声大笑起来。

梅绛雪星目转动，冷冷扫瞥了石三公一眼道：“你笑什么？”

石三公收住大笑之声，说道：“不瞒姑娘，随同在下等进入这血池的人为数甚多，只怕是他们找来此地……。”

梅绛雪道：“找来了，又怎样？”

石三公道：“眼下的情势很明显，姑娘独得了罗玄遗物，已变成众矢之的，连你那位师姐，也同样有着算计你的用心，你一人武功再高，也难独撑大局，应付群雄……。”

他回顾了童叟耿震一眼，接道：“如若姑娘能够允准，把所得罗玄遗物，分给在下等一些，或是答应在下等参与机要，共研罗玄遗物，我等自当竭尽所能，相助姑娘，合力迎拒强敌。”

梅绛雪凝目寻思片刻，说道：“再过上一顿饭工夫，你们受伤经脉，即将开始发作，大祸就要临头，犹作痴人之梦，哼！当真是不知死活。”

但闻室外兵刃相击之声，一阵紧过一阵，而且声音很乱，已不是两人相搏，似是已展开群殴群斗的混战局面。

那红衣少女似是已沉不住气，突然转身，奔出室外。

白衣少女目光一掠石三公和耿震，道：“你们是想死呢？还是要活……。”

她微一停顿之后，又道：“如是要活，那就俯首听我之命，如是你自信能在这山腹密洞之中，生存下去，不畏这山洞中阴风烈焰，和护洞五毒，那就尽管请便。”

忽见那急转出室的红衣少女，重又急快的奔了回来，满脸惶急之色，说道：“三师妹，不得了啦！”

梅绛雪一耸秀眉，冷冷问道：“什么事？这般大惊小怪？”

红衣少女道：“师……父……。”

十余年传艺积威，梅绛雪也不禁吃了一骇，急急说道：“师---”

突然改口说道：“她已到了洞门外吗？”

红衣少女经过这一阵冷静，惶急的心情，也似是平复了不少，长叹一声答道：“我虽未见到师父，但却见到了大师姐，带着不少高手。”

梅绛雪道：“定然是你们入洞之时，留下什么痕迹，被她追踪找来。”

红衣少女略一沉思，道：“大师姐既然出现在这石室之外，师父亦必随来，如若咱们师妹之间，再不抛弃昔年恩怨，合力拒敌，势必将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凄惨之局。”

梅绛雪缓缓背过身去，答非所问的说道：“二师姐叛离冥岳之时，可带有甚多随行的高手吗？”

红衣少女目中棱芒闪动，一抹杀机泛现眉梢，冷笑一声说道：“咱们同门学艺，武功同出一师，你会的也瞒不过我，我好意和你相商合力共御强敌，你却这般孤傲自居，答非所问。”

我虽有违师命私入血池，但尚未正式叛离师门，我只要接受师父一顿责罚，协助大师姐把你生擒押回师门，岂不可将功折罪？”

梅绛雪突然转过身去，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神，逼视在那红衣少女的脸上，缓缓说道：“咱们同在师门之时你武功就不如我，此刻你更不是我的敌手，哼！除非听我之命，不然咱们就各行其是，互不相关。”

但闻室外兵刃撞击之声，愈来愈是响亮，想那室外的激战，定然异常猛恶。但冥岳中的高手，似乎一直被挡住在一定的地方，难越雷池一步。

梅绛雪心中大感奇怪，眼珠儿转了两转，说道：“什么人在和大师姐等动手？”

红衣少女冷冷说道：“你大概认为我只有一人，人孤势单。不足以和你分庭抗礼，哼！”

不是我夸口，只要师父没有亲临，我一人手下的实力，就足以抗衡大师姐了。”

梅绛雪道：“你从哪里收罗了这多高手？”

红衣少女心中一动，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声音尖厉，缭绕在石室之中，历久不绝。

梅绛雪怒道：“你笑什么？”

红衣少女道：“不是师妹提起，愚姐倒是忘了告诉你啦，我收罗了属下三人，其中还有三师妹的心上情郎。”

梅绛雪心头一震，道：“方兆南。”

红衣少女道：“不错，方兆南，他早已被我施用药物，控制了心神，为我所用-----”

梅绛雪不容她把话说完，立时一掠向外冲去。

红衣少女冷厉的喝道：“站住，你可是妄想救他？”

梅绛雪道：“怎么样？”

红衣少女道：“我劝你趁早打消此念，我如没有防备，那还得了，你只要解开他身上索绳，管叫他立时横死当场。”

梅绛雪突然向那红衣少女身前欺行两步，冷冷说道：“咱们同门一场，我不愿亲手杀你……。”

只听一声尖厉的大叫，传了过来，梅绛雪和那红衣少女同时娇躯一震，道：“大师姐受伤了吗？”

那兵刃交击的响声，突然停顿下来，石室外却相继的响起了一串脚步之声，走进了四个人来。

当先一人身着黑衣，身躯娇小，平横着一柄长剑。

在那娇小的黑衣人后，紧随着微作喘息的方兆南。

第三人的形状，极是奇怪，身上的发髻，似乎都已被人剃去，只留下短发、短髯，满脸油污，一时之间，群豪竟然看不出他是何人？

第四个人，蓬头乱发，须髯掩，手中握着一根竹杖。

那身骨娇小的黑衣人，目光缓缓扫掠了室中群豪一眼，目光停留在梅绛雪的身上。

梅绛雪仔细看去，果然发觉这四人之间，被一条极细的索绳，缚连在一起，当下冷笑了一声，道：“方兆南。”

方兆南淡淡一笑，默然不语。

红衣少女道：“三师妹，大师姐负伤退去，只怕师父即将随后赶到。”

梅绛雪冷冷说道：“你先把他们的索绳解下来。”

两人你言我语，格格不入。

突见那身材娇小的黑衣人，对方兆南说话，但却听不到说的什么。

方兆南缓缓一点头，仍是默不作声。

原来那娇小的黑衣人，正是受那红衣少女迷药暗算的陈玄霜，施展“传音入室”之术，相询方兆南，问那白衣少女是不是梅绛雪。

忽听石三公大声叫道：“青云道长……。”

那髻发被削之人，略一犹豫，说道：“曹道友和两位老前辈，不知进入这血池几时了？天星道长、大愚禅师都未来吗？”

石三公道：“唉！大愚和天星以及贵派中的张雁，都和老夫等走失了，他三人虽在这山腹之内，但却不知失落何处。”

梅绛雪突然一侧身躯，欺到方兆南的身前，素手挥扬，解他身上的索缚。

陈玄霜冷冷喝道：“走开去。”

反手一剑，直劈过去。

剑芒闪动，洒出两朵剑花，迫得梅绛雪，疾快的向后退了一步。

原来陈玄霜妒嫉之心甚重，虽然明知梅绛雪是出手相救方兆南，仍然不自禁的攻出了一剑。

那红衣少女冷笑一声，道：“师妹可是当真有心要和我作对吗？”

梅绛雪淡淡说道：“你不肯解他身上索缚，可别怪我不念同门姐妹之情了。”

这一路之上连番恶战，都由陈玄霜独自出手对敌。

她剑招精奇，连战皆胜，红衣少女默查她武功、剑路，不论功力，变化，都不在自己之下，估计足可和梅绛雪放手一战。

当下冷哼一声，说道：“你不念咱们同门姐妹情意，那也怨不得我这作姐姐的心狠手辣了……。”

她回顾了陈玄霜一眼，接道：“你替我出手教训她一顿。”

陈玄霜应声而出，扬手一剑，直对梅绛雪前胸刺去。

梅绛雪娇躯疾闪，避开剑势，目光掠扫了方兆南一眼，转到曹燕飞脸前，道：“你出去接她几剑。”

曹燕飞看了石三公和童叟耿震一眼，仍然凝立不动。

这是个异常微妙的局面，石三公和耿震心中很明白青云道长和方兆南等，都被那红衣少女用什么药物或手法克制，是以不敢抗拒那红衣少女之命。

方兆南和青云道长，也已想到了石三公和曹燕飞等为人所制，无能反抗。

陈玄霜长剑一挥，唰的一剑，又向梅绛雪刺了一剑。

忽听方兆南大声喝道：“霜妹，快退回来。”

陈玄霜怔了怔，收剑说道：“为什么？”

只听红衣少女格格大笑道：“你可是担心伤了她吗？”

说话之间，娇躯一转，人已欺到了方兆南的身前，拂尘一挥，抽在方兆南的身上，登时碎衣横飞，鲜血淋漓。

梅绛雪冷漠的脸色上，泛现出一抹怜惜，樱唇启动，欲言又止。

陈玄霜尖声叫道：“不要打他！”返身奔来。

红衣少女冷冷说道：“我可以立时把他置于死地。”

陈玄霜突然停下脚步，两行泪水，滚下双颊，说道：“我一直听你吩咐，为你拼命，为什么你还要打他。”

梅绛雪突然一挥素手，道：“二师姐。”

红衣少女洛格大笑，道：“怎么，叫起姐姐来了。”

梅绛雪道：“你不过贪图罗玄遗物，我带你去取就是。”

红衣少女先是一怔，继而笑道：“三师妹看去虽然冷若冰霜，但内心之中，却是热情如火。”

梅绛雪任她取笑，一言不发。

红衣少女举手理一理鬓前散发，笑道：“师妹一向言出必践，姐姐绝不怀疑，只要我取得罗玄遗物，立时解开他身受禁制，解去他身上索缚。”

梅绛雪道：“大师姐败退之后，必将归告冥主，她既然知道了进退之路，最迟一个时辰内就可赶到，你纵然拿到罗玄遗物，也难据为己有。”

陈玄霜拂拭去脸上的泪痕，缓步走到了方兆南的身侧，低声说道：“师兄你的伤势疼吗？”

方兆南道：“血肉之躯，怎能不疼。不过，你不用为我担心，我还能支撑得住。”

只听童叟耿震冷哼一声，全身突然打了一寒颤，似是突然间被人重击一拳，全身站立不稳，摇摇欲倒。

梅绛雪冷笑一声，道：“伤势发作了，你们尝尝这经穴麻痹，行血受阻的滋味如何……。”

石三公突然出手，一把抓住了耿震的左臂，大声喝道：“耿兄那里不对……。”

话还未完，突然松手向后退了两步。

只听当的一声，曹燕飞手中的长剑，突然脱落地上。

刹那间，三人都发出痛苦的呻吟，黄豆般大小的汗珠，滚滚而下，脸色胀红，神情间流露出无比的痛苦。

红衣少女柳眉耸动，眼珠儿转了两转，望着梅绛雪笑道：“三师妹，这些人可都是被你迫服下剧毒了吗？”

梅绛雪冷森一笑，默不作答。

只听耿震大喝一声，仰身挥倒在地上，满地乱滚，目光中满是乞怜之色，望着梅绛雪。

红衣少女道：“三师妹心地如昔，仍然是歹毒绝伦。”

梅绛雪冷然说道：“师姐过奖。”

但见曹燕飞、石三公齐齐的倒了下去，满地翻滚起来，全身的衣服，亦尽为汗水所湿，六道眼光，一齐盯在梅绛雪的身上，含蕴着乞救之情。

梅绛雪忽然一跃而上，一脚踏在童叟耿震的前胸之上，冷冷说道：“这滋味怎么样？”

耿震道：“老朽……老朽”，只觉受伤的经脉之处，有如千百条毒蛇啃噬、穿行，一阵剧疼刺心，舌头发硬，接不下去，只好不住点头。

梅绛雪淡然一笑，伸出两指，分点在耿震“藏血”“天户”两穴之上，然后在他背后“命门”穴上，拍了一掌。

耿震只觉那受伤的经脉之处，涌积的气血，忽然一畅，疏散开去，伤疼之处立止，霍然挺身而起。

梅绛雪迅快的移动娇躯，拍活了曹燕飞和石三公的伤穴，说道：“这一次只不过暂让你们受点教训，尝试一下滋味如何，除非你们有勇气能在受伤经脉第二次发作之前，先行自绝一死，血肉之躯，绝难忍受得这等痛苦……。”

她微微一顿，目光缓缓由石三公、曹燕飞等脸上扫过，冷峻地接道：“这伤势发作时，一次比一次厉害，下一次你们感受到的痛苦，更强烈过这次感受的数倍。”

石三公、曹燕飞、耿震、只听得打了一个寒颤，垂头不语。

显然，这三个自负极高的武林高手，已屈服在梅绛雪的威迫之下。

只听红衣少女娇声说道：“好妹妹咱们该走了吧！”

梅绛雪一皱眉头，道：“叫得这般亲热，也不觉得肉麻！”

方兆南突然接口说道：“梅姑娘，罗玄遗物，关系着武林劫运，何等重大，所得非人，那还得了……。”

只听那红衣少女尖声喝道：“住口……。”

手中拂尘，急运而出，正击在方兆南后背之上，登时衣衫破裂，皮绽血流。

方兆南仰天大笑，道：“为千百武林同道请命，方兆南死而何憾，这区区一点皮肉之苦，岂会放在我的心上。”

这几句话，说的大义凛然，只听得石三公、曹燕飞、耿震一个个颊生愧色。

陈玄霜只觉一股激忿之情，由心底直冲上来，长剑一挥，疾向那红衣少女刺了过去。

红衣少女拂尘一挥，架开剑势，冷冷说道：“你可是想要他早些死吗？”

淡淡一句话中，似是含蕴了无比的威力，陈玄霜一收剑势，疾快而退。

红衣少女拂尘挥动，打在方兆南后背之上，口中冷冷喝道：“我就不信你是铁打的金刚之躯。”

只听一阵乒乒乓乓的裂衣绽肉之声，倏忽之间，方兆南双臂，两肩之上，缕衣不存，鲜血淋漓。

梅绛雪一双秀目神光如电，嫩红的双颊，泛现出一片火红，娇躯微微颤动，显然她内心的激动，已将至无法忍受之境。

陈玄霜更是难以克制住惜怜之情，大喝一声，扑了过去，抱住方兆南，热泪泉涌而出，回顾那红衣少女，道：“我替他挨打，好吗？”

那红衣少女格格大笑，道：“这等皮肉之苦又要不了他的性命，你急个什么劲呢？快给我站开去。”

陈玄霜黯然说道：“他双肩后背，皮开肉绽，伤得已经很重，那还能再禁得起，我求求你让我替他挨吧……。”

红衣少女冷笑一声，道：“你如是想让他多活几天，你就快些让开。”

这几句淡淡之言，似是有着无比的威力，陈玄霜应声放开了双臂，缓步向后退去。

红衣少女挥动拂尘，唰的一声，抽在方兆南的左腿之上，裂衣碎飞中，皮肉又绽开一片。

梅绛雪冷森的喝道：“住手。”

红衣少女扬起的拂尘，突然停了下来，笑道：“三师妹，可是要为他求情吗？”

梅绛雪道：“他如真的死了，有得你的苦受，我让你尝试一下那封经闭穴的滋味，三日夜求死不成，求生不能，我要听你哀号惨叫三日夜，声嘶力竭-----。”

红衣少女道：“三师妹放心，我不会让他死去……。”放声大笑了一阵，又道：“以罗玄的遗物换得心上情郎，这交易岂能算不公平吗？”

梅绛雪默然不语，目光凝注在那红衣少女的脸上，眉宇间逐渐透出杀机。

红衣少女目光一转，高声说道：“师妹不要妄想救他，或是暗算于我，只要你一击不中，我要他立时在……。”

梅绛雪缓缓的闭上双目，道：“我却怕你不守信约，拿到了罗玄遗物之后，仍然不肯放了他。”

红衣少女道：“难道你要我立誓不成？”

一直闭目不语的方兆南，突然一睁双目，凝注在梅绛雪的身上，道：“这女人狡猾无比，岂可信任，何况罗玄遗物，关系重大，为我一人生死，拱手让人，造成武林间一场浩劫，纵然当真能救得了我，那也是生不如死。”

忽听一阵狂风呼啸，怒涛海潮般，震人心神，打断了方兆南未完之言。

梅绛雪一耸柳眉，缓缓抬起头来，自言自语的说道：“又是一夜当头月，今天已是八月十五了。”

方兆南心中一动，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低声说道：“师妹。”

陈玄霜拂拭一下泪痕，说道：“你可是叫我吗？”

方兆南长长叹息一声，道：“陈老前辈去世之前嘱咐了我们一件事，师妹可忘记吗？”

陈玄霜略一沉思，道：“我想起来啦，可是要咱们到泰山绝峰，黑龙潭去见那位瞎……。”

方兆南一面点头，一面急急接道：“不错，不错。”打断了陈玄霜的话，不让她再接下去了。

那红衣少女冷哼一声，道：“鬼鬼祟祟的谈些什么？”

只听那狂风之声，愈来愈是凶猛，锐啸刺耳，声势惊心，石三公、耿震、曹燕飞等，虽都是久在江湖上闯荡之人，但也未闻过这等风势，不禁为之色变。

那红衣少女凝神听了片刻，低声说道：“三师妹的才能，姐姐一向敬服，想必知道这一阵大风，来自何处，几时才能停息？”

陈玄霜数月之前，曾被这山腹颺风，卷吹而去，随风乱撞，碰得伤痕累累，心中余悸犹存，听那惊魂的风啸之声，不由自主的掩起了耳朵。

梅绛雪冷冷的瞧了那红衣少女一眼，道：“告诉你也不妨事，你既能找到血池中来，想必已见过那血池图了……。”

红衣少女道：“图上线纹错综复杂，很难看懂……。”

梅绛雪道：“量你也看不明白，但那图上的偈语，你应该记得了……”

红衣少女低声诵道：“三绝护宝，五毒守丹，阴风烈焰，穷极变幻……。”

梅绛雪接口说道：“这就是那偈语所指的阴风了。”

她秋波电转，环扫了室中群豪一眼，接道：“这阴风从每月十五夜子时吹起，连续有七日不绝，凡是可以通风之处，都吹着这冰寒刺骨的阴风。

但这寒风经过燃烧不息岩浆之时，又变成足以灼烧致死的热风，每当阴风吹起时，整个的血池中，到处充满着死亡的恐怖。”

石三公长长叹一口气，道：“这等事情，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梅绛雪冷冷一笑道：“出了这石室之后，到处都将充满着死亡，除我之外，你们谁也没法能保护自己的安全。”

忽听一阵尖锐的金哨之声，混入那狂啸的阴风声中，传了过来。

红衣少女脸色大变，急急说道：“师父来了。”

梅绛雪淡然一笑，道：“不错，师父来了，而且还带了冥岳中很多高手。”

那娇丽毒辣的红衣少女，突然变得畏怯起来，叹道：“如若咱们被师父抓了回去，势必将遍经三十六种残酷绝伦毒刑，然后，容色萎枯，变成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

她忽然心中一动，急道：“师妹，你该已过了那保容丹有效之期，怎生仍然这般丽质依旧，娇艳如花？”

梅绛雪冷漠的答道：“生死与老丑，你似是更怕后者。”

红衣少女道：“唉！如若片刻间把一个美丽的容貌，变成了鸡皮鹤发，既老又丑，那当真是生不如死了。”

只听那尖厉的金哨之声，此落彼起，混入啸风声中，不绝于耳。”

奇怪的是那哨声，一直停留一定的距离之外，未能接近石室。

梅绛雪望了望那红衣少女一眼，道：“他们被那突起的阴风所阻，一时半刻之间，尚不致找入这石室中来……。”

她微微一顿，接道：“不过，你别太高兴，这阴风虽然强烈，连续七日不绝，但每过一个时辰，就要静止下来。

这一段时间，长约有一顿饭工夫之久，短的也有一盏热茶工夫，待那阴风一停，他们就可以找入这石室中来。”

红衣少女内心虽然畏惧异常，但她表面之上，却勉强装出镇静之容，说道：“如若师父当真找入这石室中来，也不至我一人受害……。”

她偷眼看去，只见梅绛雪神情漠然，浑如未闻。

石三公突然大步走了过去，拱手对梅绛雪道：“姑娘，……。”

梅绛雪冷冷答道：“什么事？”

石三公道：“大丈夫可死不可辱，我等虽为姑娘施出奇奥的手法，点了经脉，受你钳制，但我等都是武林极有身份之人，日后传到江湖中，不但留人笑柄，而且已无颜再在江湖之上立足了。”

梅绛雪冷冷的答道：“你如觉得留人笑柄，重过一个人的生死-----那你只管死吧！在伤未发时，你们有能力选择死亡，我不出手阻挡你们，也就是了。”

石三公暗暗骂道：“这女娃儿，当真是冷漠的可以……”

当下重重的咳了一声，道：“我等相商之意，是想请姑娘-----”

梅绛雪冷哼了一声，道：“不要说啦，你们想分得一些罗玄遗物，是吗？”

石三公道：“日后在江湖之上，也好有个借口。”

梅绛雪道：“我瞧你们还不如死了的好，一了百了，不论有好多人骂你们，你们也听不到了。”

石三公呆了一呆，缓缓向后退了两步，满脸羞愧之色，垂首不言。

梅绛雪的漠视和冷淡，使石三公预先议思的狡谋，无法施展。

但见室中的光辉，逐渐暗淡下来，渐成一片墨漆，伸手不见五指。

那一声凄厉的哨声，却更显得刺耳慑人。

狂吼的阴风，威势渐减，似是就要停止下来。

那红衣少女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方兆南的左腕，迫使行血返向内腑攻去。

方兆南虽然全力忍耐，但仍然忍不下那行血返奔之苦，闷哼一声，向后退了两步。

红衣少女高声叫道：“三师妹，趁师父未到之前，咱们得快些走了。”

梅绛雪沉吟片刻，道：“好吧！我带你去就是。”

方兆南欲待出言阻止，但因被那红衣少女扣紧了脉穴无法开口。

梅绛雪回顾了石三公等一眼，道：“我再给你们一次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们自信能够忍得下伤势发作之苦，不畏死亡，尽管请便，留此石室也好，我绝不会出手干涉，如是自知难以忍下，那只有跟着我走了。”

也不让三人答话，放步向前行去。

葛炜当先举步，随后而行，童叟耿震和石三公低语一阵，一齐举步向前行去，曹燕飞长长叹息一声，提剑走在最后面。

她刚一举步忽然听见一个细微，但却十分清晰的声音，钻入了耳中，道：“曹道友，在下青云，受那妖女所制，迫为所用，幸我早已防范，未中她药物算计，不过，我已答应过她未取得罗玄遗物之前，不能和她为敌，而且立下重誓，势难相违……”

曹燕飞转头望去，只见一个头发蓬乱，衣仅蔽体之人，正睁着一双眼睛望她，正待出言相询，忽听那细微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我被那妖女削去了头发胡须，摆布成这等模样，此事还得请曹道友暂时守密。”

曹燕飞轻轻咳了一声，表示已经听到。

只听那红衣少女高声对陈玄霜道：“你走在最前面。”

为了方兆南的安危，陈玄霜忍受了无比的委屈，对红衣少女的令谕，不敢稍有违背，当下应了一声，提剑紧随在曹燕飞身后而行。

这时，那狂啸的阴风，威势大减，但是刺耳的金哨之声，却是愈来愈

近，似已到了石室之前面。

紧扣方兆南脉穴的红衣少女，突然松了扣住方兆南的脉门的右手，轻轻叹息了一声，附在方兆南的耳际说道：“这一路之上，委屈了你，并非出自于我的本心，实在是情势所迫，势非得已。”

方兆南长长吁一口气，默不作答。

只听一声尖厉的金哨声，划空而来。

倏然之间，已到了几人身侧。

梅绛雪突然收住了身子，挥手拍出一掌。

掌力拍出，应手响起了一声惨叫。

石三公吃了一惊，低声对童叟耿震道：“耿兄，这女娃儿的掌力，好生雄厚。”

但闻衣袖飘风之声，十几条人影冲入了石洞中来。

这石洞中虽然一片漆黑，但这群人个个都有着深厚的功力。

目力超异常人，经过一小段时期之后，已隐约可见景物。

行进的群豪，突然停下了脚步，各自运集功力，选择了有利地形，蓄势戒备。

那飞跃而入的人影，也同时停了下来，重叠成数排，并肩而立。

狂啸的阴风，逐渐静止下来。

幽暗的石洞中，梅绛雪的一身白衣，极为醒目，那冲入洞中的敌人，显然都最先见到了她，数十道闪动的目光，大都凝注在她的身上。

刺耳的金哨声，也突然静了下来。

双方在沉默中对对持，形成了风暴前的紧张。

蓦然间，亮起一道蓝色的火光，熊熊的燃烧起来，照亮了数丈的景物。

紧依梅绛雪而立的葛炜，突然向前移动一下身躯，低声的说道：“姑娘，咱们可要出手了吗？”

梅绛雪敏感的回顾葛炜一眼，果见他双目中流露出无限情意，不禁一耸眉。

轻微的脚步声，传了过来，一个身披薄纱，肤光夺目的美色妇人，缓步走了进来。

葛炜惊呼一声：“冥岳岳主。”

数月前冥岳中一场凶残的搏杀，仍在脑际间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瞥那美色肃煞的气度，立时认出了来的正是冥岳的岳主。

梅绛雪玉掌一挥，应手击出去一股强凌的暗劲潜力，燃烧的蓝焰，一闪而熄。

葛炜随着发出了一记无影神拳，应手响起了一声闷哼！显然对方已有人被拳势暗劲击中。

一阵紊乱的脚步声音，和兵刃出鞘声，震破石洞中的幽静，对持的僵局，已被打破，双方都已经准备出手。

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喝道：“不许妄动。”

一阵格格大笑声，使紧张的气氛，暂时消减不少，那娇脆之声，重又响落在石道中道：“雪儿，你居然还活在这人世之上，因祸得福，进入血池。”

梅绛雪轻轻的叹息一声，道：“咱们师徒之情已绝，你不得再哄骗我了。”

那娇脆的声音，笑道：“短短数月时光，别说你还未必已得到罗玄的遗

物，纵然得到，也未必已有大成，我不信你真敢抗我之命……”

她声音一片冰冷，又道：“你可知道抗违我令谕之人，所受的刑苦吗？”

梅绛雪道：“哼！你虽对我有授技之恩，但那人已被逼入火山中，生生烧死……。”

薄纱美妇怒声喝道：“胡说，你不是还好好活着吗？”

梅绛雪道：“但活的梅绛雪已不是冥岳门下了……。”

薄纱美妇冷笑一声，道：“好啊！你真敢抗拒我的令谕了？”

梅绛雪冷笑一声，道：“有什么不敢，老实说我不但已脱离冥岳门下，而且还身怀诛灭……。”

她忽然住口不言，探手入怀，摸出一封白简，素手一挥，投了过去，说道：“你先瞧瞧这封白简。”

薄纱美妇伸手接去，拆开封简，凝目瞧了一阵，脸色突然大变，随手把封简撕的得片片裂碎，投掷了一地。

梅绛雪冷笑一声，道：“你撕了又有什么用？那白简之中的每字每句，都已经深深的嵌在你的内心之中。”

薄纱美妇怒声喝道：“他现在还活着吗？快带我去……”

说到“快带我去”，突然住口不言。

梅绛雪仰天大笑道：“怎么你害怕了吗？哼！你可是当真要见他吗？”

只听风啸之声重起，排山倒海一般的怒吼声，如雷震耳，这一次的来势，尤较上次凶猛。

那薄纱美妇沉吟了良久，突然回过头去，冷冷的说道：“你带我去见他吧！”

梅绛雪略一沉吟，道：“要我带你去见师父不难，但有两个条件，你必须得遵守，不然，咱们宁愿在此地作个了断，我也不带你去见。”

薄纱美妇说道：“哼！你竟敢和我谈起条件来了？”

梅绛雪道：“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此一时，彼一时，你到底是答不答应？”

薄纱美妇冷哼一声道：“好哇，总有一天，我要你遍尝三十六种苦刑，受尽人间活罪，然后，才把你乱剑分尸，斩作肉泥！”

她微微一顿，又道：“什么条件，你说吧！”

梅绛雪道：“咱们究竟那个被杀，目下还言之过早……”

这时，那蓝衣少女却突然加快了脚步，行到薄纱美妇身侧，低语了一阵。

薄纱美妇，似是对那蓝衣少女之言，甚感嘉许，一面点头，一面笑道：“雪儿，你过来，我要考究你一点武功，如你能答得出来，那就证明你确然见过他了。”

梅绛雪一面暗中运气戒备，一面放步向前行了数尺，说道：“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就让你发一拳试试我功力，是否长进很大。”

事实上不让她再谦让，那蓝衣少女早已暗中运聚了功力，蓄势相待，梅绛雪还未停住身子，她已暗中发出，足以制人死地的指力了……。

梅绛雪早已蓄势戒备，一翻手发出蓄聚掌心的内劲，挡开了蓝衣少女点来指力。

两股暗劲，互撞一起，那蓝衣少女突然向后退了一步，梅绛雪也似被人一挡，娇躯摇了两摇。

第四十八回遣遗物交换方郎

这一招交接之下，显然那蓝衣少女的武功，吃亏较大，功力不敌。

薄纱美妇放声一阵格格大笑，道：“雪儿，你不过和你的大师姐，功力悉敌，半斤八两，难道还能是为师的敌手吗？”

她微微一顿，又道：“只要你能带我找到罗玄的遗物，未尝不可将功折罪。”

梅绛雪道：“咱们早已意尽情绝，师徒之份早已结束，论身份，咱们已成为平辈论称了。”

夜暗之中，无法看清楚那薄纱美妇的神色，但见她双目中闪动着光芒，显然，内心之中，甚为激动。

梅绛雪冷笑一声，又道：“你不用觉得难过，你这一生之中，不知已杀害过多少人了，哼！你对待把你抚养长大的师父，手段何等的残酷，想己比人，就该不用难过了……。”

那薄纱美妇，似是难再忍耐，怒叱一声，挥手一掌，直劈过去。

梅绛雪早已有备，她掌势一扬，立时纵身让避开去，疾快的退到一丈开外，目光环扫石三公一眼，道：“你们快些亮出兵刃，准备对敌。”

此刻形势，万分危恶，你们下手多存一分仁慈，即会减少一分生机，需知冥岳岳主的手下，个个都已服食药物，不知生死为何。”

只听那薄纱美妇怒声喝道：“贱婢找死。”

第四十八回 遣遗物交换方郎

这一招交接之下，显然那蓝衣少女的武功，吃亏较大，功力不敌。

薄纱美妇放声一阵格格大笑，道：“雪儿，你不过和你的大师姐，功力悉敌，半斤八两，难道还能是为师的敌手吗？……。”

她微微一顿，又道：“只要你能带我找到罗玄的遗物，未尝不可将功折罪。”

梅绛雪道：“咱们早已意尽情绝，师徒之份早已结束，论身份，咱们已成为平辈论称了。”

夜暗之中，无法看清楚那薄纱美妇的神色，但见她双目中闪动着光芒，显然，内心之中，甚为激动。

梅绛雪冷笑一声，又道：“你不用觉得难过，你这一生之中，不知已杀害过多少人了，哼！你对待把你抚养长大的师父，手段何等的残酷，想己比人，就该不用难过了……。”

那薄纱美妇，似是难再忍耐，怒叱一声，挥手一掌，直劈过去。

梅绛雪早有备，她掌势一扬，立时纵身让避开去，疾快的退到一丈开外，目光环扫石三公一眼，道：“你们快些亮出兵刃，准备对敌。”

此刻形势，万分危恶，你们下手多存一分仁慈，即会减少一分生机，需知冥岳岳主的手下，个个都已服食药物，不知生死为何。”

只听那薄纱美妇怒声喝道：“贱婢找死。”

说完，纵身一跃，直扑过来。

隐身在石壁旁侧暗影处的葛炜，突然扬手一记无影神拳，直劈过去。

要知这无影神拳，发时无声无息，冥岳岳主，虽然武功高过葛炜甚多，但这等毫无声息的拳法，又在突然施袭之下，那里能够防得。

只觉一股潜力，突然撞在前胸之上，向前疾扑的身子竟被撞得直落下来。

冥岳岳主一生之中甚少受人暗算，那里吃过这等大亏，身子一落地立时扬手一掌，直向葛炜的停身之处拍去。

哪知葛炜乖巧无比，发出一记无影神拳之后，立时跃避开去。

薄纱美妇发出的强烈掌力，正击在石壁之上，激起一股强风，反弹了回来。

只听那蓝衣少女娇声喝道：“快些燃起火把。”

只见火光一闪，片刻之间，亮起四五个强烈的松油火把，火焰熊熊，照得三四丈方圆内，尽都是一片通明。

火光耀射之下，只见梅绛雪等一群人，已到了两三丈外。

那蓝衣少女翻腕拔出背上宝剑，左手一挥，高声喝道：“快追上去。”

随着那挥动的玉手，立时有几十条人影，疾快的向前奔去。

那身披薄纱的美妇，突然放步疾行，当先追了上去。

这时，梅绛雪等已然转过一个弯子，那薄纱美妇追到转弯之处。突见精芒一闪，一道寒芒，疾刺过来。

薄纱美妇反应灵敏，向前奔行的身子突然一收，人已跃退七八尺远。

那刺来长剑，也突然收了回去。

这当儿，那蓝衣少女，也追到了转角之处，目光一掠那薄纱美妇，低声说道：“师父暂请息怒，三师妹为人狡猾无比，故意摆下这等阵势，激怒师父，使师父方寸大乱。”

只听一声惨叫传了过来，一个人头，疾飞而起。摔出了七八尺外，一具尸骨，应声而倒。

原来那蓝衣少女率领之人，走到那转角之处，忽然飞出一支长剑，斜劈过来，斩去了一人的颈上人头。

蓝衣少女冷哼一声，大声叫道：“你们暂时退下。”

几十个劲装大汉，应了一声，齐齐退到那蓝衣少女的身后。

那转角之处，传来梅绛雪的声音道：“岳主，念你对我有一番传技之情，我要郑重告诉你一件事，你一共收传了四个弟子，但现在你身侧，还有几个人呢？首座弟子，被你活活逼死，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背叛了你。”

薄纱美妇怒道：“你不是一样背叛了我？”

梅绛雪道：“自然是不同了，说得好听，梅绛雪已被你活活逼入火山之中，我能不死，那是我命不该绝。咱们的师徒情份，早已断绝，现在的梅绛雪，早已和你不相干了……。”

她微微一顿，又道：“如若说的难听，我已是罗玄遗诏指定诛杀叛离他徒弟之人，哼！”

你别认为，罗玄遗诏已经被你撕去，这个我早已有了准备，另有一份存着，一旦时机临头，我就要把这份遗诏展布于天下英雄之前。”

薄纱美妇气得脸色铁青，怒声说道：“胆大的贱婢，只要你被我捉到了，非把你碎尸寸断不可！”

梅绛雪冷冷说道：“你不用发狠，现在站在你身侧，满口师父、师父的人，你认为她当真的对你很忠心吗？老实说，一旦机会来了，她也一样会叛

你而去，只怕你对待罗玄那种惨酷的手法，会在你的身上重演。”

这几句话，字字如铁锤一般，击打在那具岳岳主的身上，不自禁的回头望了那蓝衣少女一眼。

那蓝衣少女突觉心中一寒，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冷颤，说道：“师父千万不要中了三师妹的挑拨离间之计。”

一代枭雄的冥岳岳主，突然长长的叹了口气，道：“也许会被她不幸言中。”

蓝衣少女急急垂下手中长剑，扑身跪倒到地上，道：“师父，弟子身受师父教养之恩，此生一世，绝不敢妄生二心……。”

那薄纱美妇，缓缓伸出手去，说道：“你起来。”

蓝衣少女缓缓伸出手去，道：“师父明察”

突觉腕上一紧，脉穴已被那薄纱美妇扣住。

只见那薄纱美妇仰起脸来，格格一阵大笑道：“娟儿，你当真不会生出二心吗？”

蓝衣少女粉脸汗水滚滚，颤声儿说道：“弟子，弟子……这一生一世，也不会离开师父一步。”

薄纱美妇冷电般眼神，缓缓由那群排列整齐的大汉脸上扫过，道：“这些人，应该一个个恨我甚深，可是他们又为什么不会背叛我呢？”

蓝衣少女道：“因为他们都被师父用药物控制了心神，一个个失去主宰……。”

薄纱美妇笑道：“我如早让梅绛雪服下控制她心神的药物，她也不会背叛我了。”

蓝衣少女只觉一股寒意，由心底直泛了上来，说道：“师父，弟子容色已为师父用药物控制，难道师父还不放心吗……。”

薄纱美妇道：“一个人要变心时，纵然是铁销加身，也一样心怀二志，除非她心神迷乱，忘却了自己，你两个师妹的前车之鉴，要我如何还能信得过你……。”

一侧转角处，传过来梅绛雪冷冷的笑声，道：“唐文娟，你只要服下岳主手中的药物，立时将变成了一个浑浑噩噩的人，不知生死，心神受制，和那些鬼形怪人一般。

说不定岳主还要替你买上一副鬼形怪险和那些心神受制的人一般模样的，那当真是生不如死了。”

这几句话，在此时此情中说出，应在唐文娟的心中，每字每句，都如铁锤利剑般，敲打在她心上，一缕反抗的意念，油然而生。

但当她抬起头时，目光和那薄纱美妇森冷目光相触之后，那缕升起的反抗意念，立时极快的消失。

十余年的积威，在唐文娟的心中，已树立了无上的权威。

不论她心中如何的怨恨，但一见到森冷的目光，立时由心底泛起了一股寒意，使她颤栗、畏缩。

只听那薄纱美妇森冷的笑道：“胆大的叛徒，你如一旦被我抓住，那就要你尝试一下天下最为残酷的毒刑……。”

转角暗影中，传出了梅绛雪的声音，道：“你既然是罗玄的门下，当该知道经脉受到封闭的滋味如何了。”

要知这冥岳岳主，乃异常骄横之人，生平之中，从未受到过这等词锋

相对的讥讽，何况那人又一度是她门下弟子。

往日在冥岳之时，对她尊敬无比，此刻却词锋争抗，毫不相让，一股激忿，化成熊熊怒火，在她胸中燃烧起来。

她探手入怀从蝉翼般的薄纱之中取出了一颗玉瓶，倒出一粒红色的丹丸，冷冷的对唐文娟道：“娟儿，把这粒丹丸服下。”

唐文娟呆了一呆，两行晶莹的泪水，缓缓滚下玉颊，慢慢的张开了樱口。

她似是已消失了反抗的能力，听任冥岳岳主的摆布，其实她腕脉被扣，纵然有拼命之心，也是无反抗之能。

只见那薄纱美妇右手一挥，一粒红色的丹丸，落入了唐文娟的樱口之中。

这是一幅师徒凄凉的画面，但环守在周围之人，却没有一个为之动容。

原来这些人一个个都服过了迷乱神志的药物，心中早受控制。

薄纱美妇松开了唐文娟的腕脉，素手一挥，低声喝道：“走过去。”

两个面色苍白的劲衣大汉，应声而上，疾向前面转角处，冲了过去。

只见那转角处的暗影中，剑光一闪，一道寒芒，雷射而出，疾快绝伦的横向两人斩来。

那剑势不但来的迅快，而且变化奇奥绝伦。

当先一人来不及出刀封架，剑势已到，只听一声惨叫，拦腰被斩作了两断，鲜血喷射而出，尸体横倒。

另一人虽然眼看同伴亡命剑下，但却是仍无畏惧之心，仍然疾快的向前冲去。

一股疾猛的掌风，突然由那甬道涌了出来，正击在那大汉的前胸之上，那向前奔冲的身躯，生生被震的倒退数步，吐出来两口鲜血，仰身栽倒地上。

那薄纱美妇似是已忿怒至极，伸手由随行大汉手中抢过一个火把，素腕一挥，投往那弯转的甬道中。

火光熊熊，登时照亮那甬道中的暗影。

突见人影一闪，疾快的向火把冲去。

薄纱美妇冷笑一声，扬手劈出了一掌。

一股强大的劲力，应手而出，直向那黑影撞了过去。

她内功深厚，发出掌力非同小可，何况这一掌又是蓄势而出，那个向火把的黑影，刚刚奔到火把跟前，薄纱美妇发出的掌力已到，向前奔冲的身子，突然向后倒飞过去。

薄纱美妇一掌击退强敌，回顾唐文娟微微一笑道：“娟儿，快冲过去。”

唐文娟茫然一笑，举剑护身，缓步向前冲去。

只听掌风轻啸，那燃烧的火把，突然熄灭，转弯处，又恢复了一片黑暗。

薄纱美妇缓步紧随唐文娟身后而行。

暗影中寒光一闪，一道冷锋直刺过来。

唐文娟右腕一伸，护胸长剑，平平推出，只当的一声金铁交鸣，那暗影中扫击过来的长剑，登时被格出一边。

唐文娟一剑得手，立时大迈一步，直向前面冲出，一股强大的潜力，迎面直冲过来。唐文娟左掌一挥，拍出一股掌风，疾向那击来的暗劲之上迎去。

那紧随在唐文娟身后的薄纱美妇，也随着推出一掌，她功力深厚，掌力后发先至，当先迎撞在那击来暗劲之上。

两股潜力，撞击在一起，激成一阵旋风。

只听一声娇喘，和脚步移动之声，混合传了过来，显然，那发掌之人，吃这薄纱美妇掌力一撞，站立不稳，不自主的向后退去。

这时，数十个冥岳随行高手，都已紧随在薄纱美妇身后，转过了弯道，火把耀射之下，只见四五条人影疾快的向前奔去，四五丈外，那甬道又向左边弯去。

薄纱美妇打量了甬道形势，不禁一皱眉头。

她心中暗暗的忖道：“这甬道也不知有多长多远，亦不知多少弯转，他们每次都接那转弯处，凭险相抗，一路打去，不知打到几时，看来不下毒手，只怕有几场恶战好打……。”

忖思之间，突然一个冷漠娇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你们走完了这段甬道，就进入危险之境，天然的阴风烈焰，再加上罗玄精心布置的埋伏，步步杀机，尺尺死亡……。”

声音异常熟悉，那薄纱美妇一听之下，立时辨出是梅绛雪的声音。

只觉一股怒火直冲上来，厉声接道：“贱婢为什么不敢和我照面？”

转弯处，传过来梅绛雪森冷的笑声，道：“你急什么？咱们早晚总要有场生死之搏，眼下还不到时候……。”

薄纱美妇被她言词一激，怒火更炽，飞身一跃当先追去。

她身法奇快，倏忽之间，已到甬道转弯之处，身子还未停下，两点寒芒，已然迎面袭到。

那薄纱美妇冷笑一声，玉腕挥处，劈出了一股强厉的掌风，两点寒芒被那掌风一撞，立时跌落在实地之上。

凝目向那枚暗器望去，只见那跌落在地上的暗器，形如竹叶，长约三寸，尖端两面锋刃，似刀非刀，似箭非箭。

那薄纱美妇见闻广博，一看之下，立时认出那两只暗器，乃江湖上极霸道的“竹叶镖”。

突然间，由那转弯的暗影中飞出一股暗劲，正击在相距那弯道最近的一个火把上，火把应手而熄，方圆丈余之内，突然伸手不见五指。

紧接着响起了一声惨叫，那手执火把的大汉，应声栽倒地上。

显然，他已被暗器所伤。

冥岳中人，连番受挫，激起那薄纱美妇的真火，举手一挥，低声道：“走过去。”

说完，当先向前奔去。

人刚到转角之处，迎面涌撞来一股掌力，击袭前胸。

冥岳岳主，内功深厚，目光犀利，虽在夜暗如漆的环境之中，仍能辨别出发掌之人，正是梅绛雪。

当下娇叱一声，右腕疾扬猛力拍出一掌，反击过去。

她功力深厚，掌劲雄浑，这一掌含怒反击，威势非同小可。两股潜力一撞之下，立时激起一阵轻啸的旋风，梅绛雪白衣飘飘的向后退去。

冥岳岳主先是一怔，继而冷笑道：“贱婢武功果然大有进境，竟然能闪开了我这一掌……。”

余音未绝，左侧暗影之处，突然疾飞出一支长剑，寒芒闪动，幻起来

三朵剑花，分指三处要穴。

这剑势不但凌厉，而且忽然而来，大是难防。

薄纱美妇确实有过人的武功！左手一挥，推出一股潜力，逼住剑势，右手疾快的拍出一掌。

但那施袭人亦非弱手，玉腕一挫，长剑突然收回，借黑暗掩护疾快的向旁侧让去。

薄纱美妇拍击出一股掌力，正击在石壁上，砰然轻震中，回力反荡，激旋成风。

这时，冥岳岳主，已然看出那向自己施袭之人，乃是一个身材矮小的黑衣人。

身法灵活，一闪之间让开了袭来掌力，长剑立时横里扫来。

幽暗的甬道中，闪起了一道白芒。

薄纱美妇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这山腹密洞之中，哪来的这么多高手，需得先伤他们两个，以挫敌方锐气。”

心念转动，奇学突出，左手连发三掌，封住敌人退路，右手却施展空手夺剑的奇奥招术，直向那黑衣人握剑右腕之上扣去。

她这武功十分诡奇，擒拿手法之中，混入了斩经截脉的手法，迫得对方手中剑法，施展不开。

不足十合，那黑衣人被迫得节节后退。

那黑衣矮小之人，正是陈玄霜。

两人的武功，虽是一脉相承，同出罗玄一门。但那薄纱美妇的功力要比陈玄霜深厚甚多，手法亦较纯熟，对敌经验更较陈玄霜丰富甚多。

她哪里知道陈玄霜早已把“生死玄关”打通，内力生生不息，不用运气调息，亦有着惊人的耐战之能。

再加上两人所用的武功，同出一门，万盘不离其宗，手法或有小异，但大致却不出罗玄一脉武学。

陈玄霜心神一定之后，极为自然的大增应变之能，那薄纱美妇的空手夺剑的手法，已难能威胁于她。

但那薄纱美妇却是愈打愈觉不对，愈打愈是惊奇，只觉她剑势变化路数，和自己完全相同，极似出于罗玄一门。

当下疾发两掌，迫退了陈玄霜，喝道：“住手！”

陈玄霜横剑当胸，冷冷喝道：“什么事？”

声音娇柔，分明是女子口言。

薄纱美妇怔了一怔，道：“你也是女孩子吗？”

陈玄霜道：“是又怎样？”

薄纱美妇冷笑一声，道：“本座好意问你，你竟敢这般顶撞本座……”

她微微一顿，又道：“如我施下辣手，三招之内，可取你的性命。”

陈玄霜道：“哼！那倒未必，咱们刚才不是打了数十招吗？”

薄纱美妇怒道：“不知死活的贱婢，你接我一掌试试。”说罢，右手一挥，拍出一掌。

陈玄霜知她掌力势道威猛，绝非自己能敌，但终于忍受不了对方的语言相激，竟然出手接了一掌。

两掌一撞之下，立时分判出功力的深浅，陈玄霜被那薄纱美妇一掌，震得一连向后退了三四步远，如若那薄纱美妇再趁势疾发出一掌，陈玄霜可

能就要伤在她的掌下。

但她却举掌不发，冷冷的问道：“你的武功路数，虽和我同出一门，但功力和应变的经验，都不足以和我为敌，我如要出手伤害于你，那只不过举手之劳……”

她轻轻的咳了一声，接道：“我让你在手下连撑了十余招，还不伤亡，并非是我没有伤你之能，因为我要留下活口，让你说出你的师承门派……。”

陈玄霜冷笑一声，接道：“我如不说，你又能怎么？”

薄纱美妇道：“我不相信你是铜打铁铸，不畏痛苦，不信我就点了你几处经脉，让你尝试一下行血反集内腑之苦。”

陈玄霜默思所学过武功之中，确是有这一套手法，点伤人身几处经脉，可以迫行血反集内腑，只是一时间，却想不起点那几处穴脉而已。

那薄纱美妇突然一反冷漠的口气，和蔼的说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陈玄霜脱口说道：“姓陈……”心中忽然一动，住口不言。

只觉项颈之上细索突然一紧，心知是那控制方兆南生死的红衣少女，要她立时退回，于是赶快回身向前奔去。

薄纱美妇大怒道：“我看你能逃到那里。”左手一挥击出。

这一掌劈出的强猛劲力，并未击向陈玄霜，却是击向她身前四五尺处。

她掌握的时间，恰到好处，刚好陈玄霜奔到之时，她的掌力同时击到。

这一击用心恶毒，陈玄霜纵有封架之力，但却有措手不及之感。

眼看要为那掌力击中，忽由旁侧飞来一股暗劲，刚好把那股冲过来的劲力挡开，及时解了陈玄霜的危难。

陈玄霜凝目望去，看那发掌相救之人，正是梅绛雪，当下冷哼一声，也不称谢，急急的向前奔去。

那薄纱美妇掌力被人挡开，心中大是忿怒，冷哼一声，疾冲而上。

梅绛雪不再逃避，横去挡路。冷冷说道：“再行十丈，就入了罗玄的埋伏之区，他费尽心机，布设下重重机关，就是为了对付你……。”

薄纱美妇怒声叱道：“贱婢接我一掌。”

她生平之中，从未遇上今日这等挫折，满腔尽是怒火，恨不得立时把梅绛雪击毙掌下，那还有耐心听她说话。

梅绛雪右手疾扫而出，纤纤十指，横指腕脉。

这一招看似平常，但那薄纱美妇却似是知道利害，娇躯微扬，暴退数尺，道：“贱婢果然得了罗玄真传。”

说罢，一退即上，双手齐出，右掌左指，分袭两处大穴。

梅绛雪道：“你只要知道利害就好。”两手突然一分，指点薄纱美妇的两臂时间的“曲穴池”上。

这等近身相搏，掌指伸缩之间，就可伤及对方要害大穴，乃是极为险恶的一种搏斗，只见两人招数连变，各尽幻奇。

激斗之中，梅绛雪忽然振衣而起，身子悬空发招，拍出一掌。

薄纱美妇似是等到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全力一掌，迎向梅绛雪掌势之上拍去。

两人推出的掌力接实，梅绛雪却借着反弹之力，一仰娇躯，如脱弦弯箭一般，直向后面射去，快迅绝伦，一闪而没。

薄纱美妇似被连番轻侮，激起了真火，手掌一挥，当先向前追去。

奔行之间，突然迎面吹过来一阵森寒的阴风，使人生出了一阵寒意。

只见梅绛雪白衣飘飞，迎着那阴风奔去。

呼啸的阴风，有如澎湃的怒潮，响彻了山腹，震耳惊心。

薄纱美妇，又向前奔行了数丈，只觉那阴风愈来愈浓。

遥遥的传过来梅绛雪的声音，道：“目下已进入了阴风过道之中，在这段行程里罗玄布下了三道机关，你如自信有能闯过，那就不妨一试。”

薄纱美妇怒道：“你既敢过，为师又有何不敢。”

说完，举步向前行去。

行不过四五尺远，风势忽然强烈，如置身万马奔腾之中。全身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绵绵如江海巨浪，一个接一个的撞击过来，迫得她不得不运气一周，稳住双足，着地如桩。

她心中暗暗忖道：“梅绛雪功力虽然大有进境，但也难以和这等自然界的巨大力量抗拒，这丫头竟然能安然通过，想来这段行程之中，定然有传力之处。”

她本是聪明绝伦之人，略一忖思，想出了这其间定有原因，当下向后退了两步向右侧山壁之处走去，虽只是两步之差，但风力却是减退了甚多。

这时，唐文娟已带着所有的冥岳高手赶到。

那薄纱美妇，身上的薄纱，已全被阴风吹去，全身上下只余下一条短裤。

她一生之中，甚少遇到此等境遇，黯然回顾了唐文娟等一眼，举手一招，说道：“文娟，你过来！”

唐文娟茫然的走了过去，呆呆的站在她的身前。

她伸出纤纤玉指，解开了唐文娟的衣扣，脱下她一件衣服，穿在自己的身上，慢慢的取过她手中的长剑，低声说道：“孩子，你跟在我的后面。”

左手一招，登时有两个劲衣大汉走了过来。

她探手从兜胸中，摸出了一只金色哨子，吹出了一声凄厉的长啸。

两个劲装大汉立时迈开步子，向前行去。

紧接着一行长长的行列，相随而来的冥岳高手，一个个牵着手向前行去，冥岳岳主仗剑随在那行列之后，唐文娟，紧依着师父身后。

只觉那冰寒刺骨的阴风，有如巨浪撞打岩石一般。隆隆之声不绝于耳，愈向前行，愈是强烈。

强风中一片漆黑，不辨路径。

忽然间响起了一声吼叫，那当头而行的劲装大汉，被那强烈的阴风吹卷而去，不知所终。

冥岳岳主不停吹出口中的金哨，发出尖厉的长啸，催促那些相挽的劲装大汉，冒险越渡这一段阴风过道。

终于，被她找出了越渡这阴风过道隐密。

原来，这段阴风的过道上，有一道小指粗细的黑索，紧贴在地面上，不留心，很难查看得出来。

这发现，立时使冥岳岳主增强制胜的信心，冷笑一声，自言自语的骂道：“我还道你这个丫头，当真得了罗玄什么密传，能够安然越渡这阴风过道，原来竟然是这么回事。”

一面指令那相挽而行的劲装大汉们蹲下身子，爬越而过，以减少越渡阻力，一面挽索而行，以固抗拒之劲。

这段阴风过道，风势虽然强猛惊人，但距离不过两三丈宽，借那贴地黑索之力，冥岳岳主、唐文娟和余下的十二高手，除了一个被阴风卷走之外，十三人全都安全的渡过了这段阴风走廊。

凝目望去，只见两侧石壁宛然，又是一道丈余宽窄的甬道，在那段阴风的走廊上，却没有石壁相阻。

一盏昏黄的烛火，映照着一颗明珠，珠光反射，照亮了丈许方圆，球光下有一个耸立的石碑，写着：“叛徒聂小凤埋骨之地”，九个大字，下面署名罗玄留示。

这九个铁钩银书，字字如利剑钢刀般刺入冥岳岳主的心中，也使他回忆十年前的一些往事，追随罗玄身侧，邀游名山胜水，无忧无虑，欢度过童年的岁月……。

唐文娟两道茫然目光，凝落那耸立的石碑上，星目中突然暴闪起了棱芒，偷瞧师父一眼，只见她如醉如痴，平日那肃煞和冷漠交错成的尊容，此刻却突然消失不见。

这短短的一刻时光中，她似恢复了女人的娴静和温婉。

可惜，那流现的娴静和温婉，极快的消失不见，一股肃冷之气，又从她眉梢泛起！只听她连声冷笑一阵，举剑向那石碑劈去。

这一击，她似是用出了极大的内力，砰然大震声中，那石碑应手碎裂。

就在冥岳岳主举手劈碑的同时，唐文娟暴现于双目的棱芒也突然隐失不见，又恢复一片茫然的神情。

冷酷、残忍的师父，狡猾、阴沉的徒弟，瞬息的变化，诡异难测，各逞心机，极尽险恶。

冥岳岳主聂小凤，劈碎石碑之后，心中的余怒，似是仍未平息，扬手一掌，又把轻纱掩遮的烛光劈得碎裂一地，火焰一闪而熄，举手一招，疾急的向前冲去。

刚刚奔行数步，突听身后响起了两声惨叫，回头望去，只见随行高手有两人倒地死去。

原来，那劈断石碑之中，突然暴射出一片毒针，正中两个劲装大汉，立时倒地而死。

聂小凤叫了一声：“惭愧。”忖道：“如若自己晚行一步，必然要被暴射而出的毒针射死。”

她轻轻叹息一声，望着唐文娟说道：“你师祖的心地……。”

忽然想到，她已服用过迷神药物，和她谈话，无疑是对牛弹琴，立时不言，转身向前行去。

唐文娟目注聂小凤的背影，冷峻一笑，张口喷出一颗药丸，迅快的投入那呼啸的阴风之中，放步而行追了上去。

原来聂小凤强迫她服用迷神药丸之时，她自知难以推脱，师父的冷酷心肠，绝不是哭求可以打动，一面运气自闭几处穴道，一面吞下药丸，暗藏舌根下面。

唐文娟久在冥岳，日久接触之人，尽部服用迷神药丸，对那等失去主宰的神色，早已熟悉异常，扮装出来，维妙维肖，竟然瞒过了师父。

余下的随行高手，个个都已失去主宰自己能力，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听命于聂小凤和唐文娟的招呼。

一见唐文娟举步行去，立时一齐随上。

聂小凤一直惦念着梅绛雪的警告之言，行动之间，十分小心，生怕被罗玄预伏的机关所伤。

只觉愈向前走愈是黑暗，如置身在大雾之中。

一阵阵细小的水珠，迎面扑来，不大工夫，几人的衣服尽皆湿去。

聂小凤突然停下身子，回手一把，抓住唐文娟的手腕，冷冷的喝道：“你一直紧跟着我吗？”

唐文娟轻轻的喔了一声，含含糊糊的支吾过去，心中却是大感紧张，暗中运气戒备，如若聂小凤发觉她是伪装服下药物，施下辣手，准备出手反抗。

那聂小凤一握她手腕之后，又缓缓松开手，长叹一声说道：“唉！不该让你服下那迷神药丸的，现在，我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找不到了。”又慢步向前行去。

唐文娟任她长呼短叹，一直默不作声，心中却在盘算着应付眼前的境遇之策，是和梅绛雪等联手对付师父呢？还是一直的装作服过迷神药物的样子，待出了这山腹密洞之后，再想脱身之法。

但觉那蒙蒙水雾，愈来愈浓，简直如下小雨一般，森冷寒气，直透入人的心胸之中，使人烦恼……。

忽然间，火光一闪，一道蓝焰熊熊高烧，照亮了水雾弥漫的甬道，景物隐隐可见。

只见一座平放的石台，拦住了去路，一个凤目蚕眉，胸垂长髯，身着道袍，仙风飘飘的道人，端坐在石台之上。

聂小凤惊呼一声：“师父。”盈盈跪了下去。

唐文娟抬眼偷看，只见那盘坐的道人连同那座石台，缓缓向后退去，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如若这人真是师祖罗玄，怎么见到了背叛谋害他的徒弟，神情之间毫无一些表情，只怕是那精明难缠的三师妹搞的把戏。”

心念转动，杀机陡生，暗从怀中摸出了一只五毒淬炼的七巧梭，运足腕劲，一抖手，打了出去。

梭光一闪，正中那人前胸，只听沙的一声轻响，那道人仍然端坐未动。

但她这发梭的举动却惊醒了拜伏在地上的聂小凤，突然一个转身，伸手抓了过来。

唐文娟右手一招，本待反击，但又突然垂了下去。

聂小凤一把扣住唐文娟的手腕，冷笑一声道：“好啊！我几乎被你骗了过去……。”

这是一段很遥长的黑暗行程，在唐文娟横剑开路之下，聂小凤似是恢复了镇静。

唐文娟加快了脚步，直向前冲去。

她虽然常听聂小凤谈起罗玄的事情，但只限耳闻而已，对罗玄的诸般厉害，并未留有印象，是以，在她的感受，和聂小凤大不相同。

大约奔行有一盏热茶之久，甬道已到了尽处，景物也为之一变。

只见一座广敞的石室，室中满缀着明珠。

一支高大的火炬，熊熊而烧，火光映著数十颗色泽不同的明珠，闪动着一片五彩的光华，摇颤不定，变幻无常，红绿相衬，黑白杂映。

把那座广大的敞厅照得绚烂艳丽，如彩如霞。

除了一座广大的敞厅外，左右备有一道形如走廊的甬道，两侧处各有

一扇石门，紧紧的关闭着。

除了这一座敞厅，和两侧关闭的石门外，这甬道再无出路。

梅绛雪等一干人，早已不知了去向，敞厅中光彩变幻，但却寂无一人。

唐文娟停下了脚步，回头说道：“师父，咱们可要进去敞厅瞧瞧吗？”

聂小凤略一沉吟，道：“进去。”

唐文娟一侧身横剑护胸，当先而入。

聂小凤暗运功力，凝神戒备，缓步入敞厅。

唐文娟回顾了师父一眼，声说道：“绛雪师妹，师父大驾亲到，你还不出来受缚，还等什么？”

偷眼看去，只见聂小凤毫无怒意，而且频频点头，似是对她这几句话，大有嘉许之意。

她胆气一壮，高声接道：“我们已将追到甬道尽处，量你已无处可逃，再不现身请罪，待师父亲手生擒，势必将身经三十六种毒刑，死无葬身之地。”

但闻满室回声，激荡耳际，竟不闻一点回应之声。

聂小凤沿着敞厅的四壁，迅速的绕行了一周，仍然找不出可疑之处。

唐文娟扬了扬手中的长剑，道：“师父，如若咱们把所有火炬熄去，这敞厅中的光彩，必然会减消甚多……”

聂小凤道：“话虽不错，但你那师祖罗玄，心细如发，常在细微之处，布置下足以制人死命的机关，这火炬之中，定然暗藏着绝毒的机关。”

唐文娟心中暗道：“你对我们气指颐使，何等的威风，原来你心中也有害怕之人。”

口中却是微笑道：“师父请退到敞厅外面，待弟子斩断这道火炬试试。”

纵横江湖的聂小凤，此时此情之中，似是亦没了主意，当下微一点头，缓步退出敞厅。

唐文娟暗运功力，长剑一挥，那高烧的火炬，应手而断，只听一阵疾风呼啸之声，那断去的火炬中突然喷射出一股强烈的蓝焰。

聂小凤急声叫道：“娟儿快退回来，这火焰之下，暗引地火。”

唐文娟虽未被那喷射出来的蓝焰烧中，但却感到奇热炙人，应声而退。

只见那蓝焰愈喷愈高，愈喷愈急。

倏忽之间，敞厅中已被那蓝焰弥漫，明珠、彩光，尽为所掩。

在这等万分紧急，生死危亡的情势之下，反而看出来聂小凤果决坚毅，当机立断。

唐文娟却被那疾喷而出的火焰，闹得惶惶不安，目光望着师父，诚惶诚恐的说道：“弟子罪该万死……。”

聂小凤淡淡的一笑，接道：“你手中兵刃既可削断那石炬，想必亦可斩裂石门，快去斩开右面那道石门。”

唐文娟应了一声，提剑直奔过去，手中长剑连挥，一连向石门上劈击数剑，然后一侧左肩，撞在石门之上。

这办法果是有效，只听一阵轧轧之声，石门应手而开。

这是一座狭长的百室，天然的环境，再加上一番人工修筑，室中依壁处，并坐了四个长髯垂胸的黑袍道人。

唐文娟仔细看去，发觉这道人的形态，和适才甬道之中，所见的一般模样，心中恍然大悟。暗道：“原来罗玄早已有备，故意雕塑出这多化身，使人无法找出他真正的遗体所在，只怕这四个雕塑的化身，尚未及派上用场，”

人已死去……”

伸手摸去，只觉柔软如肌，乃是上好的软木雕成。

聂小凤呼的发出一掌击在一个人像之上，那人像登时应手而裂，碎成两半，一张白笺，随手飘出。

唐文娟伸手捡了起来，只见上面写道：“小凤吾徒，如余料中，这白笺，必落汝手，除汝之外，不论何人，均不致毁余化身法像……”

聂小凤突然尖声叫道：“上面写的什么？快拿过来！”

唐文娟恭恭敬敬的把白笺递了过去。

聂小凤凝目看去，只见白笺之上写道：“-----你如涉身及此，已然身陷危境，每至子时，这石室之中，必然暴落出一种人力无法抗拒的灾祸。

不论武功何等高强之人，亦将死亡在这等灾祸之下，余生平不说谎言，想汝必不致存疑，在我第四个法身之后，有一条通往这血池之外的密道。”

聂小凤忽然叹息一声，仰面出起神来。

唐文娟只见她面上的神情，忽而幽怨，忽而哀伤，忽又发作一片愤怒之色，心中大为奇怪，忖道：“他们师徒两人之间，怎会有这许多复杂的感情呢？”

心中疑云大起，只是不敢追问。

聂小凤凝目沉思了片刻之后，突然说道：“你师祖生平不说谎言，咱们必须要早些离开这里。”

唐文娟一剑刺入壁间，手腕微一用力，挖出一块石头下来，在手中掂了一掂，只觉重量大异常石，举剑轻敲，其声锵锵，似是这石块之中，含有大量铁质。

这时聂小凤已然移开了罗玄第四个化身像。

果然，在第四法像之后，有一个可容一人通过的穴洞。

那穴洞向地下行，黑暗如墨。

唐文娟低声叫道：“师父，会不会是三师妹搞的鬼呢？”

聂小凤道：“不会，你师祖写的笔迹，别人极难模仿。”

当先向下行去，一面回头说道：“娟儿，就随行人中，找两个最不顺眼的人，点了他们穴道，让他们留在此地，看看是何情景。

咱们既然知道了这条密道，此后来往血池，易如反掌，谅那个叛徒难脱我手掌。”

唐文娟欲言又止，闪让一侧，放过了随行之人，余下最后两人时，唐文娟突然迅快绝伦的点了两人的穴道。

她把两人放在石室一角，然后移过罗玄法像，掩了穴洞，急步而去。

且说梅绛雪和聂小凤动手相搏之后，自知功力还难抗拒，而且眼前形势复杂，二师姐志在罗玄遗物，势难合力同心，共拒强敌。

只好借血池中阴风烈陷，各种机关，缓迟聂小凤的追袭之势，准备先设法救下方兆南之后再谈。

她为人冷静沉着，自得罗玄真传遗物之后，更是武功大进，带着陈玄霜等直奔罗玄的法体停放之室。

这是布置雅致的书室，一张石桌上摆满了书籍，靠后壁之处，有一座黄绫掩遮的灵堂室中，摆设了七八座石墩。

梅绛雪伸手在壁间扭下一块石罩，立时有一股熊熊的火焰，冒射出来。

火焰闪耀下，四壁处垂吊的明珠，反射出一片清澈的光耀，照得满室

通明。

梅绛雪回顾了那红衣少女一眼，道：“靠有壁石桌上，都是罗老前辈的遗物，总共一十二本秘笈，由天文地理，到星卜医丹，及各种奇异的武功，可算得无所不包，只要能会那秘笈上记事的一半，就足和天下武林高手一争雄长了……”

那红衣少女喜道：“当真吗；我得瞧瞧。”

大步奔向那书案处。

梅绛雪冷冷喝道：“住手！”

那红衣少女手已伸出，将要触及案上书本，听得梅绛雪喝叫之言，赶忙又收了回来，回头问道：“为什么？你可是悔恨了吗？”

梅绛雪冷冷说道：“我如有悔恨之时，那也不会带你来了。”

红衣少女道：“我先瞧瞧有何不可？”

梅绛雪道：“书中所述的天文地志，立论深奥，谅你也看它不懂。”

红衣少女道：“我只看上面的武功记载，找出几招武功，能够制服师父，那就够了。”

梅绛雪道：“纵然被你找出几招绝学，你也难以胜得聂小凤的功力。”

红衣少女道：“聂小凤是那一个？”

梅绛雪道：“聂小凤就是冥岳岳主，也就是罗玄的弟子，罗玄传了她的武功，她却杀了罗玄……”

方兆南突然接口问道：“她为什么要杀自己的恩师呢？”

梅绛雪凝目沉思了片刻，道：“这就知道了。”

方兆南怔了一怔，默然不言。

红衣少女突然伸出手去，向案上存书抓去。

梅绛雪尖声叫道：“等一等，待我说完了你再拿不迟！”

那红衣少女疾快的缩回手来，说道：“什么话，快些说呀！”

梅绛雪道：“那上面记载的武功，招招都是博大精深之学，你只一入目，立时将沉迷进去，那时纵然有人出手杀你，也不知抗拒，糊糊涂涂的死了过去。”

红衣少女道：“当真有这等事吗？”梅绛雪道：“我如存心要欺诈于你，这血池之中，到处充满了杀机凶险，为什么会带你们进入罗玄遗骨存放之室？”

红衣少女暗暗忖道：“这话倒是不错。”

她轻轻咳了一声，说道：“就算你说的对吧，这些书也不能放置不动。”

梅绛雪道：“咱们事先谈好的，我以罗玄的遗物交换方兆南的自由，你只要解开方兆南被制的穴道，那案上书藉你尽管取走。”

红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外有冥岳岳主，和那穷极变幻的阴风、烈焰，你纵然不暗中算计于我，我想出这血池，也不是容易之事……”

梅绛雪道：“怎么你可是悔约了吗？”

红衣少女摇头说道：“没有，我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梅绛雪道：“什么办法？”

红衣少女道：“这书籍由你包起，方兆南我暂时不放，你久居此地，定然知道出路，只要你送我到出口之处，我就解开方兆南的禁制，咱们一手交书，一手交人，彼此谁也不吃亏了。”

童叟耿震和石三公，虽然对那案上的存书有偷窃之心，但想到伤穴发

作的痛苦，胆气立时为之一馁，不敢妄动。

梅绛雪冷笑一声，道：“咱们相约之时，并未有此一条……”

第四十九回 情未了生不如死

那衣服褴褛，一直未发一言的青云道长，突然大喝一声，纵身一跃，落到那书案之旁，一把拖过案上存书，高声说道：“哪一个如若妄自出手，我就先把此书毁去！”

红衣少女怒道：“放手，你和我相约之言，难道忘怀了吗？”

青云道长笑道：“在下和你相约之言，只管送你进入血池，而且言明平分罗玄遗物，眼下既然见到了罗玄遗物，那誓约自是该到此终止。”

红衣少女突然一收手中绳索，青云道长突然一侧身躯，绳索竟然完全脱落了下来。

红衣少女吃了一惊，道：“你几时解开了身上的索缚了？”

青云道长道：“贫道这段时日之中，无时无刻不在研究解除这索缚之法，初入血池，我已解开，只是还未见罗玄遗物，我不便自脱索缚而已。”

梅绛雪放声大笑，道：“你已是众叛亲离，陷身于山穷水尽之境，眼下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红衣少女道：“我处境虽尚未至你所说之境，但仍愿听听你的高论。”

梅绛雪说道：“一朝无二主，双雄不并立，你如愿听我之命，我愿出手助你-----”

红衣少女怒道：“如我不愿呢？”

梅绛雪道：“那我只好坐山观虎斗，袖手看火烧。”

红衣少女咬牙切齿的说道：“你别忘了方兆南的性命还握在我的手中。”

梅绛雪先是一怔，继而淡然一笑，道：“不要紧，你纵然杀害了他，可是自己也难保活命。”

红衣少女道：“你可是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想吗？”

梅绛雪笑道：“了不起我替他终生戴孝……”

陈玄霜突然冷哼一声，接道：“你是他什么人，要替他终生戴孝？”

梅绛雪还未来得及开口，那红衣少女却抢先接道：“你当真不知道吗？我这风华绝代的三师妹，和你的令师兄，早已两情相投-----”

方兆南冷冷喝道：“霜师妹，不要听她胡说！”

陈玄霜双目中棱芒闪动，低声对那红衣少女说道：“你放开我的方师兄，我就全心全意的助你。”

红衣少女凝目沉思了片刻，道：“放了他并非是什么难事，但我如何能信得过你？”

陈玄霜道：“我说过就算，难道还要起誓不成？”

狡诈的红衣少女默察陈玄霜神情，突然放低了声音道：“如若令师兄索缚被解，得还自由，和我三师妹联手一起，咱们岂不又多了一个劲敌？”

陈玄霜道：“那我就连他一起杀了！”

红衣少女微微一笑，道：“好吧！我信你之言就是。”

缓步走到方兆南的身侧，解开了他身上的索缚。

她索缚方兆南的手法，异常奇奥，都是人身的大穴关节，只要她一紧索缚，立时百脉俱缩。

是以，方兆南一路行来，全无挣扎之能，只有俯首听人摆布。

方兆南数十日夜的束缚，一旦为人解去，心神登时一畅，缓缓伸动两臂，长长吁一口气。

只听那红衣少女柔柔细音，钻入耳际，道：“你身上的索缚虽已解去，但服用剧毒未解，如不按时服用我的解药，仍然要毒发而死，你的性命，仍然紧握在我的手中。”

她施展千里传音之术，别人只见她口齿启动，不知她说些什么？

梅绛雪冷眼旁观着这些人的举动，也不出手拦阻，只是微微冷笑。

方兆南在这段时间之中，连番身历生死大劫，对什么事都看得淡了甚多，缓缓的回顾了那红衣少女一眼，默不作声。

陈玄霜慢慢走到方兆南的身侧，缓缓说道：“方师兄。”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什么事？”

忽听青云道长大声喝道：“曹道兄，大愚禅师和天星道兄，来了没有？”

曹燕飞仍然静静的站着不动，长长叹了口气，道：“两人进入血池之后，和道兄门下张雁一齐失踪，迄今生死不明。”

青云道长一皱眉头，道：“石、耿两位老前辈亦不知他们下落吗？”

石三公和耿震相互望了一眼，摇摇头，默不作声。

原来青云道长心想自己陡然发难，抢得罗玄遗物，石三公、耿震等定将群起支持，那知这三人竟是静静的站着不动。

要知三人对适才伤脉发作之苦仍留下深深畏惧，那痛苦当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成，已不敢妄生叛离之心。

虽然心知青云道长用意在乎招呼几人，合力保护罗玄的遗物秘笈，但却不敢响应，只好装作茫然不解。

梅绛雪目光缓缓由青云道长脸上扫过，冷笑一声说道：“这血池之中，有许多定期的灾祸，不解其道之人，决难躲过，罗玄的存书之地，岂是轻易可犯的吗？”

突然提高了声音，对石三公等说道：“我要走了，你们愿意留这里，我也不管。”

转身向外行去。

葛炜大迈一步，紧随梅绛雪身后，出室门。曹燕飞、耿震、石三公，相互望了一眼，鱼贯相随而去。

红衣少女望着梅绛雪的背影，呆呆出神，她虽然机智绝伦，但对梅绛雪这等冷热难测的神态，也有些猜测不透。

梅绛雪出了石室之后，头也未回的一直向前走去，只见她身躯摇摆不定，似是身上背负着千斤重物，举动之间，不胜负荷。

葛炜急行一步，伸手抓住了她的肩膀，凝目望去，只见两行清泪，正顺着双腮滚滚而落，吃了一惊。问道：“姑娘，你怎么啦？”

梅绛雪右肩一抛，尖声叫道：“放开我！”放腿向前奔去。

葛炜呆了一呆，紧随着追了上去。

石三公低声说道：“耿兄，梅姑娘怎么啦？”

耿震道：“不知道啊！如若她跑得踪影全无，咱们伤脉发作，要找哪个

施救？”

说话之间，三人一齐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梅绛雪迅速的奔过石廊，直向一座门户洞开的石室之中奔去。

石三公等相随，奔入石室。

只见那石室中端放着三座一般模样的道装法像，另有一座法像已然支离破碎，散乱的放在一侧，左侧靠石壁处，斜倚着两个劲装大汉，似已死去一般，闭着双目，动也不动一下。

梅绛雪缓缓转过身子望了葛炜等一眼，又恢复冷若冰霜的神色，说道：“你们追着我干什么？”

葛炜怔了一怔，道：“我已经立过重誓，今生一世，确要追随姑娘。”

梅绛雪叱道：“出去！这石室乃死亡之室，不论谁都无法在这室中活过一十二个时辰。”

葛炜奇道：“你呢？”

梅绛雪道：“我还不是一样。”

葛炜忽然微微一笑，道：“你不怕，我也不怕。”

石三公突然重重的咳了一声，道：“梅姑娘如是讨厌我等追随，就请解开我等被封经脉，我等就立时离去。”

梅绛雪不理石三公相询之言，两道清澈的目光，凝注葛炜脸上，缓缓的问道：“你当真不怕死吗？”

葛炜一挺腰干，肃容说道：“能得常伴姑娘，虽死何撼！”

忽听一声大呼，传了过来，一个头发蓬乱，手握竹杖的疯癫大汉，急急奔了进来。

葛炜一声大喝：“站住！”

右手一挥，发出一记无影神拳。

那蓬头乱发，乱髯绕颊的大汉，吃葛炜一记无影神拳，打得闷哼一声，身躯向后倒退了三步。

石三公伸手一把抓住了那乱发大汉的右肩，提了起来。

梅绛雪急声叫道：“别伤了他。”

石三公微微一怔，放开那蓬头大汉。

梅绛雪缓步走了过去，伸手在他肩井穴上拍了一掌，叹道：“可怜的老人，你一世行医，以擅疗治各种疑症奇病，扬散于世，但自己却是落得了疯癫的下场。”

石三公自负见多识广，无人不识，但却偏偏不识此人，忍不住的问道：“梅姑娘，这个人是谁？”

梅绛雪道：“大名鼎鼎的知机子言陵甫。”

石三公吃了一惊，道：“一代神医，无人不知，想不到竟然难以疗治自己的疯癫之症。”

忽觉一股奇异的暗劲，由双足直冲而上，全身一麻，不禁骇了一跳。

转眼望去，只见童叟耿震和曹燕飞两人的神情之间，也泛现一片惊恐之色，显然，这奇异的感受，并非他一人所有。

只听梅绛雪柔和的说道：“这座石室即将降临那人力无能抗拒的灾祸，刚才那一瞬的感受，只不过是灾难将临的警讯而已，唉！没有人能在这石室活得下去，你们都快些走吧！”

言陵甫疯疯癫癫，也听不懂几人谈的什么，独自向一角走去。

石三公轻轻哼了一声，道：“姑娘如若当真有放我等逃生之意，那就请先解开我们受伤的经脉。”

梅绛雪摇头说道：“我也没法子解开你们封闭的经脉……”

石三公吃了一惊，道：“什么？”

梅绛雪似是突然恢复了女孩子的娴静和温柔，长长叹息一声，道：“我不是骗你们，当今之世，没有人能解开封闭的经脉了，即是那罗玄复生，也是不行。”

石三公、耿震、曹燕飞等面面相觑，想到那伤脉发作时的痛苦，个个面色如土。

梅绛雪两道清澈的眼神缓缓由三人脸上扫过，说道：“也并非无法可想。”

石三公精神一振，问道：“姑娘赐示。”

梅绛雪道：“不论何等武功，都要自己禀赋和日以继夜的坚忍、耐心，才能够达到上乘境界！”

她凝目沉思了片刻，又道：“我可传你们自解受伤经脉的口诀，你们自行打坐运气解去伤脉，但这至少需要十二时辰以上的时光。

至于你们的内功，是否已到了自解受伤经脉之境，那就非我所能知道了。”

立时授了口诀，挥手说道：“你们走吧！那自然杀人的奇异之力，即将降临，再晚了，恐怕你们就走不了啦！”

她一向冷若冰霜，说话神情，无不使人有着冷冰冰的感觉，此刻却温柔仁和，口吻亲切。

石三公忽然抱拳一礼，道：“多谢姑娘相授口诀，在下等感激不尽-----”

梅绛雪道：“不用谢啦，你们赶快走吧！”缓步转身而行。

石三公道：“在下有一事耿耿于怀，不说不快。”

梅绛雪停下脚步，回过头道：“什么事？”

石三公道：“姑娘既然知道这石室既将降下人力无能抗拒的灾害，为什么却肯出这石室呢？”

梅绛雪微微一笑，道：“一个生在世上若苦多于甜，苟活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味道，还不如死了的好。”

石三公楞了楞，道：“姑娘年纪轻轻，何以竟说出这等伤心之言，以姑娘这等年龄，这等武功，成名武林，指日可期……”

梅绛雪接道：“唉！名利二字，有什么用？放眼当今武林，有几个名倾四海之人，不是终生孤独，落落寡欢？可是就有那么多人为名迷醉，终生为名利奔走。”

石三公低头望了望胸前白须，道：“姑娘之言发人猛省，你执意要留在此室，在下等也不敢相劝。”

他似是忽然间一扫私利之心，对梅绛雪生出了无限关注之情。

梅绛雪道：“不用劝我了，你们去吧！”

她为人外表冷漠，但在她心底深处，却蕴藏着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意，她从小在充满血腥屠杀，惨酷绝伦的冥岳长大。

但内心却又受着母亲贞德节烈的影响，适才眼看方兆南对自己冷漠之情，忽感万念俱灰。

想自己这十几年来，耳闻目睹，身历心受，无一件可喜可慰之事，油然而生了寻死之心。

石三公回过头去，低声对曹燕飞等说道：“咱们走吧！”

行至室门口处，突然想起葛炜和言陵甫还在石室之中，回身说道：“小兄弟，梅姑娘身负绝技，胸藏韬略，或有抗拒那自然灾害之策。

你留此室，岂不是白白送上一条性命，不如和我们一起走吧！只要出此血池，以小兄弟的武功而言，三五年内，盛名当可大噪江湖。”

葛炜拱手一笑，道：“多谢老前辈的关心，在下要留在这里奉陪梅姑娘。”

他笑容自然，毫不牵强，使人无法不信他字字俱都是出自肺腑。

石三公又是一怔，回头望了耿震一眼，道：“咱们这一辈子当真是白活了。”

耿震奇道：“为什么？”

石三公道：“兄弟这一生之中，没有爱过一人，也没有真正的恨过一人，但却身经百战，树敌无数。”

耿震道：“不错啊！这一生中杀杀砍砍，身经无数次的凶险，但仔细的想上一想，既非为己，亦非为人，当真是糊糊涂涂，打杀一生。”

这两个武林名宿，似是陡然间受到了什么启示，感慨丛生，无限豁然。

极恶反善，这些平日视人命如草芥的江湖高手，此时却突然都变得十分仁慈起来，曹燕飞长叹一声，道：“咱们去把言陵甫拉出来吧！”

梅绛雪摇手说道：“不用啦！他人已经病了，纵然救他出去，也是一生浑浑噩噩，受尽活罪，还不如让他死了的好。”

三人齐齐一抱拳，道：“姑娘保重！”

转身退出石室。

石室中，只余下了葛炜和梅绛雪，以及那疯疯癫癫的言陵甫，石室一角，虽然有两个活人，但他们数处要穴被点，动弹不得，和死人没有两样。

葛炜目送三人背影离去，缓步走到梅绛雪的身侧，瞪着一双眼睛，望着她匀红的嫩脸，一语不发。

梅绛雪一埋秀眉，道：“瞧着我干什么？”

走到石室一角，盘膝坐了下去。

葛炜微微一笑，追了过去，说道：“这石室中，究竟有什么灾害，人在室中会非死不可呢？”

梅绛雪道：“那是一种异常神秘的力量，只怕当今之世，也没有人能够解得那神秘力量的来源，武功再高，也无法和这力量抗衡，你还是走了的好。”

葛炜道：“当真吗？”

梅绛雪道：“我骗你做什么？”

葛炜缓缓转过身子，直向石门走去。

梅绛雪暗暗忖道：“古语说蚂蚁尚且贪生，看来这道理真不错，此人适才当着石三公等人之面，坚持要留在这石室之中，言词间何等豪壮，此刻却又自行离去！”

忖思之间，只见葛炜关好了两扇石门，又缓步走了回来，盘膝在梅绛雪对面坐下。

梅绛雪忽然感觉到芳心中一阵跳动，慌忙闭上双目，但是她波动的心神，却无法立刻安定下来。

垂死的心情，使她想到了很多从未想到过的事情，她害怕葛炜当真的陪她等候那自然灾害带给人的死亡。

少年男女，相对而坐，死于一室之中，这情景难免会出现闲言风语，但她又不愿葛炜真的离去，她难耐从容待死前那份寂寞。

正当她心事纷至皆来之际，忽听葛炜长长叹一口气，道：“可惜一个人一生之中，只能死去一次，无法把死亡的味道留诸后世，转告他人。”

梅绛雪霍然睁开双目，只见葛炜瞪着一双圆大的眼睛，凝望着自己，当下冷笑一声，道：“你害怕，快滚出去，谁要你留这里了！”

葛炜看她嗔怒之间，别有一番娇态，大为神往，微微一笑道：“一个人长得好看，不论嬉笑怒骂，都别有一番动人的风韵。”

梅绛雪怒道：“你胡说什么？惹得我火起来，先杀了你。”

葛炜叹道：“我如怕死，也不会留在这石室中陪你了，唉！只有两桩心事，使我死的有些不安。”

梅绛雪道：“什么心事？”

葛炜道：“第一桩心事，我在死亡之前，未能和我哥哥说几句话，见上最后一面，有负作兄长的友爱之情。”

梅绛雪道：“第二桩呢？”

葛炜道：“第二桩心事，倒和姑娘有关，我看过你的愁苦、怒骂，无不别具风韵，但却没有看过你的笑容，死了未免有些可惜。”

梅绛雪怔了一怔，怒道：“你这人如此轻薄……”

她站起身子走到另一处壁角盘膝坐下。

葛炜追了上去，说道：“你不肯笑给我看，那也算了，何苦生这么大的气呢？”

梅绛雪反手一掌拍了出去，口中怒道：“滚开去，别走近我！”

只听啪的一声，一掌五打在葛炜的脸上，打得葛炜一连向后退了三步，半颊红肿，指痕宛然。

梅绛雪原没有料到他竟不肯闪避，硬受一掌，看掌势打得如此厉害，想他定然恼怒，出手反击。

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梅绛雪意料之外，葛炜不但不出手反击，反而满脸笑意，远坐在数尺之外，说道：“姑娘如此厌恶于我，在下不再相扰就是。”

梅绛雪暗暗叹息一声道：“这人对我这般钟情，真如同生共死，那是比方兆南对我好的多了，可惜我已和方兆南对月缔盟，结作夫妇，今生生作方家人，死为方家鬼，如何再能对他人生出惜怜情爱……”

她愈想愈觉心中紊乱，慌忙运气调息，收摄心神。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候，突觉全身一麻，本能的一跃而起。

睁眼看去，只见葛炜也跳了起来。

那疯疯癫癫的言陵甫，似是被那地上冲出的神秘力量，烧得乱蹦乱跳，生似一个赤着双足的人，行走在烙铁之上，脚一着地，立时就跳了起来。

梅绛雪一沉真气，落着实地，登时感觉到一股奇异的热流，由地上传达全身，酸麻难耐，但她死志已决，提聚真气，凝立不动，任由地上冲出的神奇热流，传达全身。

葛炜似已被热流烧得难再忍耐，飞身一跃，落在梅绛雪的身侧，说道：“梅姑娘，咱们就要死了？”

梅绛雪冷冷的望他一眼，也不理他。

葛炜不自主的跳了几下，道：“梅姑娘，你笑一下给我瞧瞧，好吗？”

那神奇的热流，愈来愈强，感受之人，不自禁全身颤抖，这几句说得十分艰苦，一字一顿。

只听言陵甫痛苦的吼叫，响彻石室，震耳欲聋。

葛炜头上汗水如珠，滚滚而下，脸色苍白，气喘如牛，但他双目之中，却流露出无限的渴望之情，凝注在梅绛雪的脸上。

一缕怜惜之情，泛上了梅绛雪的心头，暗暗忖道：“再过上片刻工夫，我们都将被这地上泛起的奇异热流，活活烧死，笑一下给他瞧瞧，有什么打紧？”

当下强行运气，展眉一笑。

她虽存必死之志，耐受痛苦之力，坚逾常人，但那地上传出的神奇力量，十分怪异，传入人体，奇酸奇麻。

全身各处，无不随着那传入的热流颤抖，展眉微笑，全身抖动不息。

葛炜大声喝道：“能得一睹姑娘笑容，死而无憾，活罪难受，我要先走一步了……”

举起右掌，正待自击要穴，忽觉强大之力，直撞身上，身不由己的向梅绛雪冲了过去。

原来言陵甫满室乱蹦乱叫，一下撞在葛炜身上。

梅绛雪素腕挥动，轻轻一推葛炜的身子，希望能把他撞来之势稳住。

却不料也被那地上传出的奇异力量，烧的全身酸麻，没有了半点力气，被葛炜一撞，竟也向一侧滑撞过去。

砰的一声，撞在山壁上。

葛炜借势倒跃而退，一脚踏在一块突出的石块之上，那地上泛起的奇异力量，立时断绝，但那石块甚小，仅可容下一只脚踏上一半。

低头看去，只见右脚之下，竟然是一个装满丹药的瓷瓶。

那石壁上的神奇力量，似是更为强烈。梅绛雪一撞上石壁之后，立时香汗淋漓，秀眉紧皱，似是在强忍着无比的痛苦。

葛炜脚下微一加力，跃落到梅绛雪的身侧，探手一把，把她抱了起来。

梅绛雪冷然喝道：“不要动我！”一掌拍了出去。

葛炜已挨了一记耳光，知她落掌奇重，赶忙松开了梅绛雪，倒跃而退，他已暗中算好那瓷瓶距离，起落之间，刚好一足落在瓶上。

抬头看去，只见梅绛雪闭目而坐，满脸汗水如雨，但她耐性坚强，仍然不跃起呼叫。

葛炜略一犹豫，看准她几处晕穴，一跃而上，挥手点了她的穴道，再探手猛力一拉，抱入怀中，倒跃落在瓷瓶之上。

这时，疯疯癫癫的言陵甫，已然被那地上的奇异力量，烧得满室乱跳，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处境甚是凄凉，惨不忍睹。

葛炜虽有救他之心，但那瓷瓶太小，仅可容一足踏立，怀抱梅绛雪，已经有些力不胜任，那还有余力救他，只好硬下心肠，视作无睹。

低头看时，只见梅绛雪双目微闭，汗水渐落，显然，痛苦已经消去，只是她晕穴被点，昏昏如睡。

但闻言陵甫喝叫之声，愈来愈高，满室跃飞，汗落如雨。

葛炜一腿站得酸麻，纵身一跳，换一只腿，那知落足过重，瓷瓶碎裂，瓶中中之丹丸，满地乱滚。

言陵甫精力渐疲，跌倒地上，但他胸中难过，伸手到处乱抓，抓起了两粒丹丸，随手放入口中，吞了下去。

葛炜看他手腿挥动，愈来愈缓，似是已无力抗拒那神奇的力量，面临死亡边缘心中大生不忍之感。

他心中暗忖道：“这瓷瓶破碎之后，站立反觉舒服甚多，我如把这瓷瓶碎片分开，或可容两足站立，那时再救言陵甫，当非难事。”

心念一转，一跃而起，右脚离地之时，故意用力一拨，果然把那碎裂的瓶片，拨出了几片，分落双足之上。

他右臂挟着梅绛雪，高声喝道：“言老前辈，你还能动吗？只要你能滚到我的身侧，我就有办法救你了。”

言陵甫抬头打量了两人一眼，突然纵身一跃而起，直向葛炜冲去。

葛炜淡然一笑，不退反进，伸手向言陵甫抓了过去，言陵甫跳冲过来，势道看去猛恶，其实来势毫无冲动。竟被葛炜一把抓住。

他像是神智恢复，默望了葛炜一阵，又缓缓闭上双目，动也不动一下。

葛炜双手平伸，就这般端着两人，也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光，只觉两臂酸痛愈来愈是利害，只好缓缓把言陵甫向地上放去。

第五十回 焚遗书武林消灾

言陵甫似已是惊弓之鸟，大喝一声，突然疾跃而起，直向那石门冲去，脚尖一点实地，随着推出了一掌。

他准备一掌震开石门，借脚尖一点之力，穿出室外。

哪知言陵甫一着地，竟是毫无异样之感，拍向室门的一掌，亦被石壁挡了回来。

原来那石门，只可由外向内推，外面却是有坚壁所阻，推它不动。

只见言陵甫移动了两下脚步，道：“奇怪呀！那神奇的力量，怎么没有了啊？”

葛炜忍不住提起右脚，也在地上一蹬，果然，那神奇的力量，已然消失不见，赶忙拍开了梅绛雪身上被点的晕穴。

梅绛雪缓缓睁开了一双星目，挣脱了葛炜的怀抱，冷冷的说道：“你抱着我干什么？”

葛炜累得双臂酸麻，救了她的性命，不但未得到她一句相谢之言，反遭冷语讽刺，不禁微微的一怔。

只见言陵甫急急冲了过来，砰的一拳，直向梅绛雪迎面劈击过去，口中大声嚷道：“快还我的血池图来！”

梅绛雪娇躯疾闪，避开一击，冷冷的说道：“你此刻已然身在血池之中，还要什么血池图呢！”

言陵甫经过那一阵奇异力量的冲烧之后，神智忽然清醒过来，目光环扫了一周，突然对那三个长髯道人拜了下去。

梅绛雪看他举动如常，疯癫之症，似已痊愈，心中大是惊奇，暗道：“天地间事，当真是无奇不有，想不到这石室中的奇异力量，竟然能疗治好他的

疯癫之症，这也算是异数了……”

葛炜轻轻咳了一声，道：“言老前辈，这三座身着道装的雕像是谁？”

言陵甫拜了两拜，站起身来，肃然说道：“乃在下师父罗玄遗像。”

葛炜仰脸大笑，道：“恭喜言老前辈，你那疯癫之症，完全好了！”

言陵甫回身抱拳道：“小兄弟一番相救之恩，在下当深铭肺腑，终生不忘。”

显然，他的神智已经恢复，对葛炜相救之事，记忆甚详。

葛炜暗暗忖道：“如若不是你身上带那装满丹丸的瓷瓶，使我有立足之地，只怕我也早被这地下泛升而起的热流，活活烧死了，世间事因果报应，循环轮转，真不知是你救了我，还是我救了你-----”

想到感慨之处，长叹一声。道：“你不用谢我了……。”

言陵甫已然神智全复，不待葛炜说完，立时正容接道：“老夫为人，一向恩怨分明。一丝不苟，救命大恩，岂可忘去……。”

目光一转，投注到梅绛雪的身上，接道：“此室之中，既有先师罗玄的雕像，血池之说，自是不假-----”

梅绛雪道：“何止不假，而且是千真万确。”

言陵甫一伸手，道：“拿来，还了我的血池图，咱们昔年结下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

梅绛雪秀眉一耸，冷冷说道：“你人已在血池之中，还要的什么血池图？”

言陵甫道：“老夫要依图索物，寻找在下师父的遗物。”

梅绛雪摇头叹道：“你为那失去的血池图，急得了疯癫之症，一世英名尽付流水，大病初愈，仍然念念不忘此物，唉！”

言陵甫纵声大笑，道：“老夫如若能得了恩师遗物，不出十年，不但可尽复失去的英名，而且当今武林之上，再想找上一个敌手，只怕也不是容易的事了！”

梅绛雪冷哼一声，道：“好吧，你也不用讨还血池图了，我带你去罗玄老前辈遗物存放之处就是。”

言陵甫喜道：“好极，好极。”

梅绛雪道：“你先别高兴，罗玄遗物存放之处，云集了甚多高手，只怕你遗物未得，反倒赔上了一条老命。”

言陵甫微微一怔，道：“你带老夫前去瞧瞧再说。”

梅绛雪道：“好吧！你要自寻死路，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拉开石门，大步向外行去。

只见石三公、曹燕飞和童叟耿震，盘膝坐在石道之中，闭目运息。

原来三人正在依照梅绛雪传授的口诀，疗治伤脉。

石三公首先警觉，霍然睁开双目，欠身而起，抱拳道：“不出在下所料，梅姑娘果然无恙。”

梅绛雪道：“活着有什么好！”大步走向前去。

曹燕飞、童叟耿震齐齐站起身来，三人相互望了一眼，随在梅绛雪身后走去。

穿过了一条甬道，又回到罗玄存放遗物的石室。

放眼看去，只见青云道长和那红衣少女相对而立，平剑护胸，对峙不动。

两人的身上，都已被鲜血浸湿，想见适才两人搏斗之凶险，猛恶，彼此都受了数处的剑伤。

陈玄霜却坐在石室一角，伸出右拳，抵在方兆南的背心之上，满脸汗水滚滚，有如不胜负荷之感。

梅绛雪一皱眉头，伸手指着石室一侧木案上的存书，说道：“罗仙师遗物，在那里了，你去取吧！”

言陵甫回顾了石三公等一眼，大步冲入石室，直向那存书之处奔去。

他刚刚行近木案，那红衣少女，突然一睁双目，喝道：“住手！”

荡腕一剑，疾刺过去。

言陵甫陡然倒跃而退，避开了一剑。

梅绛雪格格大笑一阵，回头对葛炜、石三公等说道：“你们哪一个喜欢罗玄的遗物，尽管去取。”

她冷肃一笑，又道：“青云道长和我二师姐，都已剧战受伤，有如强弩之末，纵然有心护书，亦是心力不逮，言陵甫疯病初愈，难耐久战……”

目光缓缓由石三公、曹燕飞、耿震脸上扫过，道：“你们三人武功虽高，可惜伤脉未愈，虽经我传了口诀，但时间尚短，如经剧战，势将发作。

那位黑衣姑娘，正图以内力打通她师兄的生死玄关，以解他被伤脉穴和腹中剧毒，自不量力，已然成骑虎难下之势，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力尽而死，还害她师兄相偕随亡……”

目光一转，凝注到葛炜的身上，道：“眼下之人，只有你是得那罗玄遗物之人。”

葛炜摇头说道：“在下只望能终生相随姑娘，心愿已定……”

梅绛雪芳心一震，道：“你跟着我干什么？”

葛炜凄苦一笑，道：“执鞭坠镫，听凭使唤！”

梅绛雪呆了一呆，道：“你这人没有出息！”转身向前走去。

葛炜微微一笑，随在梅绛雪身后而行。

石三公轻轻咳了一声，道：“耿兄，咱们要怎么办？”

耿震正待答话，忽听方兆南大声叫道：“梅姑娘！”

梅绛雪如受人重重一击般，娇躯突然一颤，缓缓回过身来，说道：“你还记得我吗？”

陈玄霜举起左手，用衣袖擦汗，道：“方师兄，你不能说话。”

梅绛雪人已走回到石室门口，听得陈玄霜的话后，突然又停了下来。

言陵甫避开一剑之后，立时凝立不动，暗中运气相试，自觉出武功未失时，才飞身一跃，避开那红衣少女，又向那书案之上飞去。

青云道长忽然一睁双目，挥臂一剑扫了出去。

言陵甫这次不再闪避，竹杖一挥，架开一剑。

青云道长虽受剑伤，但他的功力，并未失去，言陵甫悬空接剑，先已吃亏，剑杖相触，言陵甫前冲之势顿然受阻，被震落实地。

言陵甫脚落实地，略一调息，立时挥杖向青云道长攻去。

两人剑来杖往，倏忽之间，已经相交了十三四招，言陵甫一心求得罗玄遗书，不顾大病初愈后体力未复，竭尽所能，挥杖猛击。

青云道长接下他十几杖后，身上剑伤受到了极剧的震动，伤口破裂，鲜血泉涌而出。

他似是自知已难再撑多久，不顾剑伤剧疼，全力挥剑反击过去。

剑风似轮，寒芒点点，果然把言陵甫迫得疾向后面退去，借势一收长剑，高声说道：“曹道友，石、耿两位老前辈，贫道全身连受了九处剑伤，心力已感不支，只怕十合之内，要伤在这人竹杖之下……”

疾扬长剑，封开了言陵甫攻来的一杖，唰！唰！反击两剑，已把言陵甫迫退了两步，接道：“这罗玄遗书，关系着今后武林中正邪消长之机，如若得所非人，非同小可。”

这位红衣姑娘和贫道硬拼，闹得两败俱伤，三位不论那个出手，都不难取得此室中的罗玄存书……”

言陵甫竹杖攻势，突转凌厉，迫断了青云道长之言。

梅绛雪呆呆的站了良久，不闻方兆南再说话，暗暗叹息一声，忖道：“这般人个个心贪罗玄遗书，妄想求得武功真诀，练成天下第一高手。”

那就让他们自相残杀，尽死于此算了，方郎对我毫无情意，又一直不肯相认我是他们方家之人，我何苦再多管这闲事-----”

正待回身不顾而去，忽见方兆南重又睁开了微闭的双目，高声说道：“梅姑娘，我求你作一件事，好吗？”

梅绛雪暗道：“哼！那有这等没有志气的丈夫，对自己妻子说话，也是满口请啊求啊的……”

但口中却柔声应道：“什么事？”

她早生怜爱之心，这一句话柔媚悦耳，动听至极。

陈玄霜突然尖声叫道：“你不会好好的说话吗？娇声哆气的干什么？哼！贱骨头！”

梅绛雪秀眉耸动，闪掠过一抹杀机，正待反唇相讥，忽听方兆南长叹一声，接道：“梅姑娘，你把罗玄的遗书烧了吧！”

梅绛雪略一沉吟，道：“好吧！”

迈步走了过去。

石三公、耿震、曹燕飞都不禁为之震动，齐齐举步追了过去。

那长剑支地，闭目养息的红衣少女，突然一睁双目，道：“三师妹，你真要听他的话，烧去罗玄这些存书吗？”

梅绛雪道：“自然是当真了。”

红衣少女身子一摇，突然举手一剑，刺了过去。

梅绛雪冷笑一声，娇躯一闪，避过长剑，巧快绝伦的欺身而上，素手一挥，啪的一掌，击在那红衣少女手腕之上。

长剑应声而落，梅绛雪头也不转的向那存书走去，伸手从怀中取出火折子，检过一本红绢封皮的书，烧了起来。

言陵甫突然大喝一声，舍了青云道长，疾向梅绛雪扑了过去。

葛炜右手一扬，打出一记无影神拳。

言陵甫骤不及防，被那无形劲力一撞，斜向一侧退去。

他大病初愈，元气未复，如何能挡得葛炜全力一击，斜退了四五步，仍然拿不住桩，终于一跤跌倒地上。

这时，石三公、耿震等，都已围拢上来，眼看着梅绛雪燃火烧书，心中疼惜异常。

石三公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拱手说道：“姑娘，这罗玄存书虽可为恶，但亦可为善，全在得书的人心念之间，你如把它烧去，岂不有负了罗玄一生的心血？”

梅绛雪一反冷漠的常态，微微一笑，说道：“你可是想要一本瞧瞧吗？”

石三公微一沉吟，道：“在下倒无得书的雄心，只是觉得这等宝贵之物，如若一旦毁去，实在是太可惜了……”

梅绛雪接道：“只要你不想要，管它不可惜！”

石三公楞了一楞，道：“好物人人见爱，何况绝学秘录，在下想倒是想，只是……”

梅绛雪随手抓了一本黄绢封皮的书，丢了过去，道：“你想要，你就留下一本瞧瞧吧！”

石三公接住抛来之书，又是一呆，暗道：“这丫头的性格，当真叫人难以猜测……”

耿震眼看石三公得一本秘笈，大是眼红，重重咳了一声，道：“姑娘，在下久闻罗玄之名，可惜无缘一面，甚想瞧瞧他手录遗书，也可聊慰仰慕之心。”

梅绛雪道：“你也想要吗？”

随手抓了一本，投给耿震。

曹燕飞道：“姑娘，本座也想见识见识罗玄的笔迹……”

梅绛雪道：“好吧！也给你一本。”

言陵甫大喝一声，站了起来，说道：“老夫也要一本。”

梅绛雪随手抓了一本，投了过去。

那红衣少女道：“三师妹，咱们同门一场，无情有义……”

梅绛雪道：“不要说啦！你也分一本吧！”

目光扫了四周一眼，道：“还有那个想要？”

她一连喝问数声，无人接口。

青云道长目注那燃书的火焰，逐渐高涨，除了梅绛雪分出的五本之外，大部存书都将付之一炬。

他精神忽然一懈，长长叹息一声，道：“烧得好，虽然未能一起烧光，但总算去了大部分祸害……”

打了几个踉跄，跌倒地上。

梅绛雪眼看存书尽燃，缓步对着方兆南走了过去。

只见陈玄霜头上的汗水如雨，全身的衣履尽湿，方兆南面色惨白，身躯不停的颤抖，心知两人已同时陷入了危险之境。

陈玄霜功力不够，任性强行，妄图打通方兆南的生死玄关，那知竟然把他全身气血一起逼入内腑，激发伤势，造成危局。

本身也因力将尽，体能不支，岌岌可危。

梅绛雪看了一阵，突然出手一指，点了方兆南的“百汇”要穴，一掌拍在陈玄霜背心之上。

陈玄霜娇躯一颤，内力反聚，气血直冲而上，头一晕眩，顿时昏了过去。

当她苏醒之后，景物已然大变。

只见自己斜靠在一堵石壁之上，方兆南仍然紧闭着双目，似是沉睡未醒，听他呼吸均匀，似已渡过危境。

全身白衣的梅绛雪，肃然站在两人身前，石三公、青云道长等，都已踪影不见，只有葛炜一人站在她的身后。

陈玄霜缓缓站起了身子，暗中运气相试，觉出武功并未失去。

只听梅绛雪长长吁了一口气，道：“你复原得这等神速，倒是出了我意料之外……”

微微一顿，指着方兆南接道：“他身上的剧毒已除，再经一阵调养，当可慢慢复原，血池中罗玄存物已毁，再无可留恋之物。”

右面一条甬道，是出这血池的密径，逢弯右转，即可安然而出，你快些带着他走吧！”

陈玄霜忽然泛升起一缕惭愧之色，说道：“你对我一番情意，我会记在心中，日后自会报答于你。”

梅绛雪也不理她，缓缓转身而去。

陈玄霜背起了方兆南，行了几步，突然停下，高声叫道：“血池既无可资留恋之处，你又为什么不肯离开呢？”

梅绛雪冷冷说道：“这不干你事，用不着你费心。”

陈玄霜冷哼一声，道：“不知好歹，我虽欠你一番恩情，但你却是最恨的人……”

转身急向外奔去。

梅绛雪头也未回，仍然缓步向前走去。

葛炜心中大为不满，急行两步，追到了梅绛雪的身后，说道：“姑娘，你这般对待她们反而记恨你，何不索性把她们杀了呢？”

梅绛雪答非所问的接道：“这血池之中，已无可留恋之物、留恋之事，咱们也要走了。”

葛炜怔了一怔，道：“要到哪里？”

梅绛雪道：“离开血池，找一个隐密的地方，去练武功。”

葛炜道：“练什么武功？”

梅绛雪道：“罗玄遗下了甚多武功，我都没有学会，要找一个清静之处，把它练成，唉！他在遗嘱之上，留下很多件事，要人去办，谁学了她的武功，谁就要执行他的遗嘱……”

葛炜奇道：“罗玄的遗书，不都已被你焚毁了吗？”

梅绛雪忽然回过头来，微微一笑，道：“那些存书，虽也是罗玄手著，但都是些无关紧要之学，他一生中，真正体会出来的上乘武功，并未在那存书之中……”

葛炜看她笑容如花，婉艳动人，不由瞧得一呆。

梅绛雪似是已发觉葛炜对她相注之情，立时脸色一变，冷冷说道：“你这人心术不正……”

葛炜顿觉脸上一热，急急垂下头去。

语声突然沉默下来，可听到彼此间的步履之声。

葛炜心怀愧咎，一直不敢抬头。

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突然听到梅绛雪的声音，传入耳际，道：“你站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就走。”

葛炜一直不敢再抬头望她一眼，应了一声，静站不动。

足足等了有一顿饭工夫之久，梅绛雪才走了回来，说道：“咱们走吧！”

这时，葛炜似是已失去了主宰自己的能力，一切都听凭梅绛雪的摆布，也不多问，紧随在梅绛雪身后行去。

梅绛雪回头望了葛炜一眼，欲言又止，加快脚步向前行去，她似是深谱血池的出入之路，放腿而行，迅快异常。

葛炜紧随梅绛雪身后，只觉她行速愈来愈快，穿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狭窄甬道之中，一阵阵幽香，随着她奔行带起的风声飘了过来，扑鼻沁心。

奔行间，梅绛雪突然停了下来。

葛炜一个收势不住，一下撞在她的身上，他对冷漠的梅绛雪已生敬畏之心，五待说几句抱歉之言，忽然一只柔软滑腻的手掌，堵在自己嘴巴之上。

耳际间，响起了梅绛雪的声音，道：“不要动，有人来了！”

凝神听去，果闻得一阵轻微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来人似是走的很慢，显然对这甬道并不十分熟悉。

葛炜暗运功力，凝神戒备，只要一发觉来人，立时发出无影神拳。

但闻那步履声逐渐接近，已然快到两人身侧，已隐隐可闻呼吸之声。

梅绛雪忽然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人受伤甚重，咱们过去瞧瞧吧！”

葛炜微微一怔，道：“姑娘怎么知道？”

梅绛雪道：“我听得出。”

转过了一个弯子，果然见一个人影，双手扶着石壁，缓步向前走来，步履摇颤，似是双臂已无法支撑沉重的身躯。

在幽暗的石道中，梅绛雪似是仍可看清楚那人的形貌，停下脚步，说道：“快些过去救他，这人是你的哥哥！”

听得梅绛雪相告之言，立时奔了过来，仔细一看，果然不错，那人正是他悬念不忘的哥哥葛煌。

手足深情，怎不关心，双臂一展，抱起了葛煌，急急问道：“哥哥，你怎么啦？”

只听葛煌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我，我受了……重……伤。”

葛炜只觉一股热血冲了上来，道：“什么人伤了你，快告诉我？”

梅绛雪冷冷说道：“他此刻伤势甚重，岂是你问话之时，快些点了他的晕穴，别再让他多耗元气，待出了这甬道之后，先行疗治他的伤势，再问他的话不迟。”

对梅绛雪的一言一字，葛炜无不奉若圣旨，最主要的，还是他已对娇若春花的梅绛雪，生出了一缕由慕生爱之心，是以对她的每一句话，无不奉若神明，当下点了葛煌的晕穴，抱入怀中。

梅绛雪似是对这甬道十分熟悉，只见左弯右转，不足一顿饭工夫，已然可见天日。

出口处，是一处悬崖峭壁，仰首上看，不下数十丈，而且壁面如削，滑不留足，除了施展壁虎功游上峭壁之外，再好的轻功，也是难以攀登。

下临深渊，不下百丈，日正当中，光投谷底，看谷底怪石嶙峋，如刀如剑，人若摔下去，势非粉身碎骨不可。

梅绛雪缓缓回过头来，她的脸色，仍是一片冰冷，目光一掠葛炜怀抱的葛煌，道：“不要紧，他伤势虽重，但还可有救，你在这谷口等我上了峭壁，再放下一道垂索来，接你们兄弟上去。”

也不待葛炜答话，一提真气，探首洞外，背贴石壁，直向上面游去。

葛炜眼看她有如水中之鱼，动作迅快异常，片刻之间人已游到峰顶，失去了踪迹。

他心中忽然一凛，暗道：“此人对我一直冷若冰霜，如想摆脱我，借机遁去，把我和重伤的哥哥，丢在这洞口之处，怎生是好？”

正忖思间，忽见白影一闪，一条绢索垂了下来，飘荡在洞口之处。

峰顶上传来了梅绛雪的声音，道：“你抓牢绢索，我拉你们上来，你哥哥伤势很重，要小心一些。”

葛炜心头一喜，大声应道：“姑娘放心。”

左手紧抱着葛煌，右手抓住绢索。

但见绢索疾快的向上升起，刚刚升起丈许，突听一阵海啸山崩般的大震，一股强猛无比的阴风，由洞口涌了出来，风势之大，直似拔山动地。

葛炜心头一震，暗道：“好险，只要再晚上一会儿工夫，我们三人谁也别想活了。”

只觉绢索上升之势，愈来愈快，片刻之间，已到了峰顶之上。

转目看去，只见梅绛雪身上的白衫，早已不见，原来，她把身上白衫扯破，接作绢索，这时，只余一件贴身的粉红内衣。

日光照射下，更显得柳腰雪肤，嫩脸匀红，红衣映面，人比花娇，不禁看得一呆。

梅绛雪秀眉一耸，冷冷说道：“瞧什么？哼！算你们命不该绝！”

葛炜急急别过头去，道：“姑娘救命之恩，在下永铭五中-----”

梅绛雪道：“快放下你哥哥，瞧瞧他的伤势如何？”

她外形之上，虽然冷若冰霜，但心地却是十分善良。

葛炜缓缓放下怀抱中的葛煌，侧过脸去，不敢再多瞧梅绛雪一眼。

梅绛雪素手轻挥，推活了葛煌的穴道，问道：“你可是和人家硬拼掌力，受震而伤的吗？”

葛煌慢慢的睁开了双目，望了梅绛雪一眼，愕然问道：“你是谁？我弟弟那里去了？”

葛炜急急接道：“我在此。”

葛煌转脸望了葛炜一眼，道：“弟弟，这位姑娘是什么人？”

葛炜急道：“这位是梅姑娘，咱们的性命，都是梅姑娘所救，快答复她的问题！”

葛煌微微一愣，点点头答道：“正是和人硬拼掌力，震伤了内腑……”

梅绛雪道：“够啦！不用再说了，闭上眼睛，我推活你几处穴道，再服一粒灵丹，就可以复原了。”

她的言词之间，似是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叫人无法不听，葛煌只好依言闭上双目。

但觉一双滑腻的手掌，在身上几处移动，凡是她掌指所到之处，必然有一股热流，攻入穴道之中，催迫行血。

葛炜愉眼瞧去，只见梅绛雪玉腕胜雪，纤纤十指，不停在哥哥身上移动，心中大是羡慕，暗道：“如若能和她常在一起，我非要找个受伤之机不可……”

心念转动之间，突听几声冷笑传了过来。

转目望去，只见一个蓝衣少女，背插宝剑，手中拿着形如鹿角赤红似火的怪兵刃，卓立在山峰一角。

那人正是那冥岳岳主门下的首座弟子唐文娟。

葛炜忙伸手捡起了两块山石，一跃而起，蓄势戒备，因为怕打扰了梅绛雪替哥哥疗伤，也不敢出言喝叫。

唐文娟目光一瞥葛炜，移注在梅绛雪的身上，笑道：“三师妹，脱下了白衣换红装，定是有什么喜事了！”

梅绛雪头也不抬，生似未曾听到喝叫之声，在葛煌大穴上移动的双手更加迅快。

唐文娟一皱眉头，怒声喝道：“梅绛雪，你抬头看看谁来了！”

梅绛雪双手十指，疾快绝伦的又移推三处穴道，才缓缓抬头打量了唐文娟一眼，道：“你还没有被那冥岳岳主杀掉吗？”

重又低下头去，迅快的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一粒丹丸，放入葛煌口中。

过去同在冥岳之时，唐文娟权威甚高，梅绛雪见她之时，不但要肃然行礼，而且有问必答，此刻她这般冷漠，大伤了唐文娟的尊严。

只听她娇叱一声，急扑过来。

葛炜早已蓄势戒备，看她急急扑来，立时大喝一声，右手中握着的两块山石，一齐打出，左手一扬，同时发出了一记无影神拳。

唐文娟冷笑一声，右手中那赤红似火，形如鹿角的兵刃，随手一挥，两块山石，尽被弹震开去，正待欺身而进，突觉一股暗劲，直袭而上，立时一侧肩头，施出了卸字诀，巧妙异常的把那股劲力化去，紧接着欺身而上。

葛炜手中空无兵刃，但所学宏博，身子一转，施展空手入白刃的武功，迎了上去。

只听梅绛雪娇脆冷漠的声音，起自身后，道：“你退下来！”

葛炜的心神，似已为梅绛雪所摄，听得她喝叫之声，想也未想，立时纵身而退。

梅绛雪身着粉红内衣，冷若冰霜的迎了上来。

红衫玉容，相映成辉，看上去本该是异常妖艳，但梅绛雪那重锁柳眉，一脸冰霜，却破坏了这妖艳的情调。

唐文娟突然止步，左手一翻，拔出了背上长剑，目光下，寒芒森森夺目。

梅绛雪冷笑一声，道：“这是他的兵刃，快还给我！”

唐文娟冷漠一笑道：“他是谁呀？”

梅绛雪道：“方兆南。”

说的自自然然，毫无羞怯之态。

唐文娟目光转动，打量了葛炜、葛煌一眼，道：“这两少年，又是谁呢？”

梅绛雪道：“你管不着！”

唐文娟道：“可是你移情别恋，不要那姓方的了？”

梅绛雪耸了耸秀眉，道：“你胡说什么？我已和他对月缔盟，终身相许，岂能随便移情？”

唐文娟格格大笑道：“好柔情的三师妹……”

声音突转冷漠，接道：“你对他一片痴情，可是你知道人家还要不要你？”

梅绛雪道：“我怎会知道他要不要我，这是他的事，与我何干。”

唐文娟呆了一呆，道：“三师妹，咱们同门学艺，形影不离。十数年，但我却愈来愈不了解你了，你既非淫娃，亦非弹妇-----”

梅绛雪冷冷喝道：“你小心了，我要替他夺剑！”

喝声中，人影一闪，已到了唐文娟的身侧，素手一挥，抓向她握剑左腕。

唐文娟料不到她来的这般神速，心头大吃一惊，纵身一跃，向后退去。

梅绛雪冷冷喝道：“你还能退得了吗？”

如影随形般，疾追而上。

唐文娟左手一沉，右手那形如鹿角的奇形兵刃，横里击了过来。

梅绛雪扬手一指，一缕尖厉的指风，指向唐文娟右臂上的“曲池穴”。

形势迫得唐文娟不得不中止下击之势，又向后倒跃而退。

那知她身子尚未跃起，左腕已被梅绛雪五指扣上，但觉左手一麻，手中的青龙宝剑，已到了梅绛雪的手中。

这一手夺剑手法，武林中罕闻罕见，一侧观战的葛炜、葛煌，不禁看得一呆。

梅绛雪夺了唐文娟手中宝剑，寒锋一转，冷森森的剑芒，逼指到唐文娟的前胸之上，说道：“我此刻如若杀你，只不过举手之劳！”

五指一松，放开了唐文娟，道：“不过我不愿杀你，你快些去吧！”

唐文娟呆了一呆，叹道：“想不到半年时光，师妹的武功。竟有了这等进境，忆同在冥岳之时，我似是还略高师妹一筹。”

梅绛雪道：“过去咱们姐妹相称，但现在不行了，你以后别再这般叫我，快些走吧！”

唐文娟从头到脚的打量了梅绛雪一眼，道：“为什么？”

梅绛雪冷笑一声，道：“自然是有原因了，冥岳岳主，从师罗玄学艺，咱们这一脉武功，都是罗玄的门下了，我被你们逼入血池，得遇罗玄。

他已把我收归门下，遗诏上写的明明白白，他一生中，虽然收过弟子，传过武功，但这些人已经被他逐出门墙，我是他最后收入门下的一个弟子，但也是他唯一的继承弟子。

他虽然未创立宗派，别立门户，但出自罗玄门下之人，都应该奉我为主，咱们今昔身份，已然大不相同，别说是你，纵然是冥岳岳主，论师承道统，她也该让我几分……”

她微微一顿，又道：“念咱们相处过一段时间，今日我网开一面，不伤害你，快些去吧！这柄剑既非你之物，那就由我暂时保存，日后遇上原剑主人之时，我再代你还她就是。”

唐文娟似是已被梅绛雪的武功、气度所慑，不敢再出言反驳，转过身，急步而去。

梅绛雪忽然大声喝道：“站住！”

唐文娟怔了一怔，但却依言停下了脚步，回头问道：“什么事？”

梅绛雪道：“把你的外衣脱下，借我一用。”

唐文娟柳眉微耸，摇头说道：“你说笑了-----”

梅绛雪娇躯疾欺而上，冷冷接道：“哪个和你说笑，我说的都是实话，脱也得脱，不脱也得给我留下。”

唐文娟怔了一怔，道：“好吧！”

缓缓脱下外衣，递了过去。

梅绛雪伸手接过衣服，说道：“你走吧！”

不再理会唐文娟，披上外衣，手提宝剑，径自下山而去。

葛炜低声对葛煌说道：“咱们追上去，她要走了。”

葛煌奇道：“纵然要走，也该给咱们打个招呼再走不迟。”

葛炜道：“她生性异常冷漠，说一不二，出口之言，不论遇上何等险苦的事，也是不肯避让，咱们得快些追上去了。”

葛煌应了一声，遥遥相随在梅绛雪身后而行。

梅绛雪也不回避，生似不知两人随行一般，一口气走出了七八里路，才陡然停了下来，目光一掠两人道：“你们两个人跟着我干什么？”

葛炜先是一怔，继而淡然一笑，道：“我们远远相随，以便保护姑娘。”

梅绛雪道：“男女授受不亲，你们两个大男人，紧跟着我走，如何能行，世界这等辽阔，何处不可安身，日下你们危境已度，不用再跟我走啦！”

葛炜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姑娘认为在下紧随不舍，只是为了想躲在姑娘的翼护之下吗？”

梅绛雪道：“这我怎么知道？”

葛炜道：“在下相随姑娘，心怀两大目的。”

梅绛雪道：“说来听听。”

葛炜道：“我和哥哥，学了这么庞杂的武功，不解之处甚多，常和姑娘在一起，也好讨教一二，再者常伴姑娘身侧，听候差遣乃在下一大心愿……”

说话时两道眼神凝注在梅绛雪粉脸之上，眉宇间，流露出无限企求之情。

梅绛雪呆了一呆，道：“不行，年轻男女，如何能长久相处，日后传到江湖之上，定然要惹出甚多闲话。”

转过身子，急急向前奔去。

葛炜回头望了哥哥一眼，放腿而追。

葛煌紧随葛炜身后，三人风驰电掣一般，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路。

梅绛雪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两人仍然紧紧的追在身后，不禁大怒道：“你们两人阴魂不散，跟着我干什么？”

葛炜口唇启动，但一时间，又想不出适当措词，只好默然不语。

梅绛雪冷笑一声，又道：“你们再要苦缠着我，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

缓缓转过身子，又向前行去。

葛炜呆了一呆，又举步追了上去。

翻越过两座山岭，到了山口处，只见一座大树之下，坐着一男一女，正是方兆南和陈玄霜。

两人似是极为疲倦，倚在树上，熟睡了过去。

梅绛雪心头微微一震，缓步走近大树下面，只见两人双目紧闭，鼻息轻微，睡的似是甚为香甜。

陈玄霜的身侧放着长剑，树上血迹斑斑。

显然不久之前，在这大树之下，经过了一场剧烈的战斗，两人虽把强敌击退，但人也累得疲劳难支，倚树熟睡了过去。

梅绛雪缓缓伏下身子，捡起了陈玄霜身侧的长剑，心中暗暗的忖道：“我此刻如要杀她，只不过举手之劳。唉！她夺去我的丈夫，杀了她，那也是应该之事。”

长剑一挥，直对陈玄霜前胸刺去。

光耀的寒芒，将要触及陈玄霜前胸之时，突然心中一动，收回了宝剑。

梅绛雪暗道：“我此刻如若把她杀死，方兆南势必要恨我入骨，这一生一世，也别想解开我们之间的嫌怨了。”

她缓缓的垂下了长剑。

她心中思虑重重，宝剑着地，呼然出声。

熟睡的陈玄霜，忽然睁开双目，一跃而起，呼的一掌，直劈过来。

梅绛雪娇身闪动，避开了一掌，顺手把长剑投了过去，冷然说道：“你赤手空拳，打我不过，还是用兵刃吧！”

陈玄霜接过宝剑，却凝立不动，双目暴射而出的忿怒，也缓缓消失了，说道：“你来了多久了？”

梅绛雪道：“如若我要杀你，你就是有十条命，也早已被我杀光了！”

陈玄霜伏下身去，背起了方兆南，说道：“日后你犯在我的手中，我也会饶你一次不死，补报今日之情。”

转身急急奔去。

梅绛雪娇躯连闪，衣袖飘动，几个飞跃，超越过了陈玄霜，回身拦住了去路，道：“不要慌走。”

陈玄霜举剑劈去，倏忽之间，连攻五招。

这五剑，剑剑如电光石火，迅快辛辣，幻起了一片森寒的剑芒。

梅绛雪却未还一招，娇躯闪动，穿行在森寒的剑光中，灵巧异常的避开了五剑，摇手喝道：“你先别动手，我有话要说！”

陈玄霜道：“什么话？快些说！”

梅绛雪道：“你的剑术虽然诡异，变化莫可捉摸，但却是源出罗玄一门，别人或可被你诡奇的剑招所伤，但却没法伤害到我，如若咱们打起来，你绝然打不过我。”

陈玄霜适才攻出的五剑，无一不是脑中所记的精奇之学，梅绛雪竟然能凭借移形换位的身法，避了开去，不为剑势所伤，知她所言非虚，当下默然不语。

梅绛雪忽然长叹一声，接道：“咱们无怨无仇，你心中却恨我入骨，自然是为了方兆南啦！其实，我早已是他的妻子，你生生夺去了我的丈夫，我应该恨你才对……”

陈玄霜怒道：“你胡说什么？我师兄几时娶你了，我怎么没有听他说过？”

梅绛雪道：“我们指月对天缔盟，有青天明月为证，还能假得了吗？”

陈玄霜道：“我不信你的鬼话，如你所言是真，我师兄早就会告诉我了。”

梅绛雪一皱眉头，道：“你不信的话，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她长长叹息一声，继道：“不管你信与不信，我今生已是方门中人，烈女不事二夫，我梅绛雪是何等人物-----”

陈玄霜尖声叫道：“我不要听了，不要再说下去，你说的尽都是骗人的鬼话！”

右手挥剑，幻起重重剑影，疾向前面冲去。

梅绛雪娇躯一闪，让开了一条去路，高声说道：“等他清醒之时，你不妨问问他，是真或是假。”

但见陈玄霜去势如电，头也不回，倏忽之间，已走的踪影不见。

梅绛雪直待两人的背影完全消失，才回过头来。

只见葛炜、葛煌远立在数丈之外，衣袖飘飘随风摆舞，心头一股怒火，不自禁的发在两人身上，怒声喝道：“你们两个再跟着我，当心脑袋搬家！”

转身向东而去。

这次她走得十分缓慢，走约三四里，果然已不见葛炜、葛煌。

且说陈玄霜强忍了心头急忿，放腿跑出了十几里路不见身后有人追来，才停下身子，找了一处僻静所在，放下方兆南，推拿了他几处穴道。

只听方兆南长长叹息一声，缓缓睁开双目，说道：“那些人都走了吗？”

陈玄霜没有好气的说道：“都被找打跑了！”

方兆南叹息一声，说道：“唉！辛苦师妹了，小兄重伤初愈，体力未复，不能相助，苦了你一人，独斗强敌，小兄想来，实在惭愧得很。”

陈玄霜冷冷地道：“如若我要是打不过那些人，咱们两个都被他们杀死了，那还好些。”

方兆南怔了一怔，道：“师妹这话……”

两人相对沉默了良久，陈玄霜终是忍耐不住，瞥了方兆南一眼，道：“你娶了妻子吗？”

方兆南愕然应道：“没有的事，此言从何说起？”

陈玄霜道：“哼！人家说得活龙活现，还会是假的不成？”

方兆南奇道：“什么人说的？”

方兆南缓缓抬起头来，望了陈玄霜一眼，暗暗忖道：“那一夜寒水潭对月缔盟一事，原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从权应变，想不到她竟认真起来。

不论对何人，都是直言无讳的承认是我的妻子，这般下去，终非了局，如不直说，只怕难以消她心中疑窦，倒不如把那日经过之事，对她说个明白的好。”

心念一转，长叹说道：“她说是我的妻子，也非无因而起！”

陈玄霜道：“哼！那她说的全是实话了？”

方兆南道：“这其间一段曲折之情，说来甚是令人难信……”

方兆南略一沉吟，详尽把那日对月缔盟之事，说了一遍。

陈玄霜冷哼一声，道：“终身大事岂能当作玩笑，那夜你就不该答应她！”

方兆南道：“一时通权应变，谁料她竟然当真。”

陈玄霜垂下头去，沉思了片刻，突然抬起头来，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凝注到方兆南的脸上，一字一句的问道：“我问你，你准备把我怎么样？”

方兆南怔了一怔，道：“师妹此言，好叫小兄费解？”

陈玄霜忽然流下泪来，说道：“我从小就孤苦伶仃，有娘生没娘教，可怜我连母亲什么样子，都想不起来，跟着我那性情古怪的爷爷长大。

他对我虽然也很爱护，但他身患残疾，生性孤僻，两三天中也难和我说一句-----”

方兆南叹息一声，道：“陈老前辈，身经大变，满身重伤，看似对你莫不关心，其实对你甚是慈爱，他想尽了方法，留下性命，忍受着那伤势发作之苦，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陈玄霜举起衣袖，擦拭一下脸上的泪痕，道：“可是我爷爷已经死了，这茫茫人世之上，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方兆南道：“只要我能够活在世上，定当善为照顾师妹。”

陈玄霜长叹一声，道：“其实，你如死了，那还比活着好些。”

方兆南愕然问道：“为什么？”

陈玄霜道：“你死了，我誓难独生人世，也不怕梅绛雪抢你去啦！”

方兆南心中大为感动，正想说几句慰藉之言，忽然又想起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周慧瑛来，赶忙把欲待出口之言，重又咽了下去。

心中暗暗忖道：“寒水潭对月缔盟之事，梅绛雪竟然认起真来，到处自认已是我方门中人，如若再错说一两句话，只怕又要找来一场麻烦。”

一硬心肠，转头望着远天一朵飘移的云彩，默然不语。

陈玄霜望着方兆南冷漠的背影，忍不住双目中泪水如泉，神情激动，缓缓说道：“你心中早就嫌弃我了，只不过顾念我对你有救命之恩，不好说出口来罢了！”

方兆南如若回过头来，看一看陈玄霜激动的神情，和她因失望泛起的杀机，必然感觉到事态严重。

偏偏他心有所思，装出一副冷漠无情的模样，连头也不回一下。

陈玄霜久久不听他回答之言，心中更是忿怒，偷眼望去，只见他望着天际一片云彩出神，生似不知道她就在他身侧一般。

但觉一股难以忍耐的怨恨，由心中往上直冲，随之放声大笑起来，声音尖厉，异常刺耳。

方兆南吃了一惊，急急回过头去。说道：“师妹，你怎么了？”

陈玄霜收住了大笑之声，冷冷的说道：“你还记得我讲过的一句话吗？”

方兆南道：“什么话？”

陈玄霜道：“只要你活一天，就没法子离得开我。”

方兆南听得一愣，道：“师妹……”

陈玄霜冷漠一笑，道：“你慢慢就知道了！”

突然伸手一指，点了方兆南的晕穴。

第五十一回 陈玄霜拜师鬼仙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方兆南忽觉穴道被解。

他睁眼瞧去，只见面前摆着一盘牛肉，两个馒头，和一碗清茶。

陈玄霜笑意盈盈的坐在他的身侧。

方兆南腹中虽然饥饿，但他心中疑窦重重，那里能食用得下，抬起头来，望着陈玄霜道：“师妹，这是怎么回事？”

陈玄霜点头笑道：“你快些吃啦！吃饱了咱们还要赶路。”

方兆南道：“咱们要到那里去？我必须得早些找个清静地方，疗养伤势，还得要赶赴觉梦、觉非两位大师之约。”

陈玄霜奇道：“这两个名字似非普通之人？”

方兆南道：“他们是少林一派中仅余的两位前辈。”

陈玄霜仰起脸来，格格一阵大笑道：“咱们要去的地方，安静的很，那地方只有咱们两个……”

微微一顿，又道：“你已经一天没进饮食，有什么话吃完了再说不迟。”

方兆南暗里观察，发觉了陈玄霜性格大变，短短的时光中判若两人，她似乎已有了坚强的独立性格，不像以往那样情意缠绵。

他心中暗暗欢喜道：“她这般一变，当不致再为儿女柔情所困了-----”

也就不再多问，狼吞虎咽般，匆匆食毕。

陈玄霜微微一笑，道：“够了吗？”

方兆南道：“够啦！”

陈玄霜伸手一指，又向方兆南晕穴上面点去，方兆南欲待喝问，话还没有出口，穴道已经被点中。

就这般糊糊涂涂一连数次，每次都有陈玄霜替他备好了食用之物，拍活他的穴道，催他快些食用，食用完毕，立时又点了他的晕穴。

他只觉每次清醒后进食之处，都不相同，问起陈玄霜此时行止何处，为什么要点他晕穴，陈玄霜总是支吾以对，不肯坦言相告。

这次，方兆南又被拍活了穴道，睁眼一看，不禁心头大骇。

原来他的双腿双臂，都被铁练锁起，胸腰之间，也被一条牛筋捆着，那铁链和牛筋的长度，刚好可让他变换一下坐卧的姿势。

除此之外，再难移动，陈玄霜的宝剑衣物就放在身前不远之处，但人却跑得不知去向。

他意会到命运已把他带入另一个新奇的境遇里去，这境遇充满着漫漫岁月的折磨。

他缓缓闭上双目，运气调息，勉强压制下心中的忿怒激动，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突然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睁眼看去，只见陈玄霜满脸笑容，一身新装，缓步走了进来，侧脸望了方兆南一眼，笑道：“方师兄，你几时醒来的？”

这时，方兆南已恢复了镇静。

他反复思量眼下形势，自己激动和恼怒，不但与事无补，反将使陈玄霜暗自得意，当下谈谈一笑，道：“我醒来很久了。”

陈玄霜慢慢蹲下身，娇柔一笑，道：“你现注双腿双臂都已被铁链锁起，吃饭穿衣都得我帮助你了！”

方兆南极力使声音保持着平静，温和地说道：“师妹把我重重锁绑于此，不知是何用心？”

陈玄霜微微一笑，道：“这还用问吗？”

方兆南道：“小兄想不出哪里得罪了师妹，如何不问？”

陈玄霜道：“你没有得罪我，而是我怕你变了心，唉！我要和你常相相守，永不分离，只有用这个法子。”

方兆南剑眉耸动，冷笑一声道：“师妹的情意深挚，小兄是感激不尽，但师妹却忽略了一件事情。”

陈玄霜奇道：“忽略了什么事？”

方兆南道：“铁锁重重，只不过锁住了我的人，但你却没法子锁住我的心。”

陈玄霜呆了一呆，默然说道：“我如不用此法，只怕连你的人也锁不住了！”

方兆南心中暗暗忖道：“她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忽发奇想，做出了此等之事，如若言词间咄咄逼迫于她，只怕要引起她更偏激的举动，看来此事，急它不得，只有慢慢的设法劝解于她了。”

只听陈玄霜柔声说道：“我买了各式各样的绸缎、剪刀针线、锅碗瓢……”

方兆南暗道：“看来她倒是存心要长居此地了。”

但口中却缓缓说道：“锅碗瓢，用来煮饭食用，你买了各色绸缎，不知

是何用心？”

陈玄霜笑道：“我要做很多的衣服，穿给你看。”

方兆南暗暗忖道：“你把我锁在此地，寸步难移，我那里还有心情欣赏你各色新装？”

陈玄霜长长叹息一声道：“我虽然没有锁练加身，但却要日夜留在这里陪你。”

方兆南摇摇头叹息道：“师妹，你这是何苦呢？”

陈玄霜道：“你不要急，我已看好了另一处长住的地方，那里风景宜人，草长花香，过两天我备好了食用之物，咱们就去。”

方兆南道：“你把我的双腿双臂全都锁了起来，再好的景物，我也难以欣赏，留在此地也是一样。”

陈玄霜道：“不要紧，等我准备妥当之后，就解开你身上的绳锁，只用一条长长的铁链，把你锁起，你就可以自由行动了，不过距离只能限定于方圆百步之内。”

方兆南奇道：“你还要准备什么？”

心中却暗暗想道：“以我此刻的武功，单凭一条铁链，岂能锁得住吗？”

只见陈玄霜秀眉儿耸了一耸，笑道：“你不用打如意算盘，准备逃走，当你身上的绳锁铁链解开时，你的武功都已被我废去了。”

方兆南吃了一惊，道：“什么？你要废去我的武功？”

陈玄霜道：“你不用再会武功了，吃饭穿衣，都有我照顾于你，你还要武功做什么？”

方兆南暗暗叹道：“最狠妇人心，看来果是不错。”

他垂下了头，默然不语。

陈玄霜柔声说：“方师兄，你心里恨我吗？”

方兆南缓缓抬起头来，说道：“在下这条命乃姑娘所救，如果再伤在姑娘手中，那也是甚为公平之事。”

陈玄霜呆了一呆，道：“你想自绝吗？”

方兆南凄苦的一笑，道：“你如当真的废了我全身武功，我纵然生在人世，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陈玄霜道：“爷爷死前，常对我说，如我想过一辈子快活生活，那就不要再学武功，隐身林泉，作一个渔村渔妇，弃离江湖生涯，不要再和武林中人物来往，现在想来，爷爷的话，一点不错……”

方兆南道：“话虽不错，可惜是为时已晚，咱们已经被卷入了江湖的是非之中，纵不找人，人亦将找你，想跳出江湖是非，谈何容易。”

陈玄霜笑道：“所以我要找一处僻静的山野，以避人耳目，天下之大，何处不可以安身立命，等我们有了孩子……”

忽觉一阵羞意，泛上心头，盈盈一笑，垂头不言。

方兆南却是愈听愈是惊心，但四肢加锁，伤势未愈，纵有逃走之心，却是无逃走之能。

陈玄霜缓缓抬起头来，望望天色，道：“咱们该做饭吃了。”

起身走了出去，捡起几块山石，堆起了一个简单锅灶，点燃火折子，燃起堆积在旁边的木柴，烧了起来。

方兆南冷眼旁观她忙得兴致甚高，一会儿洗碗切菜，一会儿淘米下锅，嘴角之上，始终挂着一份轻盈的笑意。

她似是对这种工作，充满着兴趣和欢乐。

他轻轻叹息一声，缓缓别过头去，暗道：“她的作为虽是离奇荒唐，但却是心挚意诚，怎么想个法儿，劝服于她才好。”

匆匆时光，方兆南在锁练加身中，愁苦的度过了三日三夜。

在这三日夜中，陈玄霜对待他极尽温柔，换衣吃饭，服侍得无微不至。

夜晚间设榻身侧，伴他相眠，除了那系身的铁链、索缚之外，几对他任何的吩咐，无不悉心料理。

经过了数日夜的养息，方兆南自觉功力、体能都恢复甚多，心中暗向盘算道：“明日要想个法子，把她差遣出去，然后试试看能否震断锁练。”

次晨天亮，方兆南故作欢愉之容，一扫几日来的愁眉苦脸，柔声对陈玄霜道：“师妹，这里是什么地方？看来像是一座突岩之下。”

陈玄霜道：“不错，这突岩在一座插天绝峰的山腰之间，下临百丈悬崖。”

方兆南道：“此地无花无草，小兄又寸步难移，终日所见尽都是一块块的山石，当真是闷得很，师妹曾经提过，有一处风景绝佳之处，不知距此多远？”

陈玄霜笑道：“近得很，就在咱们这座山峰后面一座峰顶之上。”

方兆南道：“不知师妹几时要迁居后面峰顶之上？”

陈玄霜道：“我要在那山峰之上搭上一座木房，以供你宿住之用。”

方兆南心中暗喜，急急说道：“不知师妹几时动手？”

陈玄霜长叹一声，道：“早想要去做了，但因你行动不便，我不忍离开。”

方兆南笑道：“你快些去吧！早些做成了，咱们早搬过去。”

陈玄霜略一沉吟，道：“既是如此，我今天就去。”

方兆南怕激起她的疑心，不敢再催迫于她。

陈玄霜在方兆南身侧，摆好了食用之物和水壶，带了刀斧而去。

方兆南待她去远之后，暗中提聚真气，猛力一挣，想把身上的铁链挣断，那知铁链坚度甚深，方兆南用尽了气力一挣，竟是挣它不断。

他长长吁了一口气，又再暗运功力，每觉气力充沛之时，就用力一挣两臂的铁链，他坚信凭借自己的功力，震断铁链，并非什么难事。

那知足足耗去了半日工夫，两条铁链，仍然是完好如初，心中大为奇怪，暗道：“是我功力未复，还是这铁链打制得特别？”凝目望去，只见那粗如小指的铁环内，隐隐泛现出金黄之色，也不知渗入了何物打成。

他虽然发觉铁链有异，但仍然不肯死心，不停的调息内力，不停的用力挣扎，他气力逐渐恢复，挣动之力，也一次比一次强大。

震起的响声，也一次比一次响亮。

当他又一次运功完毕，准备挣动铁链时，目光扫处，忽见一个身着黑衣，背插长剑，脸长如马，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的人，站在突岩出口处。

方兆南不禁心头一震，问道：“你是谁？”

那人像是未曾听得方兆南喝问之言，缓步向前走了过来。

方兆南心头大为焦急，暗暗忖道：“看他一身诡异的装束，和那阴沉的脸色，定然是一个心地险恶，手段毒辣之人，绝然不会放得过我，看来今日是死定了？”

一面忖思，一面暗中运气戒备，虽然明知无能抗拒，但又不愿坐以待毙，准备在对方出手伤害自己之时，全力出手反击。

只见那黑衣怪人缓缓来到一处阴暗的角落之中，盘膝坐了下去，问道：

“你是想死呢？还是想活？”

他说话时，目光望着突岩口外。

方兆南左顾有盼了一阵，瞧来瞧去，不见有人，忍不住说道：“你可是和在下说话吗？”

那黑衣长脸之人冷冷一笑，道：“不是和你说话，难道老夫是自己问自己吗？”

方兆南重重咳了一声，道：“想死怎样，想活又要如何？”

那黑衣人冷然一笑，道：“想死嘛！容易得很，老夫就以你作为靶子，演习一下我的御剑之术，想活吗？那就老老实实答复老夫的问话！”

方兆南暗暗忖道：“我双腿双臂，都被绳索捆起，虽有抗拒之心，但却无抗拒之能，如若糊糊涂涂的被他杀死，未免太冤枉了-----。”

心念一转，反唇问道：“那要看你问些什么话，在下才能决定该死该活。”

黑衣人道：“老夫问话简单的很，但你如答上一字虚言，那就别再想活了。”

方兆南道：“生死何足畏，你问吧！”

那黑衣人道：“这座山窟之中，可住有一位姑娘吗？”

方兆南道：“你怎么知道？”

黑衣人道：“我看到了她的人，又见到这室内存放着她的衣服，故而推论她住在此地。”

方兆南道：“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呢？”

黑衣人双目闪动起冷电一般的神光，凝注在方兆南的脸上，冷然说道：“如若在平常之时，你有十条命，也早伤亡在老夫的剑下了！”

方兆南道：“你今日又为何不敢杀我了呢？”

黑衣人阴沉一笑，道：“有何不敢，只因老夫不愿血染石窟，大煞风景罢了？”

随手拾起一块石子，投了过来。

方兆南看石子来向，正击向自己的十二麻穴之一，但因手脚被绑，无能反抗，匆忙之间，一张口，咬住了石子。

石子虽然被他咬住，但却觉得牙齿震动，几乎被那石子把牙齿震落，心中吃了一惊，暗道：“这人好大的手劲！”

忖思之间，又有三块石子，飞了过来。

方兆南再无法让避，被一粒石块击在麻穴之上，登时全身酸软，瘫痪在地上，但他的神志，仍然保持着清醒，只是身不能动，口不能言。

那黑衣人飞石击中了方兆南之后，盘膝坐在石窟一角，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时光在悄然中溜去，看岩口外的阳光，逐渐的移去，石窟中更显得黑暗下来。

忽然，外面响起了一阵轻快的步履之声。

石窟外传入一个清脆的声音，道：“方哥哥，我替你采了一束花儿。”

随着那喝叫之声，奔进来高卷袖管的陈玄霜。

方兆南心中虽想示警于她，但苦于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只有心里发急。

陈玄霜望了静静躺在石地上的方兆南一眼，忽然长长叹息一声，缓步

走了过去，把手中那束野花，放在他的身侧，轻挥素手，在他身上拍了两下，道：“师兄，你睡着了吗？”

方兆南中石倒卧之时，刚好把左臂锁住的铁链，带在脸上，无巧不巧地把两只眼睛遮了起来，方兆南目光由铁链下面空隙中透视出来，把陈玄霜的一举一动，看得甚是清楚。

陈玄霜却无法看到他睁着的一双眼睛，还道他当真的睡熟了。

那盘膝坐在一角的黑衣长脸之人，突然站了起来，无声无息的走了过来，悄然无声的站在陈玄霜的身后。

方兆南心头大急，暗中运气，想冲开被点之穴，但那黑衣人飞石奇重，方兆南连番运气，仍然无法打开被点的穴道。

只见那黑衣长脸之人，缓缓伸出枯瘦的手掌，向陈玄霜肩头之上抓去。

陈玄霜却仍然深情款款的蹲在方兆南的身侧，不知大危之将至。

方兆南只觉一股急忿之气，直向上冲，胀得满脸通红。

陈玄霜突然发觉方兆南脸上的胀红之色，不自禁的低下头去，说道：“唉！你睡得当真是甜，唉！你哪里知道，我心里比你还要苦呢……”

忽觉肩上一麻，肩井大穴已然被人扣住。

那人指力强猛，陈玄霜穴道被扣，立时不能动弹。

只听一个森沉的冷笑，由身后传了过来，说道：“这人是你的什么人？你竟然对他这般的亲热？”

连番身历大变，使这位涉世未深的女孩子，竟然也有了极深的城府，临危不乱，暗中提聚真气，准备猝然反击。

表面之上，却是丝毫不动声色，冷冷的说道：“你是什么人？”

那森冷的声音接道：“老夫在问你！”

陈玄霜答非所问的说道：“你进来好久了？”

那黑衣人道：“老夫已在这石室中坐了半日。”

陈玄霜道：“那一定是你点了我师兄的穴道了。”

心中却暗自责道：“陈玄霜，陈玄霜！你实在够笨了，在这等情形之下，他如何还能够睡得着？纵是真睡熟了，你这般呼叫于他，还不早已把他吵醒了吗？”

只听那黑衣人一阵嘿嘿冷笑，道：“这人是你的师兄了？”

陈玄霜觉得被扣的要穴之上，指力愈来愈重。

显然对方已经发觉自己的功力深厚，恐怕突然反击，眼下必须设法松懈他防备之心，再找出手之机。

陈玄霜当下答道：“不错，他是我的师兄。”

黑衣人道：“这石窟之中，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陈玄霜道：“除你之外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黑衣人声音突转冷厉道：“女孩子家言词最好是温柔一些，难道欺老夫宝剑不利吗？”

陈玄霜道：“你这般暗中偷袭，一举拿住了别人的穴道，举止有欠光明，算得是什么英雄人物？”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鬼丫头口齿虽利，但老夫是何等人物，岂会为你言词所激……”

微微一顿接道：“什么人把你师兄锁在这石窟之中？”

陈玄霜暗暗忖道：“他这般唠唠叨叨追问，不理他只怕引起他的疑心。”

她缓缓说道：“是我把他锁在这里的！”

她头不能转，身不能动，对方是何等样子，也无法看到，但听他声音的森冷厉，想来定然是一位心狠手辣之人。

那黑衣人似是甚觉奇怪，沉吟了半晌，道：“你把他锁在这里的？”

陈玄霜道：“不错！”

她暗中运气，突然一甩肩膀。

哪知黑衣人指力奇重惊人，陈玄霜不但未能甩开，反觉他指力又加重了甚多，“肩井”大穴上一阵麻疼，全身劲力顿消。

那森冷的声音，又从身后传了过来，道：“老夫是何等人物，岂会为你诡计所欺，再要弃图挣逃，那可是自寻死路。”

陈玄霜强忍痛楚，冷然答道：“你暗施算计，拿住我的要穴，纵然杀了我，也是难以让人心服！”

那黑衣人放声一阵大笑道：“我放了你，你也不是老夫敌手！”

陈玄霜心中一动，说道：“你放开我，咱们各以武功相搏，你如能胜了我，我就服你。”

黑衣人道：“想要我放开你，并非难事，但需得事先把话说明，老夫不愿施强迫和残酷的手段迫你就范，但如你败在了老夫的手中，必须答应老夫三个条件。”

陈玄霜急于脱身，当下说道：“你如能凭借真实武功胜我，别说三个条件，就是三十件我也依你。”

黑衣人冷笑道：“你先别答应，事后又要反悔，老夫先把三个条件说将出来，让你先想想再说！”

陈玄霜道：“你说吧！”

黑衣人道：“这第一件，你要拜我为师。”

陈玄霜在这段时光之中，目睹江湖上的险恶，心机增长甚多，避重就轻的问道：“第二件呢？”

黑衣人道：“立刻杀死你的师兄！”

陈玄霜呆了一呆，道：“第三件事呢？”

黑衣人道：“立下重誓，遵守我们幽冥一教的教规，本教第一条，乃一切奉献师长，不论我要你做什么事，你都不得质疑反抗。”

陈玄霜暗道：“这算什么教规？”

黑衣人道：“不答应也得答应，老夫还可以免除一番手脚，不用和你动手了。”

陈玄霜道：“哼！你大不了把我杀死而已！”

黑衣人道：“哈哈！只怕没有那等便宜，老夫一样要迫你入我们幽冥教，只不过手段不同罢了！”

陈玄霜道：“我就是不入你们的幽冥教……”

黑衣人冷厉的接道：“没有人能忍受那伤筋错骨的痛苦，我不信你是铁打铜铸之人！”

陈玄霜打了个寒颤，暗忖道：“我穴道被他拿住，无力反抗，方师兄又被我锁在此地，手脚难动，何况他伤势未愈，哪来的反抗之力。”

在此等情形之下，我们无疑如待宰的羔羊，只有任人摆布了，倒不如暂时答应他，先获得一战之机再说。”

她略一沉吟，道：“除了第二条之外，我都答应。”

那黑衣人纵声大笑，其声尖厉，有如伤禽怒啸，山壁回音，满室尽都是大笑之声，良久时光，那笑声才停了下来，说道：“你可是舍不得杀了他吗？”

陈玄霜道：“我们师兄妹长久相处，自是难免有些情意，有什么好笑的？”

黑衣人道：“老夫急需寻一个衣钵传人，你的天赋容貌，都是上上之选，姑予破格优容，其实你不肯亲手杀他，他也是一样难以逃得性命！”

缓缓松开了扣拿在陈玄霜“肩井”大穴上的五指。

陈玄霜周身穴脉一畅，立时飞起一脚，踢活了方兆南的穴道，霍然转过身子。

那黑衣人轻功奇妙，动作如电，五指一离开陈玄霜肩井穴，立时向后疾跃而退，动作迅快，不带一点风声。

陈玄霜星波电闪，打量那黑衣人一眼，暗道：“这人好生难看！”

只听那黑衣人冷厉的一笑，道：“老夫给你个动手的机会，但你如败在我的手中，又该如何？”

陈玄霜沉吟了片刻，道：“我不善赤手和人相搏，你如自信能够绝对胜我，咱们用兵刃动手如何？”

她在这些时日之中，连番和人动手相搏，对自己的剑术，已有了甚深的信心。

那黑衣人道：“不论拳脚兵刃，老夫都可以奉陪，但你必得先答应老夫一件事，那就是你败在老夫手中之后，要拜在老夫的门下。”

陈玄霜道：“你如败了呢？”

黑衣人道：“老夫回头就走！”

陈玄霜道：“只怕到那时候，已经走不了啦！”

黑衣人双眉一耸，怒道：“鬼丫头出尔反尔，看来是难以用温和之法，使你就范了？”

肩头一晃，人已直欺过来，身法奇快，无与伦比。

陈玄霜长剑和衣物，存在石室一角，急于取剑拒敌，娇躯一闪从斜里飞开五步，直向放剑之处冲去。

那黑衣人似是已智珠在握，并未飞身拦截，反而停下脚步，等她取剑。

陈玄霜取剑在手，精神一振，手按机簧，拔出长剑，冷笑一声道：“你快亮兵刃吧！”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老夫如若用剑胜你，如何还能为你之师？”

陈玄霜长剑一挥，闪起了一道银虹，说道：“你自己不用兵刃，伤在我的剑下，那可是自找之祸！”

长剑一探，身随剑进，一招“天女挥戈”剑尖上暴闪三朵剑花，分刺那黑衣人三处大穴。

她出手一剑，显然使那黑衣人心头为之震动，身子疾快的闪向一侧。

陈玄霜疾冲而上，长剑左右挥扫，幻化起漫天的精芒，连攻七剑。

但那黑衣人身法飘忽，有如随风柳絮，不论陈玄霜的剑势如何的迅快，但他均能闪避过去。

陈玄霜收住剑势，冷冷说道：“你为什么不敢还手？”

忽然发现那黑衣人苍白的脸上，隐隐泛升起一层紫气，笼罩于眉宇双目之间。

黑衣人缓缓点头，答非所问的接道：“你的功力和剑招，都大出了我的意料之外……”

他森冷一笑，接道：“姿容秀丽，亦极少见。”

陈玄霜娇声叱道：“你在胡说些什么？”

随手一剑“铁树银花”，疾斩过去。

黑衣人这次不闪避，反手一挥，疾向陈玄霜腕脉之上扣去，陈玄霜剑势一沉，疾削五指。

那黑衣人动作奇快，疾如飘风，左臂一甩，飘闪一侧，右指疾出如电，点向陈玄霜“神台”要穴。

陈玄霜觉出了情势不对，这形貌丑怪，装束诡异的黑衣人，不但功力深厚，身法奇异，而且举手投足之间，似是深谱她武功路数，处处抢制先机，迫得她剑势无法发挥。

双方相搏二十回合后，黑衣人忽然反守为攻，掌指不离陈玄霜的两腕的腕脉要穴，迫得手中长剑刚刚扫出，立时得变招换位。

忽听那黑衣人怪啸一声，陈玄霜但觉握剑的右腕一麻，长剑已然被人夺去，不禁大惊，飞起一脚，疾踢而去。

那黑衣人动作迅快，夺过陈玄霜长剑之后，左手同时已握住了陈玄霜的脉穴。

陈玄霜飞腿踢出一半，突然全身一麻，劲力顿失，踢出的力道随之失去，一条腿缓缓的垂了下来。

那黑衣人随手点了陈玄霜两处穴道，放下长剑，微微一笑，温和的说道：“你的剑势诡奇有过，灵变不是，但就当今武林而论，已该是第一流的高手了。”

陈玄霜虽有几处穴道受制，但她的神志并未晕迷，能听能言，只是不能动弹罢了。

她当下冷哼一声，说道：“不用你夸奖，哼！我既然被你擒住，杀刚任凭于你，我虽是女孩子家，但也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

那黑衣人淡然一笑，道：“我如存心伤你性命，哪还容你在手下走过二十余合……”

他虽然极力想使自己的神情柔和一些，但因天生奇丑之貌，纵然是善意慈和的笑容，也是极为难看。

陈玄霜怒骂道：“谁要你不伤我，哼！瞧瞧那副尊容，我死也不愿拜在你门下！”

那黑衣人脸色一变，冷冷道：“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认为老夫无能迫你就范吗？”

语声微微一顿，又换成温和的口气说道：“老夫二度出世，有两桩心愿，一是洗雪昔年之恨，二则找一个承我衣钵之人，传我一身绝技。

只要你能得我真传十之七八，当今武林霸业，乃指日可期之事，你的天赋资质，都是上上之选，故而被老夫选中。”

陈玄霜心中忽然一动，暗道：“我的武功，似是比起梅绛雪逊上一筹，刚才和他动手，他能不足三十合之内，夺下我手中宝剑，扣拿住我的脉”。

这武功白是强我甚多，如果得他真传，日后遇上梅绛雪之时，也好折辱她一番，舒出胸中一口闷气……”

她心有所思，沉吟不语。

那黑衣人目光何等锐利，察颜观色，已看出陈玄霜心中有了活动之意，当下接道：“当今之世，只有罗玄和少林寺中一位老僧，或可和老夫一战。

但我数十年潜研苦修，二度出世，量那少林老僧，已难再是老夫敌手，罗玄又被他徒弟暗算重伤，想来定然已早弃人世了！”

陈玄霜暗暗想道：“梅绛雪留在血池之中甚久，又得罗玄收归门下，想来已得罗玄真传……”

心念转动，不自禁的脱口问道：“怎么你也怕罗玄吗？”

黑衣人脸色大变，沉吟了一阵，才道：“老夫潜居东海，穷数十年心血，练成了几种武功，罗玄纵然还活在世上，也未必是老夫之敌-----”

微一停顿，又道：“但老夫料他早已死去！”

言词之间，隐隐流露出对罗玄的畏惧。

陈玄霜被点几处穴道甚是轻微，不但口中能言，而且头手可微微转动，目光瞥处，只见方兆南瞪着双目，怔怔的向她望来。

她心神忽然一震，暗暗忖道：“我这等贪生畏死之情，只怕方师兄，要一生一世看我不起了。”

念头一转，神态又变，冷笑一声，对那黑衣人道：“你不用想笼络我，你就是武功举世第一，也别想我答应拜在你门下。”

黑衣人怒道：“老夫一生之中，从来没对人说过这般和气之言，哼！我不信你真能够忍受分筋错骨之苦？”

陈玄霜道：“死尚不足畏，何况那分筋错骨之苦。”

这几句话，说得语豪气壮，当真有视死如归之概。

黑衣人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先受点教训也好！”

左手一挥，拂了陈玄霜的左膀。

只听一声微微轻响，陈玄霜登时出了一身大汗。

那黑衣人右手紧随左手伸出，推过了陈玄霜几处被点的穴道。

陈玄霜强忍左膀错骨之疼，一跃而起。

她跃起之势虽快，但那黑衣人动作比她更快，右手衣转之间，扫中了陈玄霜的右腿，胯骨登时被人错开。

只听她一声尖叫，身子还未站起，又仰身跌了下去。

黑衣人冷森一笑，道：“老夫要错开你全身三百六十五处关节，分开全身筋脉。”

说话之间，双手果然齐齐开始在陈玄霜身上移动起来。

只听一阵轻微喳喳之声，陈玄霜全身开始了急剧的颤动，汗下如泉，湿透了全身的衣服。

一声声娇婉的呻吟，传入了方兆南的耳际。

那黑衣人手辣心狠，错开了陈玄霜全身的关节后，竟然闭上双目盘膝而坐，望也不望陈玄霜一眼。

陈玄霜强咬着银牙，忍受着抽筋之苦，转动一下双目，两道痛苦的眼神，凝住在方兆南的脸上。

方兆南看她满脸汗水，有如水淋，两眉耸动，泪水如珠，想那痛苦之情，绝非常人所能忍受，不禁黯然一叹，道：“师妹，你就答应拜在他门下吧！”

陈玄霜用尽了全身之力，挣扎着说道：“方师兄，你-----快杀死我，我-----受不了这痛苦了-----。”

方兆南摇头说道：“他不会让你死去，你还是答应他吧！”

那黑衣人突然睁开了双目，说道：“不错，老夫绝然不会让你死去。”

方兆南目光转注在黑衣人的身上，说道：“你快些接上她的关节，我劝她答应拜你门下就是了。”

黑衣人冷峻的一笑，道：“你纵然能劝她答应拜在我门下，但老夫也不能轻易放过你！”

方兆南道：“此乃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在下并未存借机求命之心。”

那黑衣人道：“很好，很好，就凭你这几句话，老夫给你一个痛快就是。”

两手齐出，极快的接上了陈玄霜的关节。

陈玄霜痛楚消失，缓缓坐起身子，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道：“你这手段当真是毒辣得很！”

黑衣人笑道：“我虽然心毒手辣，但对门下弟子，却是百般爱护，决不会让他吃一点亏。”

方兆南担心陈玄霜不肯答应，再徒招痛苦，急急说道：“师妹上无师承，拜在这位老前辈的门下，又可得传授绝技，何乐而不为？”

陈玄霜目光转动，缓缓移注到方兆南的脸上，道：“你可是当真要我拜在他的门下吗？”

方兆南道：“师妹如不答应，徒增皮肉之苦，那又何必？”

陈玄霜忽然长长叹息一声，道：“如若你手脚能动，咱们就可以逃走了。”

方兆南苦笑一下，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听小兄相劝，师妹还是当应了吧！”

陈玄霜缓缓转过头去，目注那黑衣人，说道：“要我拜在你门下可以，但必须饶了我师兄之命。”

黑衣人冷冷说道：“老夫一生行事，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不和人讨价还价！”

陈玄霜道：“你如不答应此事，杀了我，我也不答应！”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此事此情，你已无自绝之能，只要你自信能忍得下那分筋错骨之苦，你就不要应允！”

陈玄霜想到适才所受的痛苦，不禁娇躯一颤，但刹那之间，神色又恢复镇静，道：“好吧！那就让我们师兄妹死在一起，你只管动手就是！”

那黑衣人微微一怔，道：“好倔强的女娃儿！”

方兆南接口说道：“老前辈如若定要杀我，我师妹决不会答应，在下倒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不知老前辈能否见允？”

黑衣人道：“好啊！你说出老夫听听再说。”

方兆南道：“就目下情势而论，老前辈取我之命，自是易如反掌，一则老前辈已存非杀我不可之心，二则在下亦不愿向人求命！”

黑衣人道：“老夫说出之事，非得做到不可！”

方兆南笑道：“可是这两件事却没法两全，同时办到。”

黑衣人皱皱眉头，默然不语，他从陈玄霜坚决的神情之中，感受出方兆南所说并非虚言。

方兆南道：“唯一之事……”

他突然住口不言，微微点头接道：“老前辈请附耳过来。”

那黑衣人冷哼一声，道：“老夫也不怕你暗算！”

果然探首听去。

只听方兆南低声说道：“老前辈不如答允她，先让她拜过师父，再借习武之机，杀死在下，这岂不两全其美了？”

那黑衣人听得频频点头，道：“很好，很好，这办法当真是不错！”

陈玄霜一皱眉头，道：“方师兄你们说些什么？”

方兆南微微一笑，默不作答，他衡量目前情势，唯死而已。

已不作活命打算，是以心中坦然，毫无畏惧之情。

只听那黑衣人道：“老夫答应你了！”

陈玄霜怔了一怔，道：“当真吗？”

方兆南接着道：“自然是当真了，你快行拜师大礼吧！”

陈玄霜忽然流下泪来，说道：“原望能相师兄长相斯守，效农夫村妇，度一生平淡岁月，却不料上天不从人愿，遇上了此等之事。”

那黑衣人道：“当今之世，正不知有多少人想拜在老夫门下，求之不得，你竟然这般推三阻四的。”

陈玄霜缓缓站起身子，对那黑衣人拜了三拜，娇呼一声师父。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既入我门，需遵守本门戒规。”

陈玄霜改口说道：“弟子遵命。”

方兆南长长吁了一口气，心头黯然，但又不得不装出欢愉之情，低声说道：“恭喜师妹，得从良师，行将见师妹剑气飞扬于江湖之上，傲视群伦，无与匹敌。”

陈玄霜垂下头去，默然不语，心中凄苦，有口难言。

只有那黑衣人欢笑之声不绝于耳，洋洋自得的说道：“今天我先传你本门中修习内功的初步功夫，明天就开始传你武功，尽一月之功，奠定初步基础，然后随为师离开此地。”

陈玄霜道：“你要弟子到哪里去？”

黑衣人道：“找一个人。”

陈玄霜看他不愿说出，也不再追问，扳转话题说道：“弟子已行了拜师大礼，但还不知师父的姓名？”

黑衣人道：“当今之世，有一位和罗玄齐名之人，那就是为师了。”

陈玄霜皱起眉头，沉吟了良久，道：“我甚少往江湖上走动，不知当今高人之名，还望师父赐示。”

黑衣人正待开口，忽听一个宏亮的声音，传了上来，道：“你看那山腰之间，有一座突岩，看去甚是隐密，咱们上去瞧瞧，如若可以宿住，就在那里住些时日，练成几种武功再走如何？”

一个女子的口音接了下去，但她声音甚小，听得不甚清楚，不知她说些什么？

陈玄霜低声说道：“师父，有人来了。”

黑衣人道：“很好，咱们看看来些什么人物，老夫已有数十年不在江湖上走动，晚一辈的人物出了不少。”

只听步履声音，向突岩走了过来。

方兆南凝目望去，只见那男的竹钗椎发，长髯垂脑，竟然是知机子言陵甫，此刻他乱发已整，衣衫已换，全身上下，焕然一新，已不复昔日的狼狽神态。

那女的一身红衣，风情万种，正是冥岳门下的二弟子。

陈玄霜想起了过去被那红衣少女迫害之苦，不禁一耸柳眉，道：“哼！冤家路窄，你们也找到这里来了！”

红衣少女目光转动，迅速扫了那突岩一眼，看方兆南手足被捆，不能转动，那黑衣人又素不相识，只有陈玄霜一个人是可畏之敌。

估计自己的武功，和她单打独斗，虽无制胜把握，但自保决无问题。

当下格格一笑，道：“好啊！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想不到在这里又遇上你们师兄妹了！”一低头，走了进来。

言陵甫也紧随而入。

方兆南微微颌首道：“言老前辈，别来无恙？”

言陵甫冷漠一笑，道：“你被什么人捆在这里，当真是多灾多难。”

陈玄霜道：“关你什么事，哼-----”

言陵甫冷然一笑，道：“怎么？老夫就不能问问吗？”

陈玄霜缓缓伸手取出长剑，道：“这突岩已为我们所占，快退出去！”

那红衣少女突然放声一阵格格娇笑，道：“陈姑娘，讲话最好是客气一些，如若你那方哥哥手足未被捆绑，伤势已愈，咱们二对二，或是平分秋色之局。”

陈玄霜一跃而起，横剑说道：“你们退是不退？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红衣少女忽然把目光投注那黑衣人的身上，只见他微闭双目，盘膝而坐，恍似不知两人进了这突岩一般，对眼下的吵闹之情，也是不问不理，不禁胆气一壮，伸手抽出肩上长剑，笑道：“你当真要和我打一架吗？”

陈玄霜道：“那还有假的不成！”

唰的一剑“长虹经天”劈了过去，剑光划起一道白芒。

红衣少女长剑一起，身随剑走，避开了一剑，玉腕一挫，“玉女投梭”长剑分心刺去。

陈玄霜憋了一腔怨气，尽发在红衣少女身上，横里一剑，直向剑上封去。

但那红衣少女却似不愿和她硬拼内力，玉腕一沉，剑招疾变，一式“帘卷西风”长剑斜里一侧攻到。

陈玄霜冷笑一声，一招“玄鸟划沙”，封住门户，说道：“住手，我有话问你？”

红衣少女收住剑势笑道：“快说吧！别误了你死亡的时辰。”

陈玄霜道：“青云道长和石三公等人，到那里去了？”

红衣少女摇头笑道：“不知道！”唰唰唰连攻三剑。

陈玄霜封开了三剑之后，正待还击，却不料那红衣少女突然一收长剑，疾跃而退。

原来她忽觉得方兆南被人捆绑之后，锁在岩内一事，大为不妙，陈玄霜对他情爱极深，决不致下此毒手，这中间，实在是大有文章。

她突然收剑而退，笑道：“你要问石三公等人的下落吗？”

红衣少女道：“那很简单，只要你告诉我，是什么人把令师兄锁在此地，我就告诉你青云道长等一般人的行踪。”

陈玄霜道：“告诉你有什么要紧，反正你们今天，别再想生离此地了！”

红衣少女长剑一指黑衣人道：“这人是谁？”

陈玄霜缓缓答道：“是我师父。”

红衣少女怔了一怔，道：“你师父？”

陈玄霜道：“怎么？你不信……”

只见那黑衣人突然睁开眼来，两道冷厉的眼神投注在那红衣少女身上，道：“你也不识老夫吗？”

红衣少女只觉他目光炯炯，慑人心神，当下一怔，暗道：“这黑衣老人的目光，好生犀利，直要看入人体肺腑中去。”

心中在想，口里却正容答道：“江湖之上，我所识之人不多，故而不认识老丈。”

那黑衣人冷笑一声，道：“罗玄你认不认识？”

红衣少女道：“罗玄乃一奇杰，谁人不知，纵未见过，也听说过。”

知机子言陵甫双目转动，不停的在那黑衣人身上打量，双眉频频耸动，似是忽然间想起了那黑衣老人是谁，但又似不能确定。

只听那黑衣老人冷笑一声，道：“想不到晚一辈的人物，竟个个都是有眼无珠，连老夫也不识得。”

言陵甫轻咳一声，道：“老前辈可是人称鬼仙的万天成吗？”

黑衣人突然放声大笑一阵，道：“好啊！这世上终还有知道老夫姓名之人，念你能知老夫的名号，饶你一场活罪！”

红衣少女柳眉微耸，大眼睛眨了两眨道：“万天成？从未听人说过啊！”

鬼仙万天成冷笑一声，道：“老夫息隐江湖时，你还没有出世，不知老夫名号，那也算不得什么？”

言陵甫脸色大变，神态突然转变得十分恭谨，抱拳说道：“弟子言陵甫乃罗玄门下，拜见万老前辈。”

万天成道：“罗玄还活在世上吗？”

言陵甫道：“恩师已然仙去了。”

万天成突然站了起来，厉声问道：“此话当真吗？”

言陵甫道：“弟子如何敢骗老前辈？”

万天成突然纵声大笑起来，声如泉鸣，震荡耳际嗡嗡作响，四壁回音，满室中尽都是凄厉的大笑之声。

言陵甫突然回顾了突岩出口一眼，大有逃走之意。

万天成收住了大笑之声，说道：“在老夫手下，从未有过逃走之人，除非老夫愿意放他一条生路。”

言陵甫呆了一呆，默然不语。

方兆南看那鬼仙万天成，击败陈玄霜的武功，知他如出一手，这两人决非敌手，此情此景之中，倒是应该暂抛恩怨，共渡难关。

当下暗提真气，避过那黑衣人的视线，施展传音人密之术，说道：“霜师妹，言陵甫为人虽然固执一些，但却没有大恶，目下只有你可救他性命。”

陈玄霜轻轻咳嗽一声，暗示已听到方兆南嘱托之言，缓缓垂下手中长剑，回顾了万天成一眼，道：“师父。”

万天成神色冷峻的望了陈玄霜一眼，道：“什么事？”

陈玄霜道：“这两个人虽然冒犯师父，罪该万死，但如把他们一剑杀了，那未免太便宜两人了。”

她这些时日之中，连经大变，心计增长甚多，已知投人所好。

“好啊！你有什么好法子折磨他们，那就快说出来？”

陈玄霜道：“咱们师徒二人，他们一男一女，弟子之意，不如点了他们

的穴道，让他们终身为奴。”

万天成略一沉思，说道：“能得为老夫之奴，那也是一件大大荣耀之事，你去问他们答不答应？”

陈玄霜星目转动，扫掠了两人一眼，道：“我师父格外施恩，放你们一条生路，收你们终身为奴，我瞧你们还是答应了吧！也免得自找死路。”

言词之间，隐隐暗示两人，不要他们反抗。

那红衣少女不知鬼仙万天成的厉害，冷笑一声，道：“就凭你……”

话刚出口，忽听鬼仙冷哼一声，扬手一指点了过去。

红衣少女早已运气戒备，见鬼仙手指一扬，立时向旁侧闪去。

万天成冷笑一声，道：“你还能避得开吗？”

左手一挥间，五缕指风，齐齐袭去。

那红衣少女避开了第一指，却无法避开齐齐袭来的五缕指风，但觉身上一麻，竟有三处穴道，被指风袭中。

内功深厚，隔空打穴，并非什么难事，但在举手一挥间，同时打出了五缕指风，却是罕闻罕见之事。

只见那红衣少女娇躯摇了几摇，手中长剑突然跌落在地上，缓缓坐了下去。

言陵甫自知非敌，趁那鬼仙指袭那红衣少女时，翻身一跃，人已到了突岩外面。

哪知鬼仙万天成，武功已入化境，言陵甫身子一转，他已警觉，长袖一拂，疾跃而起。

言陵甫双足刚落突岩外面，忽觉身后两处要穴一麻，倒跌回来，摔个仰面朝天。

看鬼仙万天成出手的迅速，陈玄霜亦不禁暗暗惊心，忖道：“此人的武功，果然是世所罕见，想那罗玄在世之日，也不过如此而已。”

只见那万天成缓步走了过来，盈膝坐下去，闭上双目。

陈玄霜扬了扬柳眉儿，溜了方兆南一眼，只见他目瞪口呆。

显然亦为鬼仙万天成快速的身法，和隔空打穴的绝技所惊。

只见言陵甫缓缓转动一下身躯，坐了起来。

陈玄霜一皱眉头，欲言又止，心中却暗暗奇道：“鬼仙万天成的点穴手法，当真是奇怪得很，也不知他点的什么穴道，这两人竟然是还能转动身躯？”

言陵甫虽然坐了起来，但他的双腿和双臂却是不能移动。

那红衣少女冷傲的气焰，已然消去，微皱柳眉，轻声呻吟，似是她受伤的穴道，已开始发作了。

陈玄霜缓辍走到了鬼仙身侧，低声说道：“师父，这两人要怎么办？”

万天成头不转，目不睁的冷冷说道：“不用管他们，半个时辰之后，他们受伤的脉穴，将开始发作，所受的痛苦，不低于分筋错骨。

一个大哭，一个大笑-----哼！让你见识一下为师的手法，你就知道，你能得拜在我门下，是何等难得之事。”

陈玄霜默然不言，心中却为他言词所动，暗自忖道：“如若他他的武功，当真有这般高强，我拜他为师，也不算冤枉了，能得绝世武功，称霸江湖，位尊武林，再也没有人能够抢走我的方师兄了……。”

忖思之间，忽听那红衣少女格格两声娇笑。

转眼望去，只见那红衣少女的脸上，不停的向下滚着汗水，显然是正在强忍着无比的痛苦，不知何以却要发出笑声？

忽听一声低嚎，传了过来，就像一个人宾沁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却没有死去，全力哭了一声。

嚎声甫落，笑声复起，一阵格格娇笑，响彻石室。

这一次笑声悠长，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才停了下来。

虽然那红衣少女的笑声，清脆悦耳，但因她的神情充满着痛苦，奇形怪状，看上去恐怖异常。

刹那间笑声复起，格格之声，不绝于耳。

一阵低沉的哭嚎之声，混入了娇笑声中，哭笑交作，谱成了一曲动人心魄的乐章。

方兆南叹息一声，自言自语的说道：“这当真是人世间最为惨酷的刑罚，最难听的声音。”

只听那哭笑交作的声音，愈来愈大，两人的形态，也愈来愈是难看，汗水透湿了衣服，滴在石地上。

陈玄霜和方兆南都已被那刺耳惊心的哭笑声，闹得烦躁不安，但鬼仙万天成却是闭目静坐听而不闻。

突然间，传过来一声长笑，混入了那哭笑交作声中。

万天成霍然睁开双目，双手齐扬，隔空向两人点了过去。

方兆南暗中留心查看，但仍然未看清他点了两人什么穴道，但那哭笑之声，却倏然停了下来。

言陵甫和那红衣少女似已经哭笑得精疲力竭，萎伏地上，动也不动一下。

万天成回顾了陈玄霜一眼，道：“你去把他们拖入壁角，又有武林人物来了，为师的再次履足江湖，世人大都不知，多伤几个人，也好让他们宣扬一下！”

陈玄霜依言而起，把言陵甫和那红衣少女拖到一处壁角放好。

突岩内外，恢复了一片沉寂，听不到一点声息。

万天成皱了皱眉头，低声道：“来人好生狡滑，居然隐藏在突岩下面，想是觉得哭笑之声，突然停了下来，有所警惕。”

陈玄霜捡起长剑，说道：“可要徒儿下去查看一下吗？”

那老人道：“不用啦！他们纵然能够忍耐，但老夫料他也忍耐不了多久，必然要爬上突岩。”

陈玄霜缓缓放下长剑，目光一掠方兆南，盘膝而坐，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第五十二回 周蕙瑛舍命救人

陈玄霜在这半日时光中，内疚深深，大感惭愧，深觉自己作法乖张，把方兆南扣锁在此地，致落得这般下场。

眼下虽想解开他的锁链，但又怕招惹起那黑衣人的怒火，突下辣手，

取了方兆南的性命。

虽然闭上双目，装作运气调息之状，但在她的内心里，却是思潮起伏，痛悔交加，没有一刻的平静。

方兆南自知必死，已不作生望，是以，他的内心倒显得十分平静，随时随地准备迎接死亡。

奇怪的是那黑衣老人，竟然不即刻出手杀死他，看情形这残酷的老人，似是有意让他多尝试一些死亡前的惊恐。

方兆南暗暗叹息一声，目光环绕打量了突岩四周一眼，他觉得快要死了，希望多看一些世间的景物。

目光触处，只见两本书册，横放在石地之上，不禁心中一动，暗暗忖道：“这两本书册，定然是言陵甫和那红衣少女身怀罗玄之物，遗落在地上。”

正忖思间，瞥见突岩口处缓缓升起了一颗人头。

方兆南一和那人头的目光接触，不禁心头一震。

那人竟也呆在那儿，忘记再缩回头去。

原来，那冒起的人头，竟然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师妹周蕙瑛。

方兆南略一怔神，神志立时清醒，急急摇头，示意周蕙瑛早些离去。

哪知他这表情，反而招致了周蕙瑛的误解，只见她身子一长，突然冒了上来，缓步向突岩之中走了进来。

方兆南大为焦急，急急喝道：“师妹快走，不要进来！”

周蕙瑛微微一笑，道：“为什么？”

陈玄霜突然一跃而起，横剑拦住了去路，道：“站住！你是谁？”

周蕙瑛淡淡一笑，道：“我叫周蕙瑛。”

陈玄霜脸色由红转白，缓缓垂下长剑，道：“你认识他？”

周蕙瑛微微一笑，道：“我们从小一起长大，自然认识他了。”

陈玄霜施展“传音入密”之术说道：“你是无能救他的，就是当今武林之世，也没有几人能够救得了他，我虽然也没有把握救他，但我将尽力而行，你快些逃走吧……”

突然提高了声音说道：“你给我滚出去！”

周蕙瑛目光转动，四下瞧了一眼，只见一角石壁之处，倦伏着一男一女，一个脸长如马的黑衣人，却盘膝坐在一侧。

当下淡淡一笑，道：“一个人最大的事情，就是死亡，死有什么可怕呢？”

身子一侧，避过了陈玄霜，大步向方兆南走了过去。

陈玄霜长剑斜斜推出，横向周蕙瑛腰间斩去。

周蕙瑛反手一掌，拍向陈玄霜握剑右腕之上。

陈玄霜原想把周蕙瑛劝退出去，使她离开这一片死亡之地，却不料她全然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只有用剑术，硬把她逼出石岩了。

心念一转，剑势突变，右腕一沉，避开掌势，唰唰的刺出两剑。

这两招诡奇辛辣，兼而有之，果然把周蕙瑛逼得向后退了两步。

陈玄霜正待再旅出几剑毒辣之学，把周蕙瑛迫退出去，却不料那黑衣人突然睁开眼来，喝道：“不要挡她，让她进来！”

陈玄霜呆了一呆，只好收了长剑，向后退去。

周蕙瑛望也未望那黑衣人一眼，直走到方兆南的身侧，蹲了下去，伸出纤纤玉指，抓起方兆南的左臂上捆绑的绳索，暗中运气。

只听一个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放开绳索！”

周蕙瑛回目望去，看那发话之人，正是那黑衣人，淡然一笑，反问道：“为什么？”

黑衣人道：“你是他的什么人？”

周蕙瑛道：“我是他的师妹，怎么，你是谁？”

黑衣人道：“老夫乃鬼仙万天成。”

周蕙瑛略一沉思道：“我听人说过，你的武功很高，和罗玄是极要好的朋友。”

万天成哈哈大笑了一阵，道：“好啊！晚一辈的人物中，竟然也有知凹老夫名号之人！”

周蕙瑛道：“你对罗玄面和心仇，时时刻刻，都想把罗玄杀死-----”

万天成微微一呆，道：“这些，你怎么知道呢？”

周蕙瑛淡淡说道：“我知道的事情，可是多啦！你虽有暗算罗玄之心，但却始终不敢下手！”

万天成道：“为什么？”

周蕙瑛道：“因为你没有信心，能够胜得过罗玄，所以杀害罗玄的计划，只有放在自己心里想想罢了。”

万天成双目中神光闪了两闪，欲待发作，但却又忽然忍了下去，说道：“你听谁说的这些事？”

周蕙瑛道：“玉骨妖姬俞婴花……”

万天成突然一跃而起，道：“玉骨妖姬，她在什么地方？”

周蕙瑛摇摇头，默不作声。

万天成道：“你不知道吗？”

周蕙瑛道：“知道是知道，就是不告诉你！”

万天成怒道：“你可是想尝试一下，人世间最惨酷的刑罚吗？”

伸手一把抓住了周蕙瑛的左腕。

周蕙瑛笑道：“你虽然可以用世间最惨酷的手段折磨我，但我可以马上自杀给你看！”

万天成怔了一怔，放开了周蕙瑛的左腕，问道：“你为什么告诉我俞婴花的住处？”

周蕙瑛笑道：“我要告诉你，我就当真的不能活了。”

万天成道：“老夫饶你不死，你说吧！”

周蕙瑛道：“你先放开了我的师兄再说！”

万天成无可奈何的伸出手去，抓住捆绑万兆南的绳索，暗运内力一抖，绳索立时寸寸断落，接道：“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周蕙瑛摇摇头道：“不成，现在又不能说了！”

万天成怒声喝道：“为什么？”

周蕙瑛道：“刚才我如说出口来，你不过杀我一个，现在我如说了，连我的师兄只怕也不能活了！”

万天成道：“你这般聪明，可都是俞婴花教你的吗？”

周蕙瑛道：“不错啊！除她之外，别人如何能够教出这等防人的心机来？”

万天成道：“那你要怎样才说？”

周蕙瑛道：“你先送我们离开这突岩，我再告诉你不迟。”

万天成道：“好吧！”

一伸手提起了方兆南，纵身跃出突岩。

陈玄霜万没料到，周蕙瑛竟然这等轻而易举的把方兆南救了出去，眼看方兆南被师父提出突岩，说不出心中是一股什么滋味。

只觉气血沸腾，一股酸意，直冲而上，提起长剑，紧随在周蕙瑛的身后，疾冲而出。

这突岩在一座山腰之间，距地不下百丈，中间虽有突出的小石、矮松，可以借力着足，但攀登之间，也并非容易之事。

但鬼仙万天成，确有着过人之能，只见他一手提着方兆南，仍然纵跃如飞的疾奔而下，周蕙瑛空手急追，仍然赶他不上。

陈玄霜目睹周蕙瑛的轻身飞跃之术，似不在自己之下，要想在这一段下山之路上，追赶上她，乃大是为难之事。

心头一急，突然用力跃在一块山石之上，疾如离弦流矢一般，头下脚上的疾冲而下，将到周蕙瑛身侧之时，突然一吸真气，身子直了起来，抢落在周蕙瑛的前面。

周蕙瑛长长吸了口气，陡然收住向前冲奔之势，说道：“你要干什么？”

陈玄霜疾快的转过身子，和周蕙瑛并肩而立，道：“咱们一面赶路，一面说话，我有几件重要之事问你。”

周蕙瑛道：“什么事？”说着，举步向前奔去。

陈玄霜控制着速度，保持和周蕙瑛并肩而行，轻轻叹息一声，说道：“你要把方兆南带到那里去？”

周蕙瑛道：“不知道，只怕我也走不了啦！”

陈玄霜道：“你真知道那玉骨妖姬的住处吗？”

周蕙瑛道：“自然是当真的知道了！”

陈玄霜道：“唉！我如不拜他为师，你方师兄的性命，只怕早已没有了？”

周蕙瑛淡然一笑道：“他死了也不关我的事，但我看到他，就忍不住要救他！”

两人说话之间，已然到了山下。

万天成早已停下脚步，等待着两人。

周蕙瑛两道清澈的眼神，凝注在万天成脸上瞧了一阵，道：“你如暗中点了他身上的经脉穴道……”

鬼仙万天成怒声接道：“老夫是何等身份之人，岂可这等言而无信，我既答应了放他，哪里还会暗算于他？”

周蕙瑛微微一笑，道：“青梅竹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人，都靠不住，咱们初次见面，要我如何能信得过你呢？”

万天成忽然放声大笑，道：“好啊！玉骨妖姬调教出来的弟子，果然是与众不同，老夫解开他身上的穴道就是！”

掌指挥动连拍了方兆南身上数处大穴，然后一松手，放下了方兆南，回头对周蕙瑛道：“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周蕙瑛摇摇头，道：“还不能说。”

周蕙瑛道：“咱们四人之中，只有我一人知道玉骨妖姬的下落，是下是？”

万天成冷冷说道：“不错，如若第二个人知道，老夫也不会对你这般

客气了。”

周蕙瑛笑道：“那你留下我也就是了，放我师兄走吧！”

万大成回顾了方兆南一眼，道：“放他不难，但你得先说出玉骨妖姬的下落，让老夫信得过你，再放他不迟。”

周蕙瑛道：“我和玉骨妖姬虽无师徒的名份，但却有师徒之实，我离她时，她曾告诉我、不论什么事、都不能相信别人，剑把要握在自己手里。”

万天成笑道：“她愈来愈是狡猾了！”

挥手对方兆南道：“你快些走啦！别待老夫改变了心意，再杀死你！”

方兆南真情激荡，泪水盈睫，望着周蕙瑛道：“师妹，我曾苦心的找过你，霜师妹全知，我本想-----”

周蕙瑛急急挥手说道：“你快决走啦！别让我改了心意，不愿意再救你啦！”

方兆南道：“这人心狠手辣，我走了，他决然不会放得过你的。”

周蕙瑛笑道：“不要紧，我还要带他去找玉骨妖姬，还有得一段时间好活。”

方兆南发觉娇憨天真的周蕙瑛，完全变了，她变得镇定、冷静，不论什么重大之事，似是都不放在心上。

忖思之间，耳际间又响起了周蕙瑛的声音，道：“老前辈。”

万天成缓缓转过脸来，道：“什么事？”

周蕙瑛道：“他要是再不走，那定然是不想走了，你就把他两条腿砍下来。”

方兆南先是一怔，继而黯然而叹，道：“两位师妹，多多珍重！”

抱拳一揖，大步行去。

陈玄霜望着方兆南的背影，流下了两行清泪，黯然说道：“师父，我送师兄一程，好吗？”

万天成摇头说道：“不行！”

突然运指如风直向陈玄霜右腿关节之上点去。

陈玄霜只觉右腿一麻，身不由己的坐了下去。

周蕙瑛回顾了陈玄霜一眼，笑道：“这姑娘是你的徒弟吗？”

万天成道：“不错。”

周蕙瑛道：“玉骨妖姬告诉我，罗玄为人阴沉，你为人毒辣，看来是错不了的了！”

缓缓转过身子，向前行去。

万天成厉声喝道：“站住！你要到那里去？”

周蕙瑛回过头，娇声说道：“我带你去找玉骨妖姬。”

万天成道：“她在什么地方？”

周蕙瑛道：“百里之内，不足半日工夫，你就可以见到她了。”

奔行之势，突然加快，疾行如箭。

万天成一把抓起陈玄霜来，疾行而追。

他轻功卓绝，片刻工夫，已经追到了周蕙瑛的身后，说道：“你若敢骗了老夫，我就错开你全身的关节，放在深山中，让虫蚁活活把你吃掉！”

周蕙瑛神色冷漠，恍似未曾听得万天成吓唬之言，一味放腿狂奔。

且说方兆南奔行一阵之后，忽然觉得双膝关节之处，隐隐作痛，心知万天成仍在自己身上动了手脚。

只好选择一处松树之下，停下了身来，卷起裤管，只见两膝处，已然红肿起来，当下坐下身子，运气调息，希望活动了经脉之后，再行赶路。

哪知运气调息一阵只有，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更见严重，双膝的红肿之处，也愈见肿大。

连番的艰苦折磨，使他的意志更为坚强，心知这伤势已难以自行疗好，立时起身赶路。

但觉双膝关节之处，痛苦愈来愈是激烈，大有举步维艰，寸步难移之感，形势迫得他不得不惜重拐仗来支持行动了。

他折了一段树枝，权作拐杖，凭着腕力，奔行在崎岖的山道上。

走了半日一夜的工夫，才出了山区，为了掩密行踪，雇了一辆马车，放下车篷，一面运气治疗腿伤，一面考虑自己的行踪。

他开始觉的江湖上的凶险，当真诡计百出，随时有死亡的可能。

师父的灭门之仇，责无旁贷的要报，师妹舍却性命，欺骗了鬼仙万天成，救了自己，但却把自己送入虎口。

玉骨妖姬已死，自是无法寻得此人，骗局揭穿，手辣心狠的万天成，必将以惨绝人寰的方法，折磨死周蕙瑛。

这一重思仇，岂能够坐视不管，但这些事，又都非武功不可-----

但觉思绪如潮，纷纷至来，盘旋脑际，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间，响起一阵得得蹄声，一匹快马，掠篷车疾驰而过。

正忖思间，响起一阵喝叱之声。

一个粗大的声首传入耳际道：“马儿踏死人了！”

刹那间人声杂乱、一片呼喝之声。

马车陡然停了下来。

方兆南忍不住好奇之心，偷偷揭开篷布一角，向外望去。

只见一个身着劲装的汉子，端坐在马背之上，但却勒马不动，前面一片人潮，拦注了他的去路。

一个三旬左右的妇人，抱着一个满身鲜血的孩子，一面放声大哭，一面喝叫道：“赔我的孩子来！赔我的孩子来……”

声声慈母泪，婉转动人心。

那大汉似是被大吵的不耐，忽然冷笑一声，说道：“你那儿子自己闯了上来，被马儿踏死，与我何干，我不愿再伤你一个妇道人家，但身有要事，必须要急急赶路，我陪你一点银钱也就是了。”

那妇人哭声愈大，一面大叫道：“纵然你赔偿我千两黄金，也是无法买回我的儿子之命！”

那大汉摇头叹道：“人已死了要怎么办？难道要我替他偿命吗？”

那妇人道：“不错，我要你替他偿命……”

方兆南摇摇头，暗暗叹道：“杀人故然是要偿命，但这人似是无心之失，也要尝命，那就未免太泼辣了……”

忖思之间，忽觉眼前一亮，一阵微风，拂动衣着。

转脸看时，只见一个身着蓝色长衫的少年，无声无息的进入了篷车之中。

方兆南一面提聚功力戒备，一面暗中留心着他的举动，只见他放下篷车四周掩遮的黑布，闭上双目，倚在车栏上，连看也不看方兆南一眼。

方兆南虽然看出他身手不凡，但自忖近来武功大进，只要不是遇上了

像冥岳岳主那等第一流的高手，大概可以对付。

且现在人潮愈来愈多，如强迫他下车，势非闹了起来不可，索性给他个不闻不问。

但这蓝衣少年突然进入车中，使方兆南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无暇在暗中查看车外的情形。

隐隐之间，似是听得一声断喝，但那喝声短促异常，似是一出口立时停了下来。

片刻间车轮转动，马车又向前面行去，想是事情已有了结果，拥挤的人群散去，车得复行。

方兆南侧目望去，只见那蓝衣少年闭目而卧，生似已经睡熟过去，心中暗暗忖道：“此人好生大意，我如要暗算于他，只须举手一击，立时可把他制于死地了！”

忖思之间，那蓝衣少年突然睁开了双目，望了方兆南一眼，说道：“多谢救命之恩！”

方兆南道：“好说，好说。”

那人一抱拳道：“在下就此别过。”作势欲行。

方兆南道：“兄台慢行一步，在下有事请教。”

蓝衣少年停了下来，拱手说道：“有何见教，在下洗耳恭听！”

方兆南道：“在下如何救了大驾，甚觉不解，不知可否见告？”

那蓝衣少年轻轻叹息一声，道：“在下被人追赶甚急，一时情急，隐入兄台车中，尚望兄台兄谅。”

他说得简短异常，显然有不愿告人之秘。

方兆南道：“在下不送了。”

那蓝衣人打开车帘，一跃而下，转身行了几步，突然又转了回来，望着方兆南肿大的双膝，说道：“兄台的腿伤很重吗？”

方兆南低头看去，只觉双膝之处粗肿逾平时一倍，当下点头应道：“在下的腿伤不轻。”

那蓝衣少年打量了方兆南的双膝一阵，说道：“兄台的腿伤，可是被人打的吗？”

方兆南道：“不错，被人用极阴毒手法，伤了筋骨。”

蓝衣人点点头道：“念你对我有一场救命之恩，告诉你一个疗伤之处……”

他微微一顿，又道：“而且那疗伤之处，距此甚近，他的医道，可算得当今第一，除了那人之外，只怕兄台这两腿，难再复原了！”

方兆南亦觉伤处疼痛日增，如不早为治疗，只怕难以撑到嵩山，当下应道：“在下洗耳恭听。”

那蓝衣人道：“那人距此不过十余里路，由此折向正东行约十里，有一座残破的小庙，在大殿上，住有一位瞎去双目的道长。

只要兄台能够求他答应，别说你这点腿伤，就是再重一些，也不难治好。”

方兆南道：“怎么？他不肯为人治疾吗？”

那蓝衣少年道：“这要看你的造化和耐性了，他如高兴之时，不论什么人求他治病，无不答应，如是心中不乐，说不定要让你等上三天两天。”

说完之后，也不待方兆南再答话，立时转身急奔而去。

方兆南随即放下车帘，暗暗忖道：“此人之言，虽然未可全信，但那地方，既然距此不远，姑且一试也好……”

正自忖思，遥遥传来了那蓝衣少年的声音，道：“如那道人问起你如何得知他能够治疗病时，千万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那不但腿伤难治，说不定还要丢了性命。”

方兆南打开车帘，抬头望去，只见那蓝衣少年的背影，已远在里许之外。

四外张望，果然有一条大道，通向正东。

当下吩咐那赶车之人，折向正东行去。

方兆南重金顾车，曾和那赶车人约法三章。不论他看到什么可疑、奇怪之事，都得要置之不理，不许追问。

是以车中忽然多出一个人来，那车夫也不多问。

依照那蓝衣少年相嘱之言而行，果然在不足十里路程中，看到了一座残破的小庙。

这么一座荒凉的庙宇，四周不见人家，纵是在初建之时，这庙亦不庞大，除了一座门楼之外，只有一座大殿。

方兆南缓缓下了马车，双手分握两支竹杖，代腿而行。

原来他膝伤沉重，双足已然不能着地。

但这段时间中，他却依照觉非、觉梦相授内功口诀，勤练少林正宗内功，大有进境，内力激增。

只是那运转的真气，仅能及达双膝，似是被物所阻，无法运转全身。

他让车夫赶了马车，自行找一处树荫下面休息，双手架双杖，进入破庙。

庙门上的匾额，痕迹全无，也看不出是什么庙宇。

进了大门，有一座三丈见方的空院，院中长满着长可及腰的荒草，连一条通往大殿的小径，也被掩遮去。

方兆南靠两支竹杖而行，穿过荒草庭院，直入大殿。

果然见一个丐衣百结，木钗髻发的道人，仰卧在神案前面，身下铺着一片干草，身旁别无长物，鼻息微闻，似是睡得好梦正甜。

方兆南轻轻咳了一声，低声说道：“老前辈……”

他一连呼唤数声，那道人连动也未动一下。

足足等待了一顿饭工夫，那道人才似由熟睡中醒了过来，伸了一个懒腰道：“什么人？”

方兆南急急应道：“晚辈方兆南。”

那道人一个翻身，转了过去，背对着方兆南，道：“你来做什么？”

方兆南答道：“晚辈求医来的。”

那道人又道：“我自己就快要死了，那里会代人医病？快些走吧！不要打扰我睡觉。”

方兆南道：“晚辈在一侧等候，待老前辈睡好之后，再说不迟。”

那道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道：“你病得很重吗？”

方兆南道：“如若在下的伤势不重，也不敢来打扰道长了。”

瞎眼道人突然一挺身坐了起来，收住了大笑之声，冷冷的说道：“什么人告诉你我会医病的？”

方兆南正待说出那蓝衣少年的形貌，忽然忆起那少年临去之言，立时

沉吟不语。

那道长双目虽盲，难以视物，但感应却是灵敏绝伦，冷笑一声，说道：“老夫生平之中，最恨人欺骗于我，你如想谎言相欺，那就别想生离此地！”

他的声音低沉严肃，使人闻而生出敬畏之心。

方兆南沉吟了一阵，道：“那位告诉在下之人，曾经再三相嘱，不能说出他的形貌，晚辈已经答允在先，老前辈这般苦苦相逼，实叫晚辈作难得很。”

那瞎眼道人冷冷说道：“那人可是一个中等身材，面皮白净，五官俊秀端正，年约二十二、三的年轻人吗？”

方兆南仔细一想，他说的一点不错，心中暗暗奇道：“他双目已瞎，不知何以竟然把那人的年貌肤色都说得加此清楚-----”

心中惊疑不定，口中却是默不作声。

那瞎眼人道：“你不肯说，那是证明我猜的不错了？”

方兆南道：“在下就此别过。”

抱拳一礼，抓起竹杖，架在肋下行去。

那瞎眼道人，似是未料方兆南竟然要告别而去，不禁微微一怔，喝道：“站住！”

方兆南停了下来，回头说道：“老前辈有问指教？”

那瞎眼人道：“你用竹杖代腿而行，想来那腿伤定然十分严重了？”

方兆南道：“晚辈的双腿肿胀，气血已有多日不通，自膝以下有如废了一般，已然难以用作行路之用了。”

那瞎眼道人沉吟了一阵，道：“听你双杖着地之声，似是久由此物代步之人，落地不轻不重，但听你的口气，腿伤又似时日不久，初用竹杖代步，能够行进自如非有上乘的内功莫办。”

方兆南道：“不敢相欺老前辈，晚辈的武功，虽然不能名列当今武林第一流高手，但也自信不是一般武师可望项背。”

那瞎眼人道：“这么说来，以你的武功，要打通受伤的关节穴道，并非什么困难之事了，来找老夫作甚？”

方兆南淡淡一笑，道：“不瞒老前辈说，晚辈兼通数家宗流的点穴之法，对于一般点穴手法，自信能够解得，但晚辈膝上之伤，我已运用数种手法，都未能推活被点的穴道。”

那瞎眼人道：“世上点穴之术，各宗各派，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分来，不外震穴、封脉、斩经、点穴四种，但这四种手法，小异大同。

只要受伤经脉不重，不难以自身内功打通，用一般推宫过穴手法，大都可以奏效，但有一种封穴斩脉的手法，却非一般人推宫过穴的手法能够解得。”

方兆南道：“不知是那种手法？”

那瞎眼人道：“锁脉手……”

方兆南低声诵道：“锁脉手？锁脉手？这手法，晚辈从未听人谈过。”

那瞎眼人道：“锁脉手，虽然还未绝传，但如今会此手法之人，绝然不多，一则这种手法，认位特难，二则必须内功精深，方可运用。”

方兆南道：“多谢老前辈的指教，晚辈就此告别了。”

那瞎眼道人又是一怔，道：“你来老夫处做什么来的？”

方兆南道：“为疗伤而来。”

瞎眼人道：“你找我疗治伤势来的，怎么伤势未医，却要匆匆而去？”

方兆南道：“晚辈虽然求治伤势而来，但却不愿因求疗伤，背弃信诺，说出那告诉我来此求医之人的形貌。”

那瞎眼道人忽然长长叹息一声，道：“看你倒是一个老成之人。”

方兆南道：“老前辈过奖了。”

瞎眼道人举手一招，说道：“过来，让我摸摸你的伤势。”

方兆南依言行了过去，坐在地上。

那道人双目虽盲，但举动得宜，有如未盲之人一般，双手齐出，已按在方兆南的双膝之上。

只见他脸色逐渐严肃起来，双手在方兆南两膝之上，按摩了一阵，说道：“果然是锁穴手法所伤，而且那人下手很重，势必要使你双腿废去。

幸得你及时找来此地，只要再延误上两三天，连我也无能为力，那时除了断去双腿，尚可保得性命之外，那受伤经脉逐渐溃烂，遍传全身而死。”

方兆南暗暗忖道：“幸得早来一步，如若再晚数日，势将要废去双腿了。”

只听那瞎眼人道：“你双膝关节上经脉，已经开始溃烂，已非三两天能够疗治得好了。”

方兆南呆了一呆，道：“老前辈赐伸援手，为晚辈疗治伤势，晚辈感激不尽，但不知要多长时间？”

那瞎眼道人沉吟良久，道：“如若药膏齐全，大约要半月时光，再加上寻找药物的时间，总需得一月之久。”

方兆南吃了一惊，道：“要一月之久吗？”

盲目人道：“一月时光，老夫还说得了，如若采药遇上意外，怕还得延长一些时日……”

他微微一顿，肃容说道：“老夫答应为你疗治膝伤，老夫也不愿强人所难，你如不能在此留住一月，尽管请便，老夫不愿疗伤一半，尽弃前功……”

语音一顿，又道：“不过老夫要告诉你一句话，当今之世，除了老夫之外，只怕再无人能够疗治你的膝伤了，你自己要多想一想了。”

方兆南暗暗忖道：“我如废去双腿，很多绝技，只怕难再练成，周师妹、陈玄霜双双遇险，极待拯救，恩师血债，仍未讨还，件件都需要保留下有用之身，练成绝世之技，以完成未竟之志-----。”

他心中千回百转，也就不过是眨眼间的工夫，说道：“晚辈决意留此，接受老前辈的疗治，晚辈这就去打发那车辆行去，立时就转回来……”

那盲目道人突然摇手阻止了方兆南再说下去，凝神静听。

方兆南怔了一怔，倾耳听去，果然听得一阵轻微的嗡嗡之声，传了过来。

这声音似是一只蜜蜂，绕飞在大殿门外。

方兆南一皱眉头，道：“老前辈这是蜜蜂的声音，有什么不对吗？”

那盲目人道：“蜜蜂的声音，哪有如此之大？”

探手从神案之旁，取过一个鸽蛋大小的石头，握在手中。

方兆南目光一转，只见那神案旁边，堆集了一堆石子，不下数百之多，心中暗暗忖道：“原来他也早有准备，堆集了这多卵石，以作克敌之用。”

忽听那嗡嗡之声，愈来愈觉响亮，进入了大殿之中。

方兆南不自禁回头望去，忍不住失声叫道：“好大的蜜蜂啊？”

只见盲目道人手腕一扬，掌中卵石脱手飞出。

他双目虽盲，但凭耳闻之力，辨别那蜜蜂飞行的方位，出手一击，意然是奇准无比，只听啪的一声轻响，一只飞至大殿的巨蜂，应手而落。

方兆南不自禁的高声赞道：“好准的手法！”

那盲目道人，忽然耸动了两下眉头，道：“你看那巨蜂，可有异于常蜂之处吗？”

方兆南道：“身体要较常蜂大上三倍。”

那盲目道人突然站了起来，说道：“你来得很巧，如是再晚上一天半日，也许我已离开此地了。”

他微微一顿之后，脸色肃然的说道：“你去遣走车辆，多带些食用之物，快些回来，我要去为你采药了！”

方兆南依言而起，赶往庙外，把车上准备的食用之物，全都取了下来，又匆匆赶往大殿。

这时，那盲目道人，也从神案下，取出一个布袋子，挂在肩上，抓起两把石子，装入垂着的布袋中。

他又往神案之下取出一棍木杖，说道：“你坐过来，我替你解开双膝关节上被锁的经脉。”

方兆南依言坐下，背倚神案，那盲目道人这时伸出双手，在方兆南双膝之上，推击了一阵，探手从布袋中取出一瓶丹丸说道：“这玉瓶中的丹丸，共有三十粒，你可在每日太阳出山之时，服下一粒，再取出两粒捏碎，分涂于双膝之上。

这可供你十日之用，先行稳住伤势，不要使它恶化，我要去替你采取一种主药，至多十日，少则七天，定可赶回此地。”

方兆南接过玉瓶道：“晚辈备这干粮，俭省点吃，勉可够十日之用，老前辈放心前去，晚辈恭候大驾回来。”

那盲目道人突然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已替你解开了被锁的经脉，大约一个时辰之后，你双膝的伤处，即将开始觉得疼痛，而且这痛苦愈来愈烈，日渐加重。

每日之中大约有四个时辰在刺心割胆的伤痛之中度过，极是难以忍受，在伤痛发作之时，最好不要运功抗拒，免得弄巧成拙。”

方兆南道：“晚辈记下了，老前辈尽管放心前去。”

那盲目道人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缓缓转过身子，向前行去，走到大殿门口之时，突然又回过身来，说道：“有一件重要之事，我忘记告诉你了。”

方兆南道：“老前辈有何教言？”

那盲目道人道：“在我离开这一段时间之中，如若有人找上门来，切记不可和他动手，无论来人如何羞辱于你，你都要忍耐下去。”

也不待方兆南回答，木杖一顿，突然飞跃而起，一闪即失。

方兆南正在大感奇怪，但那盲目道人已然走得踪影不见，心中虽然疑窦重重，却是无可奈何，只好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第五十三回 决胜负双双毙命

破落的古庙，荒凉的庭院，山风拂动着野草，不时发出轻微的沙沙之声，点缀着周围死寂。

不知过去多少时间，方兆南突然觉得双膝之处，开始剧烈的疼痛。

那盲目道人的一点不错，这一种实难忍受的痛苦，有如烧红的利剑，刺入双膝之上，当真是碎心割胆，难过无比。

他勉强忍着那伤势之疼，睁开眼来，四周打量了一阵，暗暗付道：“那老人离开之际，再三叫我不强行运气，和伤疼抗拒，恐非虚言相骇，不如试他一试。”

当下散去全身功力，使身体轻松起来，果然双膝上的疼痛，减少了甚多。

一日易过，天色匆匆入夜。

方兆南膝疼已住，进了点食用之物，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这一夜过得十分凄凉，除了那山风吹拂着的野草之外，听不见一点声息。

流光匆匆，不知不觉已过了三日时光。

果然每十二个时辰之内，双膝的伤势，就有四个时辰以上的痛苦，而发作时的痛苦，一次重过一次，当真是如刀锥心，如火灼肌。

每当伤势发作之时，他就松懈开全身功力，伤疼虽可稍减，但乃然极难忍受。

第四日天将黄昏之时，忽听一阵嗡嗡之声传了进来，十几只寸余长短的巨蜂，飞入了大殿之中。

方兆南腿疼刚过，眼看巨蜂进来，不禁大吃一惊，心中暗暗忖道：“这等巨蜂，世所罕见，必然腹藏巨毒，如若被它刺了一下，只怕不易忍受。”

心念一转，伸手抓起竹杖，目注巨蜂，一旦巨蜂近身，立时就挥杖击去。

他估计那巨蜂的数量，凭自己的手法；在未近身之前，全部击毙，并非难事。

那知事情竟然大出了他的意料之外，那十几只巨蜂，在殿内飞绕了一周之后，突然又振翅而去。

方兆南松了一口气，放下竹杖，正自庆幸、忽然心中一动，土个不祥的念头，闪电般掠过脑际，暗暗的忖道：“此地一无花草，二无蜂巢，这巨蜂不知从何而来”

付思之间，忽听嗡嗡之声大作，数十只巨蜂，重又飞入大殿中来。

这一次数量大增，超过刚才数倍之多，纵然双目双腿无伤。也难在片刻之间，把这群巨蜂尽皆击毙、

但见巨蜂连续不断飞入大殿之中，一转眼间，已不下百只之多。

方兆南暗暗叹道：“完了，想不到方兆南要伤在这小小动物毒刺之下。”

感叹之间，忽见人影一闪，一个身躯修长之人，出现在大殿门口之处。

此人装束诡异，短衫短裤，露着雪白的双臂双腿，手中提着一个两尺见方的木笼，原来那巨蜂，就从那木笼之中飞了出来。

方兆南抬头望了一眼，只觉他目光之中暴露着仇恨的火焰，不禁心头一震。

只听他嘿嘿一声冷笑，道：“你是什么人？”

方兆南忽然忆起那盲目道人离开时相嘱之言，说道：“晚辈方兆南。”

那人目光转动，打量了方兆甫一阵，道：“你双膝肿大，可是受了伤吗？”

方兆南道：“不错。”

那人脸色突然一变，道：“那牛鼻子那里去了，快说！”

木笼一抖，一群巨蜂疾飞而出。

只听一阵嗡嗡之声，那木笼中疾飞而出的巨蜂，迅快的向方兆甫停身处飞了过来。

方兆南本能的挥动了一下竹杖，但又迅快的放了下来，他在这一瞬间，突然决定放弃了击打这毒蜂的心念。

一则忆起了那老人之言，二则这巨蜂不下数百只，自己双膝肿疼，寸步难移，但凭两支竹杖之力，决难尽毙毒蜂。

只听那身躯修长之人，口中发出一种奇异的低啸之声，疾涌而至的毒蜂，突然开始在他的四周环绕而飞，贴脸掠耳，恐怖至极。

千百只巨蜂，嗡声如雷，震得耳际间嗡嗡作响。

方兆南暗暗叹息一声，闭上双目。

他自知已无能拒蜂，只有等待着让这巨蜂刺毙了。

在这生死存亡之间，他尽量想使自己震动的心情平复下来，依照觉非传授的少林正宗吐纳之术，开始运气调息起来。

佛门禅功，果然是妙用无穷，既经入定，万念俱寂，竟把绕飞在四周的巨蜂忘去，但觉真气运转，由丹田直冲而上，逼上了十二重楼。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辰，突然耳际间响起了一阵呵呵大笑之声。

睁眼望去，只见那绕身而飞的巨蜂，早已散去，所有的巨蜂，似是都已飞进那木笼之中，大殿之上，已不见一只巨蜂。

但那短衫短裤瘦长之人，却已坐在他的对面。

一支红烛，熊熊高烧，燃亮了这荒凉的大殿，不知何时，天已入夜。

那瘦长之人，收住了大笑之声，说道：“娃儿，你的胆子很大！”

方兆南自得觉梦。觉非两人传授了少林正宗的吐纳之术，虽然经常练习，总觉不出有什么进境。

但这一次，却是大异往常，但觉通体舒泰，精神充沛，伤膝之处，也似轻了不少，当下淡淡一笑，道：“老前辈过奖了！”

那瘦长之人，突然伸手在木宠之中，挖出一把蜂蜜说道：“你尝尝这蜂蜜的甜香之味如何？”

方兆南暗暗忖道：“他如存了杀我之心，那也是无法防备，这巨蜂之蜜，纵然是穿肠毒药，也得把它吃下。”

方兆南伸手接过，放人口中。

但觉一股甜香之气，沉入丹田，果是生平难得一尝的佳品，不禁连声赞道：“好香甜的蜂蜜！”

那瘦长之人微微一笑，道：“娃儿，这大殿之中，住了一个瞎眼道人，那里去了？”

方兆南一皱眉头，道：“老前辈问他作甚？”

那瘦长之人道：“我和他订有终生约会，不见不死。”

方兆南道：“老前辈尊姓啊？”

瘦长之人吃下一口蜂蜜，笑道：“老夫久已不在江湖走动，你们后生一代，难怪不知，老夫杨孤，善于饲蜂，昔年武林道上曾以蜂王相称。”

方兆南心中暗暗笑道：“称你蜂王，看来真是名副其实。”

口里却微笑说道：“原来是杨老前辈。”

蜂王杨孤点头说道：“数十年来，没有人这样称呼我了……”

脸色突然一整，接道：“你尚未回答老夫相询之言，那瞎眼老道那里去了？”

方兆南道：“他为晚辈膝伤采药去了。”

局孤道：“不知几时才能归来？”

方兆甫道：“他临行之际，告诉晚辈，多则十日，少则七日。”

杨孤道：“眼下已过了几日？”

方兆南道：“连同今日，整整五天。”

杨孤道：“那很好，老夫可以在这里等他几日。”

方兆南道：“老前辈可是他故友吗？”

杨孤道：“是友是敌，很难分得清楚，你不用多管闲事……”

一转话题道：“你今年几岁了？”

方兆南道：“晚辈二十一岁了。”

杨孤突然长叹一声，道：“老夫九十三岁了，唉！我死之后。只怕这伺养蜂之术，就此要绝传于世。”

方兆南望望那一笼巨蜂，欲言又止。

杨孤双目眨动了两下，道，“你这娃儿的胆气很够，资质亦属上乘，可惜却被那瞎老道收到门下了！”

方兆南道：“晚辈另有师承，并未列入道长门墙。”

蜂王杨孤喜道：“瞎老道有眼无珠，自是看不出你的资质来。”

方兆南道：“那位道长虽然双目失明，但他鉴人之术，却胜过有眼之人十倍。”

蜂王杨孤冷哼一声，道：“胡说！”

方兆南微微一怔，道，“晚辈那里不对了？”

蜂王杨孤满脸怒意的闭上双目，不再答理。

方兆南这一段时日中连经凶险，心知江湖高人生性怪僻，一言失错，即将招致他的忿怒，当下默然不语。

一宵过去，杨孤似是余怒未息，方兆南连叫了数声杨老前辈，他连眼皮也未睁过一下，一日之间，两人也未交谈一句。

两人就这样，对面而坐，相持了两日两夜，各行其事，未再交谈过一言。

第八日中午时分，忽听大殿外面响起了一阵波波之声，一个沙哑的声音传了进来，道：“养蜂的，你来很久了吗？”

随着那喝问之声，走进鹤衣百结，手握木杖的瞎眼老道。

杨孤一跃而起，道：“好啊！我还道今生找不到你了，想不到仍然被我找寻到。”

那瞎眼老道手中竹杖一顿，啪的一声，大殿上一块方砖，应手而碎。

杨孤一拍手中木笼，高声说道：“我费了整整一十五年的工夫，试用三十六种毒蜂，交配成了一种绝毒的奇蜂，虽是天下所有的各形各类毒蜂中最毒的一种，但它酿制的蜂蜜，却是世间最为香甜之蜜。”

那瞎眼老道冷笑一声，道：“你那蜂蜜纵然香甜，和我瞎子何干……”

蜂王杨孤笑道：“怎么，你不相信？”

盲目道人道：“怎么样？”

蜂王杨孤道：“哼！你拿一块去尝尝，看看世间是否还有此等美味？”

果然从那木笼之中，取出一块蜂蜜来，递了过去。

那盲目道人也不客气，接在手中一口气吃了下去。

方兆南看两人年纪老迈，都已是古稀之年，但举动言词，犹带童心，不禁看的微微一笑。

蜂王杨孤一直看着那盲目道人把一块蜂蜜吃完，然后冷冷问道：“怎么样？”

盲目道人哈哈一笑，道：“味道虽好，可惜你已经吃不了多久了！”

蜂王杨孤怒道：“为什么？”

盲目道人道：“因为再过一阵工夫，你就要死了。”

蜂王杨孤怒道：“瞎眼的者杂毛，口气倒是很大，先试试我这毒蜂的滋味如何？”

盲目道人道：“慢来，慢来，我有话要说！”

蜂王杨孤道：“什么事，快些说呀！我已找了你好数十年，此刻已忍耐不下去了！”

盲目道人冷冷说道：“等我替那娃儿疗好了膝伤之后，咱们再好好的打上一架不迟。”

蜂王杨孤道：“好吧！我等你半个时辰，过了半个时辰之后，不论你是否疗好他的伤势，我就要放出毒蜂了！”

那盲目道人不再争论，大步的向方兆南走了过去，显然，他似在尽量争取时间，替方兆南疗治伤势。

方兆南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前辈辛苦了，可曾采到药物了？”

盲目道人道：“你的运气很好，药物已经采到，目下时间已不多，快些移过双膝，先为你疗好伤势再说。”

说完蹲了下来，伸出双手，按在方兆南双膝之上，推拿了一阵，然后从怀中取出一束青草，说道：“本该把这一丛草药，煎成药水服下，可惜时间上来不及了，你只好把这丛青草吃下去吧！”

方兆南略一犹豫，伸手接过青草，仔细望去，只见三四种不同的草色，混在一起，当下举着青草，放入口中吃了起来。

那盲目道人又从怀中摸出一丛草来，双手一阵互搓，把那青草揉成一片，敷在方兆南的双膝伤势之上。

盲目道人说道：“内服外敷的两味主药，竟已找齐，你的伤势四日内当可开始消肿，五日红肿尽退，七日可以行动，十日复原。

方兆南只见那人口青草，又苦又酸，难吃至极，但想到自己肩上的重任，这双腿伤势关系着自己武功成败至大，强咬牙关，硬把一丛青草吃了下去。

盲目道人重重的咳了一声，道：“那内服主药，味道既酸又苦，甚是难吃……”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晚辈已经吃完了。”

盲目道人道，“吃完了那很好，很好……”

一连说了数句很好，突然住口不言。

方兆南聪明绝伦，听他连说很好，心知他有话难以出口，当下说道：“老前辈可有什么话要说？”

盲目道人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夫生平之中，从未求人相助过，今日不得不求人一次了。”

方兆南道：“老前辈尽管吩咐，晚辈力能所及，无不全力以赴。”

盲目道人道：“再过一刻工夫，我就要和那玩蜂的老儿，在这荒庙之中，展开一场生死之搏，那老儿武功高强，不在我之下，这一战胜败甚难预料。

我已年登古稀，死而无憾，但尚有一桩心愿未了，使我死难瞑目。”

方兆南道：“老前辈只管吩咐，只要晚辈不死，定当为老前辈完成心愿。”

那盲目道人缓缓从怀中摸出一柄尺许身短的玉匣，和半截银光灿烂的断梭说道：“这桩心愿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唉！只不知要到那年那月才能完成而已。”

方兆南目光一掠他手中断梭，心头忽然一动，想起那满身伤疼的陈姓老人，临死之际，谆谆告诫陈玄霜，要她每届中秋，到泰山绝顶黑龙潭畔，凭半截断梭取回一柄宝剑……”

只听那盲目道人说道，“老夫也是受人之托，在每年的仲秋之夜，要赶往黑龙潭畔等一个人，凭他手中一半断梭，和我这半截断梭，合合后取这玉匣。

不论那人是谁，也不要管他是男是女，来自何处，只要能合上这半截断梭，就把这玉匣交付于他，老夫已等了数十年了，始终不见那取剑之人。

如今我生死难卜，纵然是不死，也必将落个重伤残废，这玉匣。断梭移交给你，代我保管了……”

他微微一顿，又道：“不过，你每届于中秋之夜，必须要赶往黑龙潭，待天色过午，仍不见有人携带那一半断梭而来，你就可以离开那地方了。”

方兆南本想告诉他心中所知，但生恐言有不慎，反而招致甚多麻烦，索性忍了下去，伸手接过断梭玉匣。

那盲目道人突然施展“传音入密”之术，说道：“老夫也不会白白让你为我暂时保管断梭玉匣，现在把我两招掌法传你，虽然两招，却是我生平绝学。

可惜的是那玩蜂的老儿在一侧监视，我无法一招一式的传授于你，只好把两招的口诀传与你，至于你能否领悟，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方兆南道：“老前辈……”

那盲目道人接道：“此刻寸阴如金，不用多耗时光了……”

也不管方兆甫是否已用心听，立时用“传音入密”之法，讲解起那两招口诀来。

方兆南只好凝神静听，字字默记。

盲目道人说完口诀，突然挺身而出，一抡手中木杖，道：“玩蜂的老儿，咱们比划去吧！”

双足微一用力，人已穿出大殿。

他双目虽盲，但身法迅快。灵活，落足之处，正好是那殿外庭院的中心之区。

蜂王杨孤哈哈一阵大笑，道：“好啊！咱们几十年不见了，你这瞎老儿倒不失昔年的豪壮之气。”

盲目道人冷冷答道：“姓杨的，咱们未动手之前，我有一事相求。”

杨孤提起木笼，追踪而出，口中应道：“你说吧！”

那盲目道人道：“这娃儿和我素不相识，只是求医双腿而来，咱们结下的仇恨，最好是不要牵扯到别人身上。”

蜂王杨孤冷笑一声，道：“只要他不出手打扰，我就答应你，如若他妄自出手，横加干扰，那可是自寻死路，和我无干！”

盲目道人道：“这话倒也公平……”

忽提高了声音，对方兆南道：“小娃儿用心听着，我已为你采集了足够你疗好伤势的药物，只要你按我教的法子服用自是可在预期之内，完全复原。”

我和这玩蜂的杨老儿，结仇极深，他处心积虑，下了数十年的工夫，配养了巨大奇毒之蜂，目的就是要找我清结一笔旧恨，因此，不论我们动手时谁胜谁败，都不许你出手相助。”

方兆南怔了一怔，默不作声。

那盲目道人大声喝道：“你必须得答应老夫之言，我才能放得下心。”

蜂王杨孤忽然转头，双目暴射出两道凶光，凝注在方兆南的脸上，道：“你如一定想帮助他，那就此刻加入，如待我伤了他之后，你再出手相救，那时，无疑以卵和巨石相撞。”

方兆南道：“那道长对我疗伤有恩，受人点滴，当涌泉以报，依据武林间的规矩，在下是不能袖手旁观……”

盲目道人大怒道：“那个要你报答我了，哼！不识时务！”

方兆南不理睬那盲目道人之言，接道：“但两位老前辈却是要清结昔年积下的一笔旧恨。往事前尘，晚辈既不知两位老前辈的结怨经过，更无法妄论谁是谁非，因此，一时倒无法决定，是否该出手相助。”

蜂王杨孤怒声喝道：“好小子，口气倒是不小！”

方兆南长叹一声，接道：“最好两位老前辈能够放弃昔日一段恩怨，免得让晚辈又目睹一次上代武林前辈们又一次残忍的仇杀。”

他这两句话，似是发生了巨大的力量，两人的脸上，同时泛现出黯然之色。

蜂王杨孤两目中暴射出的凶光，也缓缓收敛起来。

那盲目道长，却缓缓垂下了头。

方兆南道：“两位老前辈既然已是古稀之年，想必知道南北二怪了……”

蜂王杨孤突然抬起头来，双眉耸动，目中神光闪闪的厉声喝道：“住口！老夫积存于胸中数十年的怨恨之气，岂可被你一阵花言巧语掩过……”

他仰脸望天，自言自语的接道：“我这数十年的工夫，岂能白费了吗？”

那盲目道人突然从怀中摸出一个一尺多长，金光灿灿，形如竹节之物，冷冷说道：“姓杨的，我虽然瞎了两眼，但也未必就会败在你的手中。

你既然不愿罢手，那就早些动手，分个生死出来，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蜂王杨孤一阵哈哈大笑，道：“这话不错！”

一拍木笼，登时有数十只巨蜂飞了过去。

这巨蜂看似笨大，但飞行起来，却是迅快。灵敏，大胜常蜂，双翼展动之间，已到那盲目道人身前。

只听那盲目道人大喝一声，手中木杖急抡而出，一股劲风，扫了过去。

那一线飞去的巨蜂，被那木杖劲风一逼，立时散成一片，上下左右，分向那盲目道人冲去。

蜂王杨孤纵声长笑，道：“瞎老道，只怕你今日连我这宠毒蜂之威，也是难以逃过了！”

那盲目道人冷笑一声，手中那形如竹节的金筒突然一抡，一道火光，由那金筒中喷射出来，火焰爆出数尺方圆大小，十余只毒蜂，尽被烈焰烧死。

蜂王杨孤看得呆了一呆，道：“好啊！你倒是早已有备了！”

方兆南正在替那盲目老道担心，凭藉手中那根木杖金筒，绝然无法挡住蜂王杨孤手中那笼巨大毒蜂的围袭，却不料他手中金筒，竟然能喷出火来。

而且火焰暴烈，远喷及丈，心中暗暗笑道：“想不到这位盲目道长，竟然是一位极工心计之人，竟能防患未然，早已准备，看来那金筒中蕴藏的烈火，倒是这巨蜂的克星了……”

只听那盲目道人高声说道：“你费了数十年工夫，集天下群蜂配养巨型毒蜂，在下岂能后入，自然该想出个对付你那巨毒之蜂的法子了！”

蜂王杨孤似是对那辛辛苦苦配养出来的巨蜂大力爱惜，眼看巨蜂攻袭无效，竟是不肯再让它们白白送死。

他放下木笼，怒声喝道：“看看你那喷火金筒能否伤得老夫？”

大喝一声，冲了上去。

那盲目道人迅快的把金筒藏入怀中，说道：“老夫虽然双目尽盲，但还不愿凭藉喷火金筒伤人……”

木杖横抡，扫了过去。

蜂王杨孤动作奇快，纵身欺攻之时，双手已然从怀中摸出了一对钢环，只听一阵叮叮咚咚，左手之三钢环疾向木杖上击去，右手钢环却疾向前胸点去。

盲目道人虽难见物，但他举动，却似和有眼之人一般灵活，疾如飘风的向后闪退三步，手腕一振，木杖当胸点去。

蜂王杨孤大喝一声，双环施展开快速的攻势，但闻环声叮咯，白光闪飞，一招接一招的尽都是疾攻招术。

那盲目道人却是严持守势，木杖配合着闪避的身法，封架还击，从容不忙。

方兆南看两人攻拒之间，招术神妙，不自禁的全神贯注，忘去了膝间伤疼。

但见两人身形愈转愈快；手中兵刃的变化更奇诡，百合之后，人影顿沓，但闻杖声呼呼，钢环叮咯，周围一丈之内，断草沙上，滚滚飞扬，已无法看清两人的身影。

这是一场武林罕见的激烈之战，双方攻守力拼，各擅神妙。

方兆南正自看得入神，忽觉双腿伤处，一阵剧疼攻心，知道又至伤势发作时辰，赶忙放松肌肉，闭上双目，尽量使心情平静下来。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膝间痛苦大减。

耳际间已不闻钢环叮咯和木杖的啸风之声，不禁心中一动，暗道：“难道这两位老人已经拼出个生死了吗？”

想到一人横尸庭院的惨境，忽然觉得眼皮十分沉重，竟难睁开瞧瞧。

凝神听去，环绕耳际的是一种不绝如缕的嗡嗡之声。

那是蜂王杨孤带来的一笼巨蜂，巨蜂大都无恙，但不知它们的主人生死如何？

方兆南忍了又忍，仍是难按下好奇之心，缓缓启目望去。

眼前的景象，并非他想象的一般，那盲目道人和蜂王杨孤，都仍然完好无恙，两人仍然正作着舍死忘生的恶斗。

只是两人此刻已由招术兵刃的相搏，转变成各以内功相拼了。

只见两人各自凝神而立，那盲目道人举起木杖，手横胸前，侧耳静听，蜂王杨孤却瞪着一双眼睛，凝注着那盲目道人，静站不动，但双方头顶上都滚着汗水。

方兆南心知双方都已运集了全身功力，一发之势，定然如排山倒海一般，怵目惊心。

看两人头上滚落的汗水，想来两人早已拼过数招，但仍是是个不胜不败之局。

只听蜂王杨孤沉声喝道：“瞎老道，想不到这几十年来，你的武功精进了很多啊！”

盲目道人道：“好说，好说，杨兄的武功，也是越来越高强了！”

蜂王杨孤道：“兄弟这几十年中，除了配养这毒蜂之外，无时无刻不在精研武功，那知仍是无法胜你这个双目全盲之人。”

盲目道人道：“哼！这几十年来，兄弟也没有闲着啊！”

蜂王杨孤道：“看来咱们今日这一战，又是难以分出高下了！”

盲目道人微微一笑，道：“大概是两败俱伤之局……”

余音未绝，杨孤突然一抖手中钢环，扫了过去。

那盲目老人心忖甚深，似是早已料到蜂王杨孤会突然偷袭，说话之中，仍是暗中戒备，杨孤钢环一动，他已惊觉，一吸小腹，陡然后退了三步，木杖疾向环上扫去。

蜂王杨孤好不容易抢得一着先机，那如何肯甘心再让那盲目道人扳回，手腕一沉，钢环脱手飞出，击向那盲目道人丹田穴。

那盲目道人万没料到蜂王杨孤竟然会把兵刃当作暗器，打了出去，只觉小腹丹田要穴一疼，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两步。

蜂王杨孤一侧身子，借机向前冲去，斜里一掌拍了出去。

那盲目道人“丹田”要穴被伤，神志已经有些不清了，那里还能躲避开蜂王杨孤这迅快的一击，只听砰然一声，掌势正击在肩头之上。

方兆南暗暗急到：“糟糕！他武功再强，也难挡得那蜂王杨孤这一环一拳……”

果然，那盲目道人身子摇了两摇，一跤摔倒地上。

但闻蜂王杨孤纵声大笑，道：“哈哈！瞎老道，你昔日威风何在？我杨某人心头积存数十年的怨恨，今日总算得到了补偿。今生之耻已雪，虽死何憾！”

方兆南高声喝道：“住手！暗施鬼谋算计一个双目尽盲之人，算得了什么英雄人物！”

蜂王杨孤已经转过身来，准备取过木笼，放出巨蜂，活活把那盲目老人螫死，听方兆南一声喝叫，陡然停下了脚步，回头喝道：“好小子，你骂那个？”

方兆南冷冷说道：“你暗算一个双目尽盲之人，岂是大丈夫的行径？”

蜂王杨孤冷冷说道：“老夫和他仇深如海，那里还顾得什么暗算不暗算？哼！识时务的少管闲事，或可留下命在，再要多口

忽见方兆南脸色大变。

原来那盲目道人借蜂王杨孤和方兆南谈话之机，悄然爬起，拼耗最后一口真气，摸过木杖，潜运内力，无声无息的扫出一杖。

木杖击中蜂王杨孤之后，木杖上的力道才陡然发了出来。

蜂王杨孤惊觉之时，木杖已然击在胯上，砰然轻震声中，胯骨应声而断，整个的身躯也被那木杖蓄蕴内力，弹震的飞了起来，摔倒在七八尺外。

那盲目道人一杖击中蜂王杨孤，纵声大笑，道：“杨老儿，瞎道爷一生中从不吃亏，你把兵刃作暗器，脱手飞出，打了我一环，我还一杖，咱们彼此间，谁也不……”

语声陡然中断，身子摇了两摇，木杖脱手落地，一跤坐在地上。

方兆南眼看两个武林中绝代高手，力拼数百招后，仍是半斤八两，只道这场杀劫可以免去，却不料两人却都伤在彼此的暗算之中。

只见蜂王杨孤，拼尽了余力，挣动着向那木笼爬去，显然他要藉仗那巨蜂之力，来对付那身受重创的盲目道人。

方兆南忽觉一股悲痛之气，由心底直泛上来，不自禁滴下来两点热泪，暗暗叹道：“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上亡，这两句通俗之言，不知用了多少人生死的堆积，体验出来！”

他缓缓捡起身侧竹杖，架在两肋之间，跃出室外，飞落到蜂王杨孤的身前，低声问道：“老前辈伤得很重吗？”

杨孤只道他有意加害，停了挣扎爬动之势，冷冷说道：“你可是想伤害老夫吗？”

他内腑之中，已被那盲目道人一杖震伤，全凭数十年精修内力，保留一口真气，支持着他开那木笼，放出毒蜂的愿望。

眼下见方兆南飞跃而来，心知愿望难偿，提聚的一口真气，登时散去，张嘴喷出了两口鲜血来。

方兆南轻轻一叹，缓缓坐了下去，说道：“老前辈不要误会，在下并无加害之心，唉！”

两位都已是年登古稀之人，身历了半生恩怨，这等年纪了为什么还看不开呢？”

蜂王杨孤轻轻的咳了一声，又吐出两口鲜血，说道：“可惜你说得太晚了！”

方兆南看他吐出的鲜血之中带着一块块的内脏，暗里叹息二声道：“他内脏已被震碎，看来是难以再活了……”

忖思之间，突听那盲目道人说道：“杨老儿，你报了仇啦！我内腑被你震裂，丹田要穴亦受重伤，决难再活过一个时辰了！”

蜂王杨孤重重的喘息几声，说道：“你那一杖震得我心脏碎裂，只怕我连一个时辰也活不过啦！”

方兆南长长叹息一声。道：“两位老前辈现在后悔了吗？”

蜂王杨孤一双失去神采的双目，突然暴射出动人的神光，冷冷说道：“老夫生平从来没有做过后悔之事！”

那盲目道人突然站了起来，摇摇摆摆的走了过去，相距蜂王杨孤还有四五尺远时，一跤摔在地上，接道：“我却后悔，唉！我已经不能活了，还要打你一杖，落得这等两败俱伤的惨局。”

蜂王杨孤道：“可是你终于忍不住又出手了！”

蜂王杨孤重重喘息一声，又吐了一大口鲜血，接道：“瞎老道，你还有

什么要说，快些说吧！我已经快要不能听了！”

只听那盲目道人道：“我不能再说些什么话给你听了，我要留些力气，把我一点武功，传给那姓方的少年。”

蜂王杨孤道：“对！咱们人死了，总该留一点武功在人间才对，不过，让我先来吧！我伤势较重，自然是要比你死得早了。”

那盲目道人道：“好吧！”

暗中提聚了一口真气，控制着最后一点元气，不让它散去。

蜂王杨孤抬起头来，望了方兆南一眼，道：“孩子，快过来！”

方兆南双手用力一撑，飞跃过去，说道：“老前辈有什么吩咐？”

蜂王杨孤道：“现在，我已是将要断气之人，不一定在那一句话中，就要死去，因此，你不能说话，你要仔细的听我的话，你多听一句，老夫的武功就可能在世上多流传一招。”

方兆南看他吐了一地鲜血，那里还忍拂他之意，急急说道：“晚辈洗耳恭听。”

蜂王杨孤道：“我首先传你使唤这巨蜂之法，并把这世上绝无仅有的一笼巨蜂送你。”

方兆南道：“这个，晚辈如何敢……”

蜂王杨孤道：“你不许打岔……”

接着传授御蜂之术，取蜜之法，以及养蜂之窍，单攻。群攻，保命护身的口诀、方法。

他已是面临死亡之人，随时有气绝的可能，方兆南不愿再让他临死之前，多点遗憾，尽可能的记下相传的口诀。

蜂王杨孤说完那御蜂的秘诀之后，还未来得及传授他的武功，突觉眼前一黑，一腔热血，尽皆浮动，闭目死去。

方兆南长长叹息一声，抱拳拜道：“老前辈安息吧！这巨蜂是你独门特征，晚辈当尽我所能的为你奉养……”

只听那久未说话的盲目道人，说道：“怎么那蜂王杨孤死了吗？”

方兆南道：“死了。”

盲目道人道：“那你快过来吧！我还有一招武功传你。”

方兆南急急跃飞过去，落在那道人身侧，道：“老前辈还有什么紧要之事，需人代办吗？先行告诉晚辈，然后再传那武功不迟。”

盲目道人道：“我要办的事大多了，还有我这精博的医道就该一一传给你，可是都已来不及了……”

方兆南略一沉吟，道：“老前辈当真就没有收过一个弟子吗？”

盲目道人道：“收虽收过一个，但他心地太坏，已被我逐出门墙了。”

方兆南啊了一声，忽然想起车上那偷入车内的少年人来……

只听盲目道人接道：“我不是传你两招掌势吗？”

方兆南道：“不错啊！”

盲目道人道：“我藏私，留下一招没有传你，这三招本是一气呵成之学，循环变化，威力无穷，我留下一招后，使这一式整个的绝学，漏缺了一个环节，现在我要把这一招传你……”

立时讲述口诀，而且不计重伤之躯，拼尽最后力气，不停的用手比划。

方兆南一面默记口诀，一面举掌练习。

他习练了几遍之后，果然体会到奥妙之处，不自觉心神专注。

当他停息下来，回头看时，那盲目道人早已僵挺而卧，气绝而死。

方兆南眼看着两个武林前辈高手，动手相搏，互受重伤而死，不禁黯然落泪，把两具尸体，移置到庭院一角，掘了一个土坑，把两具尸体，并放在一起。

方兆南合掌祈祷，道：“两位老前辈生前为敌，死后并葬一起，敬祝两位老前辈阴灵能够化敌为友。”

缓缓填上黄土，回头望着那一笼巨蜂发呆。

一怀黄土，掩埋了两个武功绝强的高手，荒凉的古刹，平添一座新坟，更增了几分阴森荒凉。

方兆南呆呆的坐在荒草地上，凝目沉思，想到近年来身历目睹的凄惨之事，不禁黯然魂断。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光，突听一声重重的咳嗽，传了过来。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全身白衣的老人，站在四五尺外，目光迟滞，骨瘦如柴，呆呆的站着不动，生似死过之人，被人从棺材中拖了出来的一具僵尸。

方兆南心头一惊，神智忽然清醒，拱手说道：“老前辈。”

那白衣老人目光缓缓移到那一笼巨蜂之上，问道：“吴瞎子那里去了？”

方兆南道：“你问的是那位道长吗？”

白衣老人道：“不错，我要找那瞎眼老道，替我疗治伤势。”

方兆南道：“老前辈来晚了一步了！”

白衣老人道：“他可是出去了吗？”

方兆南道：“他永远不会再回来啦……”

回头望着那突起的新坟，接道：“他死了，那座新坟中，就埋葬着他的尸体。”

那白衣老人忽然长长叹息一声，道：“怎么死的？可是被人杀了？”

方兆南道：“不错，他死在蜂王杨孤的手中！”

白衣老人道：“杨孤呢？”

方兆南道：“死了，两人动手相搏，互击重伤，一齐死去。”

白衣老人神情忽然一变，道：“当真吗？”

方兆南道：“老前辈如若不信，何妨扒开那新坟瞧瞧？”

白衣老人道：“完了，完了！”

缓缓转过身去，摇摇摆摆的向前行去。

方兆南望着逐渐消失的背影，暗自付道：“他的伤势不轻，看来混迹在江湖上的人，不论何等高强的武功，都无法逃过凶惨的死亡。”

除那白衣老人外，荒庙再无到过来访的客人。

方兆南一面遵守那瞎眼道人嘱咐之法服药疗伤，一面打坐调息，和演练御蜂之术，那一笼巨蜂，似较常蜂灵巧甚多。

方兆南依法施为，三日之后，已能得心应手，也逐渐消失对那巨蜂的畏惧之心。

十日时光，转瞬即过，方兆南膝伤也逐渐痊愈，预备食用的干粮，虽早食完，但他已可采那蜂蜜充饥，是以毫无饥饿之苦。

又过数日，那盲目道人留给他的药物服完，膝伤也刚好全复，半月时光的宁静生活，竟使他动了息隐林泉之心。

但转念又想陈玄霜和周慧瑛陷身危境，急待相救，恩师大仇未报，只好重振雄心，提了木笼，离开了荒庙，赶往少林寺去。

方兆南自遇得鬼仙万天成后，才知自己这段时光中的连番奇遇，武功仍是微不足道，决心赶往嵩山，以求绝学。

且说梅绛雪茫茫然的行了一阵，到了一座尼庵面前，忽觉腹中有些饥饿，信步走了进去。

这是一座很小的尼庵，但却打扫得纤尘不染，大殿上高烧着两支火烛，一个身着灰袍的尼姑，正在诵读经文。

梅绛雪缓步走了进去，低声叫道，“师父。我腹中饥饿，想讨一顿斋饭食用。”

那尼姑缓缓转过脸来，打量了梅绛雪一阵，道：“姑娘从哪里来？”

梅绛雪微微一笑，道：“我来自血池。”

她一向冷若冰霜，甚少有过笑容，启齿一笑，如花盛开。

那尼姑看得呆了一呆，才道，“血池！好一个凶恶的名字……”微微一顿，又道：“姑娘要到那里去呢？”

梅绛雪摇摇头，道：“这我就知道了。唉！总该是有地方吧！天下这样辽阔，难道当真就没有我存身之处吗？”

那尼姑缓缓站了起来，道：“姑娘想是饿晕了！”站起身来，向外行去。

梅绛雪随在那尼姑身后，走入一座厢房，只见一张木桌之上，放着现成饭菜，当下说道：“不敢有劳师父动手。”取过筷子，自行吃了起来。

那尼姑看了片刻，悄然退了出去。

梅绛雪一口气吃了两大碗，才放下碗筷，倚在壁上，睡了过去。

她连番经历恶战，真气消耗甚多，再加上心中的忧苦，不觉睡熟。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忽觉身躯被人摇了几下，睁开眼一看，只见一个满脸皱纹堆垒的老尼，站在身前，慈爱的说道：“老尼已为姑娘扫好卧榻，请到床上睡吧！”

梅绛雪怔了一怔，道：“打扰师父了。”

她站了起来随在那老尼身后行去。

夜深人静，一月如钩，那老尼迈动着苍老脚步，缓慢的穿过了一座幽静的庭院，到了一座紧闭双门的厢房前面。

那老尼缓缓伸出手去，推开两扇木门，回头对梅绛雪说道：“姑娘，这是你的住处了。”

跨进门去，摸起火镰火石，敲燃纸卷，燃起一支红烛。

烛光熊熊，照的满室通明，梅绛雪借着高烧的烛光望去，只见白壁黄榻，连那张木案上也铺了黄色桌布，全室中只有黄，白两色。

那老尼指指本榻说道：“被褥都已备齐，你揭开那黄色的床单，就可安睡了。”

她的声音中充满着柔和慈爱，殷殷深情，如接待遥远归来的女儿。

梅绛雪忽然由心底泛升起一缕温暖的感觉，长长叹息一声，道：“老师父也该安歇了。”

那老尼皱纹堆垒的脸上，泛现出一丝笑容，道：“你也睡吧！”缓步退出，慢步而去。

梅绛雪关上房门，和衣倒卧在榻上，但却毫无睡意，心中思绪如潮，纷至沓来。

她想到了方兆南。陈玄霜。以及葛讳，葛煌……冥岳学艺，血池历险的诸般经过，一幕幕的展现在脑际……

她长长叹息一声，自言自语的说道：“我经历了无数的风险，无数的恶斗，但我得到什么？倒不如学那老已，削发拜佛，倒还可落个心神宁静……”

忽听一个男人的声音，接道：“姑娘身怀绝技，今世武林人物，有几人能是姑娘之敌……”

梅绛雪怒声接道：“什么人？”

窗外应声答道：“我！”

吱的一声，木窗大开，一个全身劲装的少年，一跃而入。

梅绛雪目光一转，冷峻的扫掠来人一眼，道：“这乃清静佛门之地，你来作甚？”

原来这劲装少年，竟然是穷追梅绛雪的葛伟。

葛伟怔了一怔，道：“我们兄弟，学得了甚多武功，但因才智所限，不解之处甚多，想请姑娘指点。”

他换穿新装之后，容光焕发，剑眉星目，看去甚是英俊。

梅绛雪冷冷的说道：“我已看破世间的险恶，红尘的烦恼，要化身方外，托佑佛门不再涉足江湖了，从此刻起，你们兄弟不许再苦苦纠缠于我，不听我良言忠告，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出手伤人了！”

葛伟先是一怔，继而哈哈大笑，道：“在下之见，姑娘决然出不了家。”

葛伟轻轻咳了一声，接道：“罗玄托付姑娘之事，想来定然是极为困难之事，姑娘尚未办妥，如何能削发为尼，跳出红尘？”

梅绛雪沉吟不语，显然，葛伟之言，触动了她的心事。

只听葛伟继续说道：“还有一件事，也使姑娘无法留居于空门之中。”

梅绛雪道：“还有什么事？”

葛伟道：“姑娘如果削发为尼，不知对那方兆南如何交代？”

梅绛雪怔了一怔，道：“我们只有夫妻之名，他如何能够管得到我……”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可是罗玄遗言嘱我之事，我已经答应了，事非要替他办到不可，唉！如著能有人替我办理他遗嘱之事，我就可以常留佛门，永伴青灯，过半生宁静的岁月了……”

目光凝注在葛伟脸上沉吟了良久，又道：“不知你们兄弟两人，可否答应我一件事情？”

葛伟道：“姑娘但有差遣，我等万死不辞。”

梅绛雪道：“我要你们两兄弟代我去完成那罗玄的遗志。”

葛伟道：“可惜我们兄弟武功难以胜任。”

梅绛雪道：“我把罗玄传我的武功，转授你们兄弟就是！”

葛伟喜道：“姑娘果肯如此，我们兄弟自当全力以赴。”

梅绛雪道：“这尼庵甚是清静，我决定暂时留居此地，白天要礼佛念经，忏悔我已往的罪孽，晚间找一个清静的所在，传授你们兄弟的武功。”

葛讳道：“就此一言为定，我立刻在这附近勘查一处清静之地，明夜再来相请姑娘。”

梅绛雪道：“不过，还有一件事，我得先予说明。”

葛伟道：“莫说一件事，就是十件百件，我们兄弟也无不答应。”

转身向外行去。

梅绛雪道：“站住！这件事重大异常，非得先说明白不可！”

葛伟只好停下了脚步，道：“什么事？姑娘请说。”

梅绛雪道：“你们学会了武功，执行过罗玄的遗言之后，要自行断去一臂。”

葛伟呆了一呆，道：“为什么？”

梅绛雪道：“世间的坏人大多了，武林中历年来的大好巨恶，大都是身负绝世武功之人，我传了你们世无匹敌的武功，如不断去一臂，日后江湖上再无能够抗拒你们之人，你们两兄弟一旦行起恶来，岂不重蹈罗玄覆辙，又多了两位冥岳岳主出来？”

葛伟脸色一整，坚决的说道：“在下先行答应姑娘，世上本无十全十美之事，断去一臂算得什么？但我那哥哥，我却是不便作主，待我和他商量之后，明夜再来答复姑娘如何？”

梅绛雪道：“他如答应，你们明夜二更到此相会，如若不肯答应，那就不用再来了！”

葛伟道：“在下就此别过，如我那哥哥不肯答应，明夜在下一人前来就是。”

也不待梅绛雪答话，转身一跃，飞出室外不见。

次日清晨，梅绛雪一早起来，未及梳洗直向大殿行去。

只见大殿中烛火高烧，那老尼和另一个年纪较轻的尼姑已开始燃香拜佛，准备早课。

梅绛雪随在两人身后，拜过佛像，端坐在神案蒲团之上。

二尼拜过佛像之后，开始诵读经文。

一时间梵音飘扬，绕绕耳际。

那老尼随手在神案上取过一本经书，递了过来，低声说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梅绛雪接过经书展开一瞧，正是两人诵读的经文，当下随着两尼，朗朗高诵起来。

做完早课，天色已经大亮，那老尼收了经书，低声对梅绛雪道：“佛门广大，慈航普度，你如觉得这尼庵尚可暂作栖身之地，尽管留居下来。”

梅绛雪轻轻叹息一声，道：“弟子内心之中，实在羡慕两位师父的宁静生活，不过弟子满身罪孽，结仇无数，常留此地，只怕要为两位招来灾祸！”

那老尼微微一笑，道：“佛门广大，无所不容，但慈航不度无缘之人，来亦是去，去亦是来，留此与否，悉听尊便。”

说完缓缓向殿外走去。

梅绛雪轻轻叹息一声，步出大殿。

她内心充满着矛盾，既觉佛门清静，托佑于此，可忘去无数烦恼，但又觉此身积孽无数，难登慈航之舟。

一时之间，竟然是犹豫难决。

一日匆匆，天又入夜，二更时分，葛伟，葛煌联袂而来。

葛伟恭恭敬敬的对着梅绛雪抱拳一礼，道：“我兄弟心念父仇，拼受日后自断一臂之苦，也要追随姑娘学习武功。”

葛煌接道：“在这尼庵之后，十里之处，有一座广大的森林，林中有一片水塘，大约有亩许大小，那地方人迹罕至，倒是一处极好的习武所在。”

梅绛雪道：“你们带我去瞧瞧吧！”

站起身来，向外行去。

这三人都有着绝佳的轻功，十里行程，转眼即届。

月光下，果见一片广大的森林。

梅绛雪四顾了一阵，心中暗暗奇道：“此地四周不见山势，在这一片平原之中，竟有着这样一片森林，也算是奇怪之事。”

只听葛煌低声说道：“在下带路。”

身子一侧，钻入那茂密的林木之中。

梅绛雪随在两人身后，在那茂密的树林中，行约半个更次之久，忽见眼前一亮，一钩银月，荡漾于水波之中。

果然，在这片茂密的林木之中，竟然有着一片亩许大小的水塘。

在水塘的四周，有一片空阔的草地，实是一处习练武功的好地方。

梅绛雪打量了四周一眼，点头说道：“这地方很隐密！”

葛伟道：“我们兄弟，想在这水塘之畔，为姑娘搭上一座茅屋，也好免姑娘奔走之苦。”

梅绛雪沉吟一阵，道：“好吧！不过两幢茅屋，要各据水塘一边，一幢作为你们兄弟安居之处，除了传授武功时之外，不得我的召唤，不许进入我住房五丈之内。”

葛煌道：“姑娘传授我们武功，有如师长之尊，一切但凭吩咐，我等无不遵从。”

三日之后，梅绛雪果然迁入了这隐密的森林之中，葛氏兄弟在她那一座简陋的茅屋之中、布置的甚是华丽，应用之物，无一不全。

梅绛雪仍然是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情，除了传授两人的武功之外，从不假以词色，每隔上几日，她必要到那尼庵中相伴两个老尼，作上一次佛课，诵读经文。

就在梅绛雪传葛氏兄弟武功之时，方兆南也正在觉梦、觉非两位高僧的细心传授下，苦练少林上乘武功。

第五十四 回拜高僧再修绝功

原来，方兆南至！了嵩山之后，并未再惊动少林寺中僧人，满山行走，费了大半天的工夫，找到了那日跌下悬崖的地方。

他并采集了甚多山藤，衔接起来，一端拴在一株松树之上，提着木笼，攀藤而下。

他此时的武功，较跌入悬崖之日，又有甚多进境，借这垂藤之力，自然是轻而易举的落入谷中。

谷中的景物依旧，方兆南一辨别方向，沿着山壁行去。

行约两三丈远，果然有一座敞开的石洞。

方兆南提聚真气，沉声问道：“弟子方兆南，求见两位老前辈。”

只听那洞中传出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应道：“你来的很好，进来吧！”

方兆南把手中木笼放在洞外，整了整衣衫，缓步向前行去。

深入约十丈左右，形势突然开阔。

只见鬓发如雪，长垂数尺的觉梦大师，盘膝闭目而坐，秃顶无发，颧

下长垂黑髯的觉非大师，却是斜斜的倚在破壁之上，一副萎靡不振之态。

方兆南急急拜伏地上，道：“两位老前辈别来无恙。”

觉梦缓缓睁开双目，道：“唉！你再晚来数日，只怕就难见到我觉非师弟了。”

方兆南吃了一惊，道：“怎么？……”

觉非突然一挺而起，道：“我被那丫头剑伤肺腑要害，已难久于人世了。”

方兆南道：“老前辈能度过这样长久的时日，险期早过，难道伤势还会恶化不成？”

觉非道：“我凭藉深厚的内功，和那伤势相抗，但却无法使断脉重续，伤肺重合，孩子，快把我们少林寺中的情景，告诉我，唉！要不然老僧死难瞑目。”

方兆南看他说话情景，甚为吃力，心知生死只是旦夕间，不禁一阵黯然，当下把生放南北二怪，和冥岳岳主决战之事，极详尽的说了一遍。

觉非大师长长吁一口气，道：“少林一派数百年的威名，竟然伤于一旦，老衲还有何颜面对历代祖师的英灵……”

只觉一阵热血沸腾，创口迸裂，鲜血急喷而出……

方兆南急急站起，撕了一片衣服，去包扎觉非的伤势。

觉梦缓出右手，抓住了觉非左腕，说道：“师弟镇静一些

觉非重重的咳了一声，说道，“师兄请答应我一桩事，小弟才能死的瞑目。”

觉梦白眉耸动，全身微微颤抖，显然，他内心也有着无比的激动，但他的声音，仍然是异常平静，慈和的说道：“什么事？”

觉非道：“我要师兄答应我，把你一身所学尽皆传给这个娃儿，也好替咱们少林一派，出一口气。”

觉梦道：“为兄的答应你……”

觉非突然放声大笑道：“能得师兄一诺，小弟死而无憾了。”

方兆南见他全身都在巨烈的震颤，伤口热血泉涌而出，心中大感惊骇，急急对觉梦说道：“老前辈，老前辈……”

只听觉非那大笑声中，夹着断断续续的声音，道：“你们不用管我了，我已经不行啦……孩子，我还道你不会来了。”

方兆南道：“晚辈惭愧万分，有辱两位之命。”

只听觉非的大笑之声，愈来愈是响亮，突然中断，身躯一阵抖动，闭目逝去。

方兆南眼看一代高人，闭关数十年。参悟了佛家上乘大法，竟然这样死去，回忆年来所闻。所睹尽都是悲惨之事，不禁悲从中来，抚尸大恸，放声哭了起来。

觉梦大师沉重的叹息一声，道：“小施主不用哭了，这一段时日，他已受尽了肉体之苦。能得早日圆寂。归化我佛。西上灵山，对他和老袖而言，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方兆南拂去泪痕，说道：“唉！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上亡，混迹在武林之中，终是难以落得好收场，晚辈报得恩师师母的大仇之后，定当找一个人迹罕至之处，摒绝江湖是非。”

觉梦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只怕事实上难以如你之愿。”

慈和的声音突转庄严，接道：“从此刻，老衲要传授你少林一门的上乘心法，老衲虽不敢说，你得真传之后，将成举世无敌之人，但如有十年苦修，当可和罗玄一较胜负。”

方兆南正想说出罗玄已然死去之事，忽然心中一动，突然又住口不言。

觉梦大师缓缓伸出手来，拂在方兆南顶门之上，说道：“孩子，修为佛门的上乘心法，最忌分心，我将以数十年闭关禅坐的无上大力，助你速成……”

方兆南唯唯受教，连连应道：“晚辈记下了……”

只觉觉梦大师拂动天灵穴的手掌之中。涌出了一股强烈的热力，攻入天灵穴中，循脉而下。缓缓向内腑四肢分布开去。

热流初注，只觉全身舒泰，但那热力逐渐增加，登时起了强烈的反应，有如火焰触身，筋脉经脉上，痛苦异常。

方兆南不觉运集了全身功力，向那热力抗去。

方兆南运气和那热力相抗，初时尚可勉强支持，但半个时辰之后，他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内力，只觉筋疲力尽，再也无法和那攻入天灵要穴的热力抗拒。

幻觉中，似是自己正被投掷于大火之中，肌肤筋骨，都像是被那大火燃烧着。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方兆南从似睡似幻的境遇中醒了过来，睁眼望去，只见觉梦大师双掌端放在双膝之上，头倚山壁，沉沉的熟睡了过去。

他伸展了一下双肩，周身痛苦早已完全的消失，轻轻叹息一声，叫道：“老前辈……”

只听觉梦大师低微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孩子，快些运气调息，老衲觉得疲倦的很，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在十二时辰之内，不要惊动我。”

他的声音微弱异常，生似一个久年缠绵病榻之人，说的是那样有气无力。

方兆南心头大震，虽然无法了解洋情，但他隐隐的觉得觉梦大师这等萎靡的神态，必然和自己有关，一种恐惧的忧意泛上了心头，担心这老僧会像觉非一样的突然死去。

只听觉梦大师微弱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孩子快些运气调息，不要辜负了老衲一片苦心。”

方兆南凜然一惊，赶忙依照觉梦相嘱之言，专心运气调息。

每当他一次坐息醒来，就觉得丹田之中有一股热气，直向上面冲去，整个的身躯，都似要被那上冲的热气带的腾空而起。

这是他修习内功以来从未有的现象，心中大感不安起来，几度他想开口问问觉梦大师，但均自强行忍了下去。

好不容易熬过一十二个时辰，觉梦大师果然清醒过来，他的双目射出了慑人的寒光，萎靡的神态也为之一振。

他拂动一下胸前飘垂的白髯，肃然的对着觉非僵挺的尸体说道：“你可以安心的去了，我将遵从你的遗言，把三十年来参悟武功，尽皆相授于他。”

方兆南只觉一阵黯然幽伤，泛上心头，两颗泪珠，夺眶而出。

觉梦大师缓缓回过头来沉声说道：“孩子，去捡些山石回来，老衲要把这座山洞封闭起来。”

方兆南心中虽然疑窦丛生，但他却不敢多问，依言去捡了小石，两人

一齐动手，把那山洞封了起来。

觉梦长长吁一口气，道：“孩子，咱们走吧！”

方兆南呆了一呆暗道：“要到那里去呢？难道他要带我出此绝谷？……”

觉梦大师似是已看出方兆南心中的忧虑之情，淡淡一笑道：“咱们到南北二怪被囚之处，那里有可资食用之物。

唉！老衲闭关之时，曾经带了万粒花生，三十年来，就藉那万颗花生，延续生命，但你此刻尚未参悟佛门上乘打坐之法，不进食物，决难保持身体不起变化。”

在觉梦大师引导之下，方兆南安置了那一笼巨蜂后重回到南北二怪被囚之处。

这一处天然的石窟，有一道泉水，自山顶瀑漏而下，每隔上三天时间，总有一只竹篮由上垂了下来，篮中有饭。

方兆南看的大是奇怪，忍不住问道：“这些东西，是从何处送来，可是少林寺中僧侣送的么？”

觉梦大师摇头道：“昔年我那师兄囚禁南北二怪之时，对此已预作安排，寺中弟子却是不知此事。”

匆匆时光，流转岁月，方兆南和觉梦大师整整在石室中住了半年之久，方兆南日以继夜的用心习练，觉梦也倾尽所能的细心传授。

半年时光，方兆南已尽得觉梦绝技。

这日太阳下山的时分，觉梦大师把方兆南唤到身前，说道：“你可计算过咱们在这石室中住有多长时间？”

方兆南道：“晚辈记不得了。”

原来他这半年中全神贯注在习练武功之上，浸沉其；司，如醉如狂，那里还记得日夜轮转，岁月几何？

觉梦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半个年头了，你也该走啦！”

方兆南怔了一怔，举手拍了拍脑袋，道：“有这么久了么？”

觉梦道：“你已得了我十之七八的真传，数百年身集少林武功如你者，绝无仅有，此后只要能依我传授于你的佛门禅定之法，自行修为，功力自然随时间增进，至于武功诀窍，你已大部通晓，日后的成就如何，那要看你的天赋了。

孩子，你目下已经是武林高手中的顶尖人物了，能和你颌顽的高手，只不过武林三二名宿，何况，我也不能再教你……”

说至此倏然住口，长长叹息一声，又道：“你也该好好休息一下，天黑之后，你仍从通往藏经阁的密道出去吧！”

方兆南想到陈玄霜和周慧瑛的生死，亦急欲早日离此，当下不再多言。

天约初更，觉梦大师唤醒方兆南，低声说道：“孩子你该走了。”

方兆南黯然泪下，对觉梦大师拜了三拜，道：“晚辈去了，老前辈请多多保重。”微微一顿又道：“晚辈尚有一笼巨蜂，留在那幽谷之中，不知他们是否能安然无恙，唉！那也是一位老前辈遗赠之物，我答应过，要尽我所能，为他保养。”

觉梦点点头道：“一诺千金，自不可言而无信，你去吧！”

方兆南道：“今日一别，不知要那年那月，才能重睹老前辈慈颜。”

只见觉梦大师缓缓闭上双目，倚壁睡去，不再答理方兆南询问之言。

方兆南不敢再多惊扰，慢步退出石室，想起半年相处之情，不禁啼嘘泪下，一步一拜的退了出去。

他并未重行密道，却依照原路退了出去，重到怪石鳞峒的山谷之中。

只见那一笼巨蜂，嗡嗡之声，绕诸耳际，半年小别，仍然无恙。

方兆南提起木笼走回那垂藤之处，用手一拉，似是仍有着甚强的韧性，深山幽谷人迹罕至，老藤依旧无恙，坚韧犹存。

方兆南这段时日之中，轻功又进境甚多，当下攀藤而上，一口气登上峰顶。

抬头看去，只见满天星辰，半被云掩，忽隐忽现，忽然激发起豪壮之气，仰天一声长啸，声如龙吟，直冲云霄四山回鸣，声闻十里，啸声中大步向前行去。

往事凄凉，回忆黯然，方兆南已无心再修自己的仪容，楼衣一袭，蓬发垢面，一只竹杖，挑着黑布重遮的一笼巨蜂，就这样奔行于江湖之上。

他虽然惦念着周慧瑛和陈玄霜的生死，但天涯茫茫，芳踪何处，一时间那里去找，他为自己的何去何从忧苦。

方兆南经过一阵深长的思虑后，决定先赶往冥岳，在那里埋了无数的武林高手，而且仍有着数不清的武林人物，被冥岳主奴役着。

为了避人耳目，他选择了荒僻小径，昼夜兼程。

这日，到了山东省境内的兖州，这是一个商旅云集的重镇。

夕阳西下，晚霞绚烂，黄昏将临时，方兆南赶进了兖州城。

他历经了无数凶险，注事在他心灵里留下深刻创伤，但也使他对江湖的险恶，产生出敏锐的观察力。

当他踏进了兖州城时，就觉得这地方有些异样，不少华衣高马，佩刀挂剑的武林人物，出现在兖州城中。

他意识到这座环山的重镇里，正面临着一场风暴。

他开始留心了周围的人物。

忽然间，一辆疾快的马车，驰过了他的身侧，四周低垂着、黑色的布篷，以方兆南的目力，也无法看清那马车中的景物。

赶车人也似有意的掩遮去自己的面目，头上一顶白绢色边一草帽，低垂眉际，遮去了大半个脸。

紧接着马车后面是一匹风驰电掣的快马，掠过方兆南身侧奔过，带起一阵急风，飘飞起他褴褛的衣袂。

马上坐一个华衣少年，但他的上半身几乎是俯卧在马背上一瞥间，方兆南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那是个英俊的少年，隐隐间似曾相识。

他迈着缓慢的步子，神态十分悠闲，但他的内心中，却是思潮汹涌，考虑着眼下的形势。

这地方相距那神秘的冥岳不远，这些武林人物的出现，应该和冥岳有些关连。

忖思之间，忽觉一根竹杖，伸了过来，耳际间响起了一声暴喝：“站开去！”

方兆南疾快的向后退了一步，转头看去，只见四个大汉，手中各自横着一根竹杖，推赶着道上行人。

一个全身白纱的少女，端坐在两人抬着的滑竿上，全身披着一层绿凌，在风中飘飞。

那是个很美丽的少女，长发垂肩，眉目如画，肤色如雪，瞪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一瞬不瞬的。

她似是有着无比的镇静，对两侧投注到她身上的目光，浑似不觉。

方兆南皱了皱眉头，暗暗付道：“这人似是有意展现她的美丽，引的路人侧目。”不禁仔细的看了两眼。

那知这留神一看，登时心头大震，暗暗一声叹息。

原来，他发觉那端坐的滑竿上，身披绿凌的少女，竟然早已死去。

一股愤怒由心底直冲上来，激动了他豪侠之气，冷哼一声，正待暗中出手惩戒那四个手持竹杖推赶路人的大汉，心中突然一动，硬把一股愤怒之气忍了下去。

方兆南心中暗暗付道：“如若一个人的内功到了炉火纯青之境，息脉闭气，并非什么难事，且不可莽撞从事，先看看情势再说。”

心念一转，突然加快了脚步，紧随那滑竿之后行去。

只见那四个执竹杖的大汉，在一所大客栈前停下来，四条竹杖衔接成两道竹篱，挡住了随行的观众。

两个抬滑竿的大汉，缓缓放下，解开长竿，连那身披绿衣少女的坐椅抬了起来，直向客栈中走去。

随行围观的群豪，又有不少人发出了赞叹之声，道：“好标致的姑娘。”

方兆南挤过人群，直向那客栈中走去。

四个手执竹杖的大汉，已改成并肩而立，横杖挡住了店门，阻止观众入店。

方兆南大步冲去，立时被一只平伸的竹杖挡住，道：“讨饭的，还没有瞧够么？”

方兆南不愿和几人冲突，淡淡一笑，说道：“在下是要住店，兄台请行个方便，让开去路。”

左侧一个大汉，打量了方兆南一眼，看他那身褴褛衣着，冷笑一声道：“就凭你那副穷像，也配住这全盛客栈么？”

方兆南举手一拂满头蓬发，笑道：“看人岂可只重衣冠，在下这身衣服虽破，但是腰缠却丰，住店付费，有何不可，再说兄台也不是客栈中人，不觉得管事太多了么？”

那大汉呆了一呆，怒道：“穷要饭的毛病很大，老子就是不让你住在这家客栈，你想怎么样？”

方兆南眉头一耸，正待发作，但却突然又忍了下去，说道：“在下已和朋友约定，今夜在这全盛客栈之中会面，有劳兄台高抬贵手了。”

说着身子一侧，滑溜无比的从两个手握竹杖大汉中间挤了进来。

左侧大汉怒喝一声：“臭要饭的可是找打么”

大汉说着伸手抓了过去。

那知手臂刚刚探出，方兆南人已进了店门老远，那大汉仍未觉出怪异，冷冷喝道：“臭要饭的给我站住。”

正待冲入店去，忽听一声轻叱道：“闪开路！”

那大汉脚步尚未抬起，妈呀一声，蹲了下去。

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着蓝色长衫的少年，大步进入店中。

此人衣着华贵，腰悬宝剑，昂首挺胸而入，对那蹲在地上的大汉，望也不望一眼。

方兆南回顾了那华衣少年一眼，急急的别过脸去，缓步走到一个角落上坐了下来。

原来，这华衣佩剑少年，竟然是葛氏兄弟之中的老大葛煌。

方兆南虽然蓬首垢面，衣着褴褛，但葛煌的目光，何等锐利，只要他稍一留心，非被他看出来不可。

此时此情，他不愿立刻暴露身份。

只见葛煌大步向后面行去，显然，他早已在这全盛客栈中定有房间。

只见蹲在地上的大汉，缓缓站了起来，和另外三人嘀咕了一阵，放下竹杖，鱼贯向客栈之中走来。

方兆南怕被几人瞧到，又要招惹一场麻烦，立时曲下身子，隐在桌面之下，躲过那四个大汉的目光。

只见四人直入后院而去，想来也是住在这全盛客栈之中。

这时，大厅中不过坐了三四成的客人，但方兆南坐了半天，始终无人过来问他一声，好像这客栈中主人，早已离去。

方兆南暗中打量了四周的客人一眼，只见他们个个默不作声，有的坐着出神，有的饮着闷酒。

这些人，都似有着极沉重的心事。

方兆南偷眼向后望去，但见一道圆门之后，庭院广大，似是有着甚多跨院。

他缓缓站起身子，正待进入后面瞧瞧，忽见一个店小二走了过来，无精打采的说道：“你可要吃东西么？”

方兆南低头望了望身上褴褛的衣服，笑道：“给我来壶好酒，随便配四样下酒的菜。”

那店小二打量了方兆南一眼，慢慢的转过身子，举步行去。

方兆南不得不重新坐了下来，暗暗忖道：“这样也好，这里既可看到客栈中出入人物，亦可监视着新来之人。”

他耐心的等着，足足过了半个时辰之久，那店小二要死不活的捧着酒菜走来。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伙计，你好像有着沉重的心事嘛？”

那店小二白了方兆南一眼，道：“快吃了酒饭赶路，乡下人，少管闲事。”忽然听得一阵嗡嗡之声，传入耳际，回顾了方兆南墨布蒙遮的木笼一眼。道：“什么东西嗡嗡的叫不绝口？”

他随口问了一声，也不待方兆南回答，就转身而去。

原来蜂王杨孤这巨蜂，久经他训练，只要在木笼外遮上一层黑布，那巨蜂就不再向外飞动，此刻突然嗡嗡叫了起来，想是黑布蒙遮得太久之故。

方兆南转面拍了那木笼一掌，嗡嗡之声，立时停了下来。

就这一刹间，一个手执竹杖白髯如银的老叟，大步行了进来。

方兆南心头一震，暗道：“这不是言陵甫么？此老被鬼仙万天成点了穴道，和那红衣少女一并弃在山洞之后，何以此刻忽然在此现身？……”

方兆南随手抓了一把灰土，一低头，涂在脸上。

言陵甫目光四外扫掠一眼，沉声喝道：“伙计，给老夫来上一壶。”

一个店小二应声而去，片刻工夫，送上了酒菜。

方兆南暗自一笑道：“车，船，店，脚，衙，当真是势利的很。”

但言陵甫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突然把两道锐利的目光，投注到方兆

南身上，不住的上下打量。

方兆南暗自警惕道：“不要慌，一慌就露出马脚了。”

在这当儿，突然听到一个清亮冷笑的声音，传了过来，说道：“言老前辈也来了么？”

方兆南目光一转，只见那人一身蓝绸疾服劲装，背插长剑，玉面朱唇，竟是葛氏兄弟中的老二葛伟。

言陵甫缓缓放下酒杯，淡淡一笑道：“你能来，老夫就不能来么？”

葛伟缓步走到言陵甫对面，自动的坐了下来道：“老前辈一个人来的么？”

言陵甫老而弥辣，冷哼一声道：“你可是在盘问老夫么？”

葛伟剑眉耸动，假目放光，冷冷的说道：“晚辈是好意相问。老前辈不识抬举，那也是没有法子。”

说完转过身子，慢步而去。

言陵甫突然一仰脸，咕嘟一声干了一杯酒，从怀中摸出了一块散碎银子，陡然起身，匆匆走去。

方兆南愈看愈觉奇怪，暗道，“眼下情势杂乱，当真是罕见的局面，葛氏兄弟，似是自成一派，言陵甫却又似是别属一门，刚才那四个抬着绿衣少女，又不知是何等人物？是死是活，目下也无法确定，最怪的是那四个黑衣大汉，明明被葛煌所伤，竟然忍了下去，这些人又都似是住在这全盛客栈之中……”

忖思之间，突听一阵哈哈大笑之声，传入耳际，两个长发披垂，白髯及膝的怪老者，并肩走了进来。

方兆南一见两人，几乎要失叫出声，但他终于强自忍了下来。

原来，来人竟是南北二怪。

但闻北怪黄炼冷冷说道：“你笑什么？”

南怪辛奇停下笑声说道：“想不到隐居多年的鬼仙万天成，竟然也出了世，罗玄也要赶来参加这场大会，这场好戏，当真热闹的很。”

黄炼长叹一声，答非所问的说道：“咱们几乎走遍南七北六一十三省，仍然找不到方兄弟，如若此地再找他不着，定然是凶多吉少了。”

辛奇微微一笑，说道：“你只管放心，方兄弟生非早夭之相，我拿脑袋给你打赌，他决死不了。”

两人说话之间，选了一处桌位坐下。

方兆南听这两个孤傲冷僻，闻名于世的老人，竟对自己怀念如此，心中大受感动，真情激荡，热泪盈眶，赶忙别过脸，偷偷拭去。

北怪黄炼一捶桌子，召来店小二，点了酒菜，道：“我不信罗玄还活在世上，只怕传言未可靠。”

辛奇道：“世上尽有许多事，出于人意料之外，江湖早传说那鬼仙万天成老儿已死，但他还是好好的活着。就拿咱们说吧，数十年前江湖已传出咱们物故的消息，哈哈！但咱们现在不是好好的活在世上？”

黄炼轻轻一叹，说道，“如不是方兄弟解去咱们身上的天蚕丝缚，今生势非老死那山洞之中不可。”

辛奇道：“唉！我辛某人一生之中，从未想念过人，但却常常想到方兄弟……”

一阵急促的步履声，打断辛奇的话，言陵甫带着两个少女，急急冲了

进来。

方兆南目光一转，看了那两个少女一眼，心头一震，赶忙一侧过身子，避开了来人的视线，原来，来的两个少女，竟是冥岳妖妇门下的两大弟子，唐文娟和那红衣少女。

忖思之间，忽听南怪辛奇哈哈大笑之声，传了过来，道：“黄老怪，你瞧来了什么人？这些鬼子鬼女们既然在此时赶到，想那冥岳岳主，定然也赶来了！”

黄炼道：“如若那罗玄当真还活在世上，这老儿见了那加害于他的女弟子，不知是一副什么奇怪样子。”

这两人昔年曾败在罗玄手下，心中对罗玄仍有一种记恨之心，故而一提到罗玄之名，两人就不自禁的出言讽刺讥笑。

唐文娟正待发作，突然又忍了下去，回顾那红衣少女和言陵甫一眼，也选了一张桌位坐了下来。

方兆南凝神看去，只见唐文娟不停的点头，生似在领受父母之命一般，不禁心头一动，暗道：“看来这些人，早似已成竹在胸，个个都是有为而来。”

他凝神望去，除了这些现身之人以外，再也找不出一个可疑之人，再看唐文娟时，仍然不停的点头，神态毕恭毕敬。

方兆南迅快的下了一个判断，暗自想道：“当今武林之世，只有冥岳岳主，能使唐文娟这般服帖……”

忖思之间，忽见唐文娟站了起来，直行过来，坐在方兆南的对面。

方兆南暗皱眉头，想道：“糟了，此女机智绝伦，我一直留神打量她的举动，只怕已被她瞧出破绽了。”

只见唐文娟举起素手，轻轻一掠鬓边散发，低声说道：“你可想救你那两位师妹么？”

方兆南呆了一呆，道：“姑娘和那一个说话？”

唐文娟冷漠一笑，道：“不用装蒜了，你如要保得你那两位宝贝师妹之命，就乖乖的听我吩咐。”

方兆南想到陈玄霜和周慧瑛的安危，心中不安，急急问道：“她们现在何处？”

唐文娟移动了一下娇躯，接道：“从此刻起，你必须听我之命行事，不得暗中捣鬼，如若妄图施展‘传音入密’之术，招呼你同来人手，那可是自我苦吃，你那两位师妹，一个也别想活。”

方兆南略一沉吟，道：“如若在下肯听姑娘之命呢？”

唐文娟道：“可保你那两位师妹无恙。”

方兆南道：“姑娘虽然手握我两位师妹之命，但姑娘别忘了在下只要一开口，立可召来南北二怪两位老前辈，以我们三人之力，生毙活捉你，都非什么难事……”

说至此微微一顿，接着又道：“不过在下不愿和你作两败俱伤的打法，但望姑娘必需要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此时此情之下，方兆南并非是贪生怕死！”

唐文娟微微一笑，道：“咱们立时就走，如何？”

方兆南点头道：“好吧！”

唐文娟虽然极力在掩饰自己的举动，但她的言语神态，如何能逃得过南北二怪的双目，南怪辛奇冷笑一声，骂道：“哼！鬼鬼祟祟的不做好事！”

北怪却伸手一摇，不让辛奇再说下去。

唐文娟虽然听得字字入耳，但自知难以斗得过这两个人，因此故意装作不曾入耳，缓步出门而去。

方兆南略加犹豫，就提起了木笼，随在唐文娟身后而去。

只见唐文娟沿着廊檐，急步而行，不时还回头张望。

方兆南心惦两人安危，虽然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仍然大步而何。

街道上行人来往，但大都是佩带刀剑的武林人物。

方兆南愈看愈奇怪，暗自忖道：“这么多武林中人，集会于这座山道的重镇，自非无因而起……”

忖思之间，忽见一群黑袍道人，由对面行了过来。

一个银白长髯，身佩双剑的道人，走在最前，四个中年道人紧随其后，看那些道人一个个精华内蕴，分明都是内家好手。

那当先而行的老道人两道凌厉的目光一惊唐文娟，突然停下了脚步。

四个紧随而行的中年道长，也随着停了下来，十道目光，一齐投注在唐文娟的身上。

唐文娟侧过身躯，避开群道的目光，疾向前面行去。

沿途上，方兆南遇上了很多的人，有僧有道，也有佩刀挂剑的武林人物。

这些人的脸色，大都是一片庄严，生似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唐文娟步履逐渐的加快，不大工夫已出了城门。

方兆南抬头看那山势连绵，呈现于夕阳反照中。

唐文娟带着方兆南来到一所古木参天的坟地中，陡然停下了脚步，回头笑道：“你手中提的是什么？”

方兆南自信此刻的武功，对付唐文娟决非难事，神态异常的镇静，淡淡一笑，道：“姑娘最好先告诉在下两位师妹的安身之处。”

唐文娟道：“就在这古墓之中！”

方兆南四外看了一眼但见青冢垒垒，不见一所房屋，心中纳闷，暗暗付道：“难道她们都藏身在这青冢之内不成？”

心中疑窦丛丛，忍不住开口旧道：“咱们有言在先，在下不招呼帮手相助，姑娘亦必力行承诺之言，先让在下见上两位师妹一面……”

唐文娟格格一笑，道：“半年不见，你倒老练多了！”

方兆南淡淡说道：“武林中人物，最重视承诺，你如存心谎言相欺，诱我至此，你将后悔莫及！”

唐文娟道：“你本就不应该答应我的。”

方兆南怒道：“冥岳中人，当真险恶狡诈，不可信任！”

唐文娟微微一笑，说道：“你暂时不用急，我如真的存心欺骗于你，也不必带你到这里来了。”

方兆南心急周葱玻和陈玄霜的安危，以致失去了平日的镇静，眼看唐文娟连连刁难，忽然心中一动，暗暗忖道：“此人阴沉毒辣，且莫着了她的道儿……”

心念一转，立时镇静了下来，机智随复。

唐文娟原想逗使方兆南心神浮动，那知他竟然变得异常镇静起来，不禁心中大急暗道：“此人实是不可轻视，这半年不见，不知他又学些什么新奇之学。”

心念一转，当下微微一笑道：“我那绛雪师妹得蒙师祖罗玄的慈悲，授以绝技，想来你也沾光不少了？”

方兆南正待出言否认，心中忽然一动，淡然一笑道：“那当真是旷世绝学，就在下记忆所及，姑娘的剑术，掌法，都已入了门径，功力足以运气驭剑，难列上乘者，只因诀窍上尚差一筹，但那毫厘之差，已然谬之千里，运用克敌，威势就大减了。”

唐文娟虽然极善心机，狡诈过人，但因她太聪明了，事事去想前因后果，由此推想，她自是对方兆南随口捏造之言，信以为真，当下追着问道：“这么说来，你也得到甚多绝传之密了？”

方兆南淡然一笑道：“在下如无克制姑娘之法，也不敢到这等荒凉之处了。”

唐文娟满脸羡慕之色，说道：“唉！我那三师妹机缘凑巧，实使人羡慕的很……”

方兆南接道：“话虽如此，但你的武功，早已有深厚的基础。武功路数，又是相承罗玄一脉而下，只要能知变化诀窍，武功立时高出一倍。”

唐文娟已为方兆南言词打动，当下说道：“此话当真么？”

方兆南暗暗忖道：“糟糕，我这随口编造之言，岂可堂堂正正的承应干她？”沉吟了一阵道，“在下随口言来，姑娘尽可不信。”

唐文娟长长叹息一声，道：“你说的句句中肯，我那有不信之理？”

方兆南道：“我愿以两招武功相授姑娘，但你必须告诉我两位师妹的存身之地。”

唐文娟眼珠儿转了两转，笑道：“其实就算你不传我武功。我也将告诉你她们的藏身之地……”

说着目光一转，投注到那黑布蒙遮的木宠之上，接道：“那是什么？”

方兆南突然揭开了蒙在笼子上的黑布，陡然响起了一阵嗡嗡之声，笑道：“巨蜂，当今之世中最毒之蜂。”

唐文娟星目凝神，看那巨蜂一个个长达寸余，心中暗暗震骇，但她外表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缓缓说道：“你从那里弄到这一笼巨蜂，要它何用？”

方兆南道：“这巨蜂虽然毒性绝烈，但却很是听话，用来对敌，最好不过。”

唐文娟道：“我不信这毒蜂也肯听人指使！”

方兆南道：“你不信，那就不妨试试吧！”一掌拍在木笼之上，登时有一群巨蜂疾飞而起，疾向唐文娟飞去。

唐文娟眼看巨蜂飞来，心头大为震骇，暗是凝神运气，蓄势戒备。

但见那巨蜂绕着唐文娟飞行了一周之后，突然又飞回那木笼之中。

唐文娟大力羡慕的说道：“你驭蜂如臂施指，实乃武林中一大奇术！”

方兆南笑道：“过奖，过奖，在下这笼巨蜂，乃一位善驭毒蜂的老前辈，费了数十年心血，收集天下数百种的巨蜂交配而成，不但毒性强烈人而且双翅的飞行之军委，强大异常，纵然是威势甚猛的劈空掌力，也未必能够一举把它击毙。”

方兆南又道，“不信咱们就再试一次。”

举手一拍木笼，又是一群巨蜂疾飞而起，猛向唐文娟冲了过去，不过这大的数量，已经少了甚多，只不过四五只左右。

唐文娟暗凝功力，举起右掌，高声对方兆南道：“可容我发掌一试么？”方兆南心中念头百转，口中却不由自主的说道：“但请出手。”唐文娟早已蓄势相待，方兆南说出口，她的掌力已发。一股强劲的潜力，划空生啸，直向那一行飞来的巨蜂，迎击过去。

第五十五回 霸武林双泉联手

那强猛的掌力，疾快的扩大成一片卷石飞沙的狂风。

那一行疾冲而来的巨蜂，淹没于强凌的掌风之中。

方兆南轻轻的叹息一声，暗暗付道，“完了，看来这五只巨蜂势非要死伤在她的掌力之下不可。”

那知事实大出了方兆南意料之外，唐文娟强猛的掌力过去。那五只巨蜂只不过被震的偏斜去七八尺，竟然完好无恙。

唐文娟脸色大变，凝聚功力，第二掌紧随劈出。

方兆南右手疾挥，也拍出一记强猛的掌力，两股潜力一撞之下，卷起了一阵狂风。

他这一段时日之中，勤修习佛门上乘心法，内力大增，双掌一接之下，唐文娟立时被震的向后退了三步，脸色苍白，气血浮动。

方兆南一掌震退了唐文娟，自己也为之一怔，然而淡然一笑道：“我这巨蜂，乃极为合群之物，你连发劈空掌力，只怕要激怒于它，那时，群蜂一齐施袭，只怕要伤了姑娘。”

唐文娟惊愕的脸上，绽开了一片笑意，说道：“咱们在嵩山少林寺动手之时，还是半斤八两之局，短短半年岁月，你竟然武功精进如此之多……”

她说此声音突然转变的十分低微，接道：“你如当真肯传我罗玄遗留下的武功真诀，我自当有以相报。”

方兆南道：“在下既然答应了传授姑娘武功，决然不会推脱。但姑娘必得先带我见过我两位师妹。”

唐文娟沉吟一阵，正容说道：“我带你来此，原存有相害之心，诱你入伏……”

方兆南微微一笑，接道：“敢情你此刻已改变心意了么？”

唐文娟点点头，道：“因此我劝你还是先回去的好，眼下相距大会之期，只不过还有三日光景，三日时间，弹指即过，届时你那两位师妹，都将亲身临敌，你何苦此刻要孤身涉险，深入埋伏……”

方兆南茫然说道：“什么大会？”

唐文娟奇道：“你是当真不知道呢，还是明知故问？”

方兆南道：“在下自然当真不知，那有故问之理。”

唐文娟道：“那你赶来此地做什么？”

方兆南道：“我要找鬼仙万天成和令师冥岳岳主。”

唐文娟道：“你我的地方不错，他们两个人，都将于三天后大会之上现身。”

方兆南微一沉吟，道：“是啦！想是那冥岳岳主，又出了什么花样，函

邀天下英雄在此聚会。”

唐文娟对方兆南的神态，忽然变的异常温柔起来，盈盈一笑道：“鬼仙万天成和我师父携手合作，促成了这次鹤桥大会，天下各大门派中人，全都赶来参与……”

方兆南道：“令师一向喜欢施用那些恐怖之名，例如那绝命谷中招魂宴，怎的忽然用出这样一个香艳文雅的名字来了？”

唐文娟道：“自然是有原因了……”微微一顿，接道：“我只知在这场大会之中，除了各以武功相搏外，还有着甚多奇奥变化，我师父为此费了甚多心血。”

话到此处，倏然住口不言。

方兆南道：“姑娘既无泄密之胆，那就不用说了……”

唐文娟道：“自从血池一战之后，我师父对我已生出极深的相疑之心，一则因我尚有可用之处，二则她为鹤桥大会预备忙碌，无暇兼顾到我，其实这鹤桥大会过后，她还不一样的不放过我？”

方兆南道：“你们师徒之间，姐妹之间，似是都毫无一点情义。”

唐文娟道：“我师父疑心最重，常常担心我们害了她，是以想出了很多残酷之法，来挟制我们，又故意造成我们同门姐妹之间的相互猜忌，自然是没有情义了。”

突然间吹过来了一阵山风，飘飞起方兆南的衣袂，抬头看天色，已然不早，心中霍然惊觉，暗自责道：“方兆南啊！方兆南！你是相救两位师妹而来，怎的只管和她谈起不相干的事情了。”

心念一转，当下一整脸色，说道：“姑娘答应带在下见我两位师妹之事，不知还算是不算？”

唐文娟道：“她们停身之处，险恶异常，听我良言相劝，还是不去的好。”

方兆南道：“不论刀山油锅，我也得赶去瞧瞧！”

唐文娟道：“我如不肯带路呢？”

方兆南道：“姑娘别忘了我手中提着一笼举世毒性最大的巨蜂。”

唐文娟叹息一声，道：“你可是当真的想找死么？”

方兆南道：“在下身历无数险劫，现在不是仍然好好的活着？”

唐文娟一扬眉儿，道：“你一定要去，遇上了什么凶险，可是不能怪我！”

方兆南道，“死而无悔！”

唐文娟道：“既然如此，那就跟我来吧！”

唐文娟说完转过身子，举步向前行去。

方兆南看乱坟垒垒而起，古柏参天，那坟头之上，长满及膝青草，担心唐文娟隐逸而去，立时放步而行，紧追在唐文娟的身后。

只见唐文娟在突起青冢之中，绕来转去，曲曲弯弯似有意的扰人耳目，引起了好奇之心，暗中留神看去，忽然发觉她折转绕行，都似是有着预定的距离，不禁心中一动，暗道：“难道这一片乱坟之中，还有什么奇怪的布设不成？”

忖思之间，忽见唐文娟停了下来。

方兆南抬头看去，只见八个高大的青冢，环布成一周，中间空出了三丈见方的一片空地。

空地上青草如毯，还杂开着几株野花。

唐文娟脸色忽变的一片严肃，冷冷说道：“就在这里了。”

方兆南目光环扫，打量了一阵，除了那八座大坟之外别无他物，心中大惑不解的问道：“在那里？”

唐文娟指着两丈外一座高大的古柏，道：“你躲在那株高大的柏树上，就可以见到她们了……”

说着仰起脸来，望了望天色，接道：“她们快要来了。”

方兆南看她说话的神情，严肃虔诚，不似谎言，但听来确又似不大可能，不禁一皱眉头，道：“此话当真么？”

唐文娟道：“自然是当真了。”

方兆南道：“她们到这荒凉的墓地作甚？”

唐文娟道：“比武斗剑……”忽然脸色一变，低声接道：“我要走了，你快些躲到树上去吧！”

她不待方兆南答话，急急飞奔而去。

方兆南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形势，迅速的奔到那棵巨柏之下，仰首略加打量，突然一提真气，身形平拔而起，飞起了两丈多高，左手抓着一节柏枝，一个大翻身，急冲而上，隐入枝叶茂密之处。

他人刚刚藏好身子，两条人影，已疾奔而至。

方兆南仔细看去，不禁心头一震，来人竟然是震动江湖的萧遥子，和袖手樵隐史谋遁。

两人风采依旧，袖手樵隐仍是那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萧遥子却用一片黑纱，包着独目。

只见两人分头而行，仔细的在那数丈方圆的盆地中查看一阵，又联袂而去。

方兆南虽然聪明绝顶，但一时之间，也无法测透两人的用意何在。

但是，隐隐间他却泛起一个意念，冥岳岳主，可能已在这片青冢垒起，阴沉的乱墓之中，预布了什么阴谋。

正付思间，又有两条人影，先后奔到。

来人都用黑纱包起了头脸，肩上斜背长剑。

两人身躯一般的娇小，长发高挽，踏入了青冢环围的盆地，立时相对而立，一语不发，同时翻腕，拔出了背上的长剑。

方兆南心头开始剧烈的跳动，暗暗忖道：“看两人的身材，颇似周慧瑛和陈玄霜，只不知何以相约而斗。”

只见靠西一方的黑纱蒙面女子，一抖手中长剑，突然闪起了一朵剑花，疾向对面一女刺了过去。

双方立时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拼搏，双剑并举，寒光飞绕，剑风如轮，各极其毒。

方兆南仔细看两人剑法，竟然走的同一路数。

突然间，传过来一声闷哼，一阵金铁交鸣，两条人影霍然分开。

方兆南凝目望去，只见正东方的黑衣女子，右手按着左臂，一般鲜血，顺着那纤纤指缝中流了出来。甚似周慧瑛，心中又是一阵跳动。

那背西面东的黑衣少女，一剑伤了强敌，收住剑势也不再抢攻，口中却冷冷说道：“怎么样？你服是不服？”

方兆南心头怦然一动，暗道：“这不是陈玄霜的声音么……”

只听那受伤的女子答道：“哼！不服气又怎么样？”

那背西面东的少女，冷笑一声，说道：“不服气的话我就砍掉你一条左

臂，划伤你一张粉脸！”

那受伤女子怒声喝道：“未必见得！”

说罢突然挥手一剑，刺了出去。

剑势着点若劈，极尽诡奇能事。

她在受伤之后，突然出手反击，而且剑势的诡奇世所罕见，那靠西的少女骤不及防，被她一剑刺中了左臂。

一股鲜血，应剑而涌。

只听那面东少女怒声喝道：“好啊！你敢借机施下这等辣手。”不顾伤势，突然又挥剑攻了过去。

两人这一交手，都无法再运气调息伤势，鲜血泉涌而出，湿去了半边衣衫。

方兆南已从两人对答之间，听出了确实是陈玄霜和周惠瑛的声音，再也难以忍耐下去，大声喝道：“住手！”

纵身一跃，直向下面飞去。

二女听得那大喝之声，心头同时一震，霍然分开。

方兆南衣着褴褛，满脸油污，二女一瞥之间，也未看出是谁，不禁为之一呆。

就在二女一怔之间，方兆南已落着实地，那背西面东的少女手中长剑一振，厉声喝道：“什么人！”

说着扬腕一剑，刺了过去。

那面西的少女突然疾踏上一步，刷的一剑，也向方兆南前胸刺来。

这两人出手的剑招，比之相互动武拼搏之时，更见毒辣，迫得方兆南不得不用出全身的武功让避二女的剑势，中间还得杂以掌拍指点，迫逼两人的剑势。

转眼之间，二女已各攻出了二十余剑。

两人的衣衫上都已为鲜血湿透，但仍是不肯罢手，而且双剑由各自为政的单斗，逐渐的成了联手之势，开始相互配合。

他这近年之中，虽然连得蜂王杨孤，和瞎眼老道，以及盖世奇僧觉梦传授绝技，修习佛门中上乘内功，但一则因二女剑势太过诡奇，二则失去先机，手中又无兵刃，又要顾到右手中提的一只木宠，生恐二女的长剑扫到那木宠之上，挑破黑布，劈开木笼，惊走毒蜂，那时势将闹成不可收拾之局。

这一来，更觉势难兼顾，被逼的险象环生。

忽听面东一女啊呀一声惊叫，长剑突变，一式“迎云捧日”当的一声架开另一少女长剑，说道：“不要打啦！”

方兆南借势退了三步，举起衣袖拭去脸上尘土，说道：“你们各受剑伤，仍然恶斗不息，恐已失血过多，还不快些运气调息，延误下去，只怕要大伤元气。”

他连被二女的剑势所逼迫，急得出了一头大汗，这举手一拭，脸上尘土大部拭去，现出本来面目。

二女互相望了一眼，缓缓拉掉蒙面黑纱。

方兆南目光一转，果然正是他猜想之人。

那面东背西的是陈玄霜，背东面西的是周惠瑛，方兆南一禁长长叹息一声，接道：“唉！你们两人为什么打了起来？”

陈玄霜冷冷答道：“为你。”

方兆南呆了一呆，道：“为我？”

周慧瑛黯然一笑，幽幽说道：“不错，为你！”

方兆南心中虽然不解，但见两人面容惨白，不忍再追问，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们快些运气调息，先让伤处流血止住，有话等一会再说不迟。”

陈玄霜星目眨动了两下，道：“唉！你竟然还活在世上……”

方兆南低声说道：“你失血过多，脸色都变了，快些坐息一阵，我等你们运气完毕之后，咱们再详细谈吧！”

周慧瑛道：“不行，你不能在这里停留，快些走吧！”

方兆南奇道：“为什么？”

陈玄霜冷冷的瞪了周慧瑛一眼，道：“怕什么，让他留在这里。”

方兆南放下手中木笼，微微一笑，道：“你们先运气调息，我在这里等你们，唉！

分别近年，我也有许多话要说。”

二女低头望了望肩上的伤势，依言坐了下去，运功止血。

两人的内功，都已入了炉火纯青之境，略一运气，流血立止。

陈玄霜首先睁开眼来，看了那木笼一眼，问道：“那黑布蒙遮的是什么东西？”

方兆南道：“一笼巨蜂。”

陈玄霜长叹一声，道：“你提一笼毒蜂作甚？”

方兆南看她忧苦之容，有心讨她欢乐，微笑说道：“这笼巨蜂用处可是大了，既可用作克敌，又可传递讯息，代人守望。”

周慧瑛道：“你这人鬼鬼祟祟，几时学会养毒蜂了？”

方兆南笑道：“我这笼巨蜂，不但绝毒无伦，而且体形奇大，飞行之力，亦是大异常蜂，师妹如若不信，我就放出几只给你瞧瞧。”

随手一掀黑布，四五只巨蜂，突然飞了出来，耳际登时响起了一片嗡嗡之声。

陈玄霜、周慧瑛四只星目，一齐凝注在那飞出的几只巨蜂之上。

方兆南有意在二女面前卖弄，口中低啸，右手疾快的一挥。

只听那绕飞的巨蜂，突然一敛双翼，疾沉而下，同时向一株山花之上撞了过去。

有如蜻蜓点水一般，只见那几只巨蜂尾部一扫山花，立时飞了起来，围绕着方兆南头上转来转去。

陈玄霜望着那绕飞的巨蜂，说道：“这巨蜂可是你收养的么？”

方兆南道：“一位老前辈的遗物，此等巨蜂乃精选天下各种毒蜂，配育而成，岂是一朝一夕所能调养出来。”

说完话，口发低啸，召回那绕身盘飞的几只毒蜂。

周慧瑛突然抬头望了望天色，道：“你该走啦，等一会他们来了你再想走，那可是千难万难的事！”

方兆南黯然叹息一声，道：“为了两位师妹，我连很多绝世的奇奥武功，都没去学，急急拜别了受业之人，赶来此地，准备先人冥岳，寻找两位的下落，想不到竟在此地遇上……”

陈玄霜道：“你怎么找到了这片所在？”

方兆南道：“说来话长……”当下将遇得唐文娟的经过，以及在城中所见所闻之事，删繁从简的对二女说了一遍。

周惠瑛急急说道：“你快些走吧！”

方兆南听她几番催促自己，不禁心中动疑，口中却微笑说道：“难得和两位师妹相见，正有甚多别后之情，要和两位畅叙，何以一直催促小兄快走？”

周惠瑛道：“此时此地，不是畅叙别情的时机，唉！你快些走吧！”

但陈玄霜却是一直不催促方兆南离去，她冷冷的望了周惠瑛一眼，说道：“怎么？你害怕么？”

周惠瑛怒道：“你明知此地留他不得，却不肯催他离去，是何用心？”

陈玄霜道：“哼！要死，就死在一起，为什么要他独生？”

周惠瑛呆了一呆，道：“你这是爱恋他么？”

陈玄霜冷冷说道：“反正他已有了妻子，我今生不能委身相待于他，那就不如让他死了的好！”

方兆南心知陈玄霜对自己爱恋极深，是以虽被她囚禁于石室之中，受尽了痛苦，心中仍是毫无恨她之意。

当下，他微微一笑，目注周惠瑛道：“师妹不用替我担心。”

周惠瑛天性温厚，她心中虽早已万念俱灰，但对从小一起长大的方兆南，仍是有着极深的相护之心。

她眼看陈玄霜的无理缠闹，心中又急又恼，忽然抓起长剑，肃然说道：“方师兄，你如还认我这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师妹，那就请赶快离开此地，再过一阵工夫，我师父和冥岳岳主，都要亲自赶来此地，只怕他们已经动身了……”

方兆南插口笑道：“你师父是谁？”

周惠瑛气的一跺脚，道：“你这人怎么搞的，陷身于生死存亡之境，仍然是嘻皮笑脸，唉！你真活的不耐烦了么？我师父就是鬼仙万天成，你能够接他几招？”

方兆南虽然对周惠瑛所说，细节不明，但大体上心中已甚了然，微微一叹，道：“师妹也被迫投入万天成的门下了？”

周惠瑛急急接道：“这片荒坟已为万天成和冥岳岳主选作了鹊桥大会的场址，早已预加布置，要借这一片荒坟，尽残天下武林高手……”

陈玄霜插口接道：“我可以投万天成的门下，她又为何不可？”

两人你言我语，吵了起来，各自举剑，又欲相搏。

方兆南大踏一步，冲入两人之间，急急说道：“慢来，慢来，有话好说……”目光一转，投注到陈玄霜的脸上，又道：“陈师妹，请看小兄薄面，暂息胸中怒火……”

陈玄霜突然冷叱一声，道：“闪开！”

唰的一剑，疾向周惠瑛刺了过去。

方兆南一皱眉头，砰的一掌，斜斜劈出，这一掌乃少林上乘武功，出手一击，奇奥绝伦，逼开了陈玄霜的剑势。直叩她握剑的右腕。

陈玄霜身随剑转，避开一击，说道，“好啊！你们两个人欺侮我一个！”唰唰唰，长剑连挥，疾向方兆南刺了过去。

方兆南左避右闪的让开了三剑，正待说话，周惠瑛已挺剑而上，接过陈玄霜的剑势，恶斗起来，口中却连连喝道：“你快些走吧！有我挡住她，她已无法拦阻于你。”

走与不走，确实使方兆南伤透了脑筋。

周惠瑛连声催促，显然这地方危机四伏，若自己坚持不定，势必要大伤她心，如若就此而去，不但于心不甘，且亦非大丈夫的行径。

略一思忖，摇头说道：“师妹的盛情，小兄心领，但我千里迢迢赶来此地，原为相寻两位师妹，幸得见面，连别后之情也未一叙，如何能撒手走开？”

忽听一阵长啸传来，二女同时停下手来，一阵低沉凄凉的哀乐，紧随着传了过来，乐声入耳，立时使人生出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只觉这茫茫浊世，无一可留恋之处，使人兴起了生不如死之感。

周惠瑛长叹一声，道：“现在你还有九死一生的机会，再晚片刻，连那一分生机，也将消失了。”

方兆南回顾了那藏身的巨柏一眼，道：“可是那冥岳岳主来了么？”

周惠瑛道：“除了冥岳岳主之外，还有鬼汕万天成，和三十六情女，七十二使者，全都到了。”

方兆南听得大感奇怪，道：“何谓三十六情女？何谓七十二使者？”

周惠瑛道：“唉！你当真的不想走了么……”

她虽然责备方兆南延误时刻，但口中却不由自主的答道：“三十六个武功高强，妖艳无比的女人，和七十二个武功高强，各怀绝毒暗器的男人。都穿着奇装异服，摆成了一个销魂大阵……”

只听那乐声由远而近，渐可闻人声喝叫。

周惠瑛凄苦一笑道：“好啦！现在你想走也走不了啦！”

陈玄霜突然一反常态，低声对周惠瑛道：“妹妹，他们就要到了，还是让他躲在那株大柏树上吧！”

周惠瑛冷笑一声道：“哼！现在你又急了，刚才为什么不让他走呢？”

陈玄霜流下了两行清泪，接道：“有时我恨他入骨，恨不得生食他肉，有时候、我又觉得该好好的待他，甘心情愿为他忍受一切的苦难……”

人声渐近，清晰可闻。

陈玄霜顾不得再接下去，举手一挥，道：“你快些躲入那株巨柏上吧！别让毒蜂飞了出来……”

她说着突然劈向周惠瑛，接道：“咱们用兵刃相搏之声，掩护他跃上巨柏。”

周惠瑛翻腕一架，挡开长剑，双剑交击响起一声金铁交鸣之声。

陈玄霜低声喝道：“快躲上去。”

方兆南心知此时此情，不是争辩的时机，立时纵身一跃，飞上古柏。

这时，二女敌意已消，手中兵刃连连相击，以混淆来人耳目，四道眼神却投注在方兆南的身上。

此时方兆南的轻功，已经大非昔比、轻功精进，一跃之间，飞起了两丈多高，身悬半空，左掌向下拍出，借势换气，一个云里翻身，抓住了巨柏的枝叶，隐入了浓密的枝叶之中。

陈玄霜忽然破颜一笑，道：“万天成对我说，他早已经脉硬化而死，至少也将成为一个残废之人，但看来他的武功，却较过去，更为高强了。”

周惠瑛剑势一举，答非所问的接道：“咱们这等打法，势将被看出破绽，倒不如真的打一场吧！”

陈玄霜道：“真打起来，只怕你打我不过。”

周惠瑛道：“我虽无胜你的把握，但也未必会败。”

说话之间，剑势已转凌厉。

陈玄霜道：“不信试试也好。”

剑势疾转如轮，反击过去。

两人又开始了一场火烈绝伦的恶战。

方兆南隐在古柏之上，看两人又当真的打了起来，心中大为焦急，正待跃下树去劝解，遥见几个奇装彩衣的小婢，护着一个身披白纱丽人，走了过来。

这时，那阵死亡乐声，已然停下。

方兆南仔细的看那披纱丽人，颇似是冥岳岳主。

他虽然见过岳主数面，但对那神秘女人的印象，一直是模模糊糊，记不清楚，但就印象所及，大致不错。

这神秘妖媚的女人，又换了一身装束，除了身上披着一层白纱之外，全身穿着一件绿色的劲装。

只见她目光环扫两女一眼，冷冷的叱道：“住手！”喝声虽然不大，但却清晰异常的钻入了人的耳中。

陈玄霜，周慧瑛应声住手，各自跃了开去，齐齐躬身作礼，同时口中同声说道：“见过岳主。”

两人因有心泄露来人的身份，使隐藏在古柏上的方兆南，听知来人是谁，是以说话的声音甚大。

冥岳岳主聂小凤，缓缓取下了身披薄纱，露出来水绿的紧身劲装。

算年龄她该是四五十岁之人，但她驻颜有术，看上去不过二十许人，柳眉弯弯，凤目含媚，其艳丽风华，顿使陈玄霜、周惠瑛为之减色不少。

聂小凤目光转动打量了二女一阵，忽然微微一笑，道：“你们到这里很久了么？”

陈玄霜道：“我们相约比剑而来。”

聂小凤笑道：“嗜！身上还有剑伤，比此地幽密辽阔之处甚多，不知你们何以选择了这片地方？”

周惠瑛道：“这地方隐密清静，不致惊动行人。”

聂小凤目光环扫，四外搜索，口中却追问道：“难道令师就没有告诉过你们，这地方不许私来么？”

陈玄霜正待答复，瞥见鬼仙万天成，幽灵一般走了过来，看来缓步而行，走的很慢，其实来势迅快无比，眨眼之间，已到了几人的身侧。

聂小凤回望着万天成，嫣然一笑，道：“老前辈。”

她的笑容，妖媚无比，万天成看得呆了一呆，道：“岳主有何见教？”

聂小凤道，“南北二怪也到了究州……”

鬼仙万天成冷然一笑，接道：“这两个老头儿，居然还活在世上，当真是命长的很。”

聂小凤道：“两人的武功不弱，如若参与了这场鹊桥大会，咱们倒是加了一个大劲敌。”

鬼仙万天成纵声一阵大笑，道：“岳主不用长他人志气。自减威风，除了令师罗玄之外，当世高手，无一人放在我的心上，可惜令师早已羽化归真，世间再无老夫的敌手了。”

聂小凤盈盈一笑，道：“老前辈的武功虽高，但南北二怪亦非平庸之辈，咱们倒是不可大意。”

万天成一撩长衫，就在草地上坐了下去，笑道：“如以老夫之意，干脆

明火执仗，约请天下自鸣英雄人物，及各大门派的掌门之人，来此受死，他们来一个，咱们杀一个，先把各大门派的首脑，高手，杀去大半，然后再倾出冥岳之力，有老夫相助，一鼓作气，荡平各门各派的残余之力，是何等简单之事，偏是岳主小心过度，要布置什么鹤桥大会，延误时刻。”

聂小风淡淡一笑，道：“老前辈有所不知，当今武林中老前辈的高手，不是死去，就是被我千方百计生擒了来，为我所困，但却未料到小一辈中，竟然出了甚多人才……”

万天成冷冷一笑，打断了聂小风的话道：“老夫再度出世。初踏江湖，已听得你的大名，严然武林霸主，因此才特地赶来冥岳一见，却未料到你竟是这等畏首畏尾的胆小之人……”

聂小风扬了扬眉儿，似欲发作，但又突然忍了下去，微微一笑，目光一扫陈玄霜和周惠瑛，说道：“老前辈这两位女弟子，剑术上的造诣如何？”

鬼仙万天成道：“决不在当世剑术名家之下。”目光转处，看二女满身鲜血，不禁一皱眉头，道：“你们怎么了？”

陈玄霜道：“我和师妹比剑，一时间收势不住，各自中了一剑，幸好伤势不重，经过一阵调息，已经没有大碍了。”

万天成阴森一笑，却将目光投注在聂小风的身上，道：“百年来武林人物，只有令师一人的才智。武功，能胜得过我，但他却伤在你的手中，妇人心，当真是歹毒难测……”

聂小风淡淡一笑，接道：“如非老前辈送给我绝毒的药物。我纵有拭师之心，却也无拭师之能。”

万天成道：“他是我唯一劲敌，有如眼中之钉，自然要拔去为快，但你却受了他数十年培育之恩，也是他唯一的衣钵传人，竟然忘恩负义，加害于他。”

方兆南隐身在古柏之上，听两人谈起武林最大一件隐密之事，不禁心头怦怦乱跳，赶忙靛神屏息，仔细听去。

只听聂小风格格一阵娇笑，说道：“你既知妇人心地，最为歹毒，不知何以仍收了两个女弟子？”

鬼仙万天成回顾了陈玄霜一眼，阴森一笑，说道：“前车之鉴，老夫岂能重步后尘……”他似是自知失言，陡然住口不说。

聂小风面对着武功高绝，阴沉险恶的万天成，似是已有些失去了镇静。

只见她秀眉耸动，双目中神光闪了一闪，道：“你找到冥岳，口蜜腹剑，假意要助我完成霸业，要我邀请天下武林高手，各派宗主比武论剑，先造成四面楚歌之势，你却在大局紧要关头，借机要胁于我……”

鬼仙万天成哈哈一笑，接道：“不错，老夫岂是甘为人下之人，为你代筹柬邀武林宗主，天下高手，比武论剑，旨在造成你骑虎之势，武林高手精英，大半已为你收用，你不过凭仗药物，控制了他们的神智，惨酷的手段，使他们不敢心生异志，为你所用，一旦药物失效，这些人神智恢复，个个都视你为深仇大敌，必将杀你而后甘心，内忧外患，两面迫挤，别说你了，纵是罗玄复生，处此情景，又该如何？”

聂小凤不亏女中豪杰，听了万天成一番话后，微现激动之情，反而消失。

只见她举手一掠长长的秀发，笑道：“天下各派宗主，大都已集究州，我确实已成了骑虎难下之势，我不杀人，人必灭我，你的心愿得偿了！”

万天成道：“老夫这鬼仙之名，岂是人白叫的么？”

聂小凤笑道：“老前辈如愿高登武林霸主之位，我极愿拱手相让。”

万天成冷冷的说道：“老夫已登古稀之年，岂有偷觑武林盟主之心。”

聂小凤略一沉吟，说道：“老前辈既是有为而来，那就不妨明说！”

万天成双目中神光暴射，凝注在聂小凤的脸上，说道：“老夫愿助你一鼓尽残天下各大宗派，成你霸业，偿你之愿……”

聂小凤道：“老前辈果真如此，我自是感激不尽。”

万天成笑道：“你先别慌着答应，老夫尚未说出我的条件。”

聂小凤缓缓说道：“你说吧！”

万天成森冷一笑，道：“你天姿国色，举世无双，罗玄肯传他衣钵与你，虽然爱你才智，但也喜你容色，也该是一大原因。”

聂小凤嫣然一笑举手在眉字间一抹，说道：“你再仔细看看，这一道疤痕，是否伤害到我的容貌？”

笑容中媚态横生，动人心魄。

鬼仙万天成面对着那动人心魄的媚笑，似是亦有些把持不定，也急急垂下眼帘。

他缓缓从怀中摸出了一只玉盒，打开盒盖，倒出了一颗红色的丹丸，托在掌心，说道：“你由罗玄处学来用药，仗药物控制了无数的武林高手，今天也该试试老夫这毒丹了。”

聂小凤缓缓取过那红色丹丸，脸上那柳媚花娇的笑意，随着敛收不见，冷冷问道：“你这毒丹有何妙用？”

万天成道：“服我毒丹之后，终生得听我之命。”

聂小凤道：“如若不听呢？”

万天成道：“如若不听我命，我在一盏热茶工夫之内，可使毒丹药性发作。”

聂小凤道：“可使那受毒人立时死去么？”

万天成道：“那未免太便宜你了。”

聂小凤道：“说吧！那会是个怎样的局面。”

万天成道：“全身筋脉收缩，武功全失，每日长达三个时辰，而且经年不绝。”

聂小凤道：“真是残酷的很。”

她说着举手便把那粉红色丹丸放入口中，吞了下去。

万天成似是也未料到聂小凤，竟然会这般快捷的吞下药丸，但他对聂小凤的阴险，心中早有了深刻的印象。

略一停顿，忽然冷笑说道：“姑娘请张开口来，给我瞧瞧，我不信你真的把我那一粒红色的毒丹吞了下去。”

聂小凤微微一笑道：“老前辈果然是难缠得很。”

她缓缓张开了樱口。

万天成双目神凝，仔细的看了甚久，果然已不见那红色的毒丹，却闻到一阵幽幽的甜香，飘了过来，令人欲醉。

聂小凤慢慢的吹了一口香气，闭了樱唇笑道：“老前辈，你该相信了吧！”

万天成仰脸望天，肃然说道：“想那罗玄的才智，是何等卓绝，但他却伤折在此人手中，难道我万天成的才智，还能强过罗玄不成？”

这几句话，本是他心中之言，但却不自禁的说了出来。

聂小凤扬扬眉儿，笑道：“我已完全的屈服了，吞下毒丸，生死已然落在你的掌握之中……”

她举手理一理散垂的长发，接道：“只为天下高手都已集聚究州，大敌当前，我自知无能一面抗拒各大武林宗派，一面再和你为敌，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伤在各门派宗主手下，倒不如和你联手拒敌。”

万天成仰起脸来，大笑三声，道：“罗玄才智武功，举世无与匹敌，但他却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太自信了。”

聂小凤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他实在待我很好。”

万天成两道冷厉的目光，凝注在聂小凤的脸上，笑道：“罗玄明知你是天生尤物、难以安份，偏要凭仗所能，主张人力胜天，至于我暗中助你，是因你早已生出了叛师之心；我不过投你所好而已。”

聂小凤突然一整脸色庄严说道：“往事已成过去，提起来徒扰人意，不用再提它了，咱们还是谈谈眼下的事情吧……”

语音微微一顿，又道：“目下各大门派的高手，都已齐聚究州，这一战如能尽残这些武林高人，十年内，武林中当再无和咱们抗拒之人。”

隐身在古柏上的方兆南，听两人侃侃而谈震动江湖的往事。听得甚是入神，却不料聂小凤话锋一转，又谈起眼下形势，心中一动，暗暗忖道：“他们诱使天下各派宗主赶来，参与鹊桥大会这本是一场十分凶险之事，却取了这样一个香艳的名字，想来必有原因，如若能够听得他们的隐秘，倒是不虚此行……”

忽然间，一阵山风吹来，撩起了那蒙遮木笼的黑布。

只听一阵嗡嗡之声，两只巨蜂，飞了出来。

聂小凤和万天成，耳目何等灵敏，四道目光，齐齐向那古柏之上望去。

陈玄霜、周惠瑛心头大为震动，不自禁地向那古柏望去。

聂小凤冷冷喝道：“什么人？”挺身而起。

方兆南隐身之处，枝叶极是茂密，聂小凤虽然出言喝问，但并未看到方兆南的隐身之处，她举步向那古柏走去。

鬼仙万天成，却仍是静静的坐着不动，只用两道森冷的目光，在那古柏之上搜寻。

方兆南不知自己行踪是否已暴露，是否该但然走去。

正觉犹豫，突然一个柔细的女子声音传了过来，道：“他们暂时还未发觉你的行藏，但如让她走近古柏，你就无法掩藏行迹了，现在，你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设法阻止她走近这古柏，另一条是赶快逃走。”

那声音柔婉中，含着一种轻淡的冷漠，听得方兆南心头怦然大震，几乎忘去了尚置身于九死一生的险恶环境之中。

只听那柔细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你这人怎么了，还不快放手中毒蜂，阻延于她，难道等死不成？”

方兆南赶忙收束了那撩乱的心情，轻启那木笼黑布一角，巨蜂立时一线飞出，直向聂小凤冲了过去。

聂小凤眼看寸许长短的毒蜂，直扑而来，不禁一皱眉头，扬手一掌，劈了过去。

她掌力奇猛，非同小可，当先几只巨蜂，纷纷坠地死去。

但这一来，却使那一线而来的巨蜂，陡然间散布开去，环布成丈余大

小一片蜂网，分由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向聂小凤扑了上去。

第五十六回 酬情意泄露冥密

聂小凤眼看巨蜂越来越多，而且这些巨蜂生似受过训练一般，展翅盘飞，抵隙施袭，心中不禁悸动，疾劈两掌之后，缓缓向后退去。

她的掌力威猛绝伦，两掌交旋劈出之后，强大的潜力，在身前交织成一股旋风，挡住了飞扑而来的巨蜂。

聂小凤退后了四丈左右，看巨蜂并未追来，回顾了万天成一眼，道：“这巨蜂虽然为数甚多，飞行之力，强异惊人，但如想伤我，只怕还难如愿，但我却想不出世上何人能驭此巨蜂，特此请教一二。”

万天成道：“天下只有一人具此能耐。”

聂小凤道：“什么人？”

万天成道：“蜂王杨孤，不但善驭毒蜂，而且他的巨蜂，乃自行养育，由天下千种毒蜂中选配杂交而成，大异常蜂，奇毒无比。”

聂小凤笑道：“此公为人如何？”

她每笑一次，无不娇媚横生。

万天成看得一呆，微微笑道：“罗玄肯选你为衣钵弟子，只怕他也是为你的嫣然风韵所迷。”

聂小凤又是盈盈一笑，说道：“我问你蜂王杨孤的为人如何，你怎么又扯到罗玄的身上去了。”

万天成道：“秀色可餐，古人诚不欺我。”

两人一问一答之间，牛头不对马嘴，格格不入。

聂小凤道：“我问杨孤在武林中算是那一道上人物？”

万天成笑道：“孤僻冷傲，我行我素，介于正邪之间。”

聂小凤道：“武功如何？”

万天成道：“老夫手下的败军之将。”

聂小凤道：“我那鹊桥阵中，如若加上这群毒蜂，威力当可加强甚多。”

万天成笑道：“此人早已隐世，久未在江湖上露过面了……”

聂小凤接道：“如若他近二十年中在江湖上露面，我也不会相询于你了。”

万天成道：“你一个晚生后辈，只怕他不肯听命于你。”

聂小凤道：“我手下不乏武林高手，名重一时，难道蜂王杨孤还能强过萧遥子和袖手樵隐史谋遁这些人不成？”

万天成道：“武功虽然难说，但他手段却要比两人毒辣甚多，又有那奇毒巨蜂相助，你想收服于他，只怕不是容易之事。”

聂小凤道：“老前辈你呢？”

万天成道：“料他还畏惧三分。”

聂小凤道：“那就有劳老前辈请他出来吧？其人如肯为我们效力，把巨蜂布入鹊桥大会中，当可暗伤强敌，使人防不胜防。”

万天成道：“收蜂必定收人，只怕杨孤不甘心为你所用，老夫代你瞧瞧

去吧！”站起身子，缓步向前行去。

此人自负聪明多智，但他仍为聂小凤所用而不自觉。

万天成大步行来，一面高声说道：“树上隐身的可是杨兄么？在下万天成在此。”

方兆南听得微微一呆，茫然不知所措，除非坦然走下去之外，似是不知如何才对。

正感为难之际，突听得细细的柔音，重又传了过来，道：“此人凶毒狡恶，如若让他找上来，势必要引起一番惨烈的恶战不可。”

方兆南心中忽然一动，暗道：“如若能设法引起他们自身之间，冲突起来，岂不可以坐山观虎斗？”

付思之间，一面放出巨蜂，分头向万天成冲了过去。

万天成怒声喝道：“什么人物，也敢对老夫这等无礼？”一面暗中估计那巨蜂飞来的距离，左手却平胸两挥，扫出了两掌。

随手起了一阵急急的强风，逼住了冲向前去的巨蜂。忽听鬼仙万天成大喝一声，发了一掌，劈向方兆南停身之处。他左手连发两掌，潜力激旋成风，逼住那大群毒蜂不能近身，右手发出的掌力，却是直线而行，直冲过去。

劲力敛聚，有如一道激射的水柱，浓密的枝叶，吃他那强猛有力的风柱，撞击裂分，纷纷飘落。

方兆南早已看好了落足停身之处，借万天成凶猛掌力撞击古柏，震断枝叶的响声掩护，纵身避开，竟然未露痕迹。

万天成掌力过处，正击在方兆南适才停身的一枝叉枝上，呼碰然大震中，那拳头粗细的叉枝，竟然生生震作两断。

方兆南看的暗暗惊心，忖道：“好险啊！好险，如非早已避开，纵然能够接下他这一掌，也必被逼的现了身形。”

那细细柔音，又传了过来道：“你虽然避开了他的一掌，幸未暴露行藏，他既已出手，不逼你现身出来，决不肯罢休，你虽蓬首垢面掩去了本来面目，但是决无法瞒得过鬼仙万天成和冥岳岳主……”

只听万天成高声骂道：“杨孤老儿，你如再不肯现出身来，惹起老夫怒火，别怪我不识故人！”

这时，方兆南已把木笼中的存蜂，大部放出，高大的古柏树下，布满了巨蜂，嗡嗡之声，不绝于耳。

鬼仙万天成虽然武功卓绝，但也看的暗自惊心，不敢冒险向古柏飞跃上去。

那娇柔的声音，停顿了一阵，待万天成喝骂过后，重又接日说道：“你那一笼毒蜂，盘飞在古柏下，吓止了万天成，你也可暂保无恙，你如借此机会逃走，倒是一个良好的脱身之机。”

方兆南仔细分辨声音，已可决定来人是梅绛雪无疑，当下一提真气，也施展传音人密之术，对梅绛雪发话的方向说道：“多蒙关照，感微不尽。”

梅绛雪道：“我提醒你一下，此刻你在九死一生的环境之中，万天成和冥岳岳主，都把你当作了蜂王杨孤，想收为己用，故未施下毒手，如若他们未存收你之心，那区区一些毒蜂，如何能挡得住他们？”

万天成双掌连发，交互劈出，丈余旋风盘旋，飞砂走石。

但那巨蜂却是愈攻愈猛，万天成掌力劈到，立随强猛掌力向外飘飞开去，掌力已消，立时抵隙而入。

蜂王杨孤以善驭毒蜂，名震武林，数十年前他以人蜂配合的攻势，伤了无数武林高手，有次被十八名江湖高手困住，合力残杀于他，但却被他施展人蜂合搏之术，竟然把十八名武林高手，尽伤手下。

这一战，蜂王杨孤的威名大震，江湖道上的人物，开始对他生出了畏惧，对蜂王杨孤这个人无不退避三分。

万天成虽然未亲睹那一场恶战，但他对此事耳熟能详，对杨孤人蜂合搏之术，并无轻侮之心，眼下又见巨蜂来势这等凌厉，心头更是警惕，连连劈出掌风，也不过只能阻挡那巨蜂一时。

聂小凤见万天成被困于巨蜂，陈玄霜，周惠瑛在凝神旁观，突启樱口，吐出红色丹丸，藏入了怀中。

她为人阴沉，装作一副吞下毒丸之态，反问万天成那毒丸之害，以稳住万天成，消除他的疑心。

聂小凤虽明知那毒丸在口中多放上一刻，就多一分中毒之险，但她却肯随便吐了出来，直待万天成被那巨蜂所困，无暇暗中监视自己之时，才吐出被真气托住的毒丸，藏入怀中。

凝目望去，只见万天成已陷入了蜂群之中。

虽然他内功深厚，连发掌力，把巨蜂一直追逼在六八尺外，但他上下左右，四五丈内尽都是巡梭的蜂群，只要一个失神，毒蜂必将乘虚而入。

聂小凤凝目沉思片刻，突然举步而行，高声说道：“老前辈且不要慌，我来救你。”

万天成怒道：“对付区区毒蜂，那用人相助，未免也太藐视老夫。”喝叫声中，左右双手各发两掌。

这四掌是万天成毕生功力所聚，掌力强劲，习 p 盘旋周围的巨蜂，被强猛的掌力震的纷向两侧飞去。

但群蜂分而复合，倏忽之间，重又聚拢过来。

万天成眼看这两掌强猛绝伦的掌风，仍无法把那巨蜂震毙。心中亦不禁生出了惊骇，暗暗忖道：“这些巨蜂如此顽强，不知要打到几时，才能破围而出。”

一念转动，心头大急，双掌连环劈出，劲风呼啸，潜力四外激荡。

方兆南眼看蜂群在万天成强猛掌力劈击之下，互相冲撞，亦是大为担心，暗道：“此人内力如此之强，单是这巨蜂，只怕难以困得住他，如若我再出手，或可逼他落败。”

心神一动，一股冲动之气，直泛心头，想道：“半年来苦苦练成的武功，不知成就如何，借此机会能和当代第一流的高手搏斗一番，也可对自己测验一下，长长见识。”

一念动心，有如渴骥奔泉，不可遏止。

方兆南正待跃下树去，耳际间又传来悔绛雪柔柔的清音道：“你那巨蜂，双翅之力，如此强猛，倒是出了我意料之外，看情势万天成甚难冲过蜂群……”

那声音微微一顿，接道：“聂小凤和万天成彼此间勾心斗角，给你以可乘之机，如若你那巨蜂，可以在遥远之处控制，现在正是你逃走的时机了。”

方兆南道：“在下正想跃下树去，和那万天成搏斗一场。”他虽在说话，暗中却留心向那发音之处望去。

但见四周一片空寂，除了那只羽毛美丽的巨鸟外，再无其他之物。

但闻梅绛雪的声音接道：“匹夫之勇，何足为恃，你现在下去和万天成相搏，不论胜败有损无益，不如趁机逃走。他们误会你是杨孤；日后如有需要，也好扮成杨孤混入他们什么鹊桥大阵之中。”

这次方兆南早已留上了心，暗中监视着那巨鸟，果然发觉梅绛雪声音传来之处，就在那巨鸟附近。

他这里正凝目沉思，大概梅绛雪误认他不肯听从自己之言，又接口说道：“你不用逞一时之勇，坏了大事，需知鹊桥大会，关系武林正邪消长之机，小不忍则乱大谋……”

声音微顿了顿，接着又道：“是啦！你可是怕你两位师妹知道了你的身份么，这个但请放一百二十个宽心，她们绝不会讲出这隐密。”

方兆南细想果是不错，当下说道：“我立刻退走……”顿了顿又道：“我在墓林之外等你……”

话还未完，梅绛雪声音已经接道：“不用啦！你风流成性，有不少红颜知己，难道还会想念我么？”

方兆南呆了一呆，不知如何答复。

他的一举一动，甚至细微的表情，都无法逃过她的双目。

只听那声音又接着说道：“好吧！我答应你再见一面，你可以走啦！不用顾虑我找不到你，不论你到那里，我自会找得到你，你现在可以走啦！”

方兆南道：“好吧！”

说完一提真气，陡然从树上跃了下来，急急向正西奔了过去。

大约有半里之遥，才停了下来，按杨孤传授之术，轻轻在木笼之上，敲打了一阵。

木笼中立时飞出三只巨蜂，疾如流矢般，向适才来路之上飞了。

片刻工夫，只听嗡嗡之声，一群巨蜂，疾涌而来，有如秋泛夜至，迅快至极。

方兆南眼看巨蜂竟似通灵一般，能受人之命，心头大喜，转身急奔而去。

方兆南一则担心鬼仙万天成追上来，再者想试试那巨蜂飞行之力，和飞行的速度，因此施展全力，愈奔愈快。

蜂群来势迅快，消失亦快，眨眼之间，齐齐进入那木笼之中。

方兆南放下了木笼四周垂遮的黑布，四外打量了一眼，只见群山连绵，不见万天成等追来，自己停身之处，乃一块如茵草地，当下选择了一块巨大的山石，坐了下去。

他不过刚刚坐好，忽听步履声响，大石之后，转出来全身白衣的梅绛雪。

方兆南欠身而起，道：“梅姑娘。”

半年不见，玉人无恙，斜阳西照下，更显得嫩脸匀红，玉肤欺雪，白衣红颜，容色绝伦，方兆南瞧了一阵，只觉耀眼生花。不敢多看，慌忙别过头去。

梅绛雪仍是一副冷冰冰的神情，说道：“你要见我干什么？”

方兆南轻轻咳了一声，道：“我想请教几件事情。”

梅绛雪道：“说吧！”

方兆南道：“适才承蒙指教，在下感激不尽……”

他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陡然停口不言。

梅绛雪道：“就只是这句话么？”

方兆南呆了一呆，道：“这次鹊桥大会，事关天下武林正邪消长……”

梅绛雪道：“这个我早知道啦！我记得这些话，还是我告诉你的。”

方兆南脸一红道：“在下之意，是想请姑娘能为挽救这次武林浩劫，尽一份力。”

梅绛雪道：“那可不一定，我和那冥岳岳主，总是有些师徒之情，要帮那个，现在还很难说，要到了时间，才能决定。”

方兆南又是一呆，半响讲不出话。

梅绛雪冷笑一声，接道：“你凭什么给我讲这些话？”

方兆南轻轻咳了两声，仍是想不出适当的措词答复。

梅绛雪接道：“我倒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方兆南道：“愿闻高论。”

梅绛雪道：“什么高论不高论的，你知道我是你的什么人么？”

方兆南重重的咳了一声，道：“这个，这个……”

这个了半天，仍然这个不出所以然来。

梅绛雪一个字一个字，有如弹出来的一般，说道：“我是你的妻子。”

方兆南叹息一声，道：“昔年之事，情非得已，姑娘随口言来，还这等认真么？”

梅绛雪道：“青天明月，立誓订盟，那还不算认真么？哼！妇人家的贞德，岂可随便轻侮的？”

方兆南微微一耸剑眉，付道：“这人聪明绝伦，又在冥岳那等淫乱的环境之下长大，不知何故，竟然对月缔盟一事，这等认真。”

只听梅绛雪叹息一声，说道：“不论你喜不喜欢我是你的妻子，那都无关紧要，但咱们夫妻的名份，你必需承认下来，世上尽有翻目夫妻，立下终生不见之愿，咱们为什么不可以做一对挂名夫妻……”

她缓缓仰起脸来，望着天际一朵飘飞的白云，接道：“我本要剃度佛门，剪发为尼，但想到了还未对你说过，只好暂时留下这一头长发。”

她自言自语，说的尽都是平日心中所想之事，方兆南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接口，只好默然不言。

梅绛雪又道：“你一直不肯承认那晚对月缔盟之事，可是为了怕认我为妻之后，我不许你再讨妻妾么？”

方兆南道：“姑娘误会了……”

梅绛雪冷冷接道：“我一点也没有误会，男人家，讨上三妻四妾，并非什么大不了之事，这一点你尽可放心，我只要你承认我是方夫人，其他之事，我也懒得过问你，有本事，讨上三宫六院，与我何干？”

方兆南叹息一声，道：“寒水潭对月缔盟，不过是一时权宜行动，怕你当时也未深想，但我却敬重姑娘的为人，……”

梅绛雪怒道：“谁要你敬重我了，哼！好女不配二夫，我当时虽未深想，但言出我口，铁案如山，难道还能反悔么？”

方兆南一皱眉头，道：“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谈，眼下大劫临头，急如星火，你既肯赶来此地，想必已不愿袖手旁观……”

忽听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奔了过来。

梅绛雪冷冷喝道：“什么人？”

白衣闪动，直扑过去。

她此时的武功，何等高强，出手一击，迅如电火，喝声未绝，已有人中掌栽倒。

方兆南目光一瞥，立时急急喝道：“姑娘住手！”

梅绛雪已扬指而出，准备点击那人的死穴，听得方兆南喝叫之声，陡然停手，回头接道：“此人乃冥岳中派来的暗桩，你还要替他求情么？”

方兆南急急奔了过去，道：“此人是我亡师好友。”左手抓起那人的右臂，右手轻轻一掌，拍在那人的“命门”穴上。

梅绛雪仔细看去，只见那人青衫长髯，面像甚熟，似曾见过，只是一时间，想他不起。

只见方兆南举起右掌在那人身上几处要穴推拿起来。

片刻工夫，那青衫长髯老者，血脉竟被推活，长长呼一口气，睁开双目。

梅绛雪柳眉微微耸动，口虽未言，心中却是暗暗的吃惊，他竟然能推活我用拂穴手法拂伤人的经脉。

她那里知道，方兆南在这半年时光之中，得觉梦大师传授少林上乘神功，习练易筋真经，武功精进，一日千里，已得觉梦大半真传。

那青衫长髯老者双目圆睁，打量了方兆南一阵，突然扬手一拳，直向方兆南前胸劈去。

方兆南纵身让开，凄凉的说道：“张师伯，难道你一点也不认识小侄了么？”

原来这长衫老者，正是方兆南恩师生平第一好友知己张一平。

梅绛雪忽然想起此人，曾和方兆南周惠瑛一起往袖手樵隐处避难，后被擒回冥岳。

聂小凤曾用他和方兆南等相熟之情，命他混入泰山大会之中，刺探大方禅师等活动之情，想不到此时此地，竟然又和他相见。

张一平一击不中，立时纵身跃起，拳掌齐挥，猛向方兆南劈击过去。

张一平拳脚并施，一口气连攻了百招以上，不但未能击中方兆南，反而把自己累出了一身大汗。

梅绛雪眼见张一平即将力尽，忍不住出言喝道：“你再不点了他的穴道。你要把他活活累死么？”

方兆南听得心头一凛，疾出一掌，拍中了张一平的中府穴。

梅绛雪看的又是一凉，暗道：“他出手一击，竟是如此之准、张一平拳掌未停，攻势未住，他竟能一击中敌，如若换我，只怕也难这等的顺利。”

方兆南右掌拍中了张一平的“中府穴”，左手却紧接而出，抓住了张一平的身躯，缓缓放下，心中暗暗自责道，“梅绛雪幼小在冥岳之中长大，对冥岳中一切诡计，定是了如指掌，昔年她未脱离冥岳之前，这些人亦会听她之命，眼前有这样一个大行家，我却不知去问。”

付思之间，梅绛雪已举步行了过来，举手按在张一平后颈之上，冷冷说道：“你可是想救他么？”

方兆南道：“还得你多多指教。”

梅绛雪道：“只要我掌心内力一发，立时可震断他的心脉。”

方兆南怔了一怔，道：“你什么意思？”

梅绛雪道：“你承不承认咱们对月缔缘之事？”

方兆南道：“你又扯到这上面了，快放开他！”

方兆南说着举步欲进。

梅绛雪道：“站住，你动一动，我就要他的命……”

当下不禁摇头一叹，说道：“姑娘的为人，实是叫在下愈想愈是糊涂，似正似邪，莫可捉摸。”

梅绛雪肃冷的说道：“你先答复了我的问话再说。”

他启蒙的恩师，和那视他如子的师母，双双死去，张一平不但对他有授艺之情，而且也是亡师唯一的好友，追思师恩，不自禁对张一平生出了极深的亲切之情。

但闻梅绛雪急急催促道：“你究是承不承认，快些说啊！”

方兆南暗暗忖道：“此女一向说得出就做得得到，莫要让她真的杀了他。”当下说道：“你快些放手，既是确有其事，在下怎能否认。”

梅绛雪忽然展颜一笑，道：“这可是你说的话。”

说完话，她缓缓放下了右手。

她素来难得一笑，笑来如花盛放，妩媚动人。

方兆南怕她再追问，抢先说道：“在下有一事相求。”

梅绛雪道：“什么事？”

她言词神情之间，大见柔和。

方兆南道：“姑娘久居冥岳，想来必然知道解除那冥岳岳主的控人禁制。”

梅绛雪道：“你可是想要他神志复清么？”

方兆南叹道：“你既知道，望勿再施刁难。”

梅绛雪道：“你先打开他头上的头发瞧瞧。”

方兆南依言施为，打开张一平头上的椎发。

只见他“天灵穴”上，置放着一块金钱大小的黑色药饼，托在手中瞧了一阵，骂道：“哼！原来是此物在作怪！”随手要抛开去，心中忽然一动，又收入破衣袋中，深深一揖，接道：“晚辈方兆南，见过张师伯。”

只见张一平仍然呆呆的站着不动，分明未曾听得。

方兆南微微一笑，暗自责道：“他穴道未解，如何能听到我说的话？”举手一掌，拍活张一平的穴道，又是一揖，道：“张师拍还记得小侄么？”

张一平冷哼一声，突然举手一拳，击了过去。

只听“呼”的一声，正击在他的肩头之上，打的方兆南一连向后退出六七步远，愕然望着梅绛雪发愣。

梅绛雪突然举步一跨，白衣飘闪中，人已欺到了张一平的身后，举手点了他一处穴道，笑道：“瞧着我干什么？”

方兆南道：“怎么拿开他发内的迷魂饼他的人仍是神智不清呢？”

梅绛雪道：“活该，谁叫你性子急呢，问事不问清楚，就解了他的穴道，哼！幸亏他出拳稍慢，又非击向要害，要是他这一拳把你打死，你说那冤是不冤？”

方兆南道：“难道他身上还有什么禁制不成？”

梅绛雪道：“如若那冥岳岳主，伎俩仅是如此，还能把无数武林高手，收罗在冥岳之中，涂面作鬼，任她摆布么？哼！其实你早该知道那禁制不仅如此，只怪你粗心大意罢了！”

方兆南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梅绛雪道：“简单得很，你想想看那少林寺中和尚，个个都未蓄发，为

什么仍然被冥岳岳主控制？”

方兆南怔了一怔，道：“责骂得好，这一层我确未想到……”微微一顿，又道：“还有什么禁制，还得你指点指点？”

梅绛雪道：“你再看看他后脑之中，可有什么奇异之物么？”

方兆南依言打开张一平的头发，在后脑上仔细的搜寻了一阵，果然又被他发觉了一处隐密的禁制。

原来，他在张一平后脑处，长发浓密的所在，找出了一个带着金色小盖子的奇异之物，当下一整脸色道：“可有解救之策么？”

梅绛雪道：“不会把他后脑处钉的金针，取下来么？”

方兆南伸出二指，正待去取那金针，梅绛雪忽的接道：“小心了，这枚金针刺的乃极端重要之区，稍有失措，都将悔恨莫及。”

方兆南缩回双手，暗中运气，他左手抓往了张一平的肩头，右手缓缓伸出，起下后脑上的金针。

凝目望去，只见金针长约一寸六分，体积细微，尖利异常，心中暗暗叹息一声，又把金针收入怀中。

方兆南已吃过一次苦头，不敢擅自动手，抬头望着梅绛雪问道：“还有没有什么禁制？”

梅绛雪道：“自然有了，要不然少林和尚都未蓄发，这金针控脑的禁制，岂不早就被你发觉了么？”

方兆南暗暗付道：“这话倒是不错。”一抱拳，说道：“还得请姑娘指点。”

梅绛雪道：“你脱去他的衣服，看看他命门穴上，是否有物？”她说完话，缓缓转过身去。

方兆南依言脱下张一平的衣服，果然见“命门穴”旁边，又钉着一只金针，当下拔了出来，说道：“还有禁制么？”

梅绛雪道：“你再看看他的云台、玄机、和任、督二脉的交济之处。”

方兆南仔细在张一平的身上搜寻，果然又寻出了三枚金针，一一起下之后，又道：“还有何处？”

梅绛雪道：“这叫五针钉魂之法，应该是没有啦，你替他穿好衣服吧！”

方兆南收好金针，穿好张一平的衣服，说道：“现在可以解他的穴道了么？”

梅绛雪缓缓转过身来，说道：“不行，他刚刚起下五针，不宜立刻解他穴道，等一会儿再解不迟。”

方兆南炯炯的眼神，移到梅绛雪的脸上，说道：“这五针钉魂之法，可是那罗玄创出的么？”

梅绛雪点点头道：“不错，我未入血池之前，如遇上今日之事，那就要和你一样的茫然无措了。”

方兆南哼了一声，道：“人人都称罗玄天纵奇才，世无其匹，对他敬重非凡，但今日看来，他这些残忍的手段，固然是叫人惊奇，但究非大丈夫的行径，有伤忠恕之道，非智者所取，仁者所施。”

梅绛雪道：“他创出这五针钉魂之法，目的在对付江湖中的厉魂恶魔等人物，如若是一个嗜杀残忍之人，你钉上他的要穴，让他神智混乱不清，处处听命于你，岂不是一件大有用处之事么？”

方兆南道：“在下有两点不解之处，还得请问。”

梅绛雪道：“你问吧！只要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就是。”

方兆南道：“刚才我取下他身上的几枚金针，似都在人身死穴之上，怎的会竟然不死？”

梅绛雪微微一笑道：“你可曾看仔细了么？那金针虽是钉在死穴之上，其实却偏向一侧，钉在一处经脉之上，这些经脉都是控制神经的枢纽。

所谓五针钉魂大法，并非是直接钉在人的三魂七魄，只不过使其神智迷乱，忘掉了过去，对昔年的人人物物，失去了辨认之能而已。”

方兆南沉吟一阵，道：“就人身经脉穴位的功能而言，此事大有可能，只不过非得绝顶聪明之人，才能推算出来罢了。”

梅绛雪道：“罗玄深谱人身穴道，诸脉功能，故而推演人身体能变化，创出这五针钉魂大法，此事看来容易，行法亦非难事，但如想到那初创之人，推演人身经脉运行之奥，下针部位之准，实是一件非比寻常的大难之事。”

方兆南忽然想到觉非遗言心愿，要他找罗玄比试一下武功，以印证正宗。旁门之别，究竟谁胜一筹。

当下他说道：“不论罗玄的才华如何的光耀，武功如何的高强，但他终是旁门邪径，难以立论千古，不能算武技正统。”

这几句话，言出弦外，任她梅绛雪才智绝世，也是想不出用意何在，微微一怔，道：“怎么？你可是太不服气么？”

方兆南仰天大笑，道：“罗玄的才智，在下自知难以及得万一，但对他创出武功的邪毒，却是不敢恭维。”

梅绛雪道：“你这口气，对一位才气纵横的前辈奇人太不尊敬，以后言词之间，最好是小心一些。”

方兆南笑道：“如若能和罗玄会面的机会，我倒想向他领教一下。”

梅绛雪忽然想到他刚才躲避张一平拳掌的武功，大是奇奥，此言定非信口开河，只怕是出自衷心，当下一耸柳眉，道：“就凭你么？”

方兆南道：“不错，我或非罗玄之敌，但我找他比试一下武功，应该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事吧！”

梅绛雪脸色微变，欲言又止，突然出手一掌，拍活了张一平的穴道。

方兆南似已发觉了梅绛雪的神色有异，赶忙接口说道：“所以我要先和那冥岳岳主搏斗一场，先能胜过冥岳岳主再说。”

说话之间，已伸手扶住了张一平。

只见张一平胸口起伏的长长呼一口气，目光投注到方兆南的身上，凝注了良久，道：“你可是方贤侄么？”

方兆南看他神智果然清醒过来，心头大喜，连连说道：“正是小侄，张师伯先请坐下养息一下精神，晚辈还有话要说。”

张一平两道目光，不停的在方兆南身上打量，道：“贤侄怎生落得这等模样？”

方兆南躬身说道：“此事说来话长，一盲难尽，师伯还是先请打坐调息一阵，小侄替你护法。”

张一平确然感觉十分倦累，依言盘膝而坐，运气调息。

梅绛雪缓步走去绕过岩石，消失不见。

方兆南本待叫她，但又怕惊动了张一平，心想梅绛雪既然在此，不难相见，先待张一平调息复元之后，再去找她不迟。

大约过了顿饭工夫，张一平果然睁开了双目，长长叹息一声，说道：“贤侄，你这身装束……”

方兆南道：“小侄际遇非常，说来话长，客待后稟，眼下倒是有一桩紧要之事，想先问师伯一声。”

张一平道：“什么事？”

方兆南道：“师伯可记得刚才和小侄动手的情形么？”

张一平凝目沉思，想了半晌，道：“依稀记得，若有似无。”

方兆南叹息一声，缓缓从袋中取出五枚金针，和一块迷魂药饼，说道：“适才师伯就受困于这五针一饼之下，忘去了昔年之事，相识之人……”

张一平望了那金针和黑色“迷魂药饼”一眼，接道：“有这等事么？”

方兆南指着那金针药饼，详尽的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张一平听得惊心动魄，愕然变色，半晌之后，才长长叹息一声道：“如非贤侄相救，细心替我除了那金针药饼，这一生都要沦为那冥岳妖妇的奴仆爪牙……”

说此一頓，目光转动，四下望了一眼，又道：“那位梅姑娘那里去了？在下得拜谢一下救命之恩。”

方兆南也不知梅绛雪是否已然走去，或是隐身附近，只好支吾以对道：“她有事先行了一步，此刻找她不易，好在相见有时，再见她时，相谢不迟。”

张一平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一跃而起，道：“方贤侄！”

方兆南吓了一跳，道：“什么事？”

张一平道：“我那惠瑛侄女可还活在世上么？”

方兆南凄然说道：“唉！恩师阴灵相佑，她还好好的活在世上。”

张一平神智已复，已想起昔年甚多往事，当下长长呼一白气，道：“不知她现在何处？”

方兆南道：“她虽是好好的活着，但如要见她之面，却是要大冒凶险。”

张一平奇道：“为什么？”

方兆南道：“她已拜在鬼仙万天成的门下了，那鬼仙万天成如今和冥岳岳主聂小凤，勾结一起，布下二座鹊桥大阵，想一网打尽天下武林高手。”

张一平仰脸思索了一阵，道：“鬼仙万天成，数十年前，江湖倒是传诵着此人的事迹，似是和罗玄齐名，只是一正一邪。”

方兆南冷哼一声，接道：“那鬼仙万天成阴毒邪恶，人尽皆知，也还罢了，但那被人誉为一代人杰的罗玄，却是外善内恶，胸藏奸诈，假善获誉，欺尽天下人的面目。”

张一平愕然说道：“罗玄乃武林中一代人杰，天下英雄无不欣敬，贤侄岂可信口相污？”

方兆南指着那金针药饼，道：“这五针钉魂大法，就是罗玄的奇技之一，聂小凤用此技奴役了千百武林高手，只此一桩，其用心就不能算得正大……”

方兆南说着语音突停，霍然站起，冷冷喝道：“什么人？”

只听一个娇媚的声音说道：“我……”

大石后莲步细碎，走出了个身着蓝衣的少女。

张一平脸色忽然大变，挺身站了起来。

原来，他一见此女之后，脑际之中，隐隐泛现起可怖回忆，似是这女人的形貌深藏于他的意识之中。

方兆南冷笑一声，道：“唐文娟，你来干什么？”

唐文娟笑道：“怎么？你忘记了咱们约订之言么？”

方兆南道：“什么约言？”

唐文娟笑道：“当真是贵人多忘事了，我带你见着了两位师妹，而且也未泄露你的身份……”

方兆南接道：“可是要我传授你武功么？”

唐文娟道：“我们有约在先，并非求你相授。”

方兆南略一沉思，道：“好吧！我传你一招。”

唐文娟怒道：“一招……”

方兆南冷冷的说道：“怎么？少了么？哼！这一招你能练得纯熟，就终生享用不尽，拿剑过来吧！”

唐文娟缓缓拔出背上长剑，递了过来，笑道：“有一件事。我倒是忘记告诉你了。”

方兆南接过宝剑道：“什么事？”

唐文娟道：“我在少林寺中夺了你一柄宝剑，已经还给了你的夫人。”

方兆南微微一怔，怒道：“你胡说什么？……”

唐文娟道：“我一点也没有胡说，你敢说梅绛雪不是你的妻子么？”

方兆南只觉此一问，甚难答复，梅绛雪是否隐身在附近，还很难说，既不能承认，也不能一日否认，只好搬换话题，领动剑诀，冷冷说道：“我只传授一遍，至于你能否学得会，那就是你的事了。”

唐文娟赶忙转过头去，凝目相望。

只见方兆南屏息凝神而立，手中长剑缓缓举动，颇有传技之诚，连剑变招之间，动作十分缓慢。

唐文娟武功已登堂奥，一看那出剑之势，已知剑招非凡，屏息凝神，用心默记。

方兆南缓缓把一招剑式用完，递过长剑，肃然说道：“在下敢夸这一招剑式，是你生平未见之学，我虽然运剑缓慢，只怕你也无法完全记下，但你能记上一半，那就享用不尽了。”

唐文娟本待要出言反驳，但又怕把记下的一半剑招忘去，不敢分心旁骛，挥动长剑，习练起来。

方兆南提起木笼，拉着张一平，匆匆而去，奔出了十几里路，到了一处僻静的山谷之中，才停下来。

张一平经过一阵急快的奔行，已然累的微微见汗，方兆南探手入怀，摸出一块绢帕，递了过去，就旁侧一块大山石上，坐了下来。

张一平拭去头上的汗水，说道：“你那师父，师母在世之日，曾经亲口告诉过我，要我作媒，把你那惠瑛师妹许配于你，不想你师门遇上巨变，落得个满门遭劫，在那等情势之中相遇，自是不便提到你们师兄妹的终身大事，想不到竟然因此铸错，造成恨事。”

方兆南道：“什么恨事？”

张一平道：“适才那蓝衣少女，声称你已娶了夫人？……”

方兆南摇头说道：“没有的事，师伯不要……”

他说着忽然住口不言，停了下来，心中暗道：“那对月缔盟一事，虽属玩笑，但梅绛雪如若硬要认起真来，那也是无法不认。”

张一平看他陡然停口不言，心中暗自一叹。

他久走江湖老于世故，从方兆南的神色之中，已看出他心中苦衷，当下接道：“唉！

贤侄不用为难此事，错在老夫身上，待见到惠瑛之时，老夫替你解说

就是。”

方兆南长叹一声，默默不语。

良久之后，抬起头来，望着无际蓝天，神情庄肃的说道：“今日武林，大难方殷，我身受两位高僧重托，岂可袖手不理，惠瑛师妹纵然责怪于我，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他这番感慨之言，张一平茫然不解，问道：“什么大难方殷，高僧重托，你可把我说糊涂了！”

方兆南回过头去，双目凝注在张一平的脸上，当下把见闻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又道，“小侄出道虽晚，但连年来的际遇，却是历尽辛酸，幻奇。

晚辈得蒙两位少林高僧垂青，破例授予武功，岂可把他们授艺苦心，置身武林是非之外，衡度情事，只好把儿女私情放在一旁了……”

张一平肃然敬道：“贤侄的仁侠胸怀，实叫我这身为长辈的惭愧。”

方兆南微微叹道：“对付冥岳岳主那等狡诈之徒，除以毒攻毒外，还得和他一较心机……”

张一平奇道：“贤侄怎么不说了？”

方兆南道：“晚辈实是不忍出口。”

张一平道：“什么事？尽管说吧！贤侄年纪轻轻，就胸怀救人救世的大志，我这把年纪了，纵然赴汤蹈火，那也是该无所惜，贤侄尽管说吧！”

方兆南道，“晚辈确实想到了一件麻烦师伯之事，但又想此事太过危险……”

张一平哈哈一笑，道：“贤侄可是要我装作神智未解，混入冥主手下，刺探消息，对么？”

方兆南道：“早前冥岳岳主聂小风，在冥岳绝谷之中，摆下了招魂之宴，听来虽然恐怖，但却假人以不可测之情，这鹊桥大会，却不知是什么名堂，明明是一场残酷的屠杀，血雨腥风，但却偏偏取了这样一个香艳的名子，以晚辈推想，其问定然有重大原因……”

张一平接道：“贤侄可是想在未入那鹊桥大阵之前，先行了解那原因何在么？”

方兆南点点头，道：“不错，顾名思义，那鹊桥大阵之中，必然有甚多奇怪布置，而且和女人有关，如能早悉聂小凤阴谋。在，预备准备，届时对症下药，当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张一平正容说道：“贤侄要我如何去探听消息……”

方兆南说道：“但晚辈又想到那冥岳岳主机警无比，看出金针已除，岂不要招致一场杀身之祸？”

张一平道：“师伯在冥岳并非什么重要人物，只要稍微留心一些，或可幸得生存，贤侄请把我金针未除神智未醒之时的情景描述一番。”

方兆南略一忖思，就记忆所及，把张一平神智未复时的情景，仔细的描述了一番，张一平一一记下，拱手说道：“贤侄保重，我要走了。”

说着转身大步行去，大有一副从容就义的精神。

一个死的念头，闪电般由方兆南的脑际掠过，陡然喝道：“不行，快停下来！”

张一平微微一怔，站住身子，回头问道：“什么事？”

方兆南道：“适才咱们遇到那个唐文娟，乃冥岳岳主聂小凤的大弟子，

此人虽有叛离冥岳之心，但她为人刁诈险恶，恐已知师伯金针已除之密，见面之后，说不定要动讨好那冥岳主之心，如若聂小凤知你金针被除，决然不会留下活口。”

张一平一拂胸前长髯，说道：“我这把年纪，纵然死去，也不算夭寿之人，此行虽然冒险，但对师伯而言，那也算十分值得的了。”

方兆南仰脸望望天色，道：“此刻时光还早，在下转授师伯两招防身武功，必要时好作脱身之用。”

张一平还在犹豫，方兆南已折了一节松枝，握枝作剑，开始传授剑招。

这剑招精奇博大，凡是习剑之人，只要看到，无不动心，张一平集中心神，潜心默记，举手仿习。

方兆南传授的异常细心，不厌其烦的再三讲授，足足耗去了一两个时辰之久，才算把一招剑式传完。

张一平记熟之后，忽然觉得这一招剑式，颇似刚才方兆南传授唐文娟的一招一样，忍不住问道：“贤侄，这一招叫什么名堂，刚才你传那蓝衣少女的一招，可是一样的么？”

方兆南道：“不错，这一招叫‘西来梵音’，正是刚才传给唐文娟的一招，此剑源起于少林武学。”

张一平道：“贤侄得天之宠，奇遇连绵，小小年纪，竟然有此成就，何愁异日不凌驾罗玄之上？”

方兆南道：“小侄如无这身武功，也不致卷入这永无休止的江湖是非之中，唉！不愿辜负两位少林高僧的传艺之恩，不得不舍身逐鹿于血腥屠杀之中……”

他似是感慨万千，仰天大笑三声，接道：“小侄再传师伯一拳，有此一剑一拳，必要时用来护身，当可勉强对付了。”

当下又传了张一平一招拳法。

张一平学会了一剑一掌，天色已然入夜。

方兆南肃容一揖，说道：“师伯此去，尚望多加小心，如若情势许可，尚望找几个助拳之人，起了他们身上金针，结作帮手。”

张一平道：“江湖上的机诈，老夫自理会得，不劳贤侄费心了……”

语音一顿，又道：“贤侄最好能和诸大门派中的掌门之人，早日取得联系，不论那一门派的掌门之人，都非平庸之才，贤侄和他们多多研商，自可大获裨益。”

方兆南笑道：“小侄籍籍无名，人轻言微，那些掌门之人，如何肯听小侄之言，如若此刻去见他们，反将弄巧成拙，无助大局，不如留到机会带来之时，再和他们相见的好，”

张一平道：“贤侄年少智高，胜过我这作师伯的甚多，你珍重自处了。”转过身子，大步行去。

夜色中方兆南凝注着张一平的背影，只觉他背影中流露出无限的凄凉，不禁默然一叹，等那张一平的身形，消失于夜色之中不见了，才提起木笼，大步行去。

他本想去找南北二怪，共谋大局，但此时并非正面相搏，南北二怪名头甚大，行动间亦引人注目。

想那梅绛雪既知五针钉魂之法，想来对鹊桥大阵亦有所了解，如得她合作，或可挽救这一次武林浩劫。

可是玉人形踪无定，飘忽莫可捉摸，一时间想找到她谈何容易。

忖思之间，到了一座山峰之下，抬头一看，银河耿耿，已是三更过后时辰。

崖下风微，一片寂幽，方兆甫忽觉有些倦意，放下木笼，依壁而坐，行起少林高僧相授的吐纳之术。

片刻间气走百脉，神凝五中，杂念尽消，灵台空明，步入了浑然忘我之境。

忽然间，一个沉重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方兆南霍然一惊，赶忙停下了运息，睁开双目望去。

只见一条庞大的黑影，逐渐行近，不禁心头一凛，暗道：“这是什么东西，这等庞大？”

那庞大之物突然停了下来，方兆南穷尽目力望去，也没有看出什么东西，只能隐隐看出一团圆圆的黑影。

第五十七回 赐折扇传柬天下

方兆南为一阵强烈的好奇之心诱动，轻轻移开木笼，借着夜色掩护，沿着崖壁向前行去。

他此时的轻功，已到了踏雪无痕之境，沿壁而行轻若飘絮。逐渐的接近了那团黑影。

这时，方兆南相距那庞大黑影，只不过两丈距离，凭他过人的目力，对眼前之物已看的甚是清晰了。

原来那团庞大的黑影，竟然是一顶轿子，四周都用黑布重重罩住，两个长毛披垂似猿非猿的怪物，分站在那轿子两侧。

方兆南一皱眉头，忖道：“这又是什么人物？竟然能役使馆兽……”

忖思之间，忽听那黑布垂遮的轿中，传出来一声轻微的喘声。

两个长毛披垂，似猿非猿的怪物，突然怪头乱摇，四面探望。

方兆南吃了一惊，暗道：“常听人言，兽类的听觉，大都灵敏过人，莫要被它嗅出气息来了。”

当下凝神静息，运气封注了全身经脉。

方兆南停身之处，山风迎面吹来，身上的气息为风势所附。而且那两个怪猿经过了长途跋涉，气力耗消过多，喘息之声，尚未停下，嗅觉也打了折扣，竟然未发觉方兆南的隐身之处。

只听一个怪兽低啸一声，那轿前垂帘突然大开，轮声辘辘，从那巨大的黑轿中，滚出来一辆轮车。

方兆南暗暗忖道：“无怪这顶轿子，大异常轿，原来这里面装了一辆轮车。”

只见那轮车行了四五尺左右，自动停了下来。

那轮车后背向后面仰张甚多，一个人平平的躺在那轮车之上，他身上覆盖了一层黑布，看上去实叫人无法分辨出他是死人，还是活人。

方兆南暗暗忖道：“看这人怪异行径，只怕……”

忖思之间，突闻一声长长的叹息，传了过来。

这一声长长的叹息，充满了无比的凄凉，直似要在这一声长叹中，吐出人生所有的积忿，忧郁。

一阵轻微的轧轧之声，那轮车背椅缓缓的升起，黑色的覆被，以随着微微掀动，露出来一张枯瘦的面孔。

方兆南穷尽目力望去，只见那人头倚靠在轮椅枕上，胸前飘垂着一片雪白的长髯。

双目深陷，两颧瘦削，突起了甚高，双目甚大，但却毫无神采。

他似是无力支撑那瘦弱和疲累的身体，对人生充满着厌倦，身躯微微挣动一下，突然又长叹一声，静止不动，望着天上的星光出神。

忽听那老人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叽哩咕吹，说了两句奇怪的言语。

那言语似鸟鸣，又似梦呓，方兆南竟然听不懂那老人说什么。

只见那两个长毛披垂，似猿非猿的怪物，齐齐向那轿中奔去，争先恐后的拿出来两个桃子，送到那老人面前。

那老人又叽哩咕吹的说了两句奇怪之言。

两个似猿非猿的怪物，长指挥动，剥去了那桃子的皮，老人接过一枚桃子吃了，另一个还给两个似猿非猿的怪物。

只见那两个怪物咧嘴一笑，把一个桃子，分食入腹。

方兆南看的大力惊奇，暗暗忖道：“这老人不知是何等人物，看去已如将枯之木，但竟能驱使怪兽，唉！江湖上，当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蜂王杨孤，能够育蜂驱蜂，已使人叹为观止，这老人竟然能役使怪兽……”

只听那老人又在自言自语的低声说道：“鹊桥大阵，唉！想不到这丫头竟然是这等嗜杀……”

只听那声音，愈来愈低，渐不可闻。

方兆南心头凛然一震，暗道：“此人似是身染重病，已然到了无法支持自己的躯体之时，难道也是来参与那鹊桥大会不成”

只听那白髯枯瘦老人，又叽哩咕吹的说了几句话，两个长发披垂，似猿非猿的怪物中的一个，突然纵跃而起，奔行如飞的直向一个山峰之上攀去。

不多一刻，突听一阵奇异的啸声，传了过来：

这啸声似是在呼叫什么，尖厉中隐隐含着节拍。

啸声由远而近，不大工夫，已近身侧，一回黑影疾奔而来，将近那轮车之时，却突然停了下来。

那疾奔的黑影，也同时为之缓慢下来，正是攀上峰的那似猿非猿的怪物。

这一连串怪异的动作，在方兆南的心吕中，留下了难解之谜，也更引动他好奇之心，决心要看个水落石出。

忽然间，由遥远处传过一声尖亮啸声，重又划破了刚刚归于沉寂的静夜。

那黑衣老人抬动了一下身躯，枯瘦的长手一挥，两个似猿非猿的怪物，同时仰脸长啸。

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对面山峰上，突然闰奔来一口白影。白影来势奇快，眨眼之间，已近那黑衣人的轮椅。

方兆南凝神瞧去，不禁心头一震，原来那白衣人竟是梅绛雪。

一个新的念头，闪电般掠过他的脑际，暗暗忖道：“这黑衣老人是谁？”

难道是罗玄？他还未死么？”

他有些迷惑了，罗玄这个神奇的人物，在武林中造成无数的隐密，江湖上津津传诵着他的医道，但他却甚少在江湖上露面。

他享誉之隆，开既往，绝古今，他被上一代武林人物宣扬成神奇的人物，留给了一代武林人物无比的崇敬仰慕，但他的作为却又不似他那崇高的声誉。

无数江湖高手宣扬着他的善行，但那二位德高望重的少林高僧，却不耻他的所为，对这位神奇的人物，方兆南已无法辨识他的正邪。

一时间万感交集，愈想愈是茫然。

只听梅绛雪那脆如银铃的声音，幽幽说道：“师父体力不支，怎可跋涉而来？”

方兆南心中一动，暗暗叹道：“果然是罗玄了。”

只听一声轻微的叹息悠悠扬起，一个低沉微弱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昔年我曾为好奇之心，设计了一座鹊桥大阵，在阵中，我动用了各种飞禽。走兽，想不到竟然被那丫头携去蓝图，唉！如若她已把那座大阵的窍诀变化，尽皆领悟，当真不知要有多少人伤在那座阵中了。”

话至此处，突然重重的咳了两声，紧接着一阵沉重的喘息之声。

方兆南暗暗忖道：“听他的喘息之声，似是病的很重，看来我找他比武之事，只怕难以如愿了。”

只听梅绛雪柔声的说道：“师父玄功精深，胸罗奇术，如果能静心的疗伤，总有复元的一天……”

那低沉微弱的声音，重又响起，道：“唉！药医不死病，世无长生方，不论何等内功精深之人，都难永生不死，我这一把年纪，死亦无憾了，只是，聂小凤那孽……”

又是一阵连续的咳嗽，中断了他未完之言。

梅绛雪道：“师父不要多说话啦！还是安心养息病势吧，此地夜寒露重，找一个可避风露地方去休息一下再说。”

那低沉微弱的声音，再度传了过来道：“不行，我已是油尽灯枯之人，随时可能绝气而死，那鹊桥大阵，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世人均不知破解之法，只伯难以逃出她的毒手……”

声音微微一顿之后，又接着说道：“但愿皇天能延我几日寿元，破去那孽徒鹊桥大阵。”

梅绛雪似已无法按捺下好奇之心，说道：“为什么叫鹊桥大阵呢？”

那黑衣老人答道：“我利用鸟兽的游动，变化阵势，传洒毒药，但阵中鸟语花香，美女歌姬，翠袖红裳，看上去耀眼生花，藏杀机于绮丽的风光之中，以鹊桥为界，生死两域，故名鹊桥阵。”

梅绛雪道：“原来如此。”

那黑衣人突然缓缓挺身坐了起来，道：“我恐怕不行了，快扶我起来。”

梅绛雪道：“师父好好的躺着休息，起来干什么？”

那黑衣老人道：“在我坐的轮椅之下，藏着鹊桥阵组成的一幅蓝图，另附有破解之法，聂小凤自负聪明，却不知我早已有准备。

我设计那鹊桥怪阵之后，就苦思破解之法，终于被我想了起来，记在一本经文之中，我如死了之后，你要好好的详阅那破阵之法，要知此事关系太大，不可漫意轻心。”

梅绛雪道：“弟子记下了。”

她扶起罗玄，探手在那轮椅上摸了一阵，果然找出一本经文。

那黑衣人又道：“你收起此书之后，就在此地，给我找一个埋身之处。”

方兆南吃了一惊，暗道：“难道他有未卜生死之能，预知死期么？”

梅绛雪藏好经文，接道：“师父快请休息一下。”

那黑衣老人似是心事已完，点点头，又躺卧在轮车之上。

方兆南此刻已完全确定这枯瘦的老人，就是那被武林人渲染为一代人杰的罗玄了。

梅绛雪的耳目，何等灵敏，方兆南这失声一叹，早已惊动了她，娇叱一声，说道：“什么人？”

扬手一掌，劈了过来。

方兆南暗暗忖道，“我这半年，尽得少林高僧觉梦大师所学，不知武功进境如何，不如接她一掌试试。”

当下暗运功力，一掌推出。

两股排空劲气一触，方兆南突觉全身一震，凝目看梅绛雪时，也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两步。

那躺在轮椅上的老人，似是已感觉到梅绛雪已遇上劲敌，突然一挺身，坐了起来，道：“雪儿住手！”

但闻那老人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是那位高手，既然相遇，总是有缘，可否请出一见？”

方兆南想道：“我身受觉非遗言相嘱，要我和罗玄试试武功，但看他虚弱的身体，这比武之愿，只怕难以实现了，唉！但我已然答应了觉非大师，岂能让他期望落空……”

方兆南收敛起汹涌的思潮，霍然站了起来，大步行去。

梅绛雪本已扬掌作势，但她看清楚来人是谁之后，却缓缓的放下了扬起的掌势，愕然说道：“原来是你？”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不错，是我……”抱拳对那枯瘦白髯老人一揖，道：“老前辈可是留给武林后辈们无限钦慕的罗玄么？”

梅绛雪怒道：“住口，没规没矩，我师父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么？”

那枯瘦老人轻轻的咳了一声，笑道：“雪儿，不要多嘴……”目注方兆南颌首应道：“不错，老夫正是罗玄，请教贵姓？”

方兆南一挺胸，道：“在下方兆南，他心中牢记着觉非大师临死遗言，对这位武林中传诵的神奇人物，胸怀成见甚深。

罗玄道：“方世兄。”

方兆南呆了一呆，急急抱拳欠身，接道：“不敢，不敢，晚辈叫方兆南。”

罗玄有气无力的启齿一笑，道：“方世兄的武功不弱，但不知令师何人？”

方兆南道：“晚辈的恩师周佩……”

罗玄接道：“群集天下高手，也难调教出你这样的武功，老夫有些不信。”

方兆南道：“晚辈得蒙少林高僧觉梦，觉非两位大师垂青，授以武功。”

罗玄道：“这就是了，老夫早就想到是他们两位了。”

方兆南忽然长叹一声，目注罗玄，欲言又止。

罗玄移动身躯，说道：“年轻人，你可有满腹心事么？”

方兆南接道：“心事倒无，只是有几句不敬之言，不忍出口。”

梅绛雪冷冷接道：“既知是不敬之言，那还是不说的为好，免得招致杀身之祸。”

方兆南回顾了梅绛雪一眼，道：“你对我施恩甚多，我让你几句就是。”

梅绛雪忽然仰起头来，凄凉的说道：“咱们已有夫妻之名，我自是应该维护于你，但你如在言语上侵犯到我的师父，纵然杀你后，我痛悔一生，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罗玄缓缓伸出枯瘦的右手，摇了几摇，低声对梅绛雪道：“雪儿，不用你多管，我要和这位方世兄多多的谈谈。”

方兆南回顾了梅绛雪一眼，道：“你纵然要和我反目成仇，我也得说出心中蕴藏之事。”

罗玄点头笑道：“你说吧！有我之命，雪儿决然不会出手……”他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其实她纵然出手，也未必是你的敌手。”

梅绛雪脸色一变，道：“师父，此言当真么？”

罗玄道：“一点不假，如若觉梦。觉非把一身武功尽皆传授于他，你是打他不过的……”

他的目光又转注到方兆南的脸上，接道：“你如学全觉梦。觉非的武功，雪儿此刻果然是打你不过，可是当我气绝死亡之后，她的武功举世问就无人能与之抗衡的了！纵然是功力上胜她一筹，也无法挡得她凌厉的剑势。”

方兆南听得莫名其妙，摇头说道：“晚辈并无和梅姑娘争名比武之心，但老前辈这一番话，却使晚辈如陷身十里云雾，越听越糊涂了。”

罗玄轻轻叹息一声，突然改变了口气，低沉慈和的说道：“孩子，有很多事，你还是无法了解的，智慧和武功，都似浩瀚的大海，无尽无止，世上没有永恒的第一，因为一个人的智能，不论如何的高强，也无法学尽世间的东西……”

他轻轻的咳嗽了一阵，又道：“不错，觉梦和觉非都是当世的奇人，他们的才智或许逊老夫一筹，但他们的坚忍和毅力，却非老夫能比，何况，老夫旁缘杂学，星卜医巫，无所不学，但他们却能专心一志于武功之上……”

一阵急促的咳嗽，打断了罗玄未完之言。

梅绛雪轻挥玉腕，轻轻的在罗玄的背上捶了几下，说道。“师父身体不好，就少说几句话吧！”

罗玄微微叹息一声，道：“我原想把胸中的一些隐密，伴随着这具躯体，永埋地下，一了百了，唉！但我此刻要改变这想法

他缓缓抬起头来，两道失去神采的眼神，突然凝注到梅绛雪的脸上，道：“孩子，你和聂小凤，是这一代中的两株奇葩，你们的才智可能在伯仲之间，不同的是你能择善固执……”往事似一烙印，深深的印在罗玄的心上。他感慨的抬起头来，自言自语的说道：“造成今日杀劫，那不能全怪聂小凤，老夫该担负起一大部分的责任……”

一阵夜风吹来，飘飞起几人的衣袂，也吹飘起那两个似猿非猿长垂的金毛。

罗玄似是被这一阵寒风，吹的恢复了清醒，两道目光凝注在方兆南的身上，说道：“你说吧！孩子，老夫这一生中，甚少听到不敬之言，只要你说的对，老夫都将诚心接受，唉！纵然是说错了，也不要紧，你说吧！”

方兆南万没想到，这位被武林中目为一代神奇人物的罗玄。对自己竟

然是这等的和蔼，一时之间，反有着不便出口之感。

沉吟了一阵，方兆南道：“武林中盛传老前辈的神奇事迹。不要说能拜在老前辈的门下了，就是能和老前辈见上一面，那也感觉至！有无与伦比的荣宠，不过，晚辈却从两位少林高僧口中，听说到老前辈是一位孤傲冷僻，不近人情之人……”

梅绛雪冷哼一声，道：“老和尚胡说八道……”

罗玄微微一笑，道：“他们说的不错，我是有些冷僻的不近人情。”

方兆南叹息一声，道：“但晚辈今宵和老前辈见此一面，却又觉……”忽然想到觉梦。觉非都是有道的高僧，自然不会随意批评，不由倏然注口不言。

梅绛雪道：“你怎么不说了？”

方兆南轻轻咳了一声，道：“晚辈觉得老前辈并非传说中的那等冷傲……”

罗玄截住了方兆南的话头道：“不知他们还说些什么？”

方兆南道：“老前辈事事逆天而行，造成武林中的杀劫，不知是真是假？”

罗玄道：“事情虽在我预料之中，但却并非我用心初意。”

方兆南道：“觉非大师临死之际，遗言晚辈，和老前辈比试一次武功，他临死遗言相托，晚辈当时又答应了他，极不愿让他失望于九泉之下……”

梅绛雪怒声指责道：“哼！你好大的日气，也不怕山风闪了舌头么？”

方兆南侧脸望了梅绛雪一眼，继续说道：“晚辈原想先除了冥岳岳主之后，再设法找寻老前辈，完成觉非大师的遗志，不计胜负，和老前辈比试一阵，却不料聂小凤又兴风作浪，和鬼仙万天成合作，摆下鹊桥大阵，准备一网打尽天下武林高手，唉！更想不到今宵竟然能和老前辈相遇于此。”

罗玄淡然说道：“孩子，还有一件你没料到的事，就是你遇见老夫之时，我已是奄奄将死之人，难能奉陪于你，使你无法完成那觉非大师的遗言了。”

方兆南道：“这一桩确然出了在下的意外，想不到老前辈竟然还活在世上，唉！那血池中诸多布设，又都是你弄的玄虚？”

罗玄点点头，道：“老夫一生和天作对，想不到终是术难回天”

方兆南奇道：“为什么？”

梅绛雪冷冷的接道：“那是因为当代武林之士，无人能和师父抗衡，哼！孤陋寡闻。”

方兆南忽然纵声大笑，其声悲凄，直冲云霄。

梅绛雪秀眉连扬，大声喝道：“你笑什么？如若你一定要完成那老和尚的遗愿，和我比试一阵，也是一样，”

方兆南停下大笑之声，面容肃穆的指着罗玄喝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梅绛雪厉声喝道：“你竟敢这等无礼，是活的不耐烦了……”

疾发一掌，拍了过去。

方兆南侧身避开，闪到一侧，却是不肯还手。

两人之间，隔着罗玄的轮车，梅绛雪伯失手伤了罗玄，因此不敢再攻。

只见梅绛雪纵身一跃，飞出了一丈多远，指着方兆南，人道：“你过来，咱们今宵好好的打一场吧！”

罗玄挥手阻拦住梅绛雪，道：“你明白了什么？”

方兆南道：“大奸巨恶，常常是不着痕迹，你明知聂小凤天性阴毒，却偏把她收归门下，尽传武功，让她在江湖之上，掀起了一片滔天的风浪，留下‘血地图’，造成江湖上互相杀伐的祸源。”

聂小凤追随你的时日不短，纵是她天性恶毒，也该受到你春风化雨，但她离你之门，手段更为毒辣，你创造五针钉魂之法。那无疑替聂小凤指出了一条控制江湖高人的捷径，以你罗玄的一智，岂能不知这种恶毒的武功，并将留祸后世，分明是有意纵她为恶……”

罗玄仰脸望着天际间一颗闪亮的明星，自言自语的说道：“骂的好，果然是痛快淋漓，句句都是老夫从未闻过之言……”

他微微叹息一声，又道：“接着说吧！老夫一生中从未听受过别人的教训，临死之前，得以尝受，对老夫而言，该是一件值得欢乐之事。”

方兆南冷笑一声，道：“可惜你死得大晚了，如若能早死一步，在下无缘和你相见，我心中虽然对你猜疑甚深，但终究是猜想之事，今宵一面，使在下证实了心中的猜想，哼！我方兆南如若今宵能幸脱毒手，必要把你的恶毒用心，昭告天下。”

罗玄点头笑道：“孩子，还有么？”

方兆南道：“使你在武林中留下的崇高声誉，毁于一旦，留下个千古骂名。”

罗玄缓缓举起了两只枯瘦之手，轻轻相击一声，说道：“雪儿，你过来，为师今宵要把藏在胸中的一段隐密，告诉你。”

梅绛雪缓缓走了过来，一双圆又大的眼睛，充满着愤怒的火焰，冷冷对方兆南道：“你记着，今晚上你加诸我师父身上这些放肆恶毒之言，我必将回报给少林寺那两个老不死的和尚。”

罗玄摇头说道：“雪儿，不能怪他，他说的不错，我生平做事，太过自负，处处想和人背道而驰，但我的用心，却未像他说的这等恶毒，可是谁又能了解呢……”

这位被武林公认为神奇的人物，此刻的声音中，却充满凄凉忧伤，一副老迈悲苦之状。

方兆南心中怦然而动，想到适才刻薄之言，缓缓的垂下头去。

罗玄双手招动，幽沉的说道：“你们坐下来。”

梅绛雪和方兆南，都不自禁的向前行了几步，坐在轮车旁侧。

罗玄伸出枯瘦的五指，缓缓拂着方兆南头上乱发，问道：“你见过聂小凤么？”

方兆南道：“见过了。”

罗玄道：“她长的如何？”

方兆南道：“艳如春花，心似蛇蝎。”

罗玄道：“这只是肤浅的认识，她天生妖媚，一代尤物，若不是我收她为徒，常带身侧，今日江湖，恐已非目下的局面了。”

方兆南冷冷说道：“那是当然，她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纵然胸怀大才，也难闹出翻天的大事。”

罗玄微微一叹，道：“孩子，不要心急，听我慢慢的说下去”

他重重的咳嗽两声，接道：“红颜祸国，古已有之，聂小凤天生妖媚，一蜜一笑间，醉人如酒，以她的姿色和聪明，决不甘雌伏一生，身为人间田舍妇，她可以在武林中掀起滔天的风浪祸国殃民，有何不可……”

方兆南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

罗玄黯然接道：“这是数十年前的往事了、发现聂小凤的并非是我，而是少林寺中的高僧，觉生大师，为此女几乎使他们师兄弟三人反目成仇……”

方兆南呆了一呆，道：“有这等事？”

罗玄道：“老夫已是奄奄待死之人，难道会欺骗于你么？”

方兆南沉吟了一阵，摇头说道：“我不信，晚辈未见过觉生大师，但觉梦，觉非都是晚辈亲眼所见之人，闭关参禅，道行深远，似那等高僧，岂会有”这等不可思议的行径，只怕是你有意的污蔑他们……”

梅绛雪怒声接道：“住口！”

方兆南回顾了梅绛雪一眼，果然住口不言。

罗玄长长叹息一声，道：“孩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此事，觉梦、觉非曾经追踪寻我数年之久。”

方兆南暗暗忖道：“这话倒是不错，两位高僧也曾对我谈论此事。”心中在想，口中却仍然反唇驳道：“那是找你比试武功。”

罗玄黯然一笑，道：“他为什么要找我比试武功呢？孩子，那时老夫在江湖上只不过是一位稍有名声之人，少林高僧找我比武，岂不要大大的抬高了我的身份？”

方兆南顿觉语塞，半晌之后，才道：“单凭这一点，轻侮少林三位高僧的声名，实叫晚辈难信。”

罗玄轻轻叹道：“唉！固执的孩子，老夫无意轻侮三位少林高僧，他们并没有造成什么大错……”

方兆南似已逐渐为罗玄言词迫服，默然不语。

罗玄忧伤的接道：“造成了今天大错的，确是老夫，因此，老夫责无旁贷，我要在死亡之前，筹谋好对付她的策略……”

他缓缓把目光移注到方兆南的脸上，道：“孩子，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觉生大师还掌着少林的门户，老夫对那传诵数百年，声威一直震荡江湖的少林寺，敬慕甚深，因此，准备去拜访一番，想不到少林寺未能游赏，去发现了一件震动人的心事。”

方兆南接道，“可是遇上了觉梦大师等么？”

罗玄道：“不错，正是觉生。觉梦。觉非等三人，当时我感到很奇怪，不知三人何以会在这等荒凉的山下？”

方兆南道：“是夜晚还是白天？”

罗玄道：“自然是夜晚了，当时，我还在心中暗赞少林高僧，贵为寺院中仅有的长老身份，仍然不肯在寺中纳福，深更半夜之中，来到这荒凉山下，不知是何用心，立时隐起身子，四处张望，希望能看一点原因出来。

却不料这当儿，忽然响起了一个女子的哭喊之声，不过，那哭声一嚎即住，生死似已被人掌握在手中似的，不是早被点了穴道，就是现下被掣了穴道……”

方兆南接道：“你在什么地方遇上了他们？”

梅绛雪冷冷说道：“对我师父说话，最好是规矩一点……”

罗玄淡然一笑，道：“雪儿，不用管他，我这一生中，受尽了无数人的颂赞，崇拜，如令就要死了，让人大声厉呼的叱骂几句，倒也是一大乐事。”

梅绛雪幽幽叹息一声，道：“师父，为什么竟对他这等容

罗玄道：“孩子，我终身未娶，一死百了，聂小风虽受我培育之恩，但

她却叛我而去，继承我衣钵，传我道统，只你一人。他既是你的丈夫，为师的在言语上，让他几句，有何不可……”

目光一转，投注到方兆南的脸上，接道：“在嵩山少室峰下一处幽谷之内。”

方兆南一抱拳，道：“老前辈说下去吧！”

罗玄接道：“我当时心中甚感奇怪，因为少林一门，门规素极深严，何况觉生大师又是当代少林掌门之人，决然不会有什么伤天害理之事，但那女子呼叫之声，犹在耳际，清晰异常，更是不会听错，心中疑窦丛生，决心要查看一个水落石出，当时隐身在一株松树之后，暗中察看个究竟。”

方兆南道：“那时，聂小凤只怕还是个七八岁的女童……”

罗玄微微一叹，接道：“我藏好身不久，觉梦和觉生大师，开始了一阵激烈的争执，以觉生之意，似是要废去一个人两条主脉，要她一生一世，难学武功，但觉梦，觉非却以为不可，三人争辩甚久，仍是难以得到结论，这当儿却从那幽谷暗影之中，爬出来一个中年妇人……”

方兆南讶然接道：“那妇人又是谁呢？”

罗玄道：“聂小凤的母亲，她似是已受了很重的伤，无法单凭双足行动，用双手辅助双足，在那累累的山石中爬行到觉生大师身前。”

在那中年妇人身后紧随着一个七八岁的女童，那女童年纪虽然幼小。但性格却十分坚毅，在那等险恶的环境之中，竟然毫无畏惧之心，昂头挺胸而行。”

方兆南问道：“那女孩可是聂小凤么？”

罗玄点点头，接道：“那中年妇人爬近了觉生大师身侧，苦求觉生大师，要他放了自己的骨肉……”

方兆南吃了一惊，道：“什么，那聂小凤的生父，竟然是觉生大师？”

罗玄道：“这是一件千古的疑案，当世之中，恐难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也许觉梦和觉非两人知悉内情，但事关少林寺数百年的清白声誉，两人纵然知道，只怕也不肯告诉别人。”

梅绛雪似是也被这惊人之言震住，忍不住插口问她师父道：“那老和尚可承认聂小凤是他的女儿么？”

罗玄摇头说道：“如若觉生大师承认了这件事，所有的苦难，也许都已在上一代中作了了断，也许老夫也不致落得今日这等凄惨的下场，鬼仙万天成，也无所施展他那挑拨的奸计了。”

方兆南黯然一叹，说道：“原来这里面，还牵扯着这样一段因果关系，老前辈就请说下去吧！”

罗玄道：“觉生大师当时被那中年妇人苦求之言，闹的呆在当地，觉梦，觉非却突然负气而走。”

他们师兄弟，早已和那中年妇人相识，无风不起浪，不论那中年妇人之言，是真是假，但觉梦和觉非，却已对掌门师兄，生出了极大的误会。”

方兆南道：“以后呢？”

罗玄道：“觉梦，觉非离去后，那幽寂的山谷之中，只留下了觉生和那中年妇人，还有那个倔强的女童……”

方兆南接道：“暗中还隐藏着罗玄老前辈。”

罗玄苦笑一下，接道：“觉生大师似是甚为激动，很想叫回来两位师弟，但他身为掌门之尊，很难启齿，望着两人背影消失不见，才长长叹一口气，

问那中年妇人，此举是何用心……”

方兆南道：“这么看来，那妇人是信口开河而言，倒是不值得相信了，唉！如非老前辈隐身在暗中偷窥，只怕觉生大师，身受之污，永远难以洗刷清白了。”

罗玄道：“年轻人，不要太过武断，我知道你心中对几位少林高僧极为崇敬仰慕，但人生数十年的岁月谁也无法一直保持着永恒的清醒。

孩子，就日月运行流转而论，数十年的时光，可以弹指即过，但就一个人人生而论，在数十年的岁月中，可能会造成无能抗拒的错误……”

方兆南道：“可是觉生大师承认了么？”

罗玄道：“觉生大师执掌少林门户，乃武林中泰山北斗，以他的身份，武功而言，如若承认了其事，自是不会逃避……”

方兆南道：“如若觉生大师坚不承认，自然是那妇人含血喷人了……”

梅绛雪接道：“哼！你怎么知道？”

方兆南呆了一呆，默然不言。

只听罗玄接日说道：“觉生大师虽然坚不承认，但那中年妇人却一口咬定，指那女童确是觉生大师的骨肉，而且背诵她的生辰年月……”

梅绛雪道：“哼！没有出息的老和尚，连自己的儿女，也不敢相认。”

方兆南看了梅绛雪一眼，缓缓说道：“你怎么能断言那中年妇人，不是说的谎言呢？”

梅绛雪道：“难道那女人是发了疯么，她为什么不说是别人的骨肉，而偏偏选择了觉生大师？”

方兆南道：“觉生大师掌少林门户，武林中人人敬仰，如若觉生大师肯出面维护于她，自是再无人敢向她寻仇了。”

梅绛雪微微一怔，不知如何筹词回答。

罗玄接道：“那妇人虽然背诵那女童的生辰年月，觉生大师仍是不肯相认，事情就是这般僵了下去。

那妇人眼看苦求无用，怒声对觉生说道：“不论你信了不信，这孩子确然是你的骨肉，你俗家姓聂，因此我替她取名聂小凤，用你之姓，沿我之名……”

梅绛雪接道：“如此以来，那老和尚，总该信了吧！”

罗玄摇摇头说道：“觉生大师坚不相认，但却答应把聂小凤函介一位友人处，要他代为养育。”

梅绛雪道：“这么说来，他是心中有愧，不得不默予承认了。”

罗玄道：“若是这么的简单，我也不会出面多管闲事了。”

方兆南道：“怎么？事情还有变化么？”

罗玄道：“那中年妇人一见觉生答应收养女儿，又把问题扯到本身之上，质问觉生，要如何待她？”

方兆南接道：“我早就想到，那中年妇人的用心，不过是想托身在少林威名的翼护之下罢了。”

罗玄轻轻咳了两声，接道：“觉生大师一听那妇人扯到自己身上，突然冷笑一声，说道：‘我早就知道你的用心了，果不出我所料，’转身拂袖而去。”

方兆南，梅绛雪似是听到神往之处，四道目光，投注到罗玄的脸上，却未追问。

只听罗玄继续说道：“那中年妇人目睹觉生回头而去，心中大力焦急，

突然飞跃而起，猛向觉生大师撞去，觉生倒未出手还击，横向旁侧一闪，避开了那中年妇人飞跃一撞之势。

但那妇人在重伤之后，这飞身一跃，已然用尽她全身余力，觉生一闪避开，她却收势不住，一头撞在崖壁上，登时脑浆迸流，碎首而亡……”

方兆南接道：“事出无心，那也不能怪觉生大师。”

罗玄淡然一笑，道：“那中年妇人死后，觉生却大为感伤，望着那具尸体，黯然叹息一声，动手把尸体掩埋了起来。”

梅绛雪插口问道：“那聂小凤瞪着眼看到母亲惨死，就没有哭一声么？”

罗玄道：“没有，她一直眼看着这一幕惨剧，但却一语未发。直待觉生大师掩埋那具尸体，她才望着觉生大师问道：“你真不是我的生父么？”

她小小年纪，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别说当事人的觉生大师为之呆，就是我这隐身在暗中偷窥，也听得心头一震。深觉她心机深沉，大大的超越了她的年龄。”

梅绛雪道：“那中年妇人既已死去，这觉生大师也该承认。”

罗玄道：“没有，觉生大师双目凝注在那女童身上，看了良久，突然仰天说道：‘又是一代尤物，如留你长大，为祸之烈，决非你那母亲能及，我佛慈悲，请恕老衲之罪。’突然一把抓了那女童……”

方兆南听得一惊，说道：“怎么？难道觉生大师竟然会对一个不解人世的女童下手杀害么？……”

罗玄道：“如若他当真下了毒手，这数十年江湖中，也不致掀起这一阵杀劫风浪了，当他抓起那女童之后，却突然叹息一声，又缓缓放了下去。

就这一阵耽误犹豫，那含怒而去的觉梦和梦非大师，却又转了回来，目睹场中情景，突然齐齐怒吼，挥掌攻向觉生大师。

觉生大师虽然连连喝请他们住手，但两人那里肯听，拳掌齐施，竟然都是足以致命的招术，初动手时，觉生大师还可闪避。但两人攻了几招之后，觉生被迫的险象丛生，只得出手招架了。”

方兆南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罗玄缓缓移动一下靠在轮背上的身体，接道：“那女童看三人打的猛恶，却悄然放步溜走，像她那点年纪，遇上了此等惨变，不但一声未哭，而且居然知道逃命，当时老夫实在暗中佩服她的胆识，但此刻想来，却别有一番感慨了。”

梅绛雪道：“可是她司空见惯，早已有了逃命的经验。”

罗玄点头说道：“不错，她年纪虽然幼小，但却常见这等残忍的屠杀，是以临阵不乱，她逃的方向又正是我隐身之处，当时为了一股怜悯之情所动，伸手救了她，乘觉生大师等搏斗正烈未及注意之时，我带她悄然而行……”

方兆南道：“此等情势之下，不论是谁都要生出怜悯之情，伸手救她了……”

罗玄突然挺身坐起，接道：“这人就是聂小凤了，我带她一口气奔出了数十里，天才大亮，停在道旁大树下面休息。

因我心中一直记着觉生大师之言，就不自禁的打量了她一阵，那时她还不过是个女童，但眉宇之间，已隐隐含蕴妖媚之气，才知觉生之言不虚，此女如留在世上，大可祸国殃民，败乱朝纲，小则招蜂引蝶，祸害一家，可惜我当时竟然狠不起心肠，一掌把她击毙……”

他长长叹息一声，接道：“也是我天性好强，想了一阵，觉着水可覆舟，亦可载舟，只要我能尽力培养于她，未始不可化她的妖媚，想不到因此一念，铸下大错……”

他突然住口不言，缓缓闭上了双目，两行老泪，顺腮而下。

方兆南，梅绛雪面面相觑，心想说几句解劝慰藉之言，却不知如何开口。

沉默足足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罗玄黯然一叹接道：“就这样她在我翼护教养之下长大，她的容色，也随着增长的年龄，日渐娇艳。

我因为对她心有成见，管教一直甚严，经常把她带在身旁，为了使她变化先天的妖媚气质，我拒绝了江湖，布置了一个人间仙境，和她避世而居。

那里有我辛苦移植而来的奇花异草，翠羽珍禽，鹤鹿成群，游戏其间，希望能藉山川的灵秀之气，使她脱胎换骨。

唉！如今想来，才知当时这些布置心血，都完全出于一种自私的心理，原来，老夫竟然不知不觉间已为她的美色所惑，只是当时我并未查觉而已。”

方兆南，梅绛雪两人同时听得心中一动，相互望了一眼，但觉心弦震荡，却无法说出是何感受。

罗玄缓缓躺下身子，接道：“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我铸下终生大错，事后清醒，当真是痛不欲生，但我又想到如若自绝一死，对自己的惩罚未免太轻了，决心活下去承受折磨。一但我因忏悔恨事，对她态度大变，冷淡漠然，视她有如蛇蝎，也许她无法再在那地方长住下去，难以忍受我的漠视，动了逃走之心，勾通了我手下游魂，鬼仙万天成，暗用剧毒害我。

当下我虽然知道，但却又想到，我玷污了她的清白，由她亲手杀死我，那也是天理报应，因此故作不知，任她摆布。

待我中毒之后，将要死去之时，又突然想到我还不能死，如若就此一死，世上再无制她之人，她如掀起风波，岂不是我的罪恶。

因此，我又作安排，运内功，把剧毒迫入双腿，拼落个终身瘫痪，留下性命，装作毒发身死，放任她逃离门下，如若她能够洁身自爱，我就放任毒发而死。

却不料她甫离师门，就在江湖上，闹出了几件惊天动地的血案，以‘七巧梭’伤害开始，唉！当时我双腿瘫痪，不良于行，虽有除她之心，但却力有未逮。

当时我在慌不择路，饥不择食，一时心急之下，我又收了一个弟子，那人入我门下，已然在武林中享誉盛名。

我费了三年苦心，传他武功，准备要他代我清理门户，追杀聂小凤，唉！当差遣他下山之际，忽然又想到万一此人再背叛了我，岂不错上加错，临时又让他多留三个月。

在这三个月内，我绘制了一幅血地图，因为我已发觉迫入双腿之毒，已逐渐的反向上体攻来，恐难久于人世，想得活命，必要隐入火山源下借地下火源热力，再运本身内功，或可阻止剧毒上行……”

方兆南突然插口说道：“老前辈最后收归门下的一个弟子，可是姓陈么？”

罗玄愕然说道：“不错，他叫陈天相。”

方兆南喃喃自语道：“那定然是他，陈师妹的爷爷……”

梅绛雪冷冷接道：“你最好不要接口。”

方兆南吃她一喝，果然住口不言。

只听罗玄接道：“我绘制好血池图，给了他三个锦囊，要他按时拆阅，遵照行事，第一个锦囊，要他假冒我之名，到处在江湖上现身，以引起武林人物，果然引得很多武林高手追踪。

第二个锦囊中，我要他把血池图宣扬于世，并要以本来面目，装作得图之人，但如有人能和他动手过五十招不败，就要他伪作失手，弃图而去。

这两件事情办完，就可以掀开第三个锦囊，在那个锦囊之中，我要他代我清理门户，追杀聂小凤，完成此三桩心愿，就算报了我授艺之恩，我这般做法是怕他难拒聂小风的美色诱惑之力，为聂小凤收用，或者杀死……”

方兆南道：“未出老前辈的预料……”

罗玄接道：“我知道，遣他下山之后，我已经判定他的智谋不是聂小凤的敌手，我必得留下有用的性命，想出克制聂小风的方法，离开亲手经营的世外山庄，潜伏于血池之中，只待有一个天生奇才，能够解开我在血池图上留下的先天神数，深入血池，见我之面，或是得我遗物，出面制服聂小凤。

想不到，我一等数十年时光，为防止剧毒侵入内腑，自行用地源之火烧焦双腿，可是仍然无人能进入那血池之中，这说明了血池图辗转数十年，竟然未遇到一个能解我留下的先天神数之人。

我生平嗜爱山水，寻幽探奇，未收聂小凤前已深入那血池一次，暗把进他的计算方法，混入先天神数之中，只要能够解得，进入血池轻而易举……”

他长长叹息一声，缓缓把目光投注在梅绛雪的脸上，接道：“却不料她被聂小凤迫入绝境，误打误撞的进入了血池之中，我虽将一身武功传授于她，但她功力不足，还难以和聂小凤抗拒，至少得三年苦练，始可和聂小凤硬行一拼。”

梅绛雪道：“师父又逃过一次难关，如能善为疗养，或可免去死劫？”

罗玄摇头说道：“不行啦！此时此刻之中，我随时可能死去，这数十年的痛苦折磨，已然消耗了我所有的真元之气，咱们师徒还能见这一面，已然使我喜出望外……”

一阵急劲的山风过后，突然响起一阵嗡嗡之声。

罗玄叹息一声，道：“这是什么声音？”

方兆南道：“可能是晚辈带的一宠巨蜂。”

罗玄道：“怎么？你能役使巨蜂？”

方兆南道：“这是蜂王杨孤的遗物，要晚辈替他保管。”

罗玄道，“杨孤死了么？”

方兆南黯然接道：“死去半年多了。”

罗玄道：“唉！老夫曾听人说过他役蜂之术，并世无双，你既承继了他的衣钵，不可私心自珍，免使此术绝传于世。”

方兆南道：“晚辈受命！”

梅绛雪冷哼一声缓缓说道：“役蜂之术，何足为奇，比起我师父役兽驱蛇之能，差的远了。”

罗玄接道：“大同小异，差别有限，孩子，你去把那木宠提过来给我瞧瞧。”

方兆南应了一声，起身而去。

片刻之后，方兆南提着木笼回来了。

这笼巨蜂，费尽了蜂王杨孤的苦心，不但大过常蜂甚多，而且团居木笼，从不散飞，酿蜜自食，似有灵性。

罗玄望了那巨蜂一眼，面上忽露喜色，道：“孩子，如若你肯把巨蜂酿成之蜜，赐给老夫一些，或可使我支撑几天。”

方兆南道：“只要能疗得老前辈伤病，食用笼中之蜜，有何不可？”探手入笼，取出一大块生蜜。

罗玄点头说道：“够啦！……”

他仰脸长长叹息一声，接道：“我已是油尽灯枯之人，纵有回生灵药，起死仙丹，也难以使我得庆重生，这一块毒蜂之蜜，只不过能助我多延续三五日性命而已，但这已经足够了……”

他突然一整脸色，肃然对方兆南道：“老夫虽已是垂死之人，但在武林中留下的声誉，或许尚未完全幻灭……”

他挣扎而起，扶在两个长毛猩猩身上，离开了轮椅，回顾梅绛雪道：“你把我坐椅之下一个折扇取出来。”

梅绛雪轻伸皓腕，取出折扇，摆好轮椅，扶罗玄坐了下去。

罗玄经过这一阵挣动之后，似是大为疲累，喘息了一阵，对方兆南道：“孩子，你拿着这柄折扇，去见各大门派的掌门之人，要他们三日后正午时分，赶往聂小凤排的鹊桥阵中，合几大门派的实力，当可支持到午夜光景……”

方兆南道：“晚辈籍籍无名，如何能使各派掌门，听我之命？”

罗玄道：“你打开那折扇瞧瞧吧！”

方兆南缓缓从梅绛雪手中接过折扇打开，只见上面龙飞凤舞，红黑杂陈，在扇面上写满字迹，有用朱砂，有用墨笔，觉生大师的名字，赫然也在其中。

罗玄轻轻咳嗽两声，接道：“那扇面之上签具的人名，都是当年武林中盛名卓著的高人，当时九大门派中掌门之人，无一不在其中，但这些人恐都大部凋谢，但承继他们依钵之人，当知此中之密，只要你出示折扇，让他们辨识一下先师的笔迹，那就如老夫亲身拜会他们了。”

方兆南若有所思的嗯了一声，道：“这些人都和老前辈见过面了？”

罗玄轻轻叹息一声，道：“往事已成了过眼云烟，老夫也不愿多提昔年豪勇，孩子，我逃避觉梦，觉非苦苦追寻，并非出自本心，实乃是觉生大师授意于我，觉生天纵奇才，不但武功高出两位师弟甚多，就当时武林中高人而论，无一能够是他敌手。”

梅绛雪接道：“但他却败在师父的手下。”

罗玄道：“他和我力战五百回合，才中我一指，咳！算了吧！昔年雄风今安在，数十年人生岁月，只不过昙花一现……”

第五十八回 鹊桥会冥妖绝命

方兆南聪慧过人，举一反三，已经知道凡是在折扇上写下姓名之人，都曾经是罗玄的手下败将。

这是一件震撼武林的大事，但江湖上却从未听过传闻，罗玄不愿揭开

这段隐秘，用心极是忠厚。

只听罗玄轻轻叹息一声，道：“孩子，你可告诉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当他们进入鹊桥大阵之时，你就把这折扇当众焚去。”

方兆南又从木笼中取出了一大块生蜜，放在轮椅旁侧，道：“晚辈立时就去，但愿不辱老前辈遣派之命。”

说着抱拳一礼，欲转身而去。

忽听罗玄的声音，道：“不要慌，我还有话没有说完。”

方兆南回首说道：“老前辈，还有什么吩咐？”

罗玄缓缓从怀中摸出了一个小巧的玉瓶，道：“带着这个。”

方兆南伸手接过，道：“老前辈可否示知这玉瓶应用之法？”

罗玄道：“聂小凤排成的‘鹊桥大阵’之中；暗藏有一种无色无味的迷神药粉，只不知她会在何时何地，运用什么方式，把药粉喷射出来，使入阵之人，不知不觉的中毒。”

方兆南骇然问道：“那要如何预防？”

罗玄道：“那药粉虽然无色无味，但中毒之人却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一有警觉，立时闭着呼吸，然后打开瓶塞，倒出瓶中的储存之物，用火燃起，即可散发出一股清香之气，但这香气甚难及远，入阵之人都必须集中在三丈方圆之内，剧毒即难侵害，纵是已然中毒之人，只要未侵内腑，亦保无恙。”

方兆南道：“多谢老前辈的指教。”

罗玄道：“还有一件重要之事，你必得牢牢记下，那阵中几种最利害的埋伏，都在那鹊桥之后，你们攻入阵中之后，切勿轻过鹊桥，老夫和雪儿大约在午夜时分，可以赶到，届时老夫当命雪儿相召诸位。”

方兆南道：“晚辈记下了。”

说完提起木笼，转身大步而去，眨眼之间，消失在黑夜之中。

梅绛雪睁着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望着方兆南消逝的背影，不自禁的发出一声黯然的叹息。

罗玄伸出枯瘦的手指一招，两个长毛的猩猩，奔了过来，把轮车推入轿中，放下垂帘，抬起轿杠。

梅绛雪仍然望着方兆南消逝的方向，呆呆出神，竟不知罗玄上轿欲去。

只听一声长长的叹息，由轿中传了出来，道：“雪儿，上轿来吧！为师的要在这三日时间，把胸中几件压箱底的绝学，传授于你。”

梅绛雪如梦初醒，啊了一声，缓步走到轿前，低声说道：“弟子已在附近找到一处安居所在，仆从佣人一应俱全，师父住那里，生活起居，也可有个照顾。”

罗玄摇头说道：“不行，这三天时日，看来虽然是清闲，其实这三天时间关系武林命运甚大。”

梅绛雪奇道：“为什么呢？”

罗玄道：“我虽然传授了两个弟子，聂小凤和陈天相，但他们学到我的武功，也不过十之五六而已，但聂小凤除学得我的武功之外，又学去了我调毒用毒之法，因此她能在武林之中，造成了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

梅绛雪道，“师父可要传我用毒解毒之法么？”

软轿垂帘中，飘传出来罗玄的声音，道：“我要把胸中所知几种绝学，一併的传授给你，是以，这三天时光，咱们必须得找一个清静无人之处，以免有人惊扰。”

唉！为师的武功已经完全的失去，现在只能用口述之法，指导于你，我倾尽所有，决不藏私……”

梅绛雪道：“师恩浩大，弟子，弟子……”

罗玄黯然叹息一声，接道：“咱们走吧！你虽然天资过人。聪明绝伦，但也无法在这三日时光之中，把为师传授的武功，完全记下，这要看你造化，能记多少，就是多少了。”

说完，轻轻一击软轿，两个巨大的长毛猩猩，抬起软轿，急急奔去。

梅绛雪放腿急迫，紧随在软轿之后。

三天的时光，匆匆而过。

第四天艳阳当空，风和日丽，由兖州东门中，鱼贯走出了甚多奇装异服的人物。

这些人，有僧人、道人，也有长衫白髯的耆者，有劲装疾服，佩带兵刃的大汉，和风华绝代，衣袂飘飘的年轻少女，以及那衣着破烂，蓬首垢面的风尘怪客，形形色色，无所不具。

这一群衣着形色，复杂异常的人物，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每人的脸色，肃穆庄严，不见一点笑容。

他们奔行同一个方向，肃然而行，也似有着一一般沉重的心情。

郊外山风，逐渐强大，吹的落叶狻飞，衣袂闪动。

大约有十几里路，到了山峰的边缘，抬头看峰岭连绵，重重叠叠，越向前去，越见高耸。

在那突起的山岭前，有一座广大的墓地，青冢累累，古柏环绕，看上去十分阴沉恐怖。

那广大墓地的一侧，和一道山谷接连在一起。

这些僧俗混杂，男女兼有之人，到达那古柏环绕的墓地前面，一齐停了下来。

一位身着月白袈裟的老僧，越众而出，合掌当胸高喧了一声佛号，接道：“诸位道兄。檀越，由这古柏环绕的墓地开始，就要进入了鹤桥大阵，这一战，不但决定了眼下所有人的生死，而且关系着今后武林中正邪消长的命运……”

他顿了一顿，继道：“昔年冥岳岳主，以七巧梭代柬相邀，招请武林高人和各大门派掌门人，同赴招魂之宴，适逢老衲坐关之朗，未克赶往参加，赴那招魂之宴，由少林派掌门人大方禅师主持举行一次泰山大会，与会之人，包罗极广，大江南北，各地高手，云集泰山绝顶，集武林一时俊彦，老衲未能亲身恭逢其盛，想来仍有遗憾，但因主事人，乃少林问中高僧，老衲是否与会，对大局都无关紧要……”

全场中鸦雀无声，都似在极仔细的听这老僧的高论。

只听他长长叹息一声，接道，“但那一战的胜负，却是大大的出了老衲的意料之外，不但折损了甚多少林高僧，而且大挫武林元气。

当时，除了极少几个人得以逃出之外，所有与会精英，大半死亡，即或未死，也被那冥岳岳主收用奴役，伤亡之重，结局之惨，开武林未有之先例。

那一战，当今九大门派中，大都有人参与，想来早已口熟能详，用不到老衲再多饶舌了，为了维护武林中公理正义，前人虽仆，咱们未死之人却得继起遗志……”

只听一个声如洪钟的声音接道：“大师说的不错，今日之战，事关武林劫运，有道是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眼下之人，皆是各大门派高手，非德高望重之人，不足以服众，本座推举大师，领袖群伦，各大门派中人，一律听命行事。”

那老僧合掌说道：“这个贫僧如何敢当？”

群豪转头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身躯高大，正是华山派中掌门人开山一剑洪方。

此人天生异秉，臂力过人，特制了一柄三十六斤重的金剑，勇武过人，为华山一派中百年来难得的人才。

只听一个清亮的口音接道：“贫道赞成洪掌门提议，我们崆峒派自贫道起，一律听命于大师。”

一声沉重的佛号，起自人群之中，接道：“大师不用推辞，我们少林一门，几乎全毁在冥岳那妖妇手中，大方掌门师兄，中毒未愈，和师兄弟视若陌路人。

自从大愚师兄接替掌门之后，追敌失踪，迄今下落不明，大悲，大正等诸位师兄，为了维护少林一门的声誉，战死少林本院，唉！少林一门中，大部精英高手，几乎殒伤殆尽。

武当派神钟道长，战死冥岳，青城派青云道兄和昆仑派的天星道兄，以及点苍掌门曹燕飞，雪山，腔峒二位前辈耿震和石三公、和贫僧师兄大愚一起走失，至今仍然行方不明。敝寺中虽然损伤惨重，但仍派有贫僧带了八位门下，赶来应命，大师掌峨嵋门户，垂四十年，德望俱重一时，望勿再行推辞。”

群豪转头望去，只见那人身穿鹅黄袈裟，正是少林寺的大道禅师。

那身着月白袈裟的老僧还待推辞，群豪已齐齐呼喝，道：“目下之人，以你伽因大师年望最高，你如再推辞，未免有负众望了。”

伽因轻轻叹息一声，道：“大方禅师。神钟道长，是何等才略的人物，老衲望不及大方，武也不胜神钟，只怕难以带诸位度过这鹊桥大劫。”

大道禅师道：“此次浩难劫运，开武林千百年所未有，天数早定，大师不用为忧，我等死而无怨。”

伽因大师道：“既然如此，老衲恭敬不如从命了。”

一语甫落，遥闻长笑之声传来，声作龙吟，笑胜长空。

群豪转脸望去，只见三条人影，疾如奔马般飞驰而来，眨眼之间，已到了群豪身前。

正中一人，身着黑色劲服，面如冠玉，剑眉星目，英俊潇洒，背插长剑，手中却提了一个黑布垂遮的木笼。

左右两侧，紧随着两个长发披垂，白髯及腹的老人。

群豪之中，虽然大都未见过那两个老人，但大都听说南北二怪两人生像的怪异，一望之下，立时认出是南北二怪。

但对那英俊少年却都有些茫然陌生，以他那小小年纪，何以能和盛名盖代的南北二怪混在一起。

只有各大门派的带队掌门人，对他却十分恭敬，微微颌首。

大道禅师当先合掌一礼，欠身说道：“方施主...”

目光一扫群豪，接着说道：“贫僧替诸位引见这位少年英雄方施主，就是单剑援救少林，独败冥岳高手的方兆南方大侠，敝寺如非方施主先行通讯

驰援，伤损的惨重，恐又非今日形势了。”

方兆南放下木笼，抱拳说道：“大师过奖了，晚辈如何敢当。”缓缓从怀中摸出一柄折扇，晃燃千里火筒，当众焚去。

群豪虽然不知这焚扇之意何在，但各大门派中的领队掌门人，却心中明白，那折扇乃上代掌门人，留下的耻辱标志，目睹方兆南举火焚去，个个对他心中感激莫铭。

伽因大师合掌一礼，说道：“方施主……”

方兆南急急抱拳作礼，道：“大师有何见教？”

伽因大师道：“老衲滥竽充数，被推作主持全局之人……”

方兆南不容他把话说完，急急接道：“在下和两位义兄，一并听受大师之命。”

伽因大师呆了一呆，目光缓缓由南北二怪的脸上扫过，心中暗暗惊奇，付道：“这南北二怪成名武林甚久，年龄还在老衲之上，不知怎的竟然和此人称兄道弟起来……”

心中忖思，口中却急急说道：“这个老衲如何敢当……”

南怪辛奇冷冷的接道：“老和尚不用推辞了。”

北怪黄炼仰脸望着无际的蓝天，说道：“老夫最是看不惯那种俗凡的客套。”

伽因大师只觉脸上一热，自解自嘲的说道：“如此说来，老衲恭敬不如从命了。”

回手一招，登时有两个中年僧人应手走来，肃立待命。

伽因大师一挥手，道：“你们前面开路，遇警止步。”

二僧齐齐合掌领命，翻腕拔出背上戒刀，大步向古柏林中行会。

伽因大师缓缓转过身去，高声的说道：“冥岳强敌，手段毒辣，诸位如遇上，尽管施下毒手……”

他忽然转变的十分严肃，接道：“今日之战，关系着未来的武林命运，实非一般的个人恩怨之争可比，诸位大可不必存仁慈之心。”

说完，转身合掌，低声对方兆南说道：“方大侠请。”

方兆南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如有遣派，尽管吩咐。”

伽因大师道：“方大侠和老衲走在一起，居中策应，驰援全军。”

方兆南点头说道：“晚辈领命。”

伽因大师回顾了关山一剑洪方一眼，道：“洪兄请就华山门下高手，挑选四人，居左人墓，遇上警讯，不可轻敌深入，先与老衲联络。”

开山一剑洪方应了一声，选挑了华山门下四个高手，绕向左侧十丈进入古墓。

伽因大师又转身目注大道禅师道：“有劳禅师就少林门下选挑四个高手，绕右侧十丈进入古墓。”

大道应了一声，选了四个少林高僧，绕行右侧十丈，进入古墓。

伽因派遣两翼护围之后，目光缓缓从群豪脸上扫过，道：“诸位道兄、施主，此行一战，胜败难卜，老衲之意，大可不必完全进入古柏林中，各门各派，不妨就所属之中，选几位武功较高，阅历丰富之人，进入古柏林中，余下之人：尽可留在林外或是退回故居，万一此战不幸落败，也好替武节之中，留下一点元气。”

各大门派的掌门领队，似是都对此战调存下了不幸预感，一个个脸色

肃穆，不发一言，遵照伽因大师所嘱，就门下弟子中，选出数人，留在古柏林外，并暗自嘱咐他们，林中如有什么警变，立时返回山去，不可多在此地留恋。谁也不愿问入选之人，是否是门下武功高强之人，也许留下的人手中，才真是晚一代精英人物。

在这门户存亡的决战中，任何人都不免存下一点私心，希罕能为本门中；保留一脉，不使绝传武林。

不过，老一辈的人物，却是尽皆奉选入林，参与了这场决战。

方兆南目睹各大门派调动人手的情形，暗暗伤怀，忖道：“九大门派，在江湖之上数百年来，一直屹立不摇，向为江湖人物目为武林九大主派，不料竟然被聂小风兴风作浪的一搅，短短不足一年的时光，闹得局残人非，岌岌可危。”

南北立怪却是满脸冷漠之色，生似未看到眼下的豪壮凄凉之情。

伽因大师眼看各派人手，都已调派完成，才合掌当胸，肃然说道：“老衲承各位抬举，统领全局，既蒙厚爱，还望捧场，进退攻守，均不得擅自行动。”

群豪齐声说道：“我等愿遵大师之命。”

伽因颌首说道：“咱们入阵去吧！”

说着当先向林中走去。

方兆南抢前一步，走在伽因身侧，低声说道：“老禅师请传令所属，不可轻敌躁进以免受人暗算。”

伽因点头笑道：“入阵之人都已存必死之心，只要辛，黄两位老前辈能够制服冥岳岳主，这一场未必就败。”

方兆南轻轻叹息一声，道：“鹊桥大阵，费尽了罗玄的心血，阵中变化诡奇，莫可预测，老前辈入林之后，最好能招来两翼高手，实力集中，免招无谓的伤亡。”

说话之间，突闻长啸传来。

伽因大师一皱眉，道：“两翼传警，想是已和强敌动上了手。”

方兆南道：“大师最好传谕且莫深入，晚辈先去瞧瞧。”

说完纵身跃起，直向右侧奔去。

南北二怪齐振衣袖，紧随在方兆南的身后。

伽因大师暗暗叹息一声，忖道：“这年轻人不知有什么魔力，竟然能使以冷僻著名于世的南北二怪，对他这等的服帖。”

方兆南一面奔行，一面留神四周的景物，但见古柏苍葱，林中一片沉寂。

传来的长啸声，倏然中断，生似强敌一现即隐。

方兆南深知那冥岳岳主之能，愈是这等沉寂平静，愈觉得事非小可。

穿过一片古柏林，瞥见了大道禅师率领四个少林高手，布成了一个四方阵形，小心翼翼的向前缓进。

方兆南一挥手，高声说道：“大师止步！”

纵身几个飞跃，方兆南已到大道禅师的身侧。

这位少林高僧，曾目睹冥岳岳主率领属下，攻打少林本院的恶战，惨重的伤亡，沉痛回忆，已使他生出了极深的戒惧之心。一听方兆南召唤之声，立时停下了脚步。

方兆南低声问道：“大师可遇上什么警兆么？”

大道禅师道：“似见人影一闪，但一瞥间立即隐去。”他这几句话说的甚是勉强，微现渐咎之色。方兆南轻轻叹息一声，道：“据晚辈所知，冥岳岳主摆下这一座鹊桥大阵，不但暗蕴玄机变化，且可借用乌鲁传送剧毒，老前辈能谨慎从事，那是最好不过，晚辈已请伽因大师，要他召回两面侧翼，既可集中实力，亦可避免顾此失彼。”

突听南怪辛奇冷哼一声，道：“什么人？”

一阵清脆的笑声，传了过来。

只见三丈外一株古柏后，缓步走出来一群身披轻纱的少女，赤手空拳，漫步含笑而来，轻纱薄如蝉翼，举步行走之间，飘飘欲飞。

大道禅师幼年出家，青灯古佛，消磨了他大半生的岁月，从未见过此等景象，慌忙别过头去，不敢多看。

方兆南点数来人，前三后五，总计八人，个个玉容如花，娇艳欲滴，直行而来，毫无畏惧之色。

南怪辛奇怒声喝道：“牛鼻子老道士，就会故弄玄虚。”

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一股强猛的掌风，应手而出，击向前排正中一人。

只听一声砰然轻震，那正中一位少女尖叫一声，整个娇躯飞了起来，摔出去七八尺远，口喷鲜血，气绝而死。

南怪辛奇似是亦未料到那身披薄纱的少女，竟然不会武功，不禁呆了一呆。

余下的七个少女，眼看同伴伤亡掌下，以是毫无所觉，仍然满脸笑容的缓步行来。

南怪辛奇虽然性格冷僻，但要他去残杀手无寸铁，又不会武功的女孩子家，也是难以下手。

方兆南早得罗玄暗示玄机，仔细查看那行韦的少女，虽然面带笑容，但形态痴呆，分明受了禁制。

心中一动，急急说道：“这几位姑娘分明不会武功，咱们既不能屠杀毫无抗拒之力的妇女，但也不能让她们逼近身来，咱们得快些退走。”

群僧眼看南怪辛奇掌毙那少女的惨状，那里还忍心下手，齐齐向后退去。

方兆南一探长剑，高声说道：“诸位姑娘请了。”

他想引得那些少女开口，以判断神智是否完全受制，那知几个披薄纱的少女，理也不理，直对群豪行来。

方兆南虽然早得罗玄指示玄机，但也无法想出这几个既不会武功，又悍不畏死的少女用心何在，只得向后退去。

伽因大师自听方兆南建议之后，亦觉得此阵中凶危极多，不能以常情行略用谋，与其分散实力，不如走在—起的好，立时长啸三声，相招两翼归队。

突然间，响起一阵尖厉的哨声，七个轻纱少女突然停下了脚步，缓缓回身而去。

方兆南望着七个少女的背影，凝目沉思片刻，若有所悟的自言自语说道：“原来如此。”

北怪黄炼一皱眉头，问道：“兄弟，这是怎么回事？”

方兆南道：“那冥岳岳主，心知各大门派中人，大都不愿屠杀无辜，所

以故意利用这些年轻貌美的少女，来接近咱们。

假如我的判断不错的话，这些女娃儿们，不是暗藏着极其微小的绝毒暗器，定是携有毒粉之类的药物。

她们看来个个都如花似玉，其实早已无法控制自己的神智，刚才那尖厉的哨声，就是隐在暗处，操纵她们的人。”

南怪辛奇冷冷接道：“罗玄之长，无非处处把握人性的弱点，惹得老夫动了火，不管它三六二十一，杀他个落花流水。”

方兆南道：“聂小凤的伎俩，决不只此。”

谈话之间，已和中路会合。

伽因大师迎了上来，问道：“大道师兄，可曾遇上了敌人么？”

大道禅师合掌喧了一声佛号，详细的说明了经过。

伽因大师听得不住摇头，道：“劫数，劫数。”

这时开山一剑洪方，也带着华山高手，赶回本队。

方兆南一抱拳道：“老前辈可曾遇上什么怪异之事？”

洪方道：“本座深入十余丈，未见任何敌踪，却看到了一座高大的木笼，笼中关了一群雀鸟……”

方兆南吃了一惊，道：“老前辈可曾动那木笼么？”

洪方道：“本座心中虽觉奇怪，知是敌人布下的陷阱，但想那一群雀鸟，难道还真能伤人不成，正想去劈那木笼，听到了伽因大师召唤，立时赶了回来。”

方兆南长长吁一口气，道：“幸好你没有劈那木笼，如若放出那一群雀鸟，只怕诸位此刻，都已身中剧毒……”

他微微一顿，提高了声音，接道：“在下并非危言耸听，罗玄的才智，诸位想都早已听过，那冥岳岳主，出自罗玄门下，不但武功奇高，而且学会了罗玄的用毒之术。

目下这古柏林中，所有之物，恐都已被她暗藏剧毒，一不小心，势必将死个糊糊涂涂，实不可丝毫大意。”

伽因大师道：“方施主早得高人指点，已深请阵中变化的诡奇，凶辣，请代老衲统率全局如何。”

方兆南急急说道：“晚辈年幼无知，岂敢担此重大责任，承蒙老禅师垂青下顾，应竭我之能，从旁赞助。”

伽因大师知他所言非虚，以他的年纪声望，恐难使群豪心服，当下说道：“方施主这等谦辞，老衲也不便勉强了……”

说此微微一顿，接着又道：“下一步该当如何？”

方兆南道：“晚辈之意先选派几个武功高强之人，长驱直入，诱敌发动埋伏。”

伽因大师道：“借重大才，老衲带峨嵋门下弟子，当先开路。”

开山一剑洪方道：“大师统主大局，岂可轻身涉险，在下愿带华山门下一行。”

方兆南道：“洪掌门愿去最好，却不能多带人手，在下和两位义兄，加上洪掌门再带一位华山高手，五个人已经够了。”

洪方道：“就依方兄之意。”就门下选一个武功最高强的弟子，连同南北二怪五人联袂而入。

方兆南回头对伽因大师道：“听得晚辈招呼，老前辈就率人急进。”

伽因大师点头应道：“老衲敬候台命。”

方兆南道：“不敢当。”放步向前行去。

他一面勘查形势；一面缓行深入，走了四五丈远，仍是不见动静。

南怪辛奇似已感不耐；冷冷说道：“兄弟，咱们放一把火烧了这臭树算啦！不用这等小心翼翼，有如捉迷藏般，叫人难过。”

方兆南笑道：“如是一把火可以解决武林中的纷争的话，那咱们也不用参与这场险恶之战了。”

说话之间，瞥见一株高大的古柏之下，垒起的青冢之上，盘坐着一个全身黑衣之人。

那人闭目而坐，状似老僧入定，对几人行近身侧，浑似不觉。

开山一剑洪方一皱眉头，喝道：“什么人？”

那人仍然端坐不动，连头也未抬过一下。

洪方回首望身后的弟子一眼，道：“马杰，你过去瞧瞧看，那是个死人还是个活人？”

马杰应了一声，双肩一晃，直抢而出，猛向那盘坐在一座高大青冢上的黑衣人，飞跃过去。

方兆南欲待喝止，已然来不及了。

马杰一掌，拍在那黑衣人的身上。

只听砰然一声轻响，那黑衣人应声向后倒去。

马杰乃华山第二代弟子中武功最强之人，一掌击实，已然觉得不对，那盘坐在青冢上的黑衣人，竟然非人，立时仰身一跃，向后疾退而出。

但已然来不及了，一片细如发丝的白芒，分向四面八方马杰停身之处射去。

马杰武功虽然高强，但这等形势之下，实有无法闪避之感，只觉身上几处一阵麻木，不禁暗道一声：完了。

他奋起了最后的力量，一收腰硬把向后倒飞的身子收住，悬空一个跟头，头上脚下的站落实地，目视洪方说道：“师父，我

话未说完，砰然一声，倒地死去。

洪方望着倒下去的尸体，木然不语。

方兆南看那黑衣人身上暴射而出的毒针，疾急众多，在不及三尺的距离之下，纵然武功如南北二怪，也是无法让避得开。

他不禁黯然一叹，说道：“这鹊桥阵中的杀人方法，无所不用其极，当真是步步杀机，草木皆兵。”

群豪目睹其情，个个心头泛生起一股寒意，虽只是一人死亡，但群豪却都有着死之将至的感觉。

洪方沉默了片刻之后，突然微微一笑，道：“对敌相搏，不死必伤。”长剑一挥当先向前冲去。

奔行之面，突有一阵幽沉的乐器之声，传了过来。

这乐声充满着悲伤凄凉的情调，如闻哀乐一般，使人不自觉的生出了茫茫人世，无可留恋的愁苦。

要知群豪此时的心情，沉重异常，人人存着慷慨赴死的情感，临对着死亡一面，谁都难免有着一种激动的感觉，此时心情，最易感受。

方兆南心中早有准备，较为镇定，眼看群豪神情落寞愁苦，如临大难，立时仰脸长啸，声作龙吟，直冲云霄，混入了幽沉的乐声之中。

南北二怪随声附和，各作长啸，这两人功力深厚，长声震耳的啸声中，豪气奋发，又激发群豪消沉的战志。

哀乐倏然中断，古柏林中，又恢复了一片沉寂。

林木中人影闪动，疾快的向后退去。

方兆南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若咱们被那幽沉的乐声诱惑到不可自制之时，这隐伏在四周的强敌，立时将乘机施袭。”

伽因大师道：“如非方施主见机得早，只怕咱们难免要有所伤亡。”

开山一剑洪方接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在下之意，对这些鬼伎玄虚，给它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长驱直入，找到那冥岳岳主，放手一搏，也好早些分个胜败出来。”

方兆南微微一叹道：“高论虽有见地，但却涉险过大，在下之意，还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好。”

洪方突然弹剑长笑，道：“在下愿率华山弟子开路。”

长剑一挥，大步向前行去。

五个华山门下弟子，紧随他身后而行。

方兆南心知难再劝阻，只好紧随在洪方等身后行去。

只见洪方仗剑护胸，昂首而行，目不斜视，神情凛然，大有视死如归之气概。

行约半里，已到了古柏林的尽处，景物忽然一变，触目山花烂漫，绿草如茵，两座山峰，挟持着一道翠谷。

谷口处，并肩站着四个分着红、黄、蓝、白的四个少女，每人手中举着一个牌子，分写着：“鹊桥渡口”四个大字。

四女身后，有一道四丈宽窄的深沟，一座彩花扎成的渡桥。连接两岸，桥宽三尺，花色耀目，数十只黑白杂陈的灵鹊，分列两行，栖落于花桥之上。

伽因大师望了那花桥一眼，低声对方兆南说道：“咱们可要冲过去么？”

方兆南凝目望着那彩花扎成的渡桥，沉思了片刻，心中默默。计算着和罗玄约定的时间，尚有着一段不短的时间，在这时间最好是不要和冥岳岳主聂小风太多的冲突，至低限度，应避免和聂小凤的决战。

他能够一直的保持着镇静，罗玄和他约订了阵中相见一事、原因极大，自那夜他和罗玄相遇之后，已对那奄奄将死的老人、改变了印象。

罗玄虽然造成了极大的错误，但他已知悔改，而且正运用着残余的生命，来挽救这次的浩劫...

伽因大师看他一直望着那花桥出神，若有所思，忍不住问道：“方施主，越渡过这座花桥，就进入鹊桥阵中么？”

开山一剑洪方已等待不耐，高声接道：“我们华山派先渡鹊桥，替诸位开道。”长剑一摆大步行去。

方兆南急急的叫道：“老前辈，不可躁进.....”

洪方回首答道：“畏首缩尾岂是大丈夫的行径？”说着他不理方兆南的劝告，举步登上花桥。

艳丽奇目的彩花，掩遮了一切，洪方穷尽了巨力，也看不出这座彩桥是何物搭成，只好提聚真气，举步登桥。

洪方的轻功，已达登萍渡水之境，纵然这桥全是鲜花结扎而成，也是挡他不住。

桥上灵鹊，眼见生人登上，忽然振翼长鸣，一片鹊噪，听得人心烦意乱。奇怪的是那两侧灵鹊，并不飞去，展翼噪鸣，似迎嘉宾。

方兆南眼看着开山一剑洪方率领了华山弟子渡过鹊桥，苦笑一声，对伽因道：“大师，咱们也过去吧！”

伽因大师肃然点头，转头目注群豪说道：“各位如若自知不擅轻功，难渡花桥，那就不可造次。”

说完，当先向花桥行去。

各大门派来此参与鹊桥大会之人，大都是派中武功较好弟子，鱼贯而行，渡过鹊桥。

最后一人刚刚走过，突听一阵急鼓之声传了过来，群鹊齐齐振翼飞去，花桥似是突然失去了支撑之力，散成朵朵，落入深沟。

伽因大师暗暗忖道：“好险恶的花桥，如若行至中途，群鹊突然展翼而去，桥上之人，岂不尽要跌入深谷……”

忖思之间，忽听方兆南高声说道：“老前辈快退回来！”

伽因大师抬头看去，只见一片茫茫白烟迎面而来，想这鹊桥大阵之中，无物不毒，不禁心头骇然，倏然停下脚步。

要知这茫茫白雾般的浓烟，无孔不入，如若这烟中含有剧毒，那可是无法防备。

只听方兆南高声的喝道，“诸位快请退集一起，这烟中含有剧毒。”

此言一出群豪震动，果然齐齐向后退了过来。

花桥已散，深沟百丈，群豪的退路已断。

方兆南仔细看去，那茫茫白烟，起自数丈外的草丛绿树之中，显然，有人隐在树后草中，施放毒烟，借峡谷中的山风，吹送过来。

伽因大师眼看白烟漫天而来，后无退路，已成了必死之局，心中大急。

他回顾了方兆南一眼，说道：“方大侠，鹊桥已断，身陷绝地，如若这白烟中果有剧毒，横竖是死，倒不如冲上去和他们拼上一场，死也落得个痛痛快快。”

这位遁身方外的高僧，显然是已为眼前的形势闹的束手无策，激起了拼命之心。

方兆南道：“老前辈不用担心，快请传谕下去，要他们闭住呼吸，集中在一丈方圆，晚辈自有破毒之策。”

伽因大师怔了一怔，脸上泛现出一片怀疑之色，但他仍然依照方兆南之言，传谕各大门派中人，齐集于一丈方圆之中。

这时，那茫茫白雾，已然逼近群豪，隐隐嗅到了一股清香气味。

方兆南大声喝道，“诸位快请闭住呼吸。”挺身而出，站在最前，他早从怀中摸出了罗玄相赠的一瓶药物，燃烧火析子，点了起来。

一股强烈的腥臭之味，暴散开来，触鼻欲呕，浓重的蓝烟，由玉瓶中涌了出来。

丽光耀射下，蔚为奇观，蓝、白两种烟雾接触之后，竟然化作一种淡紫的颜色，袅袅散去，群豪都被那腥臭之气，熏的想呕，个个皱起眉头。

开山一剑洪方忍不住大声问道：“方大侠，你那玉瓶中装的到底是什么药物，熏的人头晕脑胀。”

方兆南苦笑一下，道，“良药苦口诸位请忍耐一下，如若玉瓶涌出的蓝烟有毒，先死的还是在下。”

群豪听他如此解说，只好默然不言。

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玉瓶蓝烟渐淡，生似蓄存的药物，将要用完，再看那浓起的白烟，仍然在山风中飘送过来，不禁暗暗焦急，忖道：“这上瓶存药将尽，仍然不见罗玄现身，如若这玉瓶存药用尽，群豪都将中毒而死。”

正自忧苦之间，突听厉啸传来，起自谷中，倏然之间，已到了数丈之内。

群豪齐齐为厉啸惊动，凝神向外望去，只见两只长毛披垂，高大的奇形猩猩，抬着一顶黑色的小轿，如飞奔来，停在四五丈外。

方兆南精神一振道：“诸位常常听到罗玄的神奇事迹，但不知有那位见过罗玄？”

群豪面面相觑，答不上话。

方兆南接道：“那两头猩猩抬的小轿中，就是武林中人誉为一代人杰的罗玄了。”

两头巨大的猩猩，放下小轿之后，分头扑向那草丛之中，但闻惨叫之声，连绵不绝，片刻工夫，那扬起白烟，随着中断。

这时，方兆南手中玉瓶的存药，也刚燃尽，抛了玉瓶，缓步向前行去。

群豪鱼贯相随，直向那小轿走去，两只巨大的猩猩，急急奔回，并肩挡在那黑色的小轿前面，怒目相视群豪，拦住了去路。

方兆南抱拳对那黑色小轿一揖，道：“晚辈方兆南，见过罗老前辈。”

他一连喝间数声，不闻相应，那两只猩猩却发出了低沉的啸声。

方兆南尴尬一笑，回顾伽因一眼道：“罗老前辈身体不适，咱们不用惊动他了。”

伽因大师道：“罗老前辈乃人中之龙，惜过今日会见之缘，那可是终身憾事。”

忽听南怪辛奇冷哼一声，道：“有人来啦！”

群豪抬头望去，只见一个全身白衣的少女，缓步行了过来。

在那白衣少女身后，紧随着一大群人，其中人物之中，竟也有僧有道，有男有女。

方兆南看那当先行来的白衣少女，正是梅绛雪。

紧随她旁侧的一个长髯道人，竟然是青城派掌门青云道长，心头大感惊奇，惊愕之间，梅绛雪等已然走近身侧。

伽因大师从未见过梅绛雪，只觉她美艳明净，不可方物，乃世间难得一见的美人，但她多·后相随的人物，却使伽因大大的为之震骇。

原来紧随在梅绛雪身后的除了青云道长之外，尚有点苍派第七代掌门人曹燕飞，崆峒派的童麦耿震，雪山派的石三公，昆仑掌门人天星道长，另外尚有两个面貌英俊，神态潇洒的蓝衣少年，却是素不相识。

梅绛雪冷漠的望了群豪一眼，轻移莲步，走到那黑色小轿前面，恭恭敬敬的说道：“师父，雪儿幸未辱命。”

黑色的小轿中，传来微弱的声音，道：“那很好……”声音微微一顿，又道：“那姓方的娃儿，已来了很久……”

一阵轻轻的咳嗽之后，接道：“天下英雄，大都在此，你替我清理门户之后，再代我向天下英雄谢罪，为师的心愿，就算完了。”

梅绛雪道：“弟子遵命。”回顾身旁侍立的两个英俊少年。道：“你们兄弟去带那冥岳主来吧！”

这两人正是葛讳，葛煌，齐齐抱拳一礼，领命而去。

伽因大师合掌当胸，遥对青云道长一礼，道：“道兄别来无恙？”

青云道长微微一叹，道：“多谢道兄关心。”

这时，青城，点苍。昆仑诸派中人，齐齐奔了过来，拜见掌门人，但这几位掌门人，却是相对黯然一笑，低声对拜伏在地上的弟子说道：“你们起来。”

南怪辛奇目睹群豪对罗玄的崇敬之情，心头大是不服，望了北怪黄炼一眼，两人心意相通，北怪眨眨眼睛，南怪辛奇立时冷冷喝道：“牛鼻子老道，你好大的架子！”

梅绛雪秀眉一耸，道：“你骂那个？”

辛奇冷然一笑，道：“罗玄，除他之外，此地还没有值得老夫骂的人物！”

梅绛雪匀红的嫩脸上，泛现起一片杀机，缓缓的说道：“可是不想活了么？”

黑色的小轿中，传出来罗玄的声音，道：“雪儿，不许对前辈无礼……”一声重重的咳嗽之后，接道：“辛兄别来无恙，黄兄还健在人世么？”

北怪黄炼冷冷接道：“你想咒我死么？可惜老黄却是越活越长命了。”

罗玄长长一叹，道：“昔年故友，大半凋谢，环顾天下，幸存有几，两兄都是百岁以上的人了，脾气仍是这等火爆。”

垂帘启动，一辆轮车，自轿中缓缓滑了出来。

对这位名重天下的神奇人物，群豪都存有一见为荣之心，想他定然是仙风道骨，一派飘飘出尘之概。

那知一见之下，大谬不然，轮上的罗玄，竟是一个干枯瘦弱，病态支离的老头，仰靠在轮车上，一副奄奄将死的模样。

南北二怪目睹罗玄的神态，心头怒火顿消，轻轻叹息一声，默然不语。

原来两人生平不善说慰人之言，心中感慨万千，却是不知如何开口。

山风轻飘起罗玄覆身的黑毯，他脸上泛现出一个凄然的笑容，道：“两位可是在责怪我未曾离轿相迎么？”

南怪辛奇一拱手，道：“罢了，罢了……”

他本想说几句致歉的话，但却没法接得下去。

梅绛雪缓步行到罗玄身侧道：“山谷风寒，师父还是请回到轿中吧！”

罗玄道：“不用了。”

遥闻步履之声传来，葛讳，葛煌带着冥岳岳主聂小凤，鬼仙万天成、陈玄霜。周惠玻，唐文娟和一个全身红衣的少女，急急奔行而来。

这些人除了双足尚能移动之外，全身都已似僵木，紧随葛氏兄弟身后，片刻之间，已到群豪身前。

群豪都觉眼前一亮，所有的目光，都不自主的投注到聂小凤身上。

这一代尤物，虽然神态木然，但仍然无法掩遮她天生的娇媚。

只听罗玄轻轻叹息一声，道：“雪儿，你把她处决了吧！”

微微一顿，目光环扫了群豪一眼，接道：“老朽传技非人，为武林招惹下一场大祸，此刻总算是制服了叛徒，我要当诸位之面，清理门户，以稍解愧疚之心。”

只见梅绛雪缓步走近了聂小凤，冷漠的举起右手，但却举掌难落，久久不能拍下，忽然，她急快的收回了举起的掌势，望着罗玄，幽幽说道：“师父，弟子下不了手！”

罗玄轻轻叹道：“她对你有过传技之恩，那是不能怪你……”缓缓把目光转投到方兆南的脸上，接道：“她杀死你初期授业恩师，你去废了她的武功吧！”

方兆南神情激动，望着聂小凤那绝世花容，缓步行了过去。

他心中暗暗忖道：“此人阴沉毒辣，不知害死过多少武林人物，无论如何放她不得。”忖思之间，人已走到了聂小凤的身侧。

罗玄忽然闭上了双目，说道：“点她的任，督二脉交集要穴。”方兆南微微一怔，但却依言点了聂小凤的穴道。只听罗玄接道：“再点她十二重楼和命门，石汇二穴。”

方兆南又依言出手点了聂小凤的穴道。

突然，梅绛雪黯然叹息一声，别过头。

这时，场中所有之人的目光，都投注在方兆南和聂小凤身上，期待着情势的变化。

罗玄微弱的声音，突然间变的十分尖厉，叫道：“点她的腹结穴！”

方兆南举起手来，正待点出，忽听聂小凤迸出微弱的声音，道：“你杀了我吧……”目中流露出无限的哀怨，眼角间垂下来两行清泪，神态动人之极。

方兆南只觉心中怦然一跳，举手难下。

这妖娆绝世的一代尤物，举手翻云，挥腕覆雨，造成了武林浩劫，人人恨她有如刺骨，但此刻却不自禁的为她那初人的神态所惑。

方兆南凝立片刻，突然转过身子，右手反穿而出，点中了聂小凤的腹结穴。

一声尖锐的惊叫，震惊了全场人心，因为那声音出自一个美丽的女人之口。

方兆南疾快的向前奔行了五步，才停下了脚步，回头望去，只见聂小凤双手蒙脸，全身抽动，一声声动人魂魄的哭声，响彻山谷。

突然间，她放脚向前奔去，直向深谷，显然她想跳入深谷，以求速死。

群豪情绪激动，只觉这样美丽的玉人，纵然是犯了天大的过错，也不该把她处决。

原来，群豪在不知不觉中，都已被聂小凤那绝世的风华，撩人的妖娆所动。

只见聂小凤奔行了十几步，突然跌倒在地上。

蓦地由群豪之中，疾快的冲出来一条人影，伸手向聂小凤抓去。

聂小凤尖声叫道：“不要动我！”

但她蒙在脸上的双手，已被那人拉开。

那人匆匆一瞥，突然惊叫一声，放开了双手，呆在当地。

聂小凤奋尽余力，向那深谷中滚了过去，当她跌入深谷瞬间，群豪看到她那长垂秀发，已然变成灰白的颜色。

那呆呆的站着之人，正是华山派掌门人开山一剑洪方，只听他喃喃自语的说道：“我不应该救她的，我不该救她……”

伽因大师奇道：“你没有错，救一个妇道家，还是英雄的行径，虽然那妇人曾犯过滔天的大罪。”

洪方长长叹息一声，道：“她要留下美丽容貌的印象，但我却破坏了她，她变的老丑了。”

罗玄微弱的接道：“不错，她变的老丑了，因为她仗以保持美丽容貌的内功，已被废去，她成了一个普通的人，上天是公平的，岁月不饶人，她不过是偿还了时间的代价，恢复了年龄的痕迹。”

方兆南回顾了身后的陈玄霜和周惠瑛一眼，低声对罗玄道：“老前辈，真正的主凶不过是聂小风和万天成，其他之人，还望老前辈开恩释放。”

罗玄点头应道：“冥岳中所有之人，大都是受了聂小凤的药物所述，失去了自主之能，纵然有错也不能责怪他们。”转脸望着梅绛雪道：“雪儿，你解开他们的穴道。”

梅绛雪应声解了陈玄霜和周惠瑛的穴道。

罗玄轻轻叹息一声，说道：“所有被聂小凤奴役之人，都已服用了解药，但因中毒过深，一时之间，还难恢复本性，因此我要雪儿用普通手法点了她们的穴道，不论何人，都可解得，老朽管教不严，替武林招来了这一场大祸，仅此向诸位谢罪。”

轻轻一击轮车，两个似猿非猿的怪物，奔了过来，把轮车向轿中推去。

方兆南突然抱拳一礼，高声说道：“老前辈慢走一步，晚辈还有事请教。”

罗玄停下轮车，缓缓说道：“什么事？”

方兆南道：“如今武林乱源已平，聂小凤跳入深谷而死，万天成已为老前辈生擒活捉，你心愿已了，但晚辈受人之托，有一件事耿耿于怀，还望老前辈成全于我。”

罗玄谈谈说道：“你可是想和我印证一下武功么？”

方兆南道：“不错，老前辈被天下武林人物，目为一代人杰，但晚辈深受两位少林高僧的培养重托，想和老前辈求证一下，是少林武功博大精深，还是老前辈的武功强过少林。”

罗玄道：“我缠绵病榻数十年，半身残废，武功早失，如何还能和你动手？”

方兆南黯然泪垂，长揖说道：“晚辈已答应两位少林高僧，完成他们心愿，此事如不办到，晚辈终身难安，还望老前辈成全晚辈。”

梅绛雪突然冷冷接道：“你既可代表那少林高僧，我自可代师效劳。”

方兆南微微一怔，道：“我只是想和罗老前辈用口论武，以分优劣，并无动手相搏之意。”

梅绛雪道：“我师父精神不及，万一有个失神，岂不辱及他一世英名，要比咱们就真刀真枪，打个胜败出来，有这么多高手作证，谁也不能取巧撒赖。”

罗玄叹息一声，道：“觉梦，觉非，受觉生遗言所命，潜修少林武功，以雪昔年之耻，但老夫可以告诉你，你决然不是雪儿之敌。”

方兆南被他一激，豪气忽生，傲然接道：“晚辈近日夜夜思考此事，深觉少林武功博大精深，堂堂正正，和老前辈诡奇之学，大不相同，老前辈断言胜负，未免言之过早了。”

梅绛雪怒道：“不要逞口舌之利……”飞身一跃直扑过来，一掌劈下。

方兆南纵身避开，喝道：“不要慌，我交代几句话后，咱们再比不迟。”

梅绛雪道：“你交代吧！”

方兆南抱拳对南北二怪一揖，道：“不论小弟比武的胜败如何，两位义兄均不可卷入漩涡，小弟受人所托，纵死无怨。”

南怪辛奇冷漠的接道：“道士、和尚的花样最多，打不过人也就算了，却要遗言比武，闹出这无谓之争。”

方兆南道：“小弟亦曾几经思考，深觉此事重大，关系着今后武学道统，不能以私人恩怨视之。”

梅绛雪早已不耐，怒声接道：“说完了没有？”

方兆南缓缓转过身子，前行五步，道：“恭请赐教。”

梅绛雪凄然一笑，叹道：“你要小心了！”扬手一指，点了过来。

方兆南不再让避，挥手一招“暮鼓晨钟”反击过去。

梅绛雪侧身一让，左手侧攻，右指弹袭，倏忽之间，连攻八招，果然是奇诡绝伦，是所未见之学，只看的群豪个个屏息凝神。

方兆南施展开少林上乘武功手法，点穴斩脉，封开八招。

这是一场武林中罕见一见的恶斗，两人的手法招数，无一不是精奇无待之学。

片刻工夫两人已拼搏了百招以上，只看的群豪如醉如痴。

突听梅绛雪娇喝一声，指影幻起，笼罩了方兆南身上一十三处大穴。

群豪的目光之中，似是突然幻化起数十个梅绛雪来，掩去了方兆南的身影，都不禁为方兆南捏了一把冷汗。

突地，响起了方兆南清啸之声，有如长空鹤鸣，九霄龙吟，两条人影陡然分开。

方兆南双手按腹，马步不稳，退了三步之后，终于一跤跌倒。

梅绛雪花容惨淡，玉掌捧心，娇躯摇了几摇，倒在地上。

南北二怪，齐齐喝了一声：“兄弟，伤的重么？”纵身跃落到方兆南的身侧。

那面的葛伟，葛煌，也同时奔向了梅绛雪。

只听罗玄沉声喝道：“不要妄动他们。”

四人怔了一怔，齐齐退开。

只见梅绛雪挣扎着坐了起来，道：“夫君，你受伤可重？”

方兆南一手撑地，缓缓坐起，道：“谢谢你手下留情。”

梅绛雪惨然一笑，道：“你那一掌如若内劲全发，早已震断了我的心脉。”

方兆南黯然说道：“不论胜败，我已完了心愿。”

说完，缓缓的站起了身子。

就在方兆南站的同时，梅绛雪也挣扎而起，原来两人各以绝招，击中对方时，同时留劲未发，手下留情，是以两人都受伤不重。

忽然间，响起了一声悠长的佛号，一个白髯垂胸的老僧，慢步而来。

方兆南回顾那老僧一眼，凄凉的说道：“晚辈未负大师所托。”

来人正是少林寺仅余的高僧觉梦。

他身后紧随着代掌少林门户的大愚禅师，大愚手中捧着一件黄色的袈裟，和少林至尊无上的绿玉佛杖。

觉梦大师。目光一扫罗玄，低声对方兆南道：“少林上一代掌门遗命，那一个能胜过罗玄，就要他接掌少林门户，但老衲却不便相强，施主愿否接就此位，听凭自决。”

方兆南呆一呆，道：“这个……”

突听梅绛雪娇声喊道：“只要你不忘记我俩月下盟誓，你纵然取上三妻

四妾，我也不放在心上。”

陈玄霜幽幽说道：“从此之后，我再不对你无理取闹了，你也不该忘记我爷爷早已将我付托给你。”

周惠瑛长叹一声，轻轻说道：“我父母亲只收了你一个弟子、就是指望你能承继我们周家的香火。”

这时，方兆南望了望三个深情无限的绝美玉人，又回头望望大愚禅师那双手捧着的袈裟，佛杖。

只觉思绪紊乱，前尘往事，情爱纠葛齐集心愿，一时之间，竟然茫然无措，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